古神話選釋

袁珂

I276.5/B

古神話選釋

袁珂

人民文學出版社
一九七九年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743736
743736

封面設計：古　干

古神話選釋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字数332,000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17 1/2　插页4
1978年12月北京第1版　　1979年12月天津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30,000

书号　10019·2861　　定价1.4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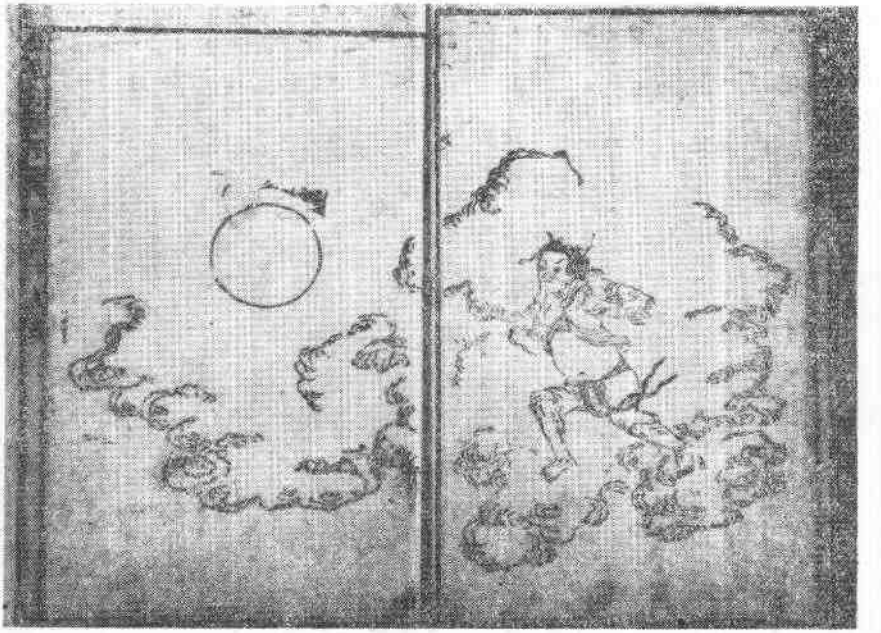
成都揚子山二號墓出土“西王母畫像磚”

（見“羿與嫦娥”章第五節“解說”）



山東省嘉祥縣武班祠石刻畫像“伏羲女媧交尾圖”

（見“伏羲女媧”章第一節“解說”）



明刊本《圖像山海經》“夸父逐日圖”

（見“夸父”章）



魯迅與人論搜集神話書手蹟

（見“女媧”章第四節“解說”）

前言

一

在我國巨大而輝煌的文學遺產中，神話是很重要也很令人感興趣的一部分。從現有若干被記錄或被改裝而引用在各種古書裏的神話片段看，更從許多已經轉化做歷史（當然往往還有化而未盡的跡象可尋）而實際上是神話的歷史記述看，可以得出這麼一個結論：中國古代神話原本是很豐富的。中國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文化歷史又是這麼悠久，早在幾千年前，我們勤勞勇敢的祖先就用他們勞動的雙手和由勞動的雙手而發達起來的聰明智慧的頭腦，替我們創造出了燦爛的古代文明，要說是沒有豐富的神話作爲它的嚆矢、先河，或者是折射、反影，就實在是難於教人想象了。

然而我國古代神話確有較大的散亡，要是不散亡，其內容的豐富恐怕還不止於現在所能蒐集到的。正因爲有散亡，剩下零星片段，又東一處西一處地散見在若干古書裏，給人以不豐富的錯覺，過去才未充分受到人們的重視，解放前出版的中國文學史，大都沒有『神話』

一章，就是顯明的例證。

但是，魯迅先生在他早年所著的《中國小說史略》裏，卻有『神話與傳說』專章，論述神話的起源、神話與傳說的區別、中國神話散亡的主要原因以及《山海經》爲古之巫書等，見解都很精闢，給我們奠定了科學地研究神話的基礎；後來有青年寫信向他請教關於搜集和整理中國神話的問題，他馬上回信給以熱情的指導(見《魯迅書信集》頁六六和本書圖版四)：這些都足見他對我國神話的重視。他自己並且還以神話傳說爲題材寫了小說《故事新編》以及散文《朝花夕拾》中的一些篇章，更足以說明這一點。茅盾先生早年也有《神話雜論》和《中國神話研究ABC》，後者是第一部系統地論述中國神話的專著；(當時作者署名玄珠。現收入《茅盾評論文集》，改題爲《中國神話研究初探》。)聞一多先生則有《神話與詩》、《古典新義》等，從民俗學和考古學方面給中國神話研究做出了貢獻：我們都應該珍視他們這一切寶貴的成果。

現在在毛主席文藝思想光輝的照耀下，研究和整理文學遺產的工作正在從各方面有效地進行着，因而關於神話的研究也受到好些人的注意了，神話在文學史上也佔有了一個相當重要的地位了，但是還必須繼續引起大家的注意。本書的選釋，主要的目的就是爲了供一般讀者閱讀欣賞，引起研究者研究的興趣，使人們獲得有關我國古代神話的一些知識，從而在推

動科學、文化事業的發展上起到一定的作用。

二

至於說到神話散亡的原因，則有各種不同的說法。有說我國文字繁難，記錄不便，許多原先流傳在人民口頭的神話傳說，未被記錄保存下來。有說我國沒有像希臘荷馬那樣的『神代詩人』，未能將先民傳述的零片神話，鎔鑄而爲鴻篇鉅製，使它們得到保存。也有說孔子出世後，講究的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一套的教訓，上古荒唐的神話傳說，孔子和他的學生們都絕口不談，因此後來在以儒家思想爲正統的中國，神話不但未曾光大，反而又有散亡。等等。

這些說法雖然都自有其道理，但不過是說到原因的局部，並未說到根本；或者只說了一些次要的，未曾說到主要的。主要的原因是什麼？半世紀前，茅盾於其所著《中國神話研究ABC》中曾舉出神話歷史化爲導致神話散亡的原因這麼一種。其言云：

> 最後來了歷史家。這些原始的歷史家（例如希臘的希洛道忒司）把神話裏的神們都算作古代帝皇，把那些神話當作歷史抄了下來。所以他們也保存神話。他們抄錄的時候說不定也要隨手改動幾處，然而想來大概不至於很失原樣。可是原始的歷史家以後來了開明的歷史家，他們都捧着這些由神話轉變來的史

料皺眉頭了。他們便放手刪削修改，結果成了他們看了尚可示人的歷史，但實際上既非真歷史，也並且失去了真神話。所以他們只是修改神話，只是消滅神話。中國神話之大部恐是這樣的被『秉筆』的『太史公』消滅了去了。

——第二章，《保存與修改》。

論神話歷史化、被歷史家們一再修改、終以淪亡的過程，大體上是符合客觀事實的。根據我近年研究、整理神話的感受，覺得這確實是一個主要的原因。現在便就這一問題，略述個人粗淺的看法如次，以爲補充。

神話歷史化，在中國的具體情況，舉其顯明的例子，則有《尸子》所記敘的『黃帝四面』，即傳說黃帝長有四張臉。作爲中央上帝的黃帝，他長着四張臉以察看宇宙四方，那是可以理解的。但當子貢以此請問孔子的時候，却被孔子巧妙地解釋做黃帝派遣四個人去分治四方，就成了歷史教科書而和神話的原意大相逕庭了。再如《韓非子》所記敘的『夔一足』，夔在神話裏本來是一隻獨足怪獸，其形或爲牛（《山海經》），或爲猴（《國語》韋昭注），但到《書·舜典》裏，便已歷史化而做了舜的樂官。故當魯哀公於此還有點弄不明白，向孔子（又是孔子！）請教的時候，孔子馬上回答他道：『所謂「夔一足」，並不是說夔只有一隻脚，意思是說，像夔這樣的人，一個也就足够了。』孔子的解釋雖然不一定實有其事，但從這裏也就可見儒家之徒

把神話來歷史化的巧妙。

以上所舉神話轉化做歷史的例子，是封建社會初期的情形了，想來在奴隸社會時期，即已有了這種轉化。又拿夔的例子來做爲說明。夔在神話裏本是一足怪獸，歷史上却轉化爲舜的樂官——『一個也就足够了』的賢臣夔，那已是第二次的轉化。第一次則還要更早一點。他本是殷民族在原始社會時期所奉祀的圖騰神，甲骨文作  （夔），從字形看，是一個獸頭、鳥喙、猴身、一足的怪物。韋昭注《國語》，就逕釋之爲『夔，越人謂之山繰（獠），人面，猴身，能言。』山獠即山魈，就是猴形的山神，幼年時期的殷民族，奉之爲他們的圖騰神。到了奴隸社會，此圖騰神乃被奴隸主尊爲『高祖』而奉祀之，列之於先公先王之首，這就是由神話到歷史的第一次轉化。但是這種轉化，變動的地方還不太大。山魈雖然化爲『高祖』，不過是從圖騰神轉化爲祖先神罷了，故仍著其鳥喙猴身的特殊形貌。至於河、岳、風、雲……之神，在殷墟卜辭裏，則還都是原來的神，雖有時或冠以『帝』號，那只不過是表示對諸神的尊崇，還沒有將他們作大的變動。此或即茅盾所謂的『原始的歷史家』在『抄錄的時候說不定也要隨手改動幾處，然而想來大概不至於很失原樣』之意罷？

可是『以後來了開明的歷史家』，情形就有些兩樣了。在中國，所謂『開明的歷史家』，應該就是從戰國開始的初期封建社會的儒家之徒或者是被司馬遷稱爲『搢紳先生』的一幫人。這

幫人爲了統治階級的利益，必須要從意識形態上來影響和支配人民，於是首先碰到曾經初步歷史化的古代神話問題。這些初步歷史化的古代神話，基本上還是神話，神話中神或英雄的行跡，他們對自然的鬥爭以及對種種文物的創制發明，一直鼓舞着世世代代人民的生活意志。人民崇拜他們。這是可以利用來對人民發生影響的。然而裏面有很多『搢紳先生難言之』的『不雅馴』的東西，『黃帝四面』、『夔一足』就是『不雅馴』的具體的例子。『開明的歷史家』們既然要把神話中的英雄都認做是統治階級的祖宗，自然會把他們轉化做前代的聖主賢臣，而這些『不雅馴』的東西是有傷體面的，故爾當他們秉筆修史的時候，定要予以刪削或者是改頭換面。這麼一來，神話就只好逐漸散亡了。

在神話轉化做歷史的過程中，除了被奉爲統治者列祖列宗的『正神』的面貌有所改變而外，改變得最大的，尤其是那般『兇神』、『惡神』即高爾基所謂反抗神的神的面貌，如羿、鯀、共工、蚩尤等等。羿爲民除害，射殺天帝九個太陽兒子，又射死封豨、修蛇、鑿齒、大風（即大鵬）……種種惡禽猛獸，歷史上却成了『不修民事，淫於原獸』（《左傳》襄公四年）；鯀偷取天帝的息壤去平治洪水，歷史上却被貶爲『方命圮族』（《書·堯典》），翻成現代話就是任性乖張，不服從上面的命令，也和衆人的關係搞不好；共工與顓頊爭爲帝，怒觸不周山，折天柱，絕地維，打破了舊世界的格局，歷史上卻是『虞于洪樂、淫失其身』（《國語·周語》），是

『任智刑以强』（司馬貞《補史記・皇本紀》）；蚩尤神話的記錄爲時雖不算晚（始見於《山海經・大荒經》），但因他較少善行可考，故當他出現在歷史舞台上的時候，更是罪惡多端，乃至據說「後代聖人」其實也就是居於統治地位的貴族老爺們都「著其像以爲貪戒」（《路史・後紀四・蚩尤傳》）。有大功於人民的神話英雄如羿、鯀者在歷史上之所以變成反面人物，並不因爲別的，只是因爲他們都觸忤了神國的最高統治者——天帝。要褒揚這些反抗神的神，對於人國的統治者說來，無異是要教他們獎勵叛逆，當然是萬萬辦不到的。於是就有修史的儒家之徒或者是「搢紳先生」們出來，奮筆予這些「叛逆者」以無情的誅伐。於是本來是光輝燦爛的神話英雄，在歷史上就成爲遍體膿瘡的壞蛋了。神話爲什麼會轉化做歷史？從這些地方看來，可知原來是符合統治階級的利益的。如果不符合，事情就決不會這麼順利地進行下去。

然而一經轉化，人們就只相信歷史而不再相信神話，神話就只好逐漸散亡了。大詩人屈原是最關心也最熟悉古代神話傳說的，在他的詩篇中引述了不少古代神話傳說故事。但是從他的偉大詩篇《天問》中，也就可以看到古神話的散亡大約在他那個時代或者還更早一點就已經開始了。因爲詩篇中提了一百七十多個問題，有些問題竟是沒頭沒腦的，如『撰體協脅，鹿何膺之？』『女歧無合，夫焉取九子？』『中央共牧后何怒？』『蟜俄微命力何固？』『焉有石林？何獸能言？』等等，不但現在的人難於索解，恐怕即使在屈原當時，也未必能够全部圓滿地予

以解答。此足以說明神話的散亡，已始於屈原時代或屈原時代之前。故《天問》一詩，雖是抒憤之作，也是因爲實有所疑而問，並非早已盡知故發爲問的。又詩中每每神話與歷史雜糅，或前段是歷史，後段是神話，如鯀事。『不任汩鴻，師何以尚之？僉曰「何憂，何不課而行之？」』是歷史；緊接着後面：『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伯鯀腹禹，夫何以變化？』又是神話了。或前段是神話，後段是歷史，如羿事。『帝降夷羿，革孽夏民，胡射乎河伯而妻彼雒嬪？』是神話；『浞娶純狐，眩妻爰謀，何羿之射革而交吞揆之？』又是歷史了。可見在屈原時代，神話還正繼續在向歷史轉化，故每和歷史扞格不合，因而引起屈原的疑問，這其間它的逐漸散亡，自然不足爲異了。

神話轉化做歷史，從消極的方面看，自然是神話的一種損失；但從積極方面看，這種轉化，未始不可也算是神話的一種保存。我們現在從《書經》、《周書》、《左傳》、《國語》等先秦史籍中，還能清理出不少有用的神話材料，有些一時弄不明白的，還可繼續清理。這也得歸功於古代歷史家有意無意地替我們作了這種轉化工作，否則就連這些歷史化的神化材料，也許由於其他原因又散亡去了也未可知的。

於是附帶談談關於神話的保存。不幸而幸，神話一方面在散亡，另方面卻還是在保存。在中國古代，保存神話的人，大約有以下三種。一種是詩人，魯迅《中國小說史略》裏已經提

到，不過同時也指出：「神話雖託詩歌以光大，以存留，然亦因之而改易，而銷歇也。」在中國，如前所述大詩人屈原的作品裏，就保留了許多可貴的神話材料。自然，由於詩歌的修辭命意，保存中不免也有一些改變，有的改變太甚，「失其本來」（魯迅語），也足導致神話的「銷歇」。還有一種是哲學家，在先秦和漢初「諸子」的著述如《墨子》、《莊子》、《韓非子》、《呂氏春秋》、《淮南子》等中，也可見到不少神話的零片。由於要借神話傳說闡述哲學思想，其保存情況也和詩人相像，不免根據哲學家們的需要而有所改變。改變得較大的，像《莊子》裏的一些神話，幾乎是都改造作了寓言，如《逍遙遊》所述鯤化爲鵬、《天地篇》所述黃帝失玄珠等就是其例。保存神話比較忠實的，還有一種過去未經着重提到的人，就是巫師，相形之下，似乎比前面所說的兩種人貢獻更大。魯迅在同書中論《山海經》說：「所載祠神之物多用糈（精米），與巫術合，蓋古之巫書也。」這個論斷是很精確的。《山海經》確可說是一部「古之巫書」，大概是古代楚國或楚地的巫師們傳留下來的一部書。「巫以記神事」（魯迅《漢文學史綱要》第二編語），其中保存的許多神話材料，看得出來，是接近原始狀態，沒有經過多大改動。這是因爲原始神話從原始宗教的母胎裏誕生出來，開始時還有相對的一致性，宗教也還沒有成爲純粹迷信的緣故。

三

研究中國古代神話，有一個複雜、有趣、值得探討的問題，就是神下地和人上天的問題。中國神話的一個最突出的特徵，就是神話這條綫和歷史這條綫互相平行，而又往往糾纏在一起，攪混不清。神話可以轉化做歷史，即天上諸神都歷史化而爲人間的聖主賢臣，如皇帝（皇天上帝）轉化做黃帝，火神祝融轉化做高辛氏的「火正」，刑神伯夷轉化做堯的法官皐陶，帝俊的生十個太陽的妻子羲和轉化做堯的掌天地四時之官的羲氏、和氏，長鼻大耳的象轉化做舜的弟弟象，等等。但這只是問題的一方面。問題的另一方面，歷史是否也可能因人民世代的口耳相傳而轉化做神話，即人間的聖主賢臣，是否也可能神話化而爲天上的諸神呢？

現在就來探討一下這個問題。高爾基說：「古代著名的人物，乃是製造神的原料。」（《文學論文選》頁三二二——《蘇聯的文學》）這是不錯的，歷史人物轉化爲神話人物，完全是有可能的。顯著的例子，如像伊尹、成湯、傅說、姜太公等，他們既是歷史上實有的人物，而後世人們傳說，又在他們身上附會了不少神話的因素。這樣的人物在歷史上不算很少。推而廣之，就是堯、舜、禹等，也完全有可能本是原始氏族社會時期的著名領袖，確實替人民

幹了不少的好事，受到人民的尊崇敬愛，因而在傳說中將他們神話化了，終於讓他們上天去成了神。

不過像堯、舜、禹等，問題就比較複雜些。如果沒有地下出土文物的證實，還不能貿然肯定他們爲歷史人物。而他們身上的神性，卻是表現得很充分的。就以保存神話材料較少的堯而論，《山海經·中次十一經》也還有『洞庭之山，帝（堯）之二女居之，……出入必以飄風暴雨』這樣的記載，說明着堯的作爲天帝的神性。因而這些人物最初是神話人物還是歷史人物，是神下地還是人上天的問題，只好姑且存疑。

這樣說來，神話不僅是因爲神話歷史化的緣故而有所散亡，且也因爲歷史神話化的緣故而有所增添了。是的，實際的情況就是如此。如果只看到散亡的一面，而沒有看到增添的一面，那也是不符合客觀事實的。我們之所以較多地談到散亡並對之感到惋惜者，因爲散亡的往往是最古老、最原始的神話，是產生於人類社會的童年時期而對於我們顯示着不朽魅力的神話，而增添的則是較後起的神話，其中有些已多少含有封建性的糟粕。但雖說是這樣，從增添的神話中，也還是能看出古代勞動人民的愛憎取捨，我們也應當一併予以考察和研究才是。

如上所說，古代神話和古代歷史既然是兩條互相平行的綫，而它們又時常糾纏在一起，

攪混不清，那麼，在由於神話歷史化和其他種種原因而導致神話散亡、只剩下零星片段的今天，如何根據現存的零星片段的神話資料去整理古代神話呢？這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在我是認爲：遵循着歷史的這條綫索去整理古代神話，不失爲有效的辦法，並且似乎捨此而外也沒有更好的途徑可循。茅盾在《中國神話研究ABC》中，早主張『將一部分古代史還原爲神話』，同時還具體地論述到進行這項工作的困難和應該怎樣進行這項工作。他的話我認爲是相當正確的。以前我所做的神話整理工作，大體上就是朝着這條路子，采取這種辦法做去的。

曾經也有同志不以爲然，給我提出意見。認爲不應該先盤古而後女媧，因爲女媧之名早見於《楚辭·天問》，而盤古則是三國時吳人徐整著《三五曆紀》才出現的。又認爲不應該先神農而後后羿（即羿），因爲后羿是『原始漁獵社會之神』而神農則是『原始農業社會之神』，照理農業社會是不應該居於漁獵社會之先的。我一面感謝同志們的好心指教，一面卻也不能不說說工作本身的困難。自然，如果依循着各種神話故事見於現存記載的先後、或依循着各種神話所反映的社會形態在社會發展史上的先後去整理神話，那也未始不可，但整理出來的將是另一種狀態，一是一種我不願意見到的各不相屬的狀態。但如果遵循着歷史的這條綫索（即神話故事之間情節上關聯的先後）去整理神話，我想，實在沒有辦法先寫女媧造人然後再寫盤

古開天闢地，或者乾脆把盤古扔開，略而不論，一開始就寫女媧補天或女媧造人。如果真要這樣，整個神話的順序都會打亂了，可以說簡直無從着手。一切還是得從盤古敍起，不管此說的出現或先或後。而且根據至今還流傳在很多少數民族人民口頭的有關開天闢地的神話傳說，我們相信盤古之說見於文字紀錄雖然較晚，且已含有濃厚的哲學色彩，但它卻是有着古神話傳說的憑依的。正如女媧兄妹結婚的故事雖始見於唐李冗《獨異志》，但它卻與流傳在今天許多少數民族人民口頭的伏羲女媧兄妹結婚故事吻合之有古神話傳說憑依是一樣。因此實在沒有法子先女媧而後盤古。神農和羿的情況也是如此：只能是先有『嘗百草』的神農然後才能有堯時候射太陽的羿。羿既然已經被安排在特定的歷史地位了，他就沒有辦法，反其道而行之』，跑到神農皇帝前面去，否則整個故事就無從敍寫起。何況他還有『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嫦娥竊以奔月』的神話，雖是後起，且帶點仙話意味，但既然已經被公認爲是羿的主要神話之一了，我們也不能捨之而不顧。既要采取，那就不能把已達到高度醫藥水平的『請不死之藥』的羿的神話放到還須『嘗百草』發明醫藥的神農神話之前。如果真要這麼做，就未免太令人好笑了。所以如今編選的這個神話選本，爲要將極零碎的神話片段綴集起來，從中清理出個故事的條貫，還是只得老老實實地，先盤古而後女媧，先神農而後羿，循着歷史這條綫索，儘可能地去恢復古代神話的原始面貌，當然，這種工作充其量也只能做到『近真』，若

說是要做到「全眞」，恐怕永遠也不容易辦到了。

四

中國神話和其他國家的神話比較起來，有許多共通處，但是也有幾點顯明可見的特色。

首先我們感覺到，在我國神話當中，響徹了勞動的回音。馬克思主義的藝術觀，認爲一切文學藝術都起源於勞動，神話既然是古代人民的口頭文學，不用說也是起源於勞動的。這是客觀的眞理，有大量的材料可以證明這個眞理。從我國古代神話傳說中，我們可以具體、鮮明地看到如下的事實：神話中所歌頌的具有威望的神，或者是神性的英雄，幾乎無一不與勞動有關。像開天闢地的盤古，煉石補天的女媧，發現藥草的神農，教民稼穡的后稷，馴養動物的王亥，射日除害的羿，治理洪水的鯀和禹，親自在歷山種田、在雷澤捕魚、在河濱製陶器的舜，等等都是。例子如果再要舉下去，還可以舉出若干，但這已經足够了。

高爾基說：『在原始人的觀念中，神並非一種抽象的概念，一種幻想的東西，而是一種用某種勞動工具武裝着的十分現實的人物。神是某種手藝的能手，人們底教師和同事。』（《文學論文選》頁三二二——《蘇聯的文學》）從以上介紹的中國神話的主要內容看，這種論斷可說是確切不移的。

至於說到這些神話裏的『勞動英雄』所從事的勞動工作，也是很有意思、值得探討的。當然，既曰『神話』，那麼他們所從事的勞動，就不是平常的勞動，而是生上了『幻想翅膀』的勞動。有的或者是憑藉了神力，如女媧煉石補天；有的或者是使用了法寶，如鯀治洪水，用了從天帝那裏竊取來的能够生長不已的息壤；有的神力、法寶和技藝兼而用之，如射日除害的羿，既有天帝賜予的神弓神箭爲之助，又倚仗着本身的神力和技藝；有的則乾脆變作異物，從事某種特殊的勞動，以達到他所預期的目的，如傳說禹治理洪水，曾變做熊去鑿山開路，等等。神話中英雄們所表現的勞動方式雖殊，其目的却無非想要達到如高爾基所說的『減輕自己的勞動，提高它的效果』（《蘇聯的文學》）這樣的願望罷了。這在生產力低下、長時期被生存的困難和與自然災害作鬥爭的困難所壓迫着的原始社會的人們，通過幻想創造出這些神話英雄來鼓舞他們勞動的熱情和征服自然的信心，原是容易被我們理解的。

此外從神話裏我們還可以見到諸神和諸神的著名子孫的許許多多創造發明。如傳說女媧製作了笙簧，伏羲看見蜘蛛結網發明了網罟，黃帝創製了衣裳，伯益發明了捕獸的陷穽，舜作了簫，少昊的兒子般發明了弓和箭，帝俊的玄孫吉光拿木頭來製作了車子，帝俊的八個不知名的兒子創作了歌舞，帝俊的孫子義均替下方人民製造出種種工藝上的靈巧物事，因他又名叫倕，人們就叫他做巧倕，等等。古代人民正是用這些神話性質的傳說來集中讚美了勤勞

743736

智慧的祖先們的勞動創造的業績。

其次，中國神話的一個最主要的特色，就是從神話裏英雄們的鬥爭中，我們常常可以見到那種爲了達到某種理想，敢於戰鬥，勇於犧牲，自强不息，捨己爲人的博大堅忍的精神。這種精神表現在古神話傳說裏，的確是富於傳統的民族風格的。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大神鯀盜竊天帝息壤用以平治洪水的神話。這個神話的部分內容和希臘神話取火者普洛米修斯的神話非常相似。不過普洛米修斯神話到神話中英雄被鎖上奧林帕斯山，讓宙斯派遣的崖鷹來日夜啄食他的心肝爲止，也就臨近尾聲，於以見到他爲人民有寧死不屈的奮鬥犧牲的精神；而和他相似的鯀的神話，到此卻還沒有休止。鯀被天帝壓殺在羽山，死了三年尸身都不腐爛，又從肚子裏化生出他的兒子禹來繼續去完成他治水的功業。——『鯀腹生禹』，自然是神話，但是這神話卻包含着多麼豐厚而動人心魄的思想內容啊！《莊子》說：『指窮於爲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稍微有點和鯀、禹神話的意境相近。爲人民謀幸福的宏大理想，使鯀竟堅忍到能抗擊死亡，將自己全部心血和精魂化生出新的一代去奪取鬥爭的勝利，那非凡的英雄氣概自然又超勝於普洛米修斯了。神話中鯀的形象實際上就是世世代代和反動統治者作鬥爭、『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的英雄人民的形象，此其所以爲動人心魄，爲萬古長新。

不僅是鯀，就是鯀的兒子禹，爲了秉承鯀的遺志，繼續去平治洪水，神話裏說他逐共工，殺相柳，誅防風氏，擒無支祁，化熊開山……堅持戰鬥，百折不回地以求達到目的；傳說裏更說他「沐甚雨，櫛疾風」（《莊子》），「手不爪，脛不毛」（《尸子》），「顏色黎黑，竄藏不通」（《呂氏春秋》），「身執耒臿，以爲民先」（《韓非子》），「居外十三年，過家門不敢入」（《史記》），等等：那種捨己爲羣，忘我勞動，大公無私的精神，又何嘗多讓於他的父親！

不僅是禹，就是那射日除害的英雄羿，他也能够無懼於觸忤天帝，居然一氣射落殃害人民的天帝的九個太陽兒子，又殺猰貐，誅鑿齒，射大鵰，斬巨蟒，屠戮九頭水火怪，生擒活捉大野猪，後來更和「化爲白龍」「溺殺人」的河伯戰鬥，射瞎了河伯的左眼；他那種不顧利害，不計安危，只要是爲人民的義之所在，就一往直前的戰鬥精神，也是深深令人感動的。

不僅是鯀、禹、羿，更往上推，就是那荒古神話傳說中的追日的巨人夸父，填海的小鳥精衛，以及被斬斷了頭顱，而猶「以乳爲目，以臍爲口」，左手執盾，右手持斧在那裏揮舞不息的無名天神刑天，他們的那種被某種堅強的信念所繫縈着，雖然在他人看來事情已經「不可爲」，可是他們卻還奮鬥不懈，爲之不息的勇邁精神，也是多麼鼓舞和激動人心，教人神往！

不僅是上述的那些神人，就是後來《列子》所記敍的、略帶神話意味的寓言中的移山的愚公，他爲了要搬去阻擋在他家門前的太行、王屋兩座大山，說幹就幹，馬上和他的兒子、孫

子動起手來，河曲智叟笑他愚拙，去勸阻他，他反駁河曲智叟的那番話：『雖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孫，孫又生子，子又生子，子又有孫，子子孫孫，無窮匱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也是使人於平易中悟出非凡的真理。愚公的精神實在和神話裏許多神人的精神是一貫的。

總而言之，不管是鯀、禹、羿也罷，不管是精衛、夸父、刑天、愚公也罷，不管是後來傳說的拔蛇的五丁、鬥蛟的李冰等等都罷，他們的形象實在就是我國世世代代勤勞勇敢的英雄人民的最生動的概括。

在階級社會的階級鬥爭中，反抗暴君的專制，也是中國神話的一個顯著的特色。鯀和羿的反抗天帝，姑無論了。即如在關於桀紂的神話傳說中，代表人民的成湯和武王的反抗桀紂，同舉義師，弔民伐罪，諸神也是站在成湯武王這一邊的。仙人師門爲孔甲馴龍，不能投合孔甲的心意，孔甲就把師門殺了，但是葬身荒野的師門，卻以仙術焚燒王城附近的山林使孔甲受驚而死；周宣王冤殺杜伯，死去的杜伯仍然出現，用箭射死正在田獵佚樂的周宣王，報了他的冤恨。如果還往下推，那麼還有干將的兒子眉間尺對楚王所作的鬥爭，被煮在湯鑊中的他的頭，竟至於『七日七夜不爛』，後來終於憑藉了『道逢客』的寶劍報了父仇；還有韓憑的妻子對宋康王所作的鬥爭，當『陰腐其衣』的她從青陵臺上跳下毅然就死時候，被牽挽的她的

衣服都化作了片片蛺蝶。凡此種種，莫不表明人民和殘暴的統治者是站在不可調和的對立地位的。『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書·湯誓》裏的這兩句有名的誓詞就代表了處在階級矛盾鬥爭尖銳時期的廣大人民羣衆對於殘暴統治者的切齒憤恨，因而許多神話傳說也就通過幻想的形式鮮明地反映出了羣衆的這一鬥爭的正義性。

又還有，在長時期遭受着嚴酷的封建統治的中國社會，隨時也在產生着新的神話。這些神話的主題，往往就是描寫青年男女對於愛情幸福和婚姻自由的追求，從而向封建勢力展開了不屈的鬥爭。牛郎織女的神話首先唱出激情的歌子來，其次是七仙姑和董永的神話，接着又是華岳三娘和她的兒子沈香的神話，然後又來了白娘子和許仙的神話……這些神話幾乎都無例外地通過了人神（只有白娘子是正統派眼光裏的所謂『妖』，然而我們還當她是神）戀愛的關係向封建社會吃人的『禮』『法』擲出了投槍。梁山伯祝英臺的故事是一個美麗而悲慽的民間傳說，然而『化蝶』的結尾，也帶着充分的神話意味，並且把這一對以死來反對封建壓迫的青年男女的鬥志高揚了。凡是這類主題的故事，不論是神話也罷，是傳說也罷，從中都可以見到神話中包含的那種鼓舞人心的積極的浪漫主義精神。因而，如果說在階級社會主要是封建社會中產生的一些神話傳說還不可避免地有它封建性的糟粕的話，那麼它的民主性的精華也就正從如上所說的特色中閃射出熠耀的光芒來。

五

神話，是人類社會童年時期的產物，它反映了古代人們對於世界的一種幼稚的認識。神話雖是出於幻想，但和現實卻有密切關係。毛主席說：『……神話中所說的矛盾的互相變化，乃是無數複雜的現實矛盾的互相變化對於人們所引起的一種幼稚的、想像的、主觀幻想的變化，並不是具體的矛盾所表現出來的具體的變化。』（《矛盾論》——《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二年版，第三一九頁）從這段著名的言論中，我們知道神話也是一種現實的反映，但是神話所反映出來的現實，乃是經過古代人們頭腦中「幼稚的、想像的、主觀幻想的三稜鏡所折射改造過的現實，因而神話具有着濃厚的浪漫主義色彩。

馬克思在論到希臘神話和希臘藝術的時候，曾經這麼說過：『一個成人不能再變成兒童，否則就變得稚氣了。但是，兒童的天真不使他感到愉快嗎？他自己不該努力在一個更高的階梯上把自己的真實再現出來嗎？在每一個時代，它的固有的性格不是在兒童的天性中純真地復活着嗎？爲什麼歷史上的人類童年時代，在它發展得最完美的地方，不該作爲永不復返的階段而顯示出永久的魅力呢？』（《〈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第一一四頁）是的，這就是神話在特定的歷史時期產生而存在於本身的「永久的魅力」。

這也是我們爲什麼要重視神話和研究神話的理由之一。的確，從神話裏，我們可以看到古代勞動人民的思想觀念是怎樣的：他們怎樣設想世界的構成，怎樣歌頌人民的英雄，怎樣想望生活過得更美好，怎樣贊美勞動和鬥爭，等等。尤其是從神話中表現出來的那種移山填海的英雄氣概，和『頭可斷，志不可屈』、前仆後繼的鬥爭精神，充分地說明了存在於我國古代勞動人民身上的品質的高貴。這種高貴品質，勞動人民世代相承，直到今天，和當前的革命運動相結合，又更加無比地發揚光大了。

神話因爲有了積極的浪漫主義因素，影響到後來的文學藝術，就使後來的文學藝術更加豐富多彩。單說文學，首先是大詩人屈原的幾篇詩作：《離騷》、《天問》、《九歌》、《招魂》、《遠遊》……等，都因爲有了神話做題材，而煥發出異常的光彩。陶淵明的《讀山海經》幾首詩，也就很有點『金剛怒目，憤憤不平的樣子』（魯迅：《且介亭雜文二集·『題未定』草》），固然是他作爲詩人本質的一面，而神話本身包含的積極因素也是不容忽視的。李白的詩篇裏，多有以神話題材入詩的，如《夢遊天姥吟留別》、《蜀道難》、《梁甫吟》等等，構成了他的詩作的浪漫主義精神的基調，也表達了他對於當時現實生活的憤慨。唐代詩人中，像盧仝、李賀、李商隱等，也都喜歡運用神話入詩，形成他們各自特有的富於浪漫情調的風格。盧仝的《月蝕》和《與馬異結交》二詩，全篇幾乎都以神話素材組成，尤爲突出。

古代神話，流傳到了後世，更有播爲雜技、歌舞、戲曲或演爲小說的。漢代的「角抵戲」，「頭戴牛角而相觝」，是雜技，據說就是根據蚩尤在戰場上和敵人作戰的神話。漢末張衡《西京賦》寫的「總會仙倡，戲豹舞熊……女娥坐而長歌……洪涯立而指麾……」種種景象，是雜技而兼歌舞，大約也是根據娥皇、女英和洪涯先生之類神話仙話的。至於戲曲，有不少神話戲，現在還流傳，還常見於舞台，幾乎各個劇種都有，要難悉舉。

說到小說，魏晉文人的筆記小說中，很多就是古代神話的較原始的材料。唐代的傳奇文當中，也有不乏神話因素的，如王度的《古鏡記》、李朝威的《柳毅》、李公佐的《李湯》、牛僧儒的《玄怪錄》，等等。至於正式演爲小說的，則有明代吳承恩的《西遊記》，主角孫悟空的形象是取材於古神話中的夔，和唐人小說中的無支祁；許仲琳的《封神演義》，取材於《太公金匱》、《六韜》等書；清代李汝珍的《鏡花緣》，取材於《山海經》等書；明末周游的《開闢衍繹》，更是雜取古代神話與史傳混合點染而成；尤可見古神話影響的深遠。

魯迅的《故事新編》，其中《補天》、《理水》、《奔月》、《鑄劍》等，都是取材於古代神話，不但結合現實鬥爭，並且把古神話中英雄的精神充分地發揚了；郭沫若的《女神》部分也是取材於神話，其中《女神之再生》、《湘累》、《鳳凰涅槃》等詩劇裏，也寫了共工與顓頊、娥皇與女英、火中的鳳凰等，而給予了所寫神話題材以新的意義。

把神話材料運用在文學作品裏而高度地發揮了神話中積極的浪漫主義精神的，僅見於毛主席所寫的若干詩詞：如《七律二首——送瘟神》裏所寫的牛郎，《蝶戀花——答李淑一》裏所寫的嫦娥和吳剛，《水調歌頭——游泳》裏所寫的『神女』（瑤姬），《七律——答友人》裏所寫的『帝子』（娥皇和女英），《七律——和郭沫若同志》裏所寫的孫大聖（孫悟空），《漁家傲——反第一次大『圍剿』》裏所寫的『與顓頊爭爲帝，怒而觸不周之山』的共工，都是。這些神話材料的被運用，都賦予了它們以全新的革命意義。原來存在於神話中的積極的浪漫主義，經毛主席一發揮，遂一變而爲與革命的現實主義緊密相結合的革命的浪漫主義，從而煥發出與舊不同的瑰奇燦爛的光彩。從這一點說來，不但是神話豐美了文學藝術，卓越的文學藝術反轉過來又給古代神話以新的生命力。

這又是一個理由，說明我們爲什麼要重視神話和研究神話：神話和文學藝術的關係實在是太緊密了。

六

中國古代神話，其最早部分的產生時期，雖可信爲是在原始社會，但其見於文字記錄却比較的晚。《易》、《詩》、《書》可能都是春秋以前的作品，然而那時已經是奴隸社會的末期

了，其中都有着一些古神話傳說的片段。如《易・大壯》：『喪羊于易，無悔。』《旅》：『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經王國維考證，據說就是王亥的故事。又如《書・舜典》有『擊石拊石，百獸率舞』的變的神話，有先『讓于朱、虎、熊、羆』、終於作了『上下草木鳥獸』總管官的益的神話，……雖然這些神話都給蒙罩上了一層歷史的面紗。《詩》裏也有一些神話的片段，其中記述禹的神蹟的地方特多。如《信南山》說：『信彼南山，維禹甸之。』《韓奕》說：『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文王有聲》說：『豐水東注，維禹之績。』《長發》說：『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都是。此外如像《玄鳥》的『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涉及到了簡狄吞燕卵生契的神話；《生民》的全篇，就是后稷誕生神話的最早而又最完整的記錄。除此而外，從上述三書中還能找到一些極微細的神話點滴，但已經不足道了。三書已偏於人事方面的敍寫，故神話的因素不多。

先秦古籍保存神話資料最豐富的，的確要數《山海經》。《山海經》裏記述的許多神話的片段，看來的確還是古神話的原貌，未經多少改動，極可珍貴。像『夸父逐日』、『精衛填海』之類，固然是一眼就能看出，不用說了，即以鯀、禹的神話而論，如《海內經》所記敍的鯀竊息壤、鯀腹生禹，《海外北經》和《大荒北經》所記敍的禹殺相柳(相繇)，《海外東經》所記敍的禹命豎亥丈量大地，等等，也使我們單憑直觀就能感到，它的確是古代神話，有古代神話的那

份樸野厚重的氣氛，而不是改裝的歷史。可惜《山海經》的《海經》部分——神話資料保存最多的部分——是據圖以爲文，記敍都很簡短，中間經過傳寫譌挩，有些已難於索解。如《大荒南經》有條云：「有雲雨之山，有木名曰欒。禹攻雲雨，有赤石焉生欒，黃本、赤枝、青葉，羣帝焉取藥。」郭璞於各句下注云：『攻謂槎伐其林木。言山有精靈復變生此木於赤石之上。言樹花實皆爲神藥。』但究竟是怎麼一回事，雖經注解，我們還是有些茫然。如此之類的神話片段在《山海經》裏還多，不能不令人感到遺憾。

其次是《楚辭》。《楚辭》的主要部分是屈原所作的辭賦，經近人考證，大約有《離騷》、《天問》、《九歌》、《九章》、《招魂》、《遠遊》……等篇，均各保存了不少古代神話的資料。其中尤以《天問》一篇，問了一百七十多個問題，上天下地，神話、歷史、傳說……無所不包，最爲瑰麗宏博。女媧、羿、鯀、禹、河伯、堯、舜、啓、稷、羲和、王亥……等的名字和事蹟均已見於該篇，足以和《山海經》所記敍的互相印證。

除上所說而外，先秦及漢初諸子中，保存神話資料也不少。最多的是《呂氏春秋》和《淮南子》兩部書。《呂氏春秋》記述了帝嚳、簡狄、塗山女、孔甲等神話的片段，看得出來是比較樸質的。《淮南子》雖然文飾多些，但是它的最大貢獻，則在於它首先較詳細地記述了女媧補天、羿射日除害、嫦娥奔月等神話。《莊子》各篇中亦多有披上了哲理外衣的神話點滴，不

可完全看作是寓言，如鯤鵬之變、黃帝失玄珠、藐姑射仙人等。《列子》書中也保存了若干古代神話和傳說的片段，如歸墟五神山、華胥氏之國、偃師獻藝、甘蠅教射等，都很可貴。雖然有人說這書是晉人僞造，但即使如此，這些故事的引用亦必有所自來，決不會都是憑空杜撰的。此外，《墨子》一書保存的神話資料也有一些，如成湯伐夏、三神助周攻殷等，但已經染上了若干宗教迷信的宿命論色彩，不可不予以分析剔除。先秦諸子中的確只有「不語怪力亂神」的儒家的幾部經典著作如《論語》、《孟子》、《荀子》……保存神話資料較少，然而也還是有一些古代傳說的片段，如《孟子》記敍的逢蒙殺羿，《荀子》記敍的禹逐共工等，可以彌補散亡了的古神話的殘缺，自然亦可珍貴。《荀子》的《非相篇》裏，敍寫了若干古聖先賢（實際上大都是神話英雄）的特異狀貌，更給我們提供了可貴的研究資料。《韓非子》書中也記述了一些古代神話傳說，最著名的是《十過篇》裏記敍的黃帝在西泰山大合天下鬼神的神話，足以證實本來是上帝身份的黃帝的神格。

神話散亡的重要原因既然是由於神話歷史化，史籍當中保存歷史化神話的資料自然不會少。先秦史籍，首推《左傳》、《國語》。《國語·楚語》所記的顓頊命重黎「絕地天通」，《左傳·昭公二十一年》所記的少昊當國，以鳥名官等，即其顯例。《周書》和《戰國策》裏也有一些，但已多屬傳說。《穆天子傳》昔人視爲歷史，其實不過是具有神話因素的歷史小說，其記周穆王

西巡狩見西王母故事，爲西王母傳說的第一步演化。西王母在此書中，已由豹尾虎齒的怪神一變而爲雍穆的人王。漢代及漢代以後的史籍，自當首推司馬遷的《史記》，由於據說是「史公好奇」，因而多採神話傳說以入書，於是遂有如簡狄吞燕卵生契、姜原履大人跡生后稷、黃帝教熊羆貔貅貙虎以戰炎帝（蚩尤）……這樣一些神話記敍。其他如像《漢書》、《後漢書》、《三國志》、《晉書》等中，也偶然有些古神話傳說的點滴，但已不多。倒是在某些地方史乘，如東漢袁康的《越絕書》，趙曄的《吳越春秋》，以及晉常璩的《華陽國志》等中，這方面的記敍偏多。如《華陽國志》就記敍了關於杜宇、開明、李冰的神話；《越絕書》和《吳越春秋》也記敍了關於禹的神話，足以補前代記敍之闕。以上所說史籍中的神話，自然都是歷史化的神話。

《水經注》是一部地理書，可是很有特色：這書於河川所經歷的名勝古蹟，每以神話傳說實之，而其所徵引的古籍，後代多已佚亡，內容非常豐富，足供研究參考。其他屬於這類性質的書，尚有唐李吉甫的《元和郡縣志》，宋樂史的《太平寰宇記》等，也徵引有一些後代已經佚亡了的古籍中的神話片段；尤以《太平寰宇記》所徵引爲特多。

宋人羅泌著的《路史》，是一部典型神話歷史化的書，把許多神話、仙話、傳說都採擷了來，化而爲歷史。連羿所射的封豕、長蛇，明明是兇猛的野生動物，可是在羅泌的《路史》裏，都變成人了（見《路史》後紀十羅氏按語），自然是妄誕好笑。但因其採擷豐博，雖經轉化

做歷史，仍有神話的跡象可尋。尤其是羅泌的兒子羅苹的注中，往往就逕把這些轉化做歷史的神話的所自來注了出來，其所徵引，每多現今已佚亡了的古書，亦足供參考。

此外就是魏晉六朝的神鬼志怪之書，也就是我們稱之爲"小說"的，更比較直接而大量地記錄了許多古代神話傳說的片段。像《十洲記》、《神異經》、《博物志》、《述異記》、《搜神記》、《拾遺記》、《異苑》、《續齊諧記》等，都有不少可供研究的神話資料。然而有的書，如《拾遺記》，由其煊染太甚，已經是真贋雜糅，糟粕與精華混殺，研究時要下一番較大的識別去取工夫才行。

六朝小說中還有許多是後來佚亡了而見於類書或古書注釋中徵引的，如像曹丕（？）的《列異傳》，郭璞的《玄中記》，殷芸的《小說》，劉義慶的《幽明錄》，王儉的《漢武故事》，無名氏的《錄異傳》等，也有若干古代神話傳說資料。魯迅先生《古小說鉤沈》替我們輯錄出了魏晉六朝佚亡的小說計三十五種（《青史子》一種係周人著，除外），頗嘉惠於後來學者。

佚書中有屬於歷史範圍的，如揚雄的《蜀王本紀》，習鑿齒的《襄陽耆舊傳》，譙周的《古史考》，皇甫謐的《帝王世紀》等；屬於地理範圍的，如辛氏的《三秦記》，李泰的《括地志》等；屬於"子書"範圍內的，如《隨巢子》、《尸子》、《太公六韜》、《太公金匱》、《風俗通義》、《古今樂錄》等；屬於"經書"範圍內的，如《歸藏》、《尚書大傳》等，都有若干神話資料，須於類

書或書注的徵引中求之。

又有的古書，其書現今雖存，但中經後人改竄，已非復舊觀；而其見於古類書或古書注所引者，往往或爲今本所無，或與今本多異。如禹化熊通轘轅山事，《漢書·武帝紀》顏師古注引《淮南子》，卽爲今本所無；堯二女教舜服鳥工龍裳以救井廩之難事，《楚辭·天問》洪興祖注引《列女傳》，卽與今本多異。此等處所，也須仔細求之，始能得其真象。

佚亡的書籍中，還有一部分是漢代的讖緯書，如《春秋緯元命苞》、《龍魚河圖》、《詩含神霧》、《遁甲開山圖》等，以及先秦的占夢卜筮書，如《瑣語》、《周志》等，雖涉迷信誕妄，但其中如《龍魚河圖》記黃帝與蚩尤戰爭事，《周志》記文王夢姜太公事，《詩含神霧》記華胥履巨跡誕生伏羲事，等等，蓋均是以古神話傳說做底子而又加以誇飾的，未可因其涉及迷信而全排斥之。

神話資料，還散見在殷周鼎彝及漢代石刻畫像及塼畫中。殷周鼎彝所著的饕紋、饕餮紋、蟬紋等，都和古神話人物有關；漢代石刻畫像及塼畫中所常見的人首蛇身的伏羲女媧交尾像，西王母像，月中蟾蜍、日中踆烏像等，都可以和古神話傳說互相印證。

仙話是中國神話的變種、末流，但其起源亦不算晚。約當戰國初年，已有仙話起於燕齊濱海的民間。大約是受了海市蜃樓變幻不測的影響，故人們設想海島有仙人，仙人均快樂逍

遥不死。此等仙話，傳播到貴族統治者的耳朵裏，因而齊國有威王、宣王，燕國有昭王，都深好神仙不死之說。《楚辭・遠遊》已舉出赤松、王喬、韓衆等古仙人的名字，可見屈原時代，仙話已由海濱而及於內地了。以後中國神話的一小部分，就開始染上了些仙話的色彩。如彭祖長壽，《天問》稱其善烹雉羹，斟以奉獻於天帝，因而「受壽永多」；《山海經・海外南經》有不死民，《大荒南經》有不死國，《海內西經》記崑崙山有不死樹，並有諸巫操不死之藥以療被貳負神殺害的窫窳之尸：均可見到仙話滲入神話的跡象。漢初劉安《淮南子》所記的「嫦娥奔月」神話，更是仙話滲入神話的顯明標誌。其後《列仙傳》更載炎帝少女追赤松子而仙去，被冤殺的仙人師門以仙術作火焚燒山林，使暴君孔甲震驚而死等等，更可見神話和仙話的雜糅。我以爲比較健康的仙話，仍可歸入神話的範圍內予以考察，不必將界限劃得太嚴，使本來是領域廣大的中國古代神話，能够一如其舊地氣象開闊。因而如像《列仙傳》、《神仙傳》乃至於更後的《墉城集仙録》、《仙傳拾遺》之類，在一定程度上都可以作爲神話傳說研究的對象，而給予應有的注意。

七

最後談談我是怎樣選釋本書的。

本書每個章節，大體上分爲如下三個部分：卽選文、注釋和解說。

先說選文。由於自來沒有一個古神話的選本，要從浩繁的典籍中選出一個神話選本來，是比較困難的。這可算是一個嘗試。好在以前寫作《中國古代神話》，在這方面也略微打下了一些基礎。但那時是編寫故事，用的是夾敍夾議體，本來不相連貫的神話片段在議論中也可以使之連貫，現在却要讓資料直接說話，於是在資料的排比聯綴上，就很費了一些工夫。要使這些片段的材料連貫起來，大致勾稽出一個故事的輪廓，是有相當困難的。自然也這麼做了，可是還遠不能使人滿意。由於古神話的散亡，在片段與片段之間，也還有找不到材料可以彌補的空白，例如『羿與嫦娥』章的某些小節就是。遇到這些地方，就只好闕如，而於『解說』中以推理彌縫之。

關於資料的引用，首先一個原則，就是儘可能引用其最初出現者。由於某些情況不能引用最初材料時，始引用較後一點的。如姜原神話採《史記》而不採《詩·生民》者，爲《史記》是散文記敍，更曉暢明白；裒如神話採《列女傳》而不採《國語·鄭語》者，爲其首尾更有條貫，雖然無疑它的封建性糟粕也更多些。其次一個原則，就是儘可能引用原文，不加刪節。但是這個原則，也每每爲實際工作所打破。因爲在好些情況下，例如哲學家發揮的哲學議論，史學家所作的過分塗飾，神仙家附加的故弄玄虛的瞎說，以及其他封建性糟粕表現得較顯明

者，均不能不予以刪節。故亦只好斟酌情況，略予刪節。中惟「彭祖・老子」章第一節引葛洪《神仙傳》文刪節較多，大約已什去八九。但是只有刪節，並無改動。因爲是選本，要照顧到閱讀的方便和醒目，於刪節處所，亦不加刪節符號，以免滿紙都是『……』（極個別的地方是例外）。好在各條均注明出處，原文俱在，可以覆按，無礙於作進一步的研究。

又所引古書，其文字有誤、衍、脫、倒、注人正文或正文入注的，均在可能範圍內，或據學者們的研究心得，或據善本，進行校勘，予以改正。《山海經》、《楚辭》、《墨子》、《呂氏春秋》、《淮南子》……等書，問題最多，引用亦較繁，均作了較仔細的校改。這其間前代學者如王念孫、孫星衍、盧文弨、郝懿行、俞樾、孫詒讓，當代學者如聞一多、郭沫若、劉文典、梁啓雄、許維遹諸人，他們所作的研究，對我都有很大幫助。尤以聞一多校《楚辭》，使許多沈湮晦昧的古文古義，煥若發蒙，我所進行的校改工作，因遂多採其說。自己偶有心得，亦或於三數處據已見予以改正。因爲是選本，所改文字，就逕入正文，並不附在注中，僅於注中說明，原作某字某句及爲何改更的理由而已。爲便省識，又於所改字句旁加墨點「・」爲記。大體上如係誤文、倒文，則於改正文字旁加『・』，如句中有脫文、衍文、或正文入注、或據古書引用古本文字改今本，則於整句旁加『・』。至於還有疑而未明的，則均暫存其原貌，僅於注中說明之，不更妄改。又《山海經》我所據的是郝懿行《箋疏》本，校改中稱「原作」者，就

是指的這個本子。

其次說到注釋。注釋的工作也有相當困難。因爲選文是採自浩繁的一大堆書籍，有些書還有舊注可循，有些書併舊注也找不到，其中包括向來不爲人重視的許多小說筆記及早已佚亡僅見於古類書或古書注文中徵引的雜史傳記之類。有舊注可循的，就儘量利用舊注。舊注錯了，則或據學者們研究的成果，或據自己的心得而作新的詮釋。至於還有相當大一部分本無注釋的，遇有疑難，就只好憑藉於字典、辭書，或仍參以己見，以求解釋。如『炎帝諸女』章第三節「炎帝少女追之」的「追」字，我以爲就應該釋爲迫其(赤松子)行道之跡而不應是追其本人之身。諸如此類。但遇到實在不能索解的，也就只好闕疑，不勉强解釋了。

注釋一般是以注詞彙爲主，特殊情況，有整個句子須加詮釋者，亦聯貫起來串講之。正文所引書籍，亦於注釋中加以簡單說明，以供研究者參考。

說到解說部分，其內容大致可以分爲以下幾項——

一、解釋一章一節的涵義。如『廩君』章、『夸父』章、『炎帝諸女』章第一節等。

二、補充材料。如『盤古』章第一節補充了開闢諸神以及少數民族中傳唱的『盤王』事蹟，『鯀禹治水』章末尾補充了有關鯀禹的其他神話傳說；『牛郎織女』章和『杜宇、開明、李冰』章補充了牛郎織女和杜宇、李冰父子的近代民間傳說等。

三、比較異同。如『舜』章引今本《列女傳》以與古本比較而證今本之失；『羿與嫦娥』章第二節從《論衡》引《淮南子》云『堯射十日』以見和一般所傳說的羿射十日有異等。

四、研究問題。如『羿與嫦娥』章第三節研究嫦娥奔月，化爲蟾蜍問題；『武王伐紂』章第二節研究關於紂死的種種傳說問題等。

五、補充注釋。注釋中有自己的研究心得，須適當發揮，不能細釋的，則每於『解說』中補充之。如『伏羲』章第二節釋『過』字，『女媧』章第一節釋『化』字，『顓頊』章第一節釋『獻、邛』二字等。

除此而外，還有因神話資料本來不太豐富，古籍篇簡復有殘闕，文字亦多訛奪，單從正文及注釋均難理會的，則就著者的粗淺理解，將整段故事融會貫通敍寫出來，以略見其梗概，如『王亥』一章。又還有資料雖多，但是過於零碎，兼存則病其繁蕪，剔除又傷於單調，於是採取最早記敍的一種做骨幹，以爲選文，而以後來的種種於解說中剪裁融會說明之，以爲補充，如『殊方異物』一章。

大概說來，『解說』的內容雖有以上所說幾項，但每節的『解說』却不專主一項，往往是因其所宜，兼而有之。

十多年來，在本書的選文、『注釋』和『解說』方面，雖然確也花費了一些心力，但對自己

說來，究竟算是一種學習、提高，對愛好神話的讀者說來，或者也有一些助益——那就是：憑藉着這根陋劣的拄杖，說不定有可能去到瑰奇的神話園苑，作更深入的探索，而有全新的收穫。假使如此，就敬盼讀者們快快動身前去罷。

袁珂

目次

前言……一
盤古……一
女媧……一六
女媧伏羲……四二
伏羲……五〇
虞君……六五
創造發明者……七三
炎帝……七九
炎帝諸女……八七

黃帝……一〇一
黃帝與蚩尤之戰……一二八
刑天……一四四
夸父……一四七
禺𠁁……一五一
鼜馬……一五六
牛郎織女……一六〇
少昊……一六五
顓頊……一七九
彭祖・老子……一九〇
帝俊……一九八

帝嚳……二〇三
后稷……二〇八
契……二一五
盤瓠……二一九
堯……二二五
舜……二三三
舜與嫦娥……二四〇
鯀禹治水……二六九
伯益……二七三
殊方異物……二八
啓……二九四

孔甲……三六九
王亥……三七五
夏桀……三八四
伊尹……三九〇
成湯……三九六
傳說……四〇三
紂……四〇六
周文王……四一三
姜太公……四一八
武王伐紂……四二五
伯夷叔齊……四三八
周穆王……四四三

徐偃王……四五四
宴　妪……四五九
干將・莫邪・眉間尺……四六五
韓　憑……四七六
杜宇・開明・李冰……四八一

圖版目次

一、成都揚子山二號墓出土「西王母畫像塼」
二、山東省嘉祥縣武梁祠石刻畫像「伏羲女媧交尾圖」
三、明刊本《圖像山海經》「夸父逐日圖」
四、魯迅與人論搜集神話書手蹟

古神話選釋　目次　六
附：引用書目……三七

盤古

一

天地渾沌[一]如雞子，盤古生其中。萬八千歲，天地開闢，陽清爲天，陰濁爲地[二]。盤古在其中，一日九變[三]，神於天，聖於地[四]。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盤古日長一丈[五]。如此萬八千歲，天數極高，地數極深，盤古極長[六]。後乃有三皇[七]。

數起於一，立於三，成於五，盛於七，處於九，故天去地九萬里[八]。（《藝文類聚》[九]卷一引《三五曆紀》[一〇]）

注釋

〔一〕渾沌：清濁不分的光景。

〔二〕「陽清爲天，陰濁爲地」：依照古人的理解，陰陽兩類元素，是構成宇宙萬物最基本的東西。天地初分時，屬於『陽』的這類元素，是清而輕的，就上升成爲天空；屬於『陰』的這類元素，是濁

而重的，就下降成爲大地。

〔三〕『一日九變』：九，表示多的意思，是虛數，不是實指。

〔四〕『神於天，聖於地』：於，超過。這裏的『神』，似指智慧；『聖』，似指能力。

〔五〕『盤古日長一丈』：長，音 zhǎng，增長。

〔六〕『天數、地數』：數，數目，數字；指天的高度，地的深度。

〔七〕『三皇』：其說不一，普通指天皇、地皇、人皇，也有說是指燧人、伏羲、神農的。

〔八〕『起』：開始。『立』：建立。『成』：成就。『盛』：壯盛。『處』：終止。『去』：距離。是說數字從一開始，以後逐步發展，終止於九，因此天距離地就有九萬里那麼遙遠。由此可以推想：盤古的身軀也就有九萬里那麼長。這種整齊的數字推衍，疑當是從後世陰陽術數之說那裏得來，已經不是古代神話的本來面貌。

〔九〕『藝文類聚』：唐代歐陽詢等奉勅編撰的一部類書，共一百卷。所採書達一千四百多種，古籍佚文，賴以考見。

〔一〇〕『三五曆紀』：書名，三國時吳人徐整著，已佚。

解說

盤古是我國神話傳說見之於記載較後的人物。在徐整的『三五曆紀』之前，在現存的古籍記載中，還沒有出現過盤古。但是人們卻早就盼望知道這麼一個開闢、創造世界的英雄

人物了：屈原在他的偉大詩篇《天問》裏這麼寫道：

邃古之初，誰傳道之？
上下未形，何由考之？
冥昭瞢闇，誰能極之？
馮翼惟像，何以識之？
明明闇闇，惟時何爲？
陰陽三合，何本何化？
圜則九重，孰營度之？
惟茲何功，孰初作之？……

譯文——

請問：關於遠古的開頭，誰個能够傳授？
那時天地未分，能根據什麼來考究？
那時混混沌沌，誰個能够弄清？
有什麼在迴旋浮動，如何可以分明？

無底的黑暗生出光明，這樣爲的何故？
陰陽二氣，摻合而生，它們的來歷又從何處？
穹窿的天蓋共有九層，是誰動手經營？
這樣一個工程，何等偉大，誰個是最初的工人？……

——（郭沫若譯）

就是人們這種心情的最生動不過的表現。

誠然，在古書的記載裏，類似屈原《天問》所問的『造物主』式的英雄人物，也是有過非止一個的，我們可以舉出一些例子。

例如《山海經·海外北經》說：『鍾山之神，名曰燭陰，視爲晝，瞑爲夜，吹爲冬，呼爲夏，不飲，不食，不息，息爲風，身長千里。其爲物，人面，蛇身，赤色，居鍾山下。』《大荒北經》說他能『燭九陰』，所以又叫他做『燭龍』。郭璞注引《詩含神霧》說：『天不足西北，無有陰陽消息，故有龍銜[火]精以往照天門中。』《楚辭·天問》說：『日安不到？燭龍何照？』足見燭陰卽燭龍的神話是很早的了。

又如《莊子·應帝王》說：『南海之帝爲儵，北海之帝爲忽，中央之帝爲混沌。儵與忽時相與遇於混沌之地，混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混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

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混沌死。』是寓言，但也可信有古神話作爲這個寓言的底子。

再如《淮南子・精神篇》說：『古未有天地之時，唯象無形，窈窈冥冥，有二神混生，經天營地，於是乃別爲陰陽，離爲八極。』高誘注說：『二神，陰陽之神也。』

又如已經佚亡了的讖緯書《遁甲開山圖》說：『巨靈與元氣齊生，爲九元真母。』（《路史・前紀三》注引）又說：『有巨靈胡者，偏得坤元之道，能造山川，出江河。』（《文選・西京賦》李善注引）《水經注・河水》更記載了他一件『造山川，出江河』的具體事例。說『華岳本一山當河，河水遏而曲行，河神巨靈，手盪足踏，開而爲兩，今掌足之跡仍存』。

這類具有做『造物主』資格的人物，還可以舉出一些，可惜他們都不能算是真正的『造物主』。單從以上所舉，我們已可看見：他們或者只是一山的山神，又尚未脫離動物的形體，如燭龍；或者寓言和哲學的氣味過於濃厚，如混沌和陰陽二神；巨靈胡本來可以當選，無奈他也只不過是河神的誇飾和雕琢，所以終究找不出適當的人物來填補鴻濛時代這一段神話的空白。

但人物並不是完全沒有。書籍的記載雖然闕略，口頭的傳說卻未泯滅。我國西南少數民族如苗、瑤、侗、黎……中，就還流傳着關於盤古或盤瓠的傳說。苗、瑤等民族，他們

原本居住在中原，由於長期的部族戰爭，漸漸被迫遷徙到了南方，隨而帶去並保存了遠古豐富的神話傳說。這些神話傳說，往往可以和漢民族歷史化和哲學化了的神話傳說互相印證。

盤瓠，據傳說最初可能是苗、瑤……等民族的祖先。而瑤族人民過去非常崇拜盤古，稱之爲盤王。每逢天旱，一定要向盤王祈禱，並且抬了盤王的像遊行田間，巡視禾稼（見劉錫蕃《嶺表紀蠻》）。苗族也有「盤王書」，傳唱於苗族人民當中，說盤王是種種文物器用的製作者（見常任俠《沙坪壩出土之石棺畫像研究》）——

記起盤王先記起，盤王記起造犁耙；
造得犁耙也未使，屋背大塘谷曬芽。
記起盤王先記起，盤王記起種苧蔴；
種得苧蔴兒孫績，兒孫世代績羅花。
記起盤王先記起，盤王記起造高機；
造得高機織細布，布面有條楊柳絲。……

侗族也有「開天闢地」歌，云：

又是盤古開天地，開天闢地生乾坤。

生得乾坤生萬物，生得萬物人最靈。

四大名山爲境界，天上日月分陰陽。……

徐整作《三五曆紀》，吸收了南方少數民族盤瓠或盤古的傳說，綜合了古神話裏開闢諸神的面影，再加上經典中哲理的成分和自己的推想，才塑造了一個開天闢地的偉大的盤古，成爲我們中華民族共同的老祖宗。

關於盤古，有人說他就是盤瓠的演化（夏曾佑）；也有說盤古是盤古，盤瓠是盤瓠，二者絶不容許混淆（呂思勉）。個人的看法卻是偏於前說。盤瓠之演變爲盤古，不僅音同而已，在作爲人類始祖或世界開創者的意義上說來，也是相同的。

盤古的傳說，不但頗有和盤瓠相通之處，就是和古神話裏的燭龍、伏羲，也息息相通。徐整《五運歷年記》說：「盤古之君，龍頭蛇身，噓爲風雨，吹爲雷電，……」這同是一人所記的關於盤古的另一傳說，其形貌和神力，幾乎就是燭龍的摹本。而《山海經·西次三經》說：「鍾山（按即指鍾山之神燭龍），其子曰鼓，其狀人面而龍身，」鼓和盤古的「古」，其音相同；傳說演變的痕跡，更是斑斑可見。常任俠《沙坪壩出土之石棺畫像研究》，更謂「伏羲與槃瓠爲雙聲，伏羲包犧盤古槃瓠聲訓可通，殆屬一詞」。更證以布依族所傳的洪水遺民神話，有的逕稱「伏羲兄妹」，有的卻說是「盤」和「古」男女二人，尤可見盤古就是伏羲。

由此看來，盤古傳說的見於記載雖是稍後，追溯其形成的過程，實際上也是源遠流長、由來已古的了。

這傳說到後代又繼續有所發展。最顯著的，就是人們給這開天闢地的英雄人物手裏添加上了具有着强大氣勢和威力的勞動工具。明末周游編撰的一部叫做《開闢衍繹》的歷史小說裏，就這麼寫着：

（盤古）將身一仲，天卽漸高，地便墜下。而天地更有相連者，左手執鑿，右手持斧，或用斧劈，或以鑿開，自是神力。久而天地乃分，二氣升降，清者上爲天，濁者下爲地，自此而混沌開矣。

——第一回：盤古氏開天闢地

盤古神話在徐整的《三五曆紀》裏，還可以看出它並沒有完全擺脫哲學化的影響，或者倒是作者有意識地要把它弄得更哲學化些。而在這裏，開天闢地的盤古，並不是抽象地、神秘地「變化」着，而是「左手執鑿，右手持斧，或用斧劈，或以鑿開」，威風凜凜地從事着巨大的勞動。這無疑是作者根據當時民間傳說的敍寫，是勞動人民對於盤古神話的既現實主義、又浪漫主義的構想，是值得我們重視的。「勞動創造世界」這一馬克思主義的宏偉思想，在盤古的斧鑿揮舞中，已經被人民羣衆鮮明有力地表現出來了。

二

首生盤古，垂[一]死化身。氣成風雲，聲爲雷霆[二]，左眼爲日，右眼爲月，四肢五體[三]爲四極[四]五嶽[五]，血液爲江河，筋脈[六]爲地里[七]，肌肉爲田土，髮髭[八]爲星辰，皮毛爲草木，齒骨爲金石，精髓[九]爲珠玉，汗流爲雨澤，身之諸蟲，因風所感，化爲黎甿[十]。（《繹史》[十一]卷一引《五運歷年記》[十二]）

注釋

〔一〕"垂"：臨。

〔二〕"霆"：疾雷，就是霹靂。

〔三〕四肢五體：兩手兩脚稱爲四肢，加上軀幹，叫做五體。

〔四〕"四極"：極，邊際；大地四方的邊際。

〔五〕"五嶽"：嶽，高山叫嶽；五嶽，指東、西、南、北、中五方的高山。《爾雅·釋山》："泰山爲東嶽，華山爲西嶽，霍山爲南嶽，恒山爲北嶽，嵩高爲中嶽。"

〔六〕"筋脈"：筋絡和血脈。

〔七〕"地里"：里通理，大地的文理；指河川道路等。

〔八〕"髮髭"：髮和髭鬚。髭是髭鬚的一部分；生在口以上的叫做髭，生在下巴上的叫做鬚。又泛指有生在臉頰兩旁的，叫做髯。這裏舉出髭來代表以上的種種。

〔九〕「精髓」：精液和骨髓。

〔一〇〕「黎甿」：黎民，甿，音méng，與民同義。

〔一一〕「繹史」：書名，共一百六十卷，清馬驌撰，從古書裏錄開闢到秦末的史事，頗爲詳盡，其中也收錄了一部分古代神話傳說資料。

〔一二〕「五運歷年記」：書名，《三五曆紀》的作者徐整著，已佚。

解說

盤古開天闢地，終於被描繪爲勞動創造世界，已如上說。這裏寫他「垂死化身」，又說他把身軀的一切都交付給了大自然，變成了世間的萬事萬物，使新誕生的世界豐富、美麗：這設想更是多麼崇高，氣魄又是多麼宏偉！神話的記錄雖然已經是封建社會中期，卻並不是這個時期汲汲於功名利祿代表統治階級利益的庸夫俗子所能有的構思，肯定還是初民的設想，是經過歷代勞動人民口耳相傳而被記錄下來的。這種巨人屍體化生萬物的神話，在世界上很多古老民族的開闢神話中，也是所在多有。例如印度神話說：自在以頭爲天，足爲地，目爲日月，腹爲虛空，髮爲草木，流淚爲河，聚骨爲山，大小便利爲海。北歐神話也說：奧定殺霜巨人伊麥，以其肉造成土地，血造成海，骨骼造成山，牙齒造成崖石，頭髮造成樹木花草與一切菜蔬，髑髏造成天，腦子造成雲。等等。其設想世界的構

成，雖然託之於「神」，於「巨人」的「化生」，而其中心思想，無非讚歌人創造世界的偉大。而盤古的垂死化身，則更是突出地將這一思想形象地顯現出來。

三

盤古氏[一]之死也，頭爲四岳[二]，目爲日月，脂膏[三]爲江海，毛髮爲草木。

秦漢間俗說[四]：盤古氏頭爲東岳，腹爲中岳，左臂爲南岳，右臂爲北岳，足爲西岳。

先儒[五]說：盤古泣爲江河，氣爲風，聲爲雷，目瞳爲電。

古說：盤古氏喜爲晴，怒爲陰。

吳楚間說：盤古氏夫妻，陰陽之始也[六]。

今南海有盤古氏墓，亙三百餘里，俗云後人追葬盤古之魂也[七]。桂林[八]有盤古氏廟，今人祝祀[九]。南海中盤古國，今人[一〇]皆以盤古爲姓。

昉案[一一]：盤古氏，天地萬物之祖也，然則生物始於盤古[一二]。（《述異記》卷上）

注釋

〔一〕盤古氏，卽盤古　氏是姓的支系，所以別子孫之所出；這裏盤古稱氏，猶稱盤古爲祖，表示對盤古的尊崇。

〔二〕四岳　岳同嶽，四岳，四方的高山。或說，從五岳中除去中岳嵩高，剩下東岳泰山，西岳華山，南岳霍山，北岳恒山，就叫四岳。

〔三〕脂膏　動物身體內的肥肉和油脂，叫脂膏。《禮．內則》：「脂膏以膏之」，疏：「凝者爲脂，釋者爲膏。」

〔四〕〔秦漢間俗說〕：秦代和漢代之間的民間傳說。

〔五〕先儒：從前的學者。

〔六〕吳楚間：吳和楚一帶地方。大概江蘇省和浙江省的一部分古爲吳地，湖南省和湖北省古爲楚地。

〔七〕陰陽　指男女婚姻關係。吳楚一帶，關於盤古，又認爲天生盤古夫妻，是男女婚姻關係的開始，人類就是由他倆滋生繁衍下來的。

〔八〕南海　秦代設置的一個郡的名稱，有現在廣東全省除西南部以外的地區，漢代仍之。三國吳以後到隋唐時代廢置不常，元代廢。〔亘〕：橫亘，綿亘。〔追葬〕：人死已久，爲了紀念其人舉行的一種很有儀式的葬禮　開天闢地的盤古，無從埋葬，故傳說南海有綿亘三百里的大墓，亦卽追葬其魂而已。

〔九〕桂林：秦置郡名，約有現在廣西壯族自治區的全部地方。其後三國時吳也設置桂林郡，治所在

現在廣西壯族自治區象州。其後南齊所置桂林郡，治所也在這裏。此處所說的桂林，即指廣西壯族自治區象州。

〔九〕「祝祀」：祈禱和祭祀。

〔一〇〕「今人」：指《述異記》成書時代傳說中盤古國的人。

〔一一〕「昉案」：昉，任昉；六朝時梁人，據說就是《述異記》的作者。案，案語，作者於記述了有關盤古的種種傳說之後，加上案語，發表自己的意見。

〔一二〕「然則生物始於盤古」：生物，人類及其他有生之物；這樣看來，那麼人類和所有生物都是從盤古開始的。

〔一三〕「述異記」：書名，凡二卷，舊本題梁任昉撰，內容相當雜亂，當是後人雜集諸家小說又益以昉書佚文而成，別有晉祖沖之《述異記》，已佚，魯迅《古小說鉤沈》有輯錄。

解說

關於盤古的傳說，徐整以後數百年中，繼響無聞，僅見於如上所錄題名爲梁任昉《述異記》的記述，然而可說是集盤古傳說的大成。除前四條同於《繹史》卷一引《五運歷年記》及《廣博物志》卷九引同書：「盤古之君，龍頭蛇身，噓爲風雨，吹爲雷電，開目爲晝，閉目爲夜，」常即燭龍神話的演變，是舊聞以外，其餘都有新的內容。

如像所記「吳楚間說，盤古氏夫妻」云云，就和下面的幾個故事有關：一是《山海經》所

敍的黃帝的裔孫弄明生了一對白犬，白犬有牝有牡，自相配合，牠們的後代便成爲犬戎國：一是《搜神記》(《漢魏叢書本》)所述的槃瓠殺房王立功，得公主爲妻，子孫也成爲犬戎國；一是唐李冗《獨異志》所記的「女媧兄妹」於崑崙山結草障面，配爲夫妻，由是便滋生繁衍了人類。我們知道：盤古故事是盤瓠故事的演變，卽「盤古氏夫妻」之說，亦有由盤瓠故事演變的跡象可尋。盤瓠故事，源出於《山海經・大荒北經》「黃帝生……弄明，弄明生白犬，白犬有牝牡，是爲犬戎」。其後傳說演變，就成爲男犬而女人，如盤瓠故事所述的了。占籍記敍盤瓠故事，關於盤瓠的來歷，每多闕略，惟李賢(章懷太子)注《後漢書》引《魏略》(三國魏魚豢撰，已佚)云：「高辛氏有老婦，居王室，得耳疾，挑之乃得物，大如繭，婦人盛瓠中，覆之以槃，俄頃化爲犬，其文五色，因名槃瓠。」最爲明白，爲《搜神記》及《三才圖會》等記敍所本。後世流傳於西南少數民族中的盤瓠傳說，於此亦無多大出入。只是《魏略》所謂的「高辛氏有老婦」，民間口頭傳說則是「高辛王元后」、「皇后」，我們以爲後者或更能得古傳說的眞相。那麼由「皇后」耳內挑出的金蟲所變化的盤瓠，他和「公主」的婚姻關係也就近於同胞了。故說「盤古氏夫妻」的傳說，實際上應當是白犬傳說以及盤瓠婚「公主」傳說的演變。至於「女媧兄妹」婚配的傳說，雖始見於唐李冗《獨異志》的記述，然其流傳於人民口頭的，應遠較此爲早；從至今還傳述於西南地區少數民族中若干大同小異的

伏羲兄妹（卽女媧兄妹）結爲夫妻的傳說可以推知：這也是對「盤古氏夫妻」的傳說有影響的。況伏羲盤古，一音之轉，「盤古氏夫妻」當卽伏羲氏夫妻無疑問了。總之，無論盤古、白犬、盤瓠、伏羲……的婚姻傳說，無非反映了原始時代氏族社會曾經有過一度的血親婚配。神話每每是歷史的影子，這裏又得到一個證明。

至於所記述的盤古墓、盤古廟、盤古國等，可見中國古代南方民間對盤古信仰的隆崇。《路史·前紀一》注云：「今贛之會昌有盤古山，湘鄉有盤古保，零都有盤古祠，荆湖南北以十月十六日爲盤古生日。」《元豐九域志》：廣陵有盤古冢、廟。「盤古的遺跡在中國南方確實是很多的。如今廣西壯族自治區，介在岑溪縣和容縣之間，還有一個小城鎮，就叫「盤古」。唐末道士杜光庭的《錄異記》，更說廣都（在今四川省雙流縣境）有盤古三郎廟，「頗有靈應」，能爲人禍福。它的妄誕姑且不論，從盤古三郎的名目，可知「盤古氏夫妻」的傳說確實是有根據的：因爲人們已經妥善地替他們安排好了後嗣。

女媧

一

媧，古之神聖女，化[一]萬物者也。（《說文》[二]十二）

傳言女媧人頭蛇身，一日七十化[三]。（《楚辭[四]·天問》[五]王逸[六]注）

黃帝生陰陽，上駢生耳目，桑林生臂手，此女媧所以七十化也[七]。（《淮南子[八]·說林篇》）

注釋

[一] 化：化育、化生。

[二] 《說文》：書名，《說文解字》的簡稱，凡三十卷，漢許愼撰，是我國最早的一部字典。

[三] 『一日七十化』：一天當中，化育、化生多次。這裏的七十，是虛數，只是表示多的意思。

[四] 《楚辭》：書名，漢劉向輯屈原、宋玉、景差等人的辭賦而成，共十六篇。後來王逸注《楚辭》，又把自己的《九思》和班固的兩篇序加進去，勒成章句共十七卷。

[五] 『天問』：《楚辭》中的一篇，屈原作。根據古代神話傳說，發爲問題一百七十多個，上天下地，無

所不包，是研究神話傳說必須參考的作品。

〔六〕『王逸』：東漢人，字叔師，《楚辭》的第一個注釋者。

〔七〕『黃帝』：古代神話說：天上有五方上帝，黃帝是位居於中央的上帝。『黃帝生陰陽』：高誘注『黃帝，古天神也，始造人之時，化生陰陽。』比照下文『上駢生耳目，桑林生臂手』看，這裏所說的『陰陽』，當指陰性和陽性的性器官。『上駢、桑林』：高誘注：『上駢、桑林皆神名。』其行迹已不可考。駢，音 pián。這一段所記敘的，大約是諸神怎麼創造人類：有生陰陽性性器官、分別男女的，有生耳目五官的，有生手足四肢的，由於記敘簡略，詳細情形已不得而知。女媧在和諸神共同創造人類的工作中，承擔了主要的工作，故結末云：『此女媧所以七十化也。』『化』是化生、『孕育』的意思，詳後『解說』。

〔八〕『淮南子』：書名，共二十一卷，漢淮南王劉安與其門客同撰，思想大體接近老莊，而縱橫旁衍，多所旁涉，古代神話資料，賴以保存不少。

解說

女媧是我國古代神話中最偉大的一位女神，她的名字始見於《楚辭・天問》：『女媧有體，孰制匠之？』問了個沒頭沒腦的問題。揣度意思，大約是說：女媧作成了別人的身體，她的身體，又是誰作成的呢？這問題確實問得出奇，教人無從解答。然而正因爲如此，女媧的神性也就可以想見。因此注《楚辭》的王逸，就引了漢代的民間傳說說：『傳言女媧人

頭蛇身，一日七十化』，把女媧的形軀和神通來描寫了一番。

女媧的『人頭蛇身』的形軀，那是千真萬確，沒有疑問的。證以王延壽（王逸的兒子）的《魯靈光殿賦》（見《文選》），亦云：『伏羲鱗身，女媧蛇軀』，那是漢初藝術家根據當時民間傳說畫在魯國靈光殿的壁上而爲後來王延壽遊魯時所目擊的，足見無訛。不僅此也，再證以近世出土的許多漢代石刻畫像和磚畫，伏羲女媧確都是腰身以上作人形，穿袍子，戴冠帽，腰身以下爲蛇軀，緊緊纏繞相交，亦足見王逸之說非虛。

成問題的只是『一日七十化』，這『化』字究竟該怎麼解釋。一般的解釋，是『變化』；晉時郭璞注《山海經·大荒西經》『有神十人，名曰女媧之腸（『腸』或作『腹』），化爲神，處栗廣之野，橫道而處』云：『女媧，古神女而帝者，人面蛇身，一日中七十變，其腹化爲此神。』就是將『化』解釋作『變化』的『化』。但問題並不這麼簡單。

誠然，『化』有『變』的意思，所以『變化』連文。『杜字化鳥』、『牛哀化虎』，都是這個『化』，可以釋之爲『變』。那是以彼易此，以後更前，『化』了之後，本身就不存在，部分『化』了以後，部分也不存在：這就叫『變』。女媧的腸或腹『化』爲『神十人』，就是這種性質。郭璞以『變』解釋女媧此處的『化』，是對的，但把女媧的『一日七十化』解爲『一日中七十變』，那就不對了。

要確切地解釋「七十化」這個「化」字，就應當把《說文》所說女媧是「化萬物者也」的「化」和《淮南子》所說在諸神創造人類的工作中「此女媧所以七十化也」的「化」聯繫起來考察。「化萬物者也」的「化」，很顯然，是「化育」、「化生」的意思。更確切一點地說，應該解釋做「孕育」。《呂氏春秋·過理篇》說：「(紂)剖孕婦而觀其化。」就是這個「化」。不過後者用作名詞，義爲「胎孕」，前者用作動詞，義爲「孕育」罷了。作爲創造人類、修補天地殘破，使世界獲得重生的大神女媧，古傳說中說她孕育了天地萬物，似乎也很自然，於理並無不通。如這個「化」當作「孕育」解，則「一日七十化」的「化」，自然也該作「孕育」解，才說得過去。因爲聯繫起《淮南子》所記敘的在諸神創造人類的工作中「女媧所以七十化」的「化」看，正應該解釋做「孕育」而不該解釋做「變化」。如果說女媧本身一天中「變化」多次，那麼，於諸神創造人類的工作又有什麼相干或補益呢？但如果說女媧一天當中「孕育」多次，則這一條神話的內容含義就較易理解了。原來在女媧與諸神合作創造人類、一天孕育多次的過程中，有來助其生陰陽性性器官的，有來助其生耳目手足的……這樣解釋，就順適無礙了。這段神話記敘雖然簡略，但從中還是可以看出，它是反映了原始母系氏族社會以女性爲中心的婚姻關係和生育情況的。故「一日七十化」的「化」，只能作「化生」、「孕育」解，不能作「變化」解。如作「變化」解，何女媧之不憚煩，要如郭璞所說的「一日中七十變」呢？

二

俗說天地開闢，未有人民，女媧摶黃土作人，劇務力不暇供，乃引繩於泥中，舉以爲人[一]。（《太平御覽》[二]卷七八引《風俗通》[三]）

女媧禱祠神，祈而爲女媒，因置昏姻[四]。（《路史[五]·後紀二》注引《風俗通》）以其載媒，是以後世有國，是祀爲皐禖之神[六]。（《路史·後紀二》）

注釋

[一]「摶」：音 tuán，以手團物叫摶。「劇務」：忙於工作。女媧摶黃土作人，工作緊張，力不暇供應需要，於是把繩子引伸在泥漿當中，揮灑以爲人。

[二]「太平御覽」：書名，共一千卷，宋李昉等奉勅撰。所採書達一千六百多種，其中多種今已佚亡，極有參考研究價值。

[三]「風俗通」：書名，即《風俗通義》，東漢應劭撰，原本三十卷，今止存十卷。盧文弨《羣書拾補》輯有《風俗通逸文》。

[四]「禱」：禱告。「祠神」：祠廟中供奉的神。「祈」：請求。「女媒」：即媒妁，後世亦稱媒人。「置」：設置，建立。「昏姻」：同婚姻，指婚姻制度。大意說：女媧向祠廟中的神祇禱告，請求擔當媒妁的

任務，得到神的允許，果然就把這項任務擔當起來，因而替人類建立了婚姻制度。

〔五〕『路史』：書名，宋羅泌著，共四十七卷，述三皇至夏事，多採緯書、道書及小說筆記諸書，企圖將古代神話傳說，通通化爲歷史，論歷史自非信史，但從神話研究的觀點看，因其徵引豐富（尤其是羅泌的兒子羅苹所作的注），也有足供參考的。

〔六〕『蒙媒』：擔當媒妁的任務。『有國』：有國者，指創建國家的人。『皐禖之神』：祺通媒，皐禖即高禖、郊禖。古時建立媒神的祠廟於郊野故叫郊媒，尊稱之也叫高禖、皐媒。皐禖之神即婚姻之神。因女媧曾自請擔當媒妁的任務，所以後世那些創建國家的人，就奉祀她做了婚姻之神。

解說

神創造人這樣的神話，在世界上許多民族的古代神話中是很普遍的。希臘神話說：普洛米修斯（把天上的火種帶到人間者）把具有生命小片的粘土來做成各種爬蟲、魚類、飛禽、走獸……最後才彷照神的形狀做成人。希伯來神話說：耶和華上帝用地上的塵土造人，將生氣吹在他鼻孔裏，就成了有靈的活人。北美洲邁都族印第安人神話說：地開創者用暗紅色的泥土摻和了水，做成男女兩個人像，再用脂木燒鍛使他們都活了起來，男名古克蘇，女名晨星女人，以後世間便有了人類。……從神創造人而且每每是「彷照神的形狀做成人」這類的神話看，可以見到原始人類在長時期和大自然與其他動物作鬥爭中得到了

初步勝利所引起的作爲「人」的自豪感。人是神親手創造而且人像神（事實上當然恰好是與此相反），有以別於其他的生物，這就決定了主宰萬物的人在世界上的特殊地位。女媧搏黃土作人」的神話的意義也在於此。不過這段神話的後半，還有「故富貴者，黃土人；貧賤者，引絙人也」這麼幾句話，顯然是階級社會劃分階級以後（而且是經過長時期的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有了濃厚的富貴貧賤的等級觀念以後）打上去的階級烙印，非復原始神話之舊，故刪去之。

至於人類的母親女媧的作爲婚姻之神，推想古神話的本貌，應當原本就是婚姻之神，而無須如古籍記載的那樣：先去祈禱什麼祠神，自請爲「女媒」，得到神的允許，這才替人類建立了婚姻制度，因而後世奉她做了婚姻之神云云。這乃是神話歷史化了的結果。去掉這些塵氛，始可從中見到古代神話真實的面影。又婚姻之神卽高禖之神，並不只是女媧一人，古傳說中夏民族始祖啓的母親塗山氏，殷民族始祖契的母親簡狄，周民族始祖后稷的母親姜嫄，都是（參見聞一多《高唐神女傳說之分析》）：這都反映了原始氏族社會早期母系社會時代人們對母親的愛戴和景崇。

三

往古之時，四極廢，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載；火爁焱而不滅，水浩洋而不息；猛獸食顓民，鷙鳥攫老弱[一]。

於是女媧鍊五色石以補蒼天，斷鼇足以立四極，殺黑龍以濟冀州，積蘆灰以止淫水[二]。

蒼天補，四極正；淫水涸，冀州平；狡蟲死，顓民生；背方州，抱圓天[三]。

當此之時，禽獸蟲蛇，無不匿其爪牙，藏其螫毒，無有攫噬之心[四]。

考其功烈，上際九天，下契黃壚；名聲被後世，光暉熏萬物[五]。乘雷車，服應龍，驂青虬，援絶瑞，席蘿圖，絡黃雲，前白螭，後奔蛇，浮游消搖，道鬼神，登九天，朝帝於靈門，宓穆休于太祖之下[六]。然而不彰其功，不揚其聲，隱真人之道，以從天地之固然[七]。（《淮南子·覽冥篇》）

注釋

〔一〕「四極廢」：極，屋梁；廢，壞。古人把天想像成屋頂，屋頂的四方有梁柱，梁柱毀壞，屋頂亦隨而坍塌。這裏所說的「四極」，是指天的四極，與前章第二節所說，盤古四肢五體爲四極五嶽的地

的四極有別。『九州』：古時分天下爲九州，卽冀州、兗州、青州、徐州、揚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天不兼覆』：兼，盡；天有所損毀，不能盡覆萬物。『地不周載』：周，遍；地有所陷壞，不能遍載萬物。『爁焱』：爁，音làn，焱，音yàn，爁焱，大火延燒的光景。爁焱原作爁炎，焱字據王念孫說改。『浩洋』：浩瀚無涯的光景。『顓民』：善良的人民；顓，音zhuān。『鷙鳥』：凶悍的鳥。『攫』，音jué，用爪取物叫攫。『老弱』：指老年人和體質羸弱的人（包括婦女兒童）。這一段大意說：上古時候，由於某種今天我們還不知道的原因，宇宙突然發生了大的變動，天崩地裂，四極毀壞，天不能盡覆萬物，地不能遍載萬物，所見唯有熊熊大火延燒而不滅，汪洋洪水泛濫而不息，其間更有惡禽猛獸，趁機從山林竄出，攫食善良的人民和老弱婦孺。

〔二〕『鍊』：熔煉。『鼇』：大龜叫鼇。『黑龍』：水怪，發下洪水來危害人民的，有人說卽指共工。『濟』，拯救。『冀州』：居於九州中部的一州，《淮南子・地形篇》：『何謂九州？……正中冀州曰中土。』《楚辭・九歌・雲中君》：『覽冀州兮有餘，橫四海兮焉窮。』舉冀州卽以代表四海以內之地。『蘆灰』：蘆葦燒成的灰。『淫水』：洪水。女媧看見天地毀壞，洪水橫流，於是熔煉了五色石塊去填補蒼天上的窟窿，斬斷大龜的足來代替天柱，樹立在大地的四方，把天空撐持起來；又殺死興波作浪的水怪黑龍以拯救中原一帶的人民；然後把蘆葦燒成灰，堆積加多，用以堙塞洪水。

〔三〕『涸』：音hé，乾涸。『平』：平安。『狡蟲』：指惡禽猛獸。『方州』：卽大地，古人以爲天圓地方，故稱方州。大自然的災害給女媧平息了，善良的人民有了欣欣向榮的生機了，他們背負着方方的大地，懷抱着圓圓的青天，無憂無慮，怡然自得。

〔四〕「蟲蛇」：原作蝮蛇，據王念孫說改；蟲蛇與禽獸相對爲文。「匿」：隱藏。「鱉」：音ㄓㄢ，咬齧。女媧把蒼天補好，把洪水平息之後，這時惡禽猛獸，死的死了，還留下的，也都逐漸變得性情馴善，藏匿了牠們的爪牙和身體內的毒素，無心再來傷害人類。

〔五〕「功烈」：功業。「際」：至。「九天」：古人想像天有九重，故稱九天。「契」：刻，人的意思。「黃壚」：壚，名詞，土色黑叫壚，黃壚，黃泉下的黑土。「光曄」：同光輝。「熏」：溫暖，熏原作重，據王念孫說改。考查女媧的功業，上到九重高天，下入於黃泉壚土，名聲爲後世所傳頌，光輝溫暖着萬物。

〔六〕「雷車」：響如雷鳴的車子。「服」：駕居於車轅中間的馬叫服，原文服下有駕字，涉注文而衍，刪去。「應龍」：生翅膀的龍叫應龍。「驂」：駕居於車旁的馬叫驂，音ㄘㄢ。「虬」：有角的小龍叫虬，音ㄑㄧㄡˊ。「援絕瑞」：手拿着希罕的瑞應之物。「鸞圖」：以鸞鳳爲坐席；鸞岡，車上席。「絡黃雲」：車的周圍絡着黃色的雲氣。原作黃雲絡，從俞樾說改。「螭」：音ㄔㄧ，沒有角的龍叫螭。「奔蛇」：即騰蛇，據說能興雲霧，無足而飛行天空。「消搖」：同逍遙。「道」：同導，導引。「帝」：天帝。「靈門」：神靈所居的門。「宓穆」：寧靜和穆；宓，音ㄈㄨˊ。「休」：休息。「太祖」：指天帝。這一段大意說：女媧完成了她的偉大功業，便乘着雷車，駕着龍虬，帶着人間稀罕的瑞應之物，以鸞鳳爲坐席，車身絡以黃色的雲氣，白螭在前面開路，騰蛇在後面跟隨，導引着四方的鬼神，浮游於雲中，逍遙自在地登上九天，朝見天帝於衆神所居的門，向天帝報告了自己的工作，然後，寧靜而和穆地在那裏休息下來。

〔七〕「彰」：彰明；誇耀的意思。「揚」：顯揚。「聲」：名聲。「隱」：藏。「真人」：具有真德的人，指女

媧本人。『道』：道術，指女媧的神通和本領。『固然』：自然。女媧雖然對人民作了這麼大的貢獻，可是卻不誇耀自己的功業，不顯揚自己的名聲，隱藏了一個具有真德的人的神通和本領，來順從天地的自然變化。意思是說女媧謙遜，功成不居。

解說

女媧補天的神話，是我國古代神話中最奇偉瑰麗、動人心魄的神話之一。神話中描寫大神女媧在宇宙發生大變動、天崩地裂時候，爲了拯救人類出於水火，毅然運用神力，和大自然災害作鬥爭，辛辛苦苦，做了許多工作，終於將災禍平息，使沉溺在痛苦深淵中的人類得到甦生。

馬克思說：『任何神話都是用想像和借助想像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從這段神話亦可得到充分證明。女媧與自然威力作鬥爭而終於壓倒自然威力的神話，正是時常遭受自然災害、生產力低下、渴望控制自然、征服自然而發展生產的古代勞動人民的幻想的反映。結末寫女媧幹完了她拯救人類的工作，『不彰其功，不揚其聲』，寧靜而和穆地在天帝的處所休息下來，雖是已經浸染上了一些道家的『清靜無爲』思想，但從中仍體現出勞動人民樸質謙遜的美德，所以仍舊不失爲有意義。

關於補天的神話，在世界上其他民族中還不多見。在我國西南地區的苗族有補天和撐天的神話流傳至今。補天神話有「谷彿補天」和「龍牙顆顆釘滿天」，前者流傳於貴州省西北一帶，說谷彿（即「女彿」，「谷」是「女」的苗音，「女彿」當即「女媧」的音轉）用青石板補天；後者流傳於廣西大苗山等地區，說桑哥哥和白姑娘騎着飛羊，用龍牙和白頭巾去補好了天空的裂縫，後來白頭巾就成了銀河，龍牙也成了滿天的星星，則更富於詩情畫意。撐天神話有苗族古歌「造撐天柱」，略謂天地開闢以後，曾用高枝杆、泡木樹撐天，「天常常會垮，地常常會動」，後來博和雄等四個公公到東方去搬運金銀回來，打造了十二根金銀柱，才把天空撐好。這種天空像屋頂、要由柱子去撐持的思想觀念，世界上許多民族的幼年時代都是曾經有過的。女媧補天神話中的「斷鼇脚以立四極」，就是這種思想觀念的具體表現之一。他如屈原《天問》的「八柱何當？東南何虧」，《神異經》的「崑崙之山，有銅柱焉，其高入天，所謂天柱也」，也都是這種思想觀念的表現。

女媧補天神話，看似情景紛繁，實際上只是一個洪水爲災、女媧用種種方法、誅妖除怪、堙塞洪水的故事。女媧可說是神話中最早的一個治理洪水的英雄。

一場大雷雨在原始時代發生了，引起森林炎炎的大火，兼以山洪暴發，惡禽猛獸無棲息處，紛紛從林谷中逃奔出來，亂飛亂竄，大龜巨蟒也都隨着洪波湧出，在浪濤中載沉載

浮。霖雨連月不息，洪水汪洋，慘澹的天空看來好像要坍塌，哮吼的大地聽來好像要崩裂，宇宙似乎馬上就要毀滅。這就是補天神話產生的背景。神話所說的第一件事：『鍊五色石以補蒼天』，而石頭正是堙塞洪水最好的工具，『五色』不過是想像的渲染，女媧所做四項工作的第一項，就有一半關係到治水。其餘三項：『斷鼇足以立四極，殺黑龍以濟冀州，積蘆灰以止淫水』，就完全說的是平息洪水的事了。鼇與黑龍，無非都是當洪水暴發時出來興濤作浪的永怪。鼇足撐天，極言其巨；殺黑龍而中原人民得到拯救，也足見其猛惡；二事皆關洪水。至於『積蘆灰』，則明言『止淫水』，女媧補天神話的中心內容正在於此。

女媧補天，最終目的乃在於平息洪水，從後世某些迷信行爲和風俗習慣看，還可得到一些旁證。《論衡・順鼓篇》說：『雨不霽，祭女媧。』爲什麼要祭女媧呢？因爲傳說女媧補天，霖雨就止住了。由此看來，女媧又當是主晴霽之神。後世相沿的所謂『天穿節』，便是從這裏來。明楊慎《詞品》說：『宋以正月二十三日爲天穿日，言女媧氏以是日補天，俗以煎餅置屋上，名曰補天穿。』清俞正燮《癸巳存稿》卷十一『天穿節』條說它是『亦祝雨水屋無穿漏之意』，這是對的。足見女媧補天，正是爲了治水；補天神話的中心內容也是治水。但是治水神話在我國神話中比較普通，治水的英雄人物如鯀、禹、鼇靈、李冰等也並不鮮見，而補天神話及其神話英雄，則不但在中國，便在世界也是罕覯的，因而單純的女媧補天神

話便流傳開來，而在此一神話掩蓋下的女媧治水的行述反倒湮沒不彰了。

女媧補天神話見於古籍記載的，以本文（《淮南子・覽冥篇》）所述爲最早，但神話並沒有說明洪古時代天地毀壞的原因。同書《天文篇》記敍了水神共工和北方天帝顓頊爭上帝的寶座，「怒而觸不周之山」，使「天柱折，地維絕」，似乎是天地毀壞的原因，可是仔細一考察，卻又不然。因爲前者毀壞的局面大，後者毀壞的局面小，二者不相適應，此其一。再看共工怒觸不周山神話後面，還有「天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滿東南，故水潦塵埃歸焉」這樣幾句話，說明共工觸山，給天地以損毀，是沒有再經過修復的，此其二。還有更重要的一點：共工觸山，只碰壞了作爲「天柱」之一的不周山，其他作爲「天柱」的諸山，並未損壞。而女媧補天，卻是「斷鼇足以立四極」，「立」的是「四極」，不是一極。何況從觸山神話「天傾西北」看，就連這一極也並未「立」起來呢。這是一條有力的內證，足見共工觸山，決不能成爲洪古時代天地毀壞、女媧補天的原因。

然而補天神話沒有說明天地毀壞的原因，究竟是一個罅隙。古人曾經想法彌補這個罅隙。先有東漢王充的《論衡》：「儒書言共工與顓頊爭爲天子，不勝，怒而觸不周之山，使天柱折，地維絕。女媧鍊五色石以補蒼天，斷鼇足以立四極……」（見《談天篇》）後有唐司馬貞的《補史記三皇本紀》：「當共工末年也，諸侯有共工氏，任智刑以强，霸而不王，以水

乘木，乃與祝融戰，不勝而怒，乃頭觸不周山崩，天柱折，地維缺。女媧乃鍊五色石以補天，斷鼇足以立四極……」都是把兩段本無多少聯繫的神話揉而爲一，如前所說，本身已造成了矛盾。我先前編寫《中國古代神話》，也曾受他們的影響，現在認爲這樣是不合理的，故仍把共工怒觸不周山的神話置於女媧補天神話之後，而仍採用較晚的司馬貞《補三皇本紀》之說的前半段者，爲的是這一說能與女媧神話和五神山神話相聯繫，而共工與祝融戰，的這種象徵水火之爭的神話，又更符合初民善於拿神話來解釋自然現象的緣故。

四

康回馮怒，墜何以東南傾[一]？（《楚辭·天問》）

當共（女媧）末年也，諸侯有共工氏，任智刑以強，霸而不王[二]。以水乘木，乃與祝融戰，不勝而怒，乃頭觸不周山崩，天柱折，地維缺[三]。（司馬貞《補史記三皇本紀》）天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滿東南，故水潦塵埃歸焉[四]。（《淮南子·天文篇》）

注釋

〔一〕「康回」：即共工，神話傳說中的水神。「馮」：同憑，大的意思，音 píng。「墜」：同地。墜何以東南傾，原作「墜何故以東南傾」，聞一多《楚辭校補》謂衍故字，從刪。

〔二〕「當其末年」：當女媧居於天子位的末年。「諸侯」：奴隸制時代和封建時代各部族酋長或列國君主都叫諸侯。「仟」：用。「智刑」：智是智慧，這裏意指巧詐；刑是刑法，這裏兼指刑法和殺戮。「霸而不王」：只是用霸道去霸有天下而不用王道去王（讀作 wàng）有天下。霸和王在這裏都作動詞用。

〔三〕「水」：水德。「乘」：承。「木」：木德。「祝融」：神話傳說中的火神，炎帝的裔孫，和炎帝一同管理南方一萬二千里的土地。『不周山』：在西北，是神話傳說中的天柱之一，後來給共工碰折，形有缺壞而不周匝，因名不周，地維：大地的一角。共工氏自以爲他的水德可以繼承女媧的木德（女媧繼承以木德王天下的庖犧氏而爲天子，也以木德王），於是先向另一諸侯祝融挑戰，企圖打敗了祝融再來對付女媧，那知道這一戰反而被祝融打敗了，恚怒之下，就一頭向西北方的不周山撞去，將山碰崩，使撐天的柱子折斷，並將大地的一角碰缺。古時以金、木、水、火、土五行生剋，五德終始爲帝王嬗代的徵應，所以這裏說共工氏「以水乘木」，其實無非是一套極神秘、極唯心的歷史哲學和政治哲學，全無科學意義。

〔四〕「司馬貞」：唐時人，撰《補史記三皇本紀》及《史記索隱》，自號《小司馬史記》。

〔五〕古天柱被共工碰斷，天空向西北傾斜，日月星辰就隨着往傾斜的西天移動；東南大地受了震動而缺塌，陷成爲海洋，水潦和塵埃就通通朝着那裏灌注去。

解說

共工怒觸不周山，折天柱，絕地維，使天傾西北，地不滿東南……這樣的神話，也是推原神話的例子之一。所謂推原，就是推尋事物的開始、起源。這是由於初民對事物的成因每每不能解釋，只好創造神話以解釋之，以滿足其求知欲望和屬於人類本能的好奇心。一九二五年魯迅在給他學生的一封關於指導搜集神話資料的信上說：「……此外則天地開闢，萬物由來（自其發生之大原，以至現狀之細故，如烏鴉何故色黑，猴臀何以色紅），苟有可稽，皆當搜集。」（見《魯迅書信集》上冊六六頁和本書圖版四）就是這個意思。除共工觸山神話而外，我國『蠶馬』、『盤瓠』……等神話，也可算是這類的神話。

然而這段神話，卻顯然是歷史化了的神話，所以才把共工當做『諸侯』在敍寫。但是『諸侯』之力，竟能以頭觸山而使山崩，實在也非常少見，不能不露其神話的本貌。

它始見於《淮南子・天文篇》。《天文篇》說：『共工與顓頊爭爲帝，』這個『帝』實在就是『天帝』，而不是人間的帝王。毛主席的詞《漁家傲》（《反第一次大『圍剿』》）有：『不周山下紅旗亂　句，按語以共工爲勝利英雄的形象，給我們的啓發教育很大。共工觸山，折天柱，絕地維，打破了爲上帝顓頊所統治的舊世界的局面，使整個世界爲之改觀，從革命者的眼光看來，共工的這一行動就是具有大魄力的英雄行動。高爾基所說的『羣衆中反抗神的意

顧」（《文學論文選》，頁三二一—二《蘇聯的文學》），在共工觸山的這件事上，就體現得再鮮明、生動不過了。我們先前對於這段材料，一般都還沒有認識到這樣深刻，經毛主席揭示出來，才理解到它裏面包含的豐富的革命意義，從而領會到，必須把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貫穿在整個神話研究過程中。這當然是很不容易作到的，只好勉力以赴罷。

五

渤海之東，不知幾億[一]萬里，有大壑[二]焉，實惟[三]無底之谷，其下無底，名曰歸墟[四]。八紘九野[五]之水、天漢[六]之流，莫不注之，而無增無減焉。

其中有五山焉：一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方壺，四曰瀛洲，五曰蓬萊[七]。其山高下周旋[八]三萬里，其頂平處九千里，山之中間相去七萬里，以爲鄰居焉[九]。其上臺觀[一〇]，皆金玉，其上禽獸皆純縞[一一]，珠玕之樹[一二]皆叢生，華實[一三]皆有滋味，食之皆不老不死。所居之人皆仙聖之種，一日一夕飛相往來者，不可數焉[一四]。而五山之根無所連著，常隨潮波上下往還，不得暫峙焉[一五]。

仙聖毒之，訴之於帝[一六]。帝恐流於西極[一七]，失羣仙聖之居[一八]。乃命禺彊

使巨鼇十五，舉首而戴之，迭爲三番，六萬歲一交焉[一九]。五山始峙而不動[二〇]。

而龍伯之國有大人，舉足不盈[二一]數步而暨[二二]五山之所，一釣而連六鼇，合負[二三]而趣[二四]歸其國，灼其骨以數焉[二五]。

於是偝輿、員嶠二山流於北極，沉於大海，仙聖之播遷[二六]者巨億[二七]計。帝憑怒，侵減龍伯之國使阨，侵小龍伯之民使短[二八]，至伏羲、神農[二九]時，其國人猶數十丈。（列子湯問篇）

注釋

〔一〕「億」，古以十萬爲億，故此處億萬連用。

〔二〕「墾」，坑，音ㄎㄥ。

〔三〕「惟」，爲，是。

〔四〕「歸墟」，墟，音ㄒㄩ，也就是坑、壑的意思，衆水所歸的墟，故叫「歸墟」。

〔五〕「八紘九野」，八紘，大地的八方；紘，音ㄏㄨㄥˊ。九野，九州的原野。

〔六〕「天漢」，即天河，亦稱銀河，在古人的想像中，銀河的水直接與大海相通。

〔七〕五山即所謂五神山，員嶠的「嶠」，音ㄐㄧㄠˋ，瀛洲的「瀛」，音ㄧㄥˊ，其中方壺，又叫方丈，自從經

過龍伯國大人的搗亂，五座神山流失了兩座，就只剩下後世相傳的蓬萊、瀛洲、方丈三座神山了。

〔八〕周旋：周圍。

〔九〕以爲鄰居：以七萬里的相距而爲鄰居，極言山的崇高和偉大，顯出後文所說的以首戴山的巨鼇之大和一釣而連六鼇的龍伯國大人之大，那就真是大到不可思議了。

〔一〇〕臺觀：臺，積土而有室的叫臺，無室的叫榭；觀，音 guàn，在臺上作樓以觀望的叫觀。其實臺的本身也就包括了觀，如春秋時楚國的章華臺、吳國的姑蘇臺等。

〔一一〕純縞：縞，音 gǎo，白色生絹叫縞，這裏所說的純縞，即全白的意思。

〔一二〕珠玕之樹：即生長珍珠和琅玕（美玉）的樹；玕，音 gān。在古人的思想觀念中，認爲珍珠和美玉都是可吃而且吃了還大有益於身體的食品，故設想仙山有生長這類寶物的樹，食之不老不死。

〔一三〕華實：華同花，實，果實。

〔一四〕仙人生翅的這種想法，魏晉以前的人都有。考漢代石刻畫像所繪仙人，確都生有雙翅，郭璞注《山海經·海外南經》羽民國云：「能飛，不能遠，卵生，畫似仙人也。」可見當時仙人還是有翅膀的。殷芸《小說》更說：「漢王瑗遇鬼物，言蔡邕作仙人，飛去飛來，甚快樂也。」則尤把仙人生翅翱翔空中的情景描寫得異常生動。

〔一五〕暫峙：暫同暫，暫峙，暫時屹立。

〔一六〕苦之：苦，毒之，以五山隨波動蕩，不得暫時屹立爲苦。帝：天帝。

〔一七〕西極：當是北極，後文有「於是偕與員嶠二山流於北極」可證，西字或爲北字之誤。

〔一八〕「失羣仙聖之居」：仙字今本無，從楊伯峻《列子集釋》補。

〔一九〕「禺彊」：黃帝之孫，亦稱禺京，是北海海神而兼風神，其形時或爲魚身手足，時或爲鳥身人面。

〔二〇〕「載」：以首承物叫載。「迭」：更迭，音 ㄉㄧㄝˊ。「番」：輪番。「交」：交替。天帝命禺彊派遣十五隻大烏龜，舉起頭來把五座神山頂着，每三隻烏龜做一組，輪流擔任頂山的工作，六萬年交替一次。

〔二一〕「盈」：滿。

〔二二〕「暨」：至；音 ㄐㄧˋ。

〔二三〕「合負」：合而負之；言龍伯國大人將所釣的六隻巨鼇（大烏龜）併作一處背負在背上。

〔二四〕「趣」：義同趨，疾行的意思。

〔二五〕「灼其骨以數」：灼，音 ㄓㄨㄛˊ，燒炙的意思；骨，指龜殼；數，音 ㄕㄨˋ，計算的意思，此處作占卜解；言龍伯國大人燒炙了龜殼來卜問吉凶。

〔二六〕「播遷」：分別遷徙。

〔二七〕「巨億」：億億，形容播遷的仙人之多。

〔二八〕「憑怒」：大怒。「侵」：漸。「陊」：同隘，狹隘的意思。天帝見龍伯國人如此闖禍，大怒之下，因而逐漸削減龍伯國的土地使之狹隘；逐漸縮小龍伯國人的身量使之短小。

〔二九〕伏羲、神農：伏羲，東方的天帝；神農，南方的天帝。此處是已經歷史化了，作爲相繼王有天下的兩個古帝王。

〔三〕「列子」：書名，凡八卷，撰人不詳。有人說即是注《列子》的晉張湛所僞造，然其引述神話傳說，多存古義，知其亦有所憑藉，未必盡出於杜撰。

解說

巨鼇戴山的神話，雖然出於疑爲晉人僞作的《列子》，但實際上應當是一個相當古老的神話了。《楚辭・天問》即有『鼇戴山抃，何以安之』這樣的問語，王逸注引《列仙傳》（今本無）亦云：『有巨靈之鼇，背負蓬萊之山而抃舞戲滄海之中』，可見的確是一個源遠流長的神話故事。又據王注：『擊手曰抃』，那麼就是這些被派遣去戴山的烏龜們工作態度不老實，戴着戴着竟快樂地拍手跳舞起來，自然會使神山上的神仙們大受簸盪不安之苦，故屈原《天問》才有『何以安之』這樣的問語。以這些調皮的烏龜來擔當戴山的任務，宜乎後來終於敵不過龍伯國大人釣鼇的引誘而被釣去了其中六隻，將岱輿、員嶠兩座神山流失、沉沒在大海裏。《天問》的這兩句問語和王逸注引《列仙傳》的這一小段記敍正可彌補《列子・湯問篇》的疎漏，使我們得以見到一個更完全的古神話的面貌。

將這段神話承續於女媧、共工神話之後，初看似乎有些聯繫不上，實際上『歸墟』的觀念應當是從『地不滿東南』這一觀念演繹而來，又因其所敍故事是在伏羲神農以前，所以才把它放在這裏作爲女媧神話的一段插曲。《列子・湯問篇》也是把這段神話緊接在女媧神話

之後的，看來這是比較恰當的安排。

鼇戴山的觀念，是從古代勞動人民天真爛縵的頭腦中產生的。在他們樸素的、唯物主義的思想觀念中，豈止戴山，就連大地也設想必有巨物在下面承擔。這承擔大地的巨物，往往也就是龜。大約因爲龜背寬平，適於做這種工作罷。後來訛作鰲魚，一直在民間相傳很久。直到半世紀前，還聽見有『鰲魚眨眼地翻身』這樣的諺語。可見巨鼇戴山，確實是一個古老的神話故事。

神話寫的是巨鼇戴山，而其中心內容乃在於龍伯釣鼇。和龍伯釣鼇差堪比擬的，則有《莊子·外物篇》所記的任公子蹲在會稽山頭，用五十頭肥牛做釣餌，去釣東海大魚的傳說。任公子能做這種工作，可以想見，他也該是魁梧奇偉的巨人了。然而比之龍伯國的巨人，卻又未免形見其小。從龍伯釣鼇的神話，可以看到古代勞動人民想像力的豐富，正如《列子》張湛注：『以高下周圍三萬里山而一鼇頭之所戴，而此六鼇復爲一釣之所引，龍伯之人能并而負之，又鑽其骨以卜，計此人之形當百餘萬里，鯤鵬方之，猶蚊蚋蚤虱耳；則太虛之所受，亦奚所不容哉！』宇宙之大，實在是無所不包的。古代勞動人民有此設想，正表現出了他們胸襟的博大和眼光的開闊。雖然記錄較晚，又染上了些神仙方術思想，但其基本內容則是健康的，可信爲古代齊魯濱海民間傳說無疑。

六

女媧作笙簧[一]。（《世本》[二]張澍粹集補注本）

有神十人，名曰女媧之腸，化爲神，處栗廣之野。橫道而處[三]。（《山海經》[四]·大荒西經》）

注釋

[一] 『笙簧』：樂器名，即笙，簧是笙裏的薄葉，古以竹著，後世用銅片爲之，使笙一吹就振動發出聲音來。它有十三隻管子，插在葫蘆裏面。笙之所以叫『笙』，據說是爲了人類的繁衍滋生，其義同『生』。而古代笙用葫蘆（匏）製作，其事又和伏羲女媧同入葫蘆逃避洪水，後來結爲夫婦，繁衍滋生人類的古神話傳說有關（詳見女媧伏羲三章第二節解說）。

[二] 『世本』：書名，《漢書·藝文志·六藝略》有《世本》十五篇，劉向云出於『古史官明於古事者所記』，或即秦末漢初人所爲，已佚。有清係馮翼、雷學淇、張澍、秦嘉謨……等人的輯本。一九五七年商務印書館曾合印爲《世本八種》，頗嘉惠於學者。

[三] 意謂栗廣之野有十個神人，名叫女媧之腸。他們所以叫『女媧之腸』，因爲他們正是女媧的腸化而爲神而處於此的。『橫道而處』：橫斷了道路而處，正是腸委棄於地的形狀。

〔一四〕『山海經』：書名，凡十八篇，舊稱禹、益作，嘗然不足信。據近人考證：此書大體是戰國時代楚人的作品，其中《荒經》以下五篇作期較早，《山經》五篇和《海外經》四篇次之，《海內經》四篇最遲，可能是漢代初年的作品。是書記載古神話的零星片段（因多係圖畫的說明，不能不零星片段），最爲豐富，故胡應麟《四部正譌》稱其爲『古今語怪之祖』，實是研究神話所最必讀書。有明吳任臣《山海經廣註》，清畢沅《山海經校本》，郝懿行《山海經箋疏》等，郝書最精。

解說

傳說女媧所作的笙簧即笙，又稱『蘆笙』，如今西南苗、侗……等族人民還吹着它，只不過其形制和古時的笙有些相異罷了。古笙用葫蘆爲斗，現在有的地方仍用葫蘆，稱之爲『葫蘆笙』，有的地方已改用挖空的木頭，管子都比從前減少好幾支，大體上還保留着古制的遺跡。一九六二年曾有讀者來信說：『……我們在西南拉祜族看見一種笙，叫做葫蘆笙。它是以短柄大腹的葫蘆作笙斗，而且是用整個葫蘆。竹管插在葫蘆的大腹裏面，短柄的頂端鑽一孔爲吹之孔。其竹管只有三隻，這點與古制笙略別。在傈僳、傣族、佧佤等民族中都保存有這種古笙，其區別是竹管少了，而且多寡不一，共同特點都是用整葫蘆作笙斗。傈僳的葫蘆笙，竹管是四隻，傣族是三隻，佧佤族甚至只有一隻。這種葫蘆笙，比苗、侗族的蘆笙，保留的古制的遺跡更多，可以說基本上與古籍中記載的笙的作法與形狀近似。』

這段話很可以補充前面記敍的不足。

說起吹蘆笙，在這些古民族中實在是歡樂的盛會。每屆春二三月，青年男女們一定穿了鮮麗的衣服，選擇平壩爲月場，相率跳月。這時男的就吹了蘆笙在前面做引導，女的就搖着響鈴在後面跟隨着，雙方如果跳得情投意合，他們就離開月場，到幽僻的地方去。笙這種樂器的製造，原來和愛情與婚姻是緊密地關聯着的啊。作爲高禖之神卽婚姻之神的女媧，傳說她爲她的孩子們製作了笙，那當然是很自然的。

女媧不但是婚姻之神，還兼着子孫娘娘的職務。《詩·生民》說：『以弗無子。』傳：『弗，去也，去無子求有子，古者必立郊禖焉。』郊禖就是高禖，古時候沒有子嗣的人每每便到高禖神廟去求有子嗣，於是媒神且兼管送子。這不但較後的簡狄、姜嫄是如此，就連最早的女媧也並不例外。傳說女媧作的笙就是一證。馬鎬《中華古今注》說：『問曰，上古音樂未和，而獨制笙簧，其意云何？答曰，女媧伏羲之妹，……人之生而制其樂，以爲發生之象。』女媧作笙，象徵的就是人類的繁衍滋生。女媧之以媒神而兼送子之神，是沒有疑問的。後世民間極爲崇祀的『子孫娘娘』或『送子娘娘』，推尋本源，實當始於女媧。

至於女媧之腸化而爲神的神話，疑女媧亦有死，死後亦如盤古之有所化身，則因『書闕有間』，不能詳其底蘊了。

女媧伏羲

一

女媧，伏希（羲）之妹。（《路史·後紀二》注引《風俗通》）

女媧本是伏羲婦。（盧仝《與馬異結交》詩〔一〕）

伏羲鱗身〔二〕，女媧蛇軀。（《文選〔三〕·魯靈光殿賦》〔四〕）

女媧，陰帝〔五〕，佐處戲〔六〕治者也。（《淮南子·覽冥篇》高誘〔七〕注）

注釋

〔一〕盧仝，中唐詩人，作詩多採民間傳說，喜用民間口語而趨於險怪之途，與馬異並稱於時。此詩見《全唐詩》卷三八八，注云：「一作女媧伏羲妹。」

〔二〕鱗身，身有鱗甲，亦即蛇軀之意。

〔三〕《文選》，書名，凡六十卷，梁蕭統（昭明太子）編，又稱《昭明文選》，選錄秦漢下至齊梁之詩文，有唐李善注與五臣注兩種本子。

〔五〕「魯靈光殿賦」：《文選》中的一篇，東漢王延壽（《楚辭》注者王逸的兒子）遊魯，觀靈光殿壁畫，有感而作。

〔六〕「陰帝」：女帝。

〔七〕「虙戲」：即伏羲，虙音同伏。考伏羲一名，古書無定：伏羲、庖犧、包犧、宓犧、虙戲、炮犧、伏戲、包羲、伏犧……等，都是。

〔八〕「高誘」：東漢涿郡人，建安（漢獻帝年號）間曾作司空掾、濮陽令等官，曾注《戰國策》、《呂氏春秋》、《淮南子》等。

解說

漢代的石刻畫像與壁畫中，常有人首蛇身的伏羲和女媧的畫像，腰身以上通作人形，穿袍子，戴冠帽；腰身以下則是蛇軀（偶有作龍軀的），兩條尾巴緊緊地親密地纏繞在一起。兩人的臉面，或正向，或背向。男的手裏拿了曲尺，女的手裏拿了圓規。（見本書圖版二。）或者是男的手捧太陽，太陽裏面有一隻金烏；女的手捧月亮，月亮裏面有一隻蟾蜍。有的畫像還飾以雲景，中間有生翅膀的人首蛇身的天使們翱翔。容庚《武梁祠畫像考釋》有一段文字說：『第一段畫二人，右爲伏羲，左爲女媧，面泐，身同伏羲，尾亦環繞與右相交。中間一小兒，右向，手曳二人之衲，兩脚捲走。』就是這些圖像中的一幅的具體說明。

從這些圖像看來，伏羲、女媧在古代傳說裏是一對夫婦那是毫無疑問的了。果然，在文字的記載裏就有像唐盧仝《與馬異結交》詩裏的「女媧本是伏羲婦」這樣明白的敍寫；更推前幾個世紀，在漢末應劭所撰的《風俗通義》裏，更有「女媧，伏希(羲)之妹」這樣的記述，知道作爲夫婦的伏羲、女媧二人，同時又兼着兄妹的身份。到唐末李冗作《獨異志》，伏羲、女媧以兄妹而爲夫婦的神話傳說，才有了確切的記載。證以如今西南苗、瑤……等兄弟民族中流傳的關於伏羲、女媧逃避洪水、創造人類的故事，竟大體相合，知道李冗的記載是根據當時的民間傳說，並非鑿壁虛構。

王延壽的《魯靈光殿賦》，有「伏羲鱗身，女媧蛇軀」二語，和現在所見的漢代伏羲、女媧石刻畫像相同，可以想見伏羲、女媧故事必在當時民間廣泛流傳。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靈光殿乃是劉啓(漢景帝)(公元前一五六—一四三)的兒子魯恭王劉餘的建築物，到漢末王延壽遊魯見到此殿的壁畫而作賦時，時間經過已將近三百年了。魯恭王劉餘的時代是在西漢初期，那時此種畫像卽已刻繪於壁，成爲建築裝飾題材，可知其傳說淵源之古。《楚辭·天問》：「登立爲帝，孰道尚之？女媧有體，孰制匠之？」王逸注《楚辭》，以「登立」卽萬民登(伏羲)以爲帝」，也有人不以爲然(例如作《楚辭補注》的洪興祖)，但現在據我們看來，王逸的說法並不是沒有因由的。

二

昔宇宙初開之時，有女媧兄妹二人，在崑崙山[一]，而天下未有人民。議以爲夫妻，又自羞恥。兄即與其妹上崑崙山，咒[二]曰：『天若遣我二人爲夫妻，而煙悉合；若不，使煙散[三]。』於煙即合[四]。其妹即來就兄[五]，乃結草爲扇，以障其面。今時取婦[六]執扇，象其事也[七]。（李冗《獨異志》[八]卷下）

注釋

[一] 『崑崙山』：神話裏是天帝在下方的都邑，也是百神所居的地方，故漢族古代民間傳說又以爲是人類的發源地。

[二] 『咒』：通祝，祝告上天的意思。

[三] 『煙合、煙散』：這一段文字簡略，疑有脫譌，讀來有些模糊。大意說，老天若是讓我倆結爲夫妻，就叫煙都合攏來；若是不讓，就叫煙散開。但是推想起來，所謂『煙合煙散』，不會是指天上的雲煙，而該是祝告上天時二人於不同地方各燒一堆柴火，視煙氣的聚散而卜婚姻的成否。現在西南地區有些少數民族傳說的洪水遺民故事中正有這樣的情節。

[四] 『於煙即合』：於，於是；於是煙就合攏來。

〔六〕『就』：親近。

〔七〕『取婦』：娶婦。

〔八〕『象其事』：摹倣女媧兄妹結婚，女媧『以扇障面』的故事。

〔九〕『獨異志』：書名，唐李冗撰，《唐書·藝文志》有《獨異志》十卷，題李亢撰，當即同一作者。今止存三卷，收在《稗海》中。『李冗』：唐人，未詳何時，據所作《獨異志》有武宗朝（八四一—八四六）李德裕事，當是唐末人。

解說

伏羲、女媧以兄妹而爲夫婦創造人類的神話始見於唐李冗的《獨異志》，所記相當簡略，並非這個神話的全貌。這個神話本來是以洪水遺民、再造人類爲主題的，但這裏所記並無洪水，所以神話所寫只是創造人類而不是再造人類。它反映的是原始社會早期血親婚配的婚姻制度，但從『結草爲扇，以障其面』的記敘看，顯然是封建社會制度確立已久，婦女處於從屬地位的婚姻關係所表現的情景而附加上去的，也不是古神話的本來面目。伏羲、女媧故事，保存於西南苗、瑤、壯、布衣……等民族的口頭傳說中者，倒比較完全，也比較近古，現在將收集整理的一段壯族民間故事《洪水淹天的傳說》（見廣西壯族自治區科學工作委員會壯族文學史編輯室編《壯族民間故事資料》第二集）移錄於下——

從前，地面上有人。有一年，雷公爺在天上搗蛋，故意不給地上的生物下雨。一直旱了六個月，沒有一滴水。山上的樹木都死了，野獸也餓死了。人們沒有辦法，只得去求張寶卜。張寶卜會弄法術，就連雷公爺也敵不過他。他聽了人們的話，爲人們打抱不平，就弄起法術來。他說：『三天不下雨，我要那雷公跌下來。』

過了幾天，真的下雨了。雷公爺很生氣，因爲地上的張寶卜爲難了他。他就企圖弊死張寶卜。正在那個時候，張寶卜在家裏唸咒弄術，雷公劈下來，沒有劈中他，他就拿一個鷄罩把雷公爺罩起來。

雷公爺被捉的消息傳到羣衆的耳中，大家都說要殺他來吃。張寶卜接受大家的意見，與羣衆到街上去買配料回來，準備殺雷公爺。張寶卜未去街以前，對自己的兒子和女兒伏羲兄妹說：『你們在家裏千萬不要讓雷公爺喝茶水和清水。』

張寶卜上街以後，雷公爺就對伏羲兄妹說：『娃子，你們拿點茶來我喝。』伏羲兄妹說：

父親去時把話說，

茶水不給雷公喝。

雷公爺沒有辦法，想了想就說：『不給我茶水，就給我一點餿（喂豬的）水罷！』伏羲兄妹想：『茶水不給他喝，是父親說過的；餿水給不給呢，父親沒說過。餿水這樣髒，可能可以給他喝罷！』於是兄妹兩人抬了一桶很髒的餿水來給雷公爺。雷公爺被罩在鷄罩裏，不能出來喝水，就叫伏羲兄妹拿了一根稻草來，從罩裏吸飲桶裏的水。

雷公爺吸了一口，鷄罩微微動，吸了第二口，鷄罩大動，吸了第三口，鷄罩破裂，雷公動起來

了。原來雷公爺有水時就能用自己的法寶，沒有時，就不能用。現在有了水了，他就能衝破這鷄罩出來了。

雷公爺從口裏拔出一顆牙來，對伏羲兄妹說：「你們拿這顆牙去種，人們挑糞壅田，你們就挑「點」去壅這個得了。等它出了果，熟了，你們就拿下來，挖去裏面的心，放好起來。有朝大水來臨，你們就鑽進裏面去。」說完，就駕雲駕霧而去了。

過了不久，雷公爺因爲張寶卜爲難他而大怒，命令雨神整天整夜的下雨，雨下得多了，河水漲起來，先淹沒了平原，再淹沒了村落，又淹沒了高山，最後，洪水一直淹到天上。

再說伏羲兄妹見大水來了，就依照雷爺所說的話，鑽入那個葫蘆裏，浮在水面上，飄飄蕩蕩的一直給洪水漫到天上。忽然一聲響，他們知道到天上了，就叫了一聲：「雷爺，」雷公問：「誰？」他們答：「伏羲兄妹。」雷爺又問：「地上的人全死了沒有？」伏羲兄妹說：「地上的人、生物全死光，只有我父親張寶卜還騎着一隻斗跟着後面來。」雷公聽了大怒：「嘿，可恨，天下的人全都死了，爲什麼單單留下我的對頭人？」於是就拿出劍來，等待張寶卜的到來。張寶卜到了，就與雷公鬥了一場。雷公用劍刺中了張寶卜的斗，張寶卜沒有法子了，被雷公打敗了，洪水就隨着退下來。

後來，太白金星慶雷公爺說：「你這樣做，天下的人都死絕了，今後還有誰來燒香供你呢？」雷公也覺得不對。太白金星叫伏羲兄妹結爲夫妻，再生出人類。伏羲兄妹說：「不行，要我們結婚，你們把一根竹割成一節一節的，能把它再接起來，我們就作夫妻。」仙人是能幹的，所以能够把竹接起來了。原來竹是無節的，這樣割了又接，變成有節的植物了。

伏羲兄妹結成夫妻後，過了兩年，生下一個怪物，是一塊磨刀石。兩人非常生氣，就把這塊磨刀石打碎了，從山上撒到地上來。跌在河裏的，變成魚、蝦；跌在山上的，變成鳥、獸；跌在村子裏的，就變成老百姓。從此，天下又有了人和生物了。

關於伏羲兄妹結婚繁衍滋生人類的神話傳說，現在四川民間還有流傳，和西南少數民族中流傳的相差不多，可見是同出一源（見《伏羲兄妹制人煙》——《民間文學》一九六四年第三期）。除此而外，解放前川東一帶端公（巫師）中也還有伏羲姊妹結婚的唱詞，可以和古神話中伏羲兄妹或女媧兄妹結婚的神話互相印證。下面就是其中的一段——

哥哥在梁山修磨子，妹妹還在那擒林行。
兩塊那磨子，那捎到那高山去，兩層那磨子就一齊滾。
兩層那磨子合到了，姊妹那就成親得爲婚。
兩層那磨子合不到呵，
姊妹那成親就萬呵——不呵——能那呵！

伏羲

一

雷澤[一]中有雷神，龍身而人頭，鼓其腹則雷[二]。在吳[三]西。（《山海經·海內東經》）

大跡出雷澤，華胥履之，生宓犧[四]。（《太平御覽》卷七八引《詩含神霧》[五]）蛇身人首，有聖德。（司馬貞《補史記三皇本紀》）

注釋

〔一〕「雷澤」：古水澤名，或謂即《史記·五帝本紀》舜「漁雷澤」的雷澤，又名雷夏澤，在今山東濮縣東南，接荷澤縣界，早涸，非也。吳承仕《山海經地理今繹》據此經後文有「在吳西」語，謂當是古之震澤即今江蘇省太湖，其說可信。

〔二〕「鼓其腹則雷」：謂雷神每鼓起他自己的肚子就放出響雷。「則雷」二字據《史記·五帝本紀》正義引補，今本《山海經·海內東經》只作「鼓其腹」，脫去「則雷」二字。《淮南子·地形篇》作「鼓其腹

而熙」，「熙」就是「遊戲」，怕是受了「含哺而熙，鼓腹而遊」（《莊子・馬蹄篇》）的道家哲學思想的影響而更改，非古神話初相。

〔三〕「吳」：古國名，有今江蘇省淮水、泗水以南到浙江省湖州、嘉興一帶地方，春秋時爲越所滅。

〔四〕「華胥」：古氏族名，列子・黃帝篇》有華胥氏之國，《莊子・馬蹄篇》有赫胥氏，俞樾以爲卽華胥氏，伏羲的母親出於華胥氏，故卽以華胥之名名其母。「宓犧」：卽伏羲，見「女媧伏羲」章第一節注〔六〕。

〔五〕「詩含神霧」：書名，卽《詩緯含神霧》，是《詩》的緯書之一，已佚，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有輯錄。緯書是西漢末年儒生假託經義來說符籙瑞應的書，《易》、《書》、《詩》、《禮》、《樂》、《春秋》、《孝經》七經均各有緯，稱爲「七經緯」，多涉迷信誕妄，然間亦有古神話傳說點滴保存其中，如華胥履大跡生伏羲之類，卽是。

解說

流傳於民間的神話和古書上記載的神話當然不盡相同，但往往可以互相印證，於以考見古籍記載的眞僞。例如這段「大跡出雷澤，華胥履之，生宓犧」的神話，出於緯書，本來是值得懷疑的，然而我們卻又相信它是眞非僞者，除了還有其他的原因而外，以之印證還流傳於今天的民間神話能够大致符合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

根據前段「解說」中引述的壯族伏羲兄妹故事，我們知道伏羲兄妹得雷公贈牙種成葫

盧，得免於洪水的災禍，後來自相婚配，傳留了人種；那麼，伏羲和雷公是有一些關係了。他們的關係究竟是什麼關係呢？前段中的故事並沒有交代明白。又根據別的地區的傳說，才知道他們的關係是叔姪關係。作爲家長的伏羲之父，與雷公原是兄弟。苗族古歌《洪水朝天》中，就這麼說：『很古很古的時候，姜央和雷公，本是親兄弟，後來分了家，雷公得天上，姜央住地下。』苗族民間傳說則說：『世間有一個人名叫高比，力大無敵，生有一男一女。和天上的雷公結爲庚兄、庚弟。』陳志良採集的隆山西山瑤民的洪水遺民故事（見聞一多《伏羲考》表一）更明白地說作爲家長的卜白是『居天上，司雷雨』，作爲仇家的雷王是『居地下』，那麼一家人都是雷族了。因此這段神話：『大跡出雷澤，華胥履之，生宓犧』（雷澤是『龍身人頭』的雷神所主管，大跡當然是雷神之跡，『蛇身人首』的伏羲自是雷神的兒子，可無疑問），我們相信有古傳說的依據，不是像後來某些書籍裏專以歌頌帝王將相來歷不凡的所謂『感天而生』的『神話』那麼瞎說一通就算了的。

真正的感生神話當然是有的，如這裏所說的華胥履大跡生伏羲就是。此外還有如像後面我們就要講到的姜嫄履大跡生后稷，簡狄吞燕卵生契，以及暫時我們還不打算講到的日光照射河伯女柳花生扶餘王東明，大竹流入浣衣女子足間生夜郎竹王……等，都是。這些感生神話，都反映了原始氏族社會前期母系社會『民知有母而不知有父』（《商君書·開塞

篇》）的真實情況。一方面「不知有父」，另方面人們又要去追究那些相傳曾經領導過他們對大自然進行鬥爭、有過創造發明的著名人物（多半是所謂的「聖王」）的來歷，於是就不能不創造神話以爲解答了：這就是感生神話的所由起。所謂「感生」，就是感天而生，於是什麼巨人的足印呀、雀鳥的蛋呀、日光呀、竹節呀、大星呀、虹氣呀……等等自然界（天）的現象或物事，就都成了古代著名人物降生的來源。在這類對往古英雄出生不凡的熱情的歌頌中，雖然可能也有着一些階級社會浸染上去的塵氛，實在卻標誌着原始人類幼稚的天真爛縵的幻想，和後世揑造的目的只在於諛頌那些想做帝王而還有所顧忌沒有做、或者已經做了還覺得位置不大鞏固的「英雄」們的「感生神話」比較起來，則一真誠一虛僞不待剖判自能識別了。

而且感生神話，只能是母系制社會「民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的這種情況的真實反映，到了原始氏族社會後期，由母系制轉移到父系制，以後父系制就一直貫通到階級劃分以後長時期的階級社會中，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也隨着父系制的確立而確立，這時候是「民知有母」兼知「有父」了，如果還將「感生神話」加在階級社會某些因「風雲際會、乘時而起」的「英雄」身上，那就不但虛僞，而且滑稽了。

二

有木，其狀如牛，引之有皮，若纓、黃蛇〔一〕；其葉如羅〔二〕，其實如欒〔三〕；其木若蓋〔四〕，其名曰建木；在窫窳西弱水上〔五〕。（《山海經·海內南經》）

建木在都廣〔六〕，衆帝所自上下〔七〕，日中無景，呼而無響，蓋天地之中也〔八〕。（《淮南子·地形篇》）

南海之內，黑水青水之閒，有九丘，以水絡之〔九〕。名曰陶唐之丘、（有）叔得之丘、孟盈之丘、昆吾之丘、黑白之丘、赤望之丘、參衛之丘、武夫之丘、神民之丘〔一〇〕。有木，青葉紫莖，玄華黃實，名曰建木，百仞無枝；上有九欘，下有九枸；其實如麻，其葉如芒〔一一〕。大暉爰過，黃帝所爲〔一二〕。（《山海經·海內經》）

注釋

〔一〕是說：有一棵樹，形狀像牛（大概指其根部的拳曲臃腫而言），拉它一下就有軟綿綿的樹皮剝落下來，像拴帽子的纓帶，又像黃蛇。

〔二〕「羅」：網羅。

〔三〕「欒」：音 luán，木名，黃幹、赤枝、青葉，生在雲雨山的赤石上（見《山海經・大荒南經》），各方的上帝都從它的上面採取花果來製煉神藥。建木的果實就像欒的果實。

〔四〕「蘖」：音 ǒu，木名，即刺榆。「其木若蘖」：是說建木的枝幹像刺榆。

〔五〕「窫窳」：音 yà yǔ，古天神名，人面蛇身，後爲貳負神所殺害，化爲龍頭虎身的怪物，住在弱水中；字又作猰貐。「弱水」：環繞昆崙山的一條水，據說因其水力弱，不勝鴻毛，故名「弱水」。建木就生長在窫窳西邊的弱水之上，《山海經》的《海經》部分，大都是據圖以爲文，故有「在西」或「在東」……等語。

〔六〕「都廣」：地名，又稱都廣之野，是后稷埋葬的處所，其地有「鸞鳥自歌，鳳鳥自儛」（《山海經・海內經》），各種穀物自然生長，米粒白滑像脂膏，實爲古人想像中的人間樂園。

〔七〕「衆帝所自上下」：意思是說各方的天帝沿着建木上下於天。

〔八〕「景」：同影。建木正當「天地之中」，因此太陽當頂的時候，竟看不見一點影子，站在樹下大聲一呼，聲音也飄散在八方的虛空之中，得不到絲毫回響。

〔九〕「南海之內」：內原作外，據宋本及毛扆本改。「黑水青水」：二水名，據說都是發源於昆崙山。「丘」：山。「絡」：環繞。

〔一〇〕「有叔得之丘」：「有」字疑涉上文「有九丘」的「有」字而衍。九丘丘名的取義已不可詳，大抵陶唐、叔得、孟盈、昆吾皆古代著名人物名號，例如陶唐，是堯的號；昆吾，是顓頊的後代子孫樊的封號；武夫，以山上出武夫這種美石而得名；神民，或作「神人」，言出上爲神人所居；餘皆不詳。

〔一〕『莖』：幹。『玄華』：黑花。『仞』：古以周尺八尺或七尺爲仞。『上有九欘』：原作「有九欘」，『上』字從王念孫校補。『欘』：回曲的樹枝叫欘，音ㄓㄠˊ。『枸』：盤錯的樹根叫枸，音ㄍㄡˋ。『若』：木名，像棠，樹葉是赤紅的，出蓋山，可以用來毒魚（見《山海經・中次二經》）。

〔二〕『大暉』：卽太暉伏羲；暉，音ㄏㄨㄟ，字亦作皞、昊。『爰過』：爰，於是；過，音ㄍㄨㄛˋ，但不作「經過」解，而作「沿着建木，上下於天」解，詳後「解說」。『爲』：舊解作「治護」，疑當作「造作」，「施爲」解，亦詳後「解說」。這一段人意是說：生長在九丘上的天梯建木，太暉伏羲曾經沿着它上下於天，而它，是作爲中央上帝的黃帝親手造作、施爲的。

解說

瑤族伏羲兄妹故事中尚有伏羲兄妹攀登天梯、到天庭去玩耍的情節（見常任俠《沙坪壩出土之石棺畫像研究》），現在從《山海經》的記述裏，得到了印證：「建木，……大暉爰過」——天梯原來是「百仞無枝」、生長在「天地之中」的都廣之野、高入雲天的建木。建木之具有天梯的性質，從《淮南子》「衆帝所自上下」一語裏，已很明顯地知道了。各方的上帝沿着它上下於天，不是天梯還是什麼？當然，也還有別的解釋，但解釋不通。譬如說衆帝的「帝」不是「上帝」，而是「下帝」即人間的帝；「上下」也不是「上下於天」，而只是上下於樹　如果照這種解釋那情景就未免太滑稽了：一羣人間的帝王，閒着沒有事做，跑到都廣之野去爬

大樹玩。這當然是解釋不通的。所以建木只能是諸天帝（把衆帝解釋做具有神性的人間的諸帝也未始不可，但古代傳說中的具有神性的人間的諸帝，往往也就是各方的天帝，故不如逕釋爲諸天帝的好）上下於天的天梯。

原來古人質樸，設想人們（包括神人、仙人、巫師等）之能登天，是完全要靠具體的物質的東西的幫助才能上得去的。他們就在地面上尋找能够幫助他們上天的崇高的物事，於是找到了山和樹。這兩宗物事，爲其高出常物，故設想能憑之以登天。山當中具有天梯性質的，有崑崙山，《淮南子・地形篇》說：「崑崙之邱，或上倍之，是謂涼風之山，登之而不死；或上倍之，是謂懸圃，登之乃靈，能使風雨；或上倍之，乃維上天，登之乃神，是謂太帝（天帝）之居」；把從崑崙山上天的過程講得最詳細、明白；還有華山青水之東的肇山，仙人柏高也曾「上下於此，至於天」（《山海經・海內經》）；還有巫咸國的登葆山，也是一羣巫師「所從上下」《海外西經》即「上下於天」的處所。

樹當中具有天梯性質的，有這裏所說的建木。除此而外，如像北方海外的三桑、尋木（《海外北經》），東方海外的扶桑（《海外東經》），西方荒野的若木（《淮南子・地形篇》），都是高達數十丈、數千丈乃至千里的大樹，雖有做天梯的條件，只因古籍未明確記載，不敢肯定是否即爲天梯。但是高長的樹或藤類植物可以成爲天梯這一點卻是無可置疑的。民間

至今還有七仙姑撒下凌霄花的種子，頃刻間長成一座天梯，從天上送還董永的孩子到人間（盛森編《花的故事》）；九仙姑下凡一整年，在天井裏栽了棵葫蘆，踏着葫蘆的葉子直升上天去給她爹做壽（《中國民間故事選》第一集《春旺和九仙姑》）這類的傳說，可以爲證。

建木之作爲天梯，從以上所舉的直接證據和一些旁證中，既然已經證明了，那麼進一步我們就來討論「大暠爰過，黃帝所爲」的「過」字和「爲」字的涵義。先說「過」。最普通的解釋，就是「經過」。果然注《山海經》的郭璞就這麼解釋道：「言庖羲於此經過也。」作《箋疏》的清代的郝懿行，也從而附和道：「庖羲生於成紀，去此不遠，容得經過之。」其實都是解釋錯了的。如果僅僅是一棵樹被著名的人物「經過」，有什麼了不起，值得這樣大書特書？所以「過」字不能作普通的「經過」解。還是應該作「沿着建木，上下於天」的「上下」解，像《淮南子・地形篇》所說的「衆帝」那樣。「上下」也是一種「經過」，不過方式稍微有點特別，不是普通所謂的「經過」罷了。只有這麼解釋，才能如撥雲霧，豁然開朗，看出古神話的廬山真面。再說「黃帝所爲」的「爲」。郭璞注解道：「言治護之也。」「爲」是有「治」的意思，例如《山海經・中次十一經》：「豐山羊桃，可以爲皮張。」就是說可以治皮膚腫脹。但這裏作「治護」解，終覺有些牽强。身居九重高天、統治宇宙、日理萬機的黃帝那有工夫時常去「治護」一棵樹？前面的「過」字如果作「上下」解無問題，這裏的「爲」字就應當作「造作」或「施爲」解，

言天梯建木是作中央上帝的黃帝運用其神通法力親手造作、施爲的，如前面說的七仙女那樣：撒下一粒仙種，頃刻長成天梯，均可謂爲「造作」、「施爲」。這樣解釋，神話的色彩就燦然鮮明了。但不可狃於歷史的成見，說什麼伏羲在先，黃帝在後，在後的黃帝那能預先造作天梯，爲在先的伏羲攀登等等。要知道神話中的黃帝，本是皇天上帝，他應當和天地同終始，在時間上自然不會後於伏羲的；因此《淮南子・說林篇》也才有黃帝與女媧諸神共同創造人類的記述。

三

東方木也〔一〕，其帝太皞，其佐句芒〔二〕，執規〔三〕而治春。（《淮南子・天文篇》）

東方之極，自碣石山，過朝鮮，貫大人之國，東至日出之次，搏木之地，青土樹木之野，太皞句芒之所司者萬二千里〔四〕。（《淮南子・時則篇》）

太皞，伏羲氏，以木德王天下之號，死祀於東方，爲木德之帝〔五〕。句芒，少皞氏〔六〕之裔子〔七〕曰重，佐木德之帝〔八〕，死爲木官之神。（《呂氏春秋〔九〕・孟春紀》高誘注）

東方句芒，鳥身人面〔一〕，乘兩龍。（《山海經・海外東經》）

昔秦穆公有明德〔二〕，上帝使句芒賜之壽十九年。（《山海經・海外東經》郭璞〔三〕注引《愚子》〔四〕）

注釋

〔一〕「東方木」：古以金、木、水、火、土五行配五方：東方屬木，西方屬金，南方屬火，北方屬水，中央屬土。

〔二〕「句芒」：木神，掌管春天和生命，春天草木生長，句屈而有芒角，故稱「句芒」；句，音ㄍㄡ。

〔三〕「規」：圓規。

〔四〕「極」：邊際。「碣石山」：我國東北海畔的山，其地衆說紛紜，迄未能詳。「大人之國」：傳說中東方海外國名。「樽木」：樽，音ㄗㄨㄣ，即扶桑，據說是生長在東方海外湯谷上的一棵大桑樹，十個太陽住在上面，輪流出來值班。「青土樹木之野」：當係泛指東方土質肥沃、樹木青葱之地，非特定地名。「司」：治理。太皞和句芒二神所治理的區域就有從碣石山起直到東方青土樹木之野這一萬二千里的遼闊。

〔五〕是說太皞伏羲氏在生時以木德而王（讀ㄨㄤˋ）有天下，死後祭祀他於東方，便做了木德的天帝。

〔六〕「少皞氏」：即少皞金天氏，名摯，是西方的天帝，居於長留山，管理太陽西斜時的反影（見本書「少昊」章第三節）。皞或作皓、昊。

〔七〕「禹子」：禹，音ㄩˇ，玄孫之後稱裔，裔子，就是後裔的意思。

〔八〕『佐木德之帝』：佐，輔助；木德之帝，指伏羲。

〔九〕『呂氏春秋』：書名，秦相呂不韋命其門客所撰，分《八覽》、《六論》、《十二紀》，凡二十六卷。思想以儒家爲主，而參以道家墨家，於先秦古籍徵引宏富，古代神話傳說資料，多賴以保存。

〔一〇〕句芒形貌，或又作『素服玄純，面狀正方』，見《墨子·明鬼下》。

〔一一〕今本《墨子·明鬼下》『秦穆公』作『鄭穆公』，誤。以《論衡》、《玉燭寶典》諸書引《墨子》文證之，作『秦穆公』是對的。『秦穆公有明德』：是說他拿五羊皮換百里奚，赦了喫他駿馬肉的岐下野人之罪，等等。

〔一二〕『郭璞』：皆聞喜人，字景純，博學有才，著有《山海經注》、《穆天子傳注》、《爾雅注》、《楚辭注》、《上林》、《子虛賦注》等。傳《玄中記》亦其所撰，書頗富神話色彩，惜已亡，魯迅《古小說鉤沈》輯有佚文。

〔一三〕『墨子』：書名，凡十五卷，戰國時宋墨翟撰。

解說

見後。

四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

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一]。（《易[二]·繫辭下傳》[三]）

伏羲制嫁娶，以儷皮爲禮[四]。（《繹史》卷三引《古史考》[五]）

太昊師[六]蜘蛛而結網。（《抱朴子[七]·對俗篇》）

句芒作羅[八]。（張澍輯《世本·作篇》）

伏戲氏作瑟[九]，造《駕辯》之曲。（《楚辭·大招》王逸注）

注釋

[一]「象」：天象，天的現象。「法」：地象，地的形狀。「文」：文采。「宜」：美好。「諸」：之於二字的合音。「八卦」：卦，懸掛的意思，懸掛八種符號，代表天地間的種種事物，以示於人，叫八卦，即三乾、三坤、三震、三巽、三坎、三離、三艮、三兌。「類」：概括。當包犧氏王有天下的時候，仰觀天象，俯察地象，又觀察鳥獸的文采和大地上的種種事物，近則取於自己本身，遠則取於所觀察的事物，於是作出八種符號，叫做「八卦」，用以貫通神明的德，用以概括萬事萬物的情狀。

[二]「易」：書名，又稱《周易》，分上下二篇，舊說爲伏羲、文王、孔子作：即伏羲制卦，文王繫辭，

孔子作《十翼》，大抵出於傳說，不足爲信，據近人考證，《易》的卦辭和爻辭，當成於春秋以前，至於《上下彖》、《上下象》、《上下繫》、《文言》、《說卦》、《序卦》、《雜卦》所謂『十翼』者均出秦漢之際乃至於西漢末年。

〔三〕『繫辭下傳』：《十翼》之一，舊說爲孔子作，已辨正如前。

〔四〕『制』：制定。『儷皮』：兩張鹿皮。傳說伏羲制定婚姻的禮節，男方要拿兩張鹿皮給女方做聘禮。

〔五〕『古史考』：書名，凡二十五篇，三國時蜀人譙周著，已佚，有清章宗源輯本一卷。

〔六〕『師』：效法。

〔七〕『抱朴子』：書名，內外篇凡八卷，晉葛洪著。內篇論神仙吐納符籙剋治之術，外篇兼論政治與人事，詞旨博辯，時亦有古神話傳說資料點滴存於其中。

〔八〕『罹』：爲網。

〔九〕『瑟』：樂器名，《世本》：『瑟，庖犧作，五十弦，黃帝破爲二十五弦。』

解說

有關伏羲神話傳說的片段，較重要的，就是以上所蒐集的這些了：前一段偏重於神話，後一段偏重於傳說。

從伏羲的神話中，我們知道他是東方的天帝，手裏拿了一把圓規，掌管春天。他的屬神是木神句芒，掌管人類的生命。句芒，據高誘注，是少皞的『裔子』名叫重的，但據《左

傳·昭公二十九年》，重乃是少皞的『四叔』之一，可見古來傳說的無定。不僅如此，就連號稱『太皞』的伏羲，在秦以前的古籍中，也還太皞自太皞，伏羲自伏羲，像是不同的兩人，又像也有一定的關係，直到秦漢之際《世本》一書出現，才將二者合而爲一，更可見神話傳說的演變，情況是非常複雜的。

伏羲爲後世人們所尊仰，還不在於他之作爲東方的天帝，主要是在傳說中他創制發明了許多有用的事物，爲人類文明昭示了燦然的曙光。《蜀中名勝記》卷八引《學齋佔畢》云：『資州地掘得漢碑，有「伏羲倉精，初造工業，畫卦結繩，以理海內」等語。』其實不獨資州漢碑，武梁祠畫像石亦有此文，不過「工業」二字看來像是『王業』，有人說當作『王業』，這是對的，因爲晉代皇甫謐的《帝王世紀》也說伏羲『爲百王先』，大約就是根據『初造王業』這樣的讚語而言。那麼『初造工業』當是因字跡模糊而有譌誤了，可是卻譌誤得很有意思：所謂『王業』，就是指畫卦結繩之類的事而言，正道出了後世人們對伏羲的創制發明的景崇，說『王業』，則未免有以後世推度前古之嫌了。伏羲的畫卦、結繩（即《抱朴子》所說的『太昊師蜘蛛而結網』）、作琴瑟（《世本》：『伏羲造琴瑟』）、製樂曲（《楚辭·大招》：『伏戲《駕辯》』，《世本》：『伏羲樂曰《扶來》』）等等傳說，有力地證明了高爾基所說的『神是某種手藝的能手，是人們底教師和同事』（《文學論文選》頁二二二——《蘇聯的文學》）的論斷的正確。

廩君

西南有巴國。大皞生咸鳥，咸鳥生乘釐，乘釐生後照，後照是始爲巴人〔一〕。

（《山海經·海內經》）

巴氏，巴子國；子孫以國爲氏〔二〕。（《世本》張澍稡集補注本）

廩君之先，故出巫誕〔三〕。巴郡南郡蠻，本有五姓：巴氏、樊氏、瞫氏、相氏、鄭氏，皆出於武落鍾離山〔四〕。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於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未有君長，俱事鬼神〔五〕。

廩君名曰務相，姓巴氏，與樊氏、瞫氏、相氏、鄭氏凡五姓，俱出皆爭神〔六〕。乃共擲劍於石，約能中者，奉以爲君。巴氏子務相，乃獨中之，衆皆嘆。又令各乘土船，雕文畫之，而浮水中，約能浮者，當以爲君〔七〕。餘姓〔八〕悉沉，惟

務相獨浮。因共立之，是爲廩君〔九〕。

乃乘土船從夷水〔一〇〕至鹽陽〔一一〕。鹽水〔一二〕有神女謂廩君曰：『此地廣大，魚鹽所出，願留共居。』廩君不許。

鹽神暮輒來取宿，旦卽化爲飛蟲，與諸蟲羣飛。掩蔽日光，天地晦冥，積十餘日。廩君不知東西所向，七日七夜。

使人操青縷以遺鹽神，曰：『縷此卽相宜，云與女俱生，宜將去〔一三〕。』鹽神受而纓之。廩君卽立陽石上，應青縷而射之，中鹽神〔一四〕。鹽神死，天乃大開。（《世本》《秦嘉謨輯補本》）

廩君復乘土船下及夷城，夷城石岸曲，泉水亦曲，廩君望如穴狀〔一五〕。嘆曰：『我新從穴中出，今又入此，奈何〔一六〕！』岸卽爲崩，廣三丈餘，而階陛相乘〔一七〕。廩君登之。岸上有平石，方一丈，長五尺。廩君休其上，投策計筭，皆著石焉〔一八〕。因立城其旁而居之。其後種類〔一九〕遂繁。（《晉書》〔二〇〕·李特載記》）

注釋

【一】「後照是始爲巴人」：大皞（太皞）的玄孫後照於是便成爲巴人的始祖。巴人，即上面所敘「西南有巴國」的巴國的人。

【二】「巴氏」：即巴子國，這一國的子孫都以國名爲其氏族之名。故巴子國亦得稱巴氏，即《山海經·海內經》所說的巴國、巴人。廩君姓巴氏，當是太皞伏羲的後裔。《路史》作者羅泌及《世本》注釋者張澍均有此說。

【三】「廩君之先，故出巫誕」：廩君的先祖，原本出於巫誕。巫誕未詳，疑是名叫「誕」的巫師，如《山海經》所記的巫咸、巫彭、巫謝、巫羅等然。

【四】「巴郡」：秦置郡名，今四川東部以重慶爲中心的一帶地方屬之。「南郡」：秦置郡名，今湖北中部以江陵爲中心的一帶地方屬之。「蠻」：古代統治階級對少數民族歧視的稱呼，居住在東方的叫「夷」，南方的叫「蠻」，西方的叫「戎」，北方的叫「狄」。「暉」：原作暉，從雷學淇校輯本改，音ㄏㄨㄟ。「武落鍾離山」：張澍云：「一名難留山，在長陽縣（湖北省）西北七十八里，一云即夷陵巴山。」

【五】「未有君長，俱事鬼神」：事，事奉，沒有君長（首領）爲統帥，事奉鬼神以爲統帥。處於文化發展低階段的民族，大都如此。在這些民族中，巫師的職權最重，疑廩君原本也是巫師，是以前面有「廩君之先，故出巫誕」之語。

【六】「俱出皆爭神」：爲了奉立君長，各族人民都出來以技能和神異相競，實際上也就是他們要求有一

個賢能的首領出來領導他們，從而達到民族團結的願望的表現。

〔七〕「雕文畫之」：在泥土打造的船上雕刻、繪畫各種花紋。土船遇水即溶解崩潰，故以能浮於水爲難事。

〔八〕『餘姓』：指樊氏、暉氏、相氏、鄭氏諸姓。

〔九〕『廩君』：當是務相被奉爲君以後的尊稱。

〔一〇〕『夷水』：在湖北省宜都縣北，今名清江。

〔一一〕『鹽陽』：一作『鹽場』，地名，未詳；或當是『鹽水之陽』的意思。

〔一二〕『鹽水』：地名，未詳。山西省夏邑縣東北有鹽水，非此。

〔一三〕『操』：持。『青縷』：青色的綫。『遺』：贈送，音ㄨㄟˋ。『縷』：繫結。『女』：同汝。『俱生』：同生共死。這幾句大意是說，廩君派人拿了一縷青色的綫去送給鹽神，說：『把它繫在你的頸下就很合適，廩君說用這來表示和你同生共死，請把它帶去。

〔一四〕『陽石』：《太平御覽》卷五二引《荆州圖》云：『宜都有穴，穴有二大石，相去一丈，俗名其一爲陽石，其一爲陰石。水旱爲災，鞭陰石則雨，鞭陽石則晴，卽廩君石是也。』雖是後世附會，但廩君所立的『陽石』，亦必自有其神奇處。廩君站在神奇的陽石上，朝着青縷的所在，一箭射去，便射中了鹽神。

〔一五〕『夷城』：廩君率衆立城以後的名稱，其地未詳。因廩君初至其地，見石岸迴曲，泉水亦迴曲，幽然深邃，故望之如穴狀。

〔一六〕『奈何』：如何，用現在話說，卽怎麼辦。

〔一七〕『階陛相乘』：陛，宮殿的階叫做陛，其實也就是階，階陛相乘，卽階階相承，一階承續着一階，直通到岸上。

〔一八〕『策』：竹簡。『算』：同算。『著』：音ㄓㄨˋ，附著。廩君投竹簡於平石計算將來在這裏建造城市的工程需用，這些投去的竹簡都一一附著在平石上，像生了根似的。

〔一九〕『種類』：指廩君所率領的五姓的後裔。

〔二〇〕『晉書』：書名，凡一百三十卷，唐房喬等奉敕撰。

解說

廩君之作爲伏羲的後裔，不僅《路史》的作者羅泌和《世本》的輯注者之一張澍有此說，更從廩君姓巴氏的『巴』字的形體看，也能得到一些說明。『巴』字篆書作㔾，畫的就是一條蟒蛇的形狀。《說文》十四釋此字說：『巴，蟲也，或曰，食象蛇；象形。』所象的就是蛇腹彭亨鼓然之形。我們知道，伏羲、女媧傳說都是人首蛇身，他們原是以蛇爲圖騰的原始民族所奉祀的始祖神。廩君姓巴氏，又居於以蛇爲圖騰的伏羲後裔所建立國家的西南的巴國之地，故說廩君是伏羲的後裔是不會錯的。

廩君神話反映了古代民族從穴居野處的蒙昧狀態中覺醒過來，要求進步的心理狀態，

而廩君，正是這種心理狀態的形象的體現。這個人物，本身就具有着充分的神性，所以能够擲劍而中石（《太平寰宇記》卷一四七引《世本》記廩君擲劍事說：『廩君五姓皆往登呼，躍穴屋，以劍刺之，劍不能著，獨廩君劍著而懸於穴屋。』更能得其情狀，可以作爲廩君神話的補充。）乘雕花土船而不沉，足以爲他們的君長。而最難能可貴的，即廩君導引羣衆去尋覓新居地的途程中，遇見鹽水女神的阻留而不變其初志的這件事。

對於一個容易苟安、把個人利益看得較重、把羣衆利益看得較輕的人說來，鹽水女神既然這麼說：『此地廣大，魚鹽所出，願留共居。』那麼他就該留下來和她『共居』了，然而廩君只是『不許』。爲什麼『不許』呢？並不是廩君對鹽神沒有感情，從後面的敍述：『鹽神暮輒來取宿』看來，廩君對她還是有感情的。只是或者廩君看出，『此地』並不如鹽神所說的『廣大』，也不如鹽神所說的能够出產豐盛的『魚鹽』，所以不願意在這裏苟安下來，還是要領導着他的人民，另覓新的居地。

然而還有更嚴重的考驗。鹽神見口頭的阻留不能收效，接着就出之以實際的行動。那就是：『於每天晚上來和廩君同宿之後，一到早晨，即化爲飛蟲，與諸蟲羣飛』，陣勢之猛，至於到了『掩蔽日光，天地晦冥』，使『廩君不知東西所向，七日七夜』的程度。癡心的女神，爲了挽留她的情人不讓去，是盡了她的心力，使用了可能使用的手段了。『諸蟲』或引

作「諸神」，那麼就是神們也來幫助鹽神阻留她的情人。然而，不論是鹽神也好，鹽神再加上「諸神」也好，都不能阻止虞君所代表的人民要求進步的意願。於是這才有虞君「使人操青繅以遺鹽神」，「應青繅而射之」之舉。鹽神是爲愛情犧牲了，虞君和他統率的人民卻終於找到了適於向着進步途程邁進的理想的新居。

創造發明者

遂明國〔一〕不識四時晝夜，有火樹名遂木，屈盤萬頃。後世有聖人，遊日月之外，至於其國，息此樹下〔二〕。有鳥類鶚〔三〕，啄樹則燦然火出。聖人感焉，因用小枝鑽火〔四〕，號燧人。（《路史》發揮一注引《拾遺記》〔五〕）

蒼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六〕。（《淮南子·精神篇》）

倉帝史皇氏名頡，姓侯岡，龍顏侈哆，四目靈光，實有睿德，生而能書〔七〕。於是窮天地之變，仰觀奎星〔八〕圓曲之勢，俯察龜文鳥羽山川，指掌而創文字，天爲雨粟，鬼爲夜哭，龍乃潛藏〔九〕。（《漢學堂叢書》〔一〇〕輯《春秋元命苞》〔一一〕）

帝封子者，黃帝時人也，世傳爲黃帝陶正〔一二〕。有人過之〔一三〕，爲其掌火，能

出五色煙。久則以教封子[一四]。封子積火自燒，而隨煙氣上下。視其灰燼，猶有其骨。時人共葬甯北山[一五]中，故謂之甯封子焉。（《列仙傳》[一六]卷上）

注釋

[一] 「遂明國」：遂，義同燧；遂明國即燧明國，其國本「不識晝夜」，以有「遂（燧）木」所發出的火光而「明」，故號「遂明」。

[二] 此十八字據《太平御覽》卷七八引補。

[三] 「有鳥類鴞」：原作「有鳥名梟」，據《路史》前紀五注引改。梟，即鴟梟，俗謂之貓頭鷹，並無啄木的習性。若作「名梟」，此鳥即梟，於理不合。當是「類梟」或「類鴞」，因據改。

[四] 「因用小枝鑽火」：原作「因取其枝以鑽火」，據《太平御覽》卷七八引改。揆諸情理，遂明國「類鴞」鳥所啄的遂木，必是但有火光，實無火焰，否則遂木早已燃燒而成爲灰燼了。『聖人』不過感於啄木發火之理，始「用小枝鑽火」，而得鑽木作火之法，遂普及於民間。若是「取其枝以鑽火」，則『鑽火』非『其枝』不可，不但民間無從普及，『其枝』亦早焚毀。因據改。

[五] 『拾遺記』：書名，凡十卷，舊題晉王嘉撰，實則當是梁蕭綺作而託之王嘉的；然亦每有經過渲染的古神話片段存於其中。

[六] 「天雨粟，鬼夜哭」：《淮南子》的注釋者高誘說：「蒼頡始視鳥迹之文造書契，則詐僞萌生，詐僞萌生則棄本趨末，棄耕作之業而務雒刀之利。天知其將餓，故爲雨粟。鬼恐爲書文所劾，故夜哭

也。」當是漢代民間早有的傳說。文字的發明對人類文化貢獻很大，但是到了階級社會，統治階級利用文字來作統治人民的工具，而自己則過着不勞而食的寄生生活。人民不滿意這種現象，因而有「天雨粟，鬼夜哭」的神話傳說。一方面指出文字可以用作鬪爭的武器；「書文」終於還能「刻」「鬼」，而着重御是指出了它的弊害：「棄耕作之業」，「務雒刀之利」（古代文字是用雒刀刻在龜甲獸骨或竹簡上的，所以稱以「書文」爲生者爲「務雒刀之利」），「棄本趨末」，「詐僞萌生」。這種觀點雖然還沒有把事物的本質和現象解釋得很清楚，但基本上卻是手腦分離以後階級社會的古代勞動人民的觀點。

〔七〕「侈哆」：寬大貌；哆，音ㄔㄜ，與侈同義。「賡德」：聖德；賡，音ㄍㄥ。

〔八〕「奎星」：星宿名，二十八宿的首宿，有星十六，曲屈相鉤，如文字筆畫，因而古人認爲奎星主文章。

〔九〕「龍乃潛藏」：龍潛藏喻德衰，是說有了文字的發明，「詐僞萌生」，上古淳樸的「德」就衰了，因而原本出現在至德之世的龍就潛藏起來。這種神話當然是反歷史唯物主義的，其思想實質也是反動的。

〔一〇〕「漢學堂叢書」：清黃奭輯，共輯有經、史、子逸書三百餘種，其後修補重刊，更名《黃氏逸書考》。

〔一一〕「春秋元命苞」：即《春秋緯元命苞》，漢代的緯書之一，已佚，《漢學堂叢書》及《玉函山房輯佚書》均有輯錄。

〔一二〕「陶正」：管理制作陶器的官。

〔一三〕『有人過之』：《搜神記》卷一敍此故事作『有異人過之』，義較長。

〔一四〕謂久則以作火法教封子。

〔一五〕『南北山』：傳說中地名，未詳所在。

〔一六〕『列仙傳』：書名，凡二卷，舊題劉向撰，紀古來仙人凡七十一人。《四庫提要》說是魏、晉間方士所作而託名於向的，但漢末應劭《漢書音義》已引《列仙傳》文字，則向作亦大有可能。

解說

在我國古代神話傳說的長河中，有相當大一部分是記敍神或英雄以及他們的子孫的創造發明的。『女媧作笙簧』（《世本》），就已經開其端了；然後還有什麼『太昊師蜘蛛而結網』（《抱朴子》），『神農以赭鞭鞭百草，盡知其平毒寒溫之性』（《搜神記》），『伶倫作律，聽鳳凰之鳴，以別十二律』（《呂氏春秋》），『伯益作井（穿）』，龍登玄雲，神棲昆侖』（《淮南子》）等等，不但已有了簡單事件的記敍，而且也帶上了些神話傳說的意味。

傳說中的一切創造發明，更集中地表現在黃帝和他的臣子們的身上。黃帝和他的臣子們創造了宮室、舟車、衣服、冠冕，發明了律呂、甲子、算數、調曆、音樂，等等。和黃帝對峙的帝俊，他的子孫們也有琴瑟、歌舞、牛耕、『百巧』等創造發明。而少昊的子孫也發明了弓矢，堯造圍棋，舜作簫，鯀築了城郭，數手創造了繪畫，王亥馴養了牛羊……使

古代文物燦然大備。

古籍記載這些創造發明，一般總是比較簡單瑣碎，故事性不强，神話意味不多。想來有關創造發明的神話，是後來才慢慢傳述起來的罷！其中黃帝戰蚩尤、令風后作指南車破蚩尤霧陣的傳說，是最富神話意味的一個，我們已經選把它選錄在有關黃帝神話的章節中了。

這裏選錄的三段：一段是燧人鑽木取火，一段是蒼頡創制文字，一段是甯封發明燒陶，都比較富於神話意味。取火、燒陶和創制文字是原始時代的幾項極重要的發明，代表着人類文化進程的幾個重要階段。

但是這些發明，都並不由於某個「聖人」或某個帝王的特殊的「睿智」，而是經過廣大勞動人民羣衆世世代代勞動和智慧的積累。不過神話中卻把這些無名英雄的形象概括在某個「聖人」或某個帝王的身上罷了。這裏所選燧人、蒼頡和甯封三段神話，就是古代發明取火、文字和燒陶的無名英雄形象的幻想的概括。其中燧人鑽木取火，或以之歸於伏羲或伯牛，如《繹史》卷三引《河圖挺輔佐》說：「伏羲禪於伯牛，鑽木作火。」可能是「禪於伯牛」的伏羲去「鑽木作火」，也可能是受伏羲「禪」的伯牛去「鑽木作火」，古代文字每每有這種義兼兩可的現象。或以之歸於黃帝，如《太平御覽》卷七九引《管子》說：「黃帝鑽燧生火，以熟葷

臊。」至於蒼頡和甯封，《世本》和《列仙傳》以爲他們是黃帝的臣子。獨蒼頡又稱『史皇』，許多人把他認爲是古代的一個帝王，在黃帝之前（蔡邕、曹植、徐整、譙周等）。因而我們把這三個人照現在這種次序合在一起，安排他們在伏羲和炎帝、黃帝（傳說黃、炎是同母異父弟兄）之間，諒無大誤。

燧人鑽木取火的神話，故事本身已經講得很明白，無煩多贅。蒼頡創制文字，沒有多少故事，只有一些神話意味的渲染。但觀象造字既合乎文字發展起於象形的規律，「雨粟」、『鬼哭』也合乎古代勞動人民對於文字敬畏（因爲文字被統治階級所壟斷）的心理，故相信這種傳說也還是起自民間，只不過記錄者更故神其說，因而有『龍顏』、『四目』等描寫罷了。掃去這些塵氛，仍可窺其大貌。

至於甯封發明燒陶的神話，和前兩段神話比起來，顯得有些獨特。這段神話，是記錄者把古代神話（傳說）仙話化了。從仙話中，看不出甯封是怎樣發明燒陶，只知道他曾經作過黃帝的「陶正」，得異人傳授作火法而『自燒』登仙；實際上民間的傳說卻異乎此：甯封倒是因發明燒陶而以身殉其爲人民服務的宏偉事業。如今四川灌縣還流傳着關於甯封發明燒陶的傳說，前幾年我到灌縣去採訪有關李冰父子治水的神話，親自聽到灌縣人委一個同志告訴我說：「青城山建福宮後面有山，叫丈人山（即青城山的主峯），傳說是軒轅黃帝問道於甯

封的處所。甯封因封於甯山，故名甯封。那時洪水泛濫，人民居洞穴。每到山下取水，無取水物，乃以山下潤溼泥土爲器，易碎。偶燒野獸，甯封於火中得硬泥，遂悟作陶之理，故傳說甯封爲黃帝陶正。某次架火燒陶，甯封升窰頂添柴火，那知窰燒空了，窰頂柴忽塌下，甯封遂隼身火窟。人見灰煙中有甯封形影，隨煙氣冉冉上升，人便說甯封火化登仙了。』這便是當時筆記的大略。這段傳說，大約不純粹是詮釋《列仙傳》那段仙話的，而是古來本有關於甯封作陶的神話傳說，《列仙傳》的作者把它仙話化了（這種情形是常有的，如『炎帝諸女』章所舉《墉城集仙錄》記瑤姬佐大禹治水的仙話，就是神話仙話化的一例）。人民羣衆不滿意於這種歪曲神話的仙話，又來加以辨正，恢復，因而才有如上所述的故事流傳。看得出來，其精神實質是和《列仙傳》所記的大大相異了。

炎帝

一

炎帝神農氏人身牛首。（《繹史》卷四引《帝王世紀》〔一〕）

神農既誕〔二〕，九井自穿，汲一井則衆水動。（《水經注〔三〕·濛水》）

神農之時，天雨粟，神農遂耕而種之〔四〕；作陶冶斤斧，爲耒耜鉏耨，以墾草莽〔五〕，然後五穀興助，百果藏實〔六〕。（《繹史》卷四引《周書》〔七〕）

神農以赭鞭鞭百草，盡知其平、毒、寒、温之性，臭味所主，以播百穀，故天下號神農也〔八〕。（《搜神記》〔九〕卷一）

太原神釜岡〔一〇〕中，有神農嘗藥之鼎存焉。成陽山中，有神農鞭藥處，一名神農原，亦名藥草山〔一一〕。山上紫陽觀，世傳神農於此辨百藥，中有千年龍腦〔一二〕。（《述異記》卷下）

神農嘗百草之滋味，一日而遇七十毒。（《淮南子・修務篇》）

注釋

〔一〕『帝王世紀』：書名，皇甫謐撰，已佚，清宋翔鳳有集校二卷，《說郛》等叢書中亦有輯錄。

〔二〕『誕』：降生；音 dàn。

〔三〕『水經注』：書名，凡四十卷，北魏酈道元撰。《水經》作者不詳，注者凡二：郭璞注三卷，已佚，今惟道元注存。是書於水所經之名勝古蹟，每以古代神話傳說實之；又其所徵引諸古籍，亦多亡佚，故頗具有參考價值。

〔四〕『粟』：植物名，北方人叫做小米。『種』：音 zhòng，種植。

〔五〕『陶』：瓦器。『斫』：音 zhuó，本義爲鑄，引申爲凡所鑄造的金屬器皿都稱冶。『斤』：伐木斧，刃橫，形似鋤，『耒耜』：農具，音 lěi sì；起土所用，耒爲其柄，耜爲其面，古皆以木爲之，後世乃易耜爲鐵製。『鉏耨』：均除草所用的農具，音 chú nòu；鉏，通作鋤，站着薅草所用的叫鉏；耨，又作槈、鎒，坐着薅草所用的叫耨。『貍』：貍除。『草莽』：卽草；《方言》：『草，南楚之閒謂之莽。』

〔六〕『五穀興助，百果藏實』：五穀，麻、黍、稷、麥、豆叫五穀；興助，興起而助養於人。百果藏實，藏，蓄積，百種果樹均蓄積其果實於枝葉間。

〔七〕『周書』：書名，凡七十一篇，是周代的史記。《漢書・藝文志》有著錄，後世或題《逸周書》，或題

《汲冢周書》，均失之。今本缺《程寤》以下凡十篇，其餘各篇，文字亦有缺脫。《繹史》所引，查今本無。

〔八〕『赭鞭』：紅褐色的神鞭；赭，音ㄓㄜˇ。『臭味』：氣味；臭，音ㄒㄧㄡˋ。言神農用紅褐色的神鞭鞭打百草，就通通知道它們的本性或是平和，或是有毒，或是寒，或是熱；凡是氣味純正的，就把它們從中選擇出來，播爲百穀，所以天下的人都叫他做『神農』。

〔九〕『搜神記』：書名，凡二十卷，舊本題晉干寶撰，其實是後人綴集干寶書的殘文，又加入其他材料而成，其中多保存古代神話資料。

〔一〇〕『神釜鬥』：今本作『神金鬥』，誤；《太平御覽》卷九八四及《繹史》卷四均引作『神釜鬥』，從改。下文『神農嘗藥之鼎』，就是所謂『神釜』。

〔一一〕『一名神農原，亦名藥草山』：今本《述異記》作『一名神農原藥草山』，『亦名』二字據《路史·後記三》注引補。

〔一二〕『龍腦』：即藥中所謂的冰片。

解說

炎帝神農的神話標誌着人類已由原始社會的漁獵時期進入到農耕時期了，相應着人們對於各種穀物的知識的進展，也逐漸增長了人們對於可以作爲醫療用的各種草類的認識，因此在神農的神話中，神農是兼有着農業之神和醫藥之神兩重身份的。

作爲農業之神的神農，於是便有『人身牛首』、『九井自穿』、『天雨粟』這類的傳說。《天中記》卷二二引《世本・帝繫譜》說：『神農牛首』（按此條不見於諸家所輯《世本》），可見有關神農的神話在秦末漢初就已經流行了。而《周書》所說的『神農之時，天雨粟，神農遂耕而種之』，則早已啓其端倪。『雨粟』之說，幾百年以後傳爲晉王嘉作實際上恐怕是梁蕭綺僞撰的《拾遺記》裏，就更被描寫得神妙，說是炎帝（神農）時有一隻朱紅色的鳥，嘴裏銜了一株九穗的禾苗，飛過天空，穗上穀粒墜落在地面上的，炎帝便把它們拾起來，種在田間，以後便長成又高又大的嘉穀，人若是吃了這嘉穀，不但可以充饑，還可以長生不死。由於有了這類神話，後世地誌書更從而附益之，說是有什麼神農城（《元和郡縣志》）、穀城（《元豐九域志》），是神農得嘉穀、嘗五穀之所，於是神農的神話就近於史實了。

作爲醫藥之神的神農，神話傳說更要豐富一些。除了《搜神記》和《述異記》所記述的鞭藥嘗藥的傳說而外，後世也還有其他一些有關的傳說流傳。百二十卷本《說郛》卷二十一所輯趙元陳芬撰的《雲窗私志》中，就有這麼一段記述：說神農時候，白民國進奉一頭叫做『藥獸』的獸來，人若是生了病，只要照着白民國人所傳授的語言，撫着藥獸的背，向牠如此這般地訴說一番，那獸自然就會跑到野外去，選擇一棵草銜回來，把這草搗成汁水喝了病就會好。這是把人的神通和本領移之於獸。明周游著的《開闢衍繹》第十八回末尾王子承

的『釋疑』中，更記述並評論當時的民間傳說道：『後世傳言神農乃玲瓏玉體，能見其肺肝五臟，此虛事也。若非玲瓏玉體，嘗藥一日遇十二毒，何以解之？但傳炎帝嘗諸藥，中毒者能解，至嘗百足蟲入腹，一足成一蟲，炎帝不能解，因而致死，萬無是理。……』一則以信，一則以疑，這人也未免太迂拘了。如今四川東部一帶，還有與嘗百足蟲相類似的有關神農的傳說，說神農皇帝嘗百草，嘗到一種有劇毒的斷腸草，無藥解救，終於腸子斷爛而死：足證嘗百足蟲的傳說非虛。這無非表示炎帝神農的犧牲精神，至於有『理』無『理』，那就用不着去管它了。

二

炎帝者，太陽也〔一〕。（《白虎通〔二〕·五行》）

南方火也，其帝炎帝，其佐朱明，執衡而治夏〔三〕。（《淮南子·天文篇》）

南方之極，自北户孫〔四〕之外，貫顓頊之國〔五〕，南至委火炎風〔六〕之野，赤帝〔七〕祝融〔八〕之所司者萬二千里。（《淮南子·時則篇》）

南方祝融，獸身人面，乘兩龍。（《山海經·海外南經》）

炎帝之妻，赤水之子聽訞〔九〕生炎居，炎居生節並〔一〇〕，節並生戲器，戲器生祝融。祝融降處于江水〔一一〕，生共工。共工生術器，術器首方顛〔一二〕，是復土壤〔一三〕，以處江水。共工生后土，后土生噎鳴，噎鳴生歲十有二〔一四〕。（《山海經·海內經》）

炎帝之孫伯陵，伯陵同〔一五〕吳權之妻阿女緣婦，緣婦孕三年，是生鼓、延、殳；殳始爲侯〔一六〕，鼓、延是始爲鍾〔一七〕，爲樂風〔一八〕。（《山海經·海內經》）

有氏人之國〔一九〕，人面魚身。炎帝之孫名曰靈恝〔二〇〕，靈恝生氐人，是能上下于天。（《山海經·大荒西經》）

注　釋

〔一〕意謂炎帝是太陽之精。

〔二〕「白虎通」：書名，凡四卷，即《白虎通義》，漢班固撰。後漢章帝時（七六——八八）詔諸儒考定《五經》同異於北宮白虎觀，固撰集其議，因名。

〔三〕「朱明」：即祝融。「衡」：秤。

〔四〕「北户孫」：傳說中南方國名；由於太陽常出在這國的北方，全國窗户都向北，故叫「北户孫」；

孫，子孫後代的意思。

〔五〕『顓頊之國』：傳說中南方國名。《山海經・大荒南經》：『有國曰顓頊，生伯服，食黍。』

〔六〕『委火炎風』：聚積的火，炎热的風。

〔七〕『赤帝』：即炎帝。

〔八〕『祝融』：炎帝的後裔，火神。

〔九〕『赤水之子聽訞』：赤水氏的女兒聽訞，訞，音yāo。古人對於所生的男女都稱『子』。

〔一〇〕『竝』：並的本字。

〔一一〕『祝融降處于江水』：江水，古稱長江爲江水，言祝融下降居於江水；降，音jiàng，有貶謫的意思。

〔一二〕『術器首方顛』：方，平；顛，頂。術器的頭頂是平的。

〔一三〕『是復土壤』：恢復祝融原有的土地；大概是說祝融曾喪失其所轄土地，故術器將它恢復。壤原作穰，從王念孫、郝懿行校改。

〔一四〕『時鳴生歲十有二』：這句話的文意較難索解，舊注：『生十二子皆以歲名名之。』恐非神話初相。或當釋爲：噎鳴是一位時間之神，傳說他生了一年的十二個月。

〔一五〕『同』：通，指通淫。

〔一六〕『戈始爲侯』：原本無『戈』字，以意補。戈，音shā。侯，箭靶。

〔一七〕『鉦』：樂器，即鑼。

〔一八〕『樂風』：樂曲。

〔一九〕『氐人之國』：『氐』字原作『互』，從王念孫、孫星衍校改，即《海內南經》氐人國。下文『氐人』同。

〔二〇〕『靈恩』：恩，音ㄅㄧˋ。

解說

正像太皞與伏羲的合而爲一一樣，炎帝與神農的合而爲一也是從秦漢之際的《世本》開始的。但是既經合而爲一，他們的神話就互相滲透，不可分解了。這一段所錄的則還是『合而爲一』以前的作爲南方天帝的炎帝的神話。

也正像別的天帝一樣，炎帝有很多子孫，有些子孫並且還很有名。祝融（火神）、共工（水神）、后土（土神）、噎鳴（時間之神）……在這裏都被列爲炎帝的子孫。但其中作爲炎帝屬神的火神祝融，在《山海經·大荒西經》，又被認爲是北方天帝顓頊的孫子。女媧時代就出現了的共工，在這裏又成了祝融的兒子，諸神的世系和時代先後常是這麼雜亂錯綜，難於究詰，僅可在這裏補充幾句的，有以下數事：

一、祝融在古代神話裏，和禺彊、共工等一樣，是一個顯赫的天神。有關他的神話最著名的，就是他曾奉黃帝的命令，去殺死盜竊息壤『以湮洪水』的大神鯀（《山海經·海內經》）。此外還傳說在夏代和商代之間，他曾經幫助成湯去伐桀；在商代和周代之間，他又曾幫助

武王去伐紂」據說也都是奉了「天命」。這些行動，在我們看來固然是有正反順逆的差別，在他卻只是忠實地執行任務。他是炎帝的屬神，有時卻又隸屬於其他天帝，這怎麼解釋呢？想來「祝融」大約只是火神的共名，不同時代和不同地區都可能產生祝融的神話，因此才有着這些紛歧。《國語・周語》說：「昔夏之興也，融降於崇山，其亡也，回祿信於聆隧。」就是一證。融就是祝融，原來不只是夏亡，就是「夏之興」，也都關係着祝融的啊！

二、《山海經・大荒西經》：「有人名曰吳回，奇左，是無右臂。」這個獨臂怪人大家都認爲和祝融有相當關係，但究竟是什麼關係呢，也是衆說紛紜。歸納起來，約有兩派：一派認爲吳回即祝融（王符、高誘），一派認爲吳回是祝融的弟弟（《大戴禮》、《史記》）。注《山海經》的郭璞是贊成後一說的，故於這段文字下面逕注道：「吳回，祝融弟，亦爲火正也。」我們從神話觀點看，也比較贊成後一說。不僅因爲後一說產生的時間較早，實在也是根據二神的形貌：一則「獸身人面」（祝融），一則「奇左，是無右臂」（吳回），怎麼可以勉強合而爲一呢？故說吳回是祝融之弟是比較允當的。吳回又叫回祿，就是前面引《國語・周語》所說的那個回祿，也是火神。人們稱火災爲「回祿之災」，出典即在於此。

三、炎帝的孫子伯陵，其名也見於史傳。《國語・周語》說：「大姜之姪，伯陵之後，逢公之所憑神。」《左傳・昭公二十年》說：「有逢伯陵因之。」即此伯陵。不過韋昭、杜預都注

釋爲「殷之諸侯」，則與神話上所謂的「炎帝之孫伯陵」不合。或「炎帝之係」是如郝懿行《山海經箋疏》所說，指的是炎帝的苗裔麼，那就不可詳知了。又伯陵所生鼓、延、殳三子，形貌均未有所聞，惟《路史・後紀四》云：「鼓兌頭而鼈乳。」翻成現代話就是：鼓是尖腦袋，朝天鼻。由於單獨記敍了鼓的形貌，想必亦有所本，特錄出以供參考。

四、《博物志・異人》：「南海外有鮫人，水居如魚，不廢織績，其眼能泣珠。」《太平御覽》卷八〇三引《博物志》並且還補充了下面的情節：「鮫人從水出，寓人家，積日賣絹，將去，從主人索一器，泣而成珠滿盤，以與主人。」更是奇妙得很。這類令人感興趣的人魚故事，以後還代有發展，其實推其本源，都和《山海經》裏有關人魚的記敍有關。《山海經》的《山經》部分，記敍產人魚的處所，就不下十數。《海經》裏也記敍了「人面手足魚身在海中」的陵魚（《海內北經》），「有神聖乘此以行九野」的龍魚（《海外西經》），其實都是人魚。這裏所記敍的炎帝的後裔、人面魚身、能上下於天的氐人國，就更具體地顯示出了人魚的神異性。人魚的構想，本身就是一種神話，故總是和神異分不開的。後世有關人魚故事的敍寫，其神異的程度，我看並沒有超出這個範圍，有的反而因商業資產階級的興起，受了小市民趣味的影響，漸趨於下流惡俗之一途；於此才見得古神話的設想可貴。

炎帝諸女

一

發鳩之山，其上多柘木。有鳥焉，其狀如烏，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衛，其名自詨〔一〕；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遊于東海，溺而不返，故爲精衛，常銜西山之木石以堙于東海〔二〕。（《山海經·北次三經》）

昔炎帝女溺死東海中，化爲精衛。偶海燕〔三〕而生子，生雌狀如精衛，生雄如海燕。今東海精衛誓水處，曾溺於此川，誓不飲其水〔四〕。一名誓鳥，一名寃禽，又名志鳥，俗呼帝女雀〔五〕。（《述異記》卷上）

注　釋

〔一〕「發鳩之山」：在今山西省長子縣西五十里，接高平縣界，一名發苞山，一名鹿谷山，漳水所出。「文首、白喙」：花腦袋，白嘴殼；喙，音ㄏㄨㄟˋ，鳥獸的口通稱喙。「其名自詨」：自叫其名爲「精衛」，詨同叫。很多鳥雀之得名，都是由於牠們的叫聲，古人詩說：「山鳥自呼名。」

〔二〕堙：音ㄧㄣ，塞。

〔三〕燕：音ㄧㄢ。

〔四〕誓：音ㄕˋ，發誓。

〔五〕寃：音ㄩㄢ，冤的異體字。

〔一〕「溺而不返」：溺死在海水裏不再回來。「堙」：填塞，音yīn。

〔二〕「偶海燕」：和海燕結成配偶。

〔四〕大意說：如今東海尚有精衛誓水的地方，因此鳥曾經溺死於此地，故發誓不飲此地的水。

〔五〕因曾誓水，故名誓鳥；寃恨未伸，故名寃禽；立志填海，故名志鳥；爲炎帝女，故俗又呼帝女雀。

解說

有關炎帝本人的神話，就是上一章中所錄的那麼一些零星碎片，幾乎說不上有較完整的故事，倒是炎帝的幾個女兒還保存了幾段比較完整而且有的確實非常動人的故事。

首先是好多人都知道的精衛填海的故事。故事說：炎帝的小女兒女娃在東海遊玩，不幸淹死在東海裏了，她的魂靈變化做一隻叫做「精衛」的小鳥，常常從西山銜了一粒小石子或是一段小樹枝飛到東海去，把石子或樹枝拋進東海，要想把這一片曾經奪去她年輕的生命也可能繼續奪去千千萬萬年輕生命的奔騰咆哮的大海填平。陶潛〈讀山海經〉詩說：「精衛銜微木，將以填滄海。」雖只是短短的兩句，一種悲壯的讚美之情卻已躍然紙上。因爲小鳥對大海所進行的鬥爭在這裏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在波濤洶湧的海面上，在高高的天空中，飛行的是一隻小鳥，小鳥所投下來的，是「微木」，是細石，然而「將以填滄海」。她去而復來，成年累月、千秋萬歲都幹着這樣艱巨的報寃雪恨的工作。從人們的理智上看來，

她這工作當然是徒勞無益的；但從感情上看來，滄海固然浩大，然而小鳥的堅忍不拔的想要填平滄海的志概卻比滄海還要浩大，此其所以爲悲壯，爲值得讚美。至於《述異記》所記敍的精衛「偶海燕而生子」等等，已是傳說演變的末流，意義不大了。

二

姑媱之山，帝女死焉，其名曰女尸，化爲葴草，其葉胥成，其華黃，其實如兔丘，服之媚於人[一]。（《山海經·中次七經》）

赤帝女曰瑤姬，未行而卒[二]，葬於巫山之陽，故曰巫山之女。楚懷王[三]遊於高唐，夢見與神遇[四]。（《文選·高唐賦》[五]注引《襄陽耆舊傳》[六]）曖乎若雲，皎乎若星，將行未止，如浮忽停，詳而觀之，西施之形[七]。王悅而問之。曰：『我夏帝之季女也，名曰瑤姬，未行而亡，封乎巫山之臺[八]。精魂爲草，摘而爲芝，媚而服焉，則與夢期[九]。所謂巫山之女，高唐之姬。聞君遊於高唐，願薦枕席[一〇]。』王因幸之[一一]。既而言曰：『妾處之羣，尚莫可言之，今遇君之靈，幸妾之搴。將撫君苗裔，藩乎江、漢之間[一二]。』王謝之。辭去，曰：『妾在巫山之陽，

高邱之岨，旦爲朝雲，暮爲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一三]。」王朝視之，如言，乃爲立館，號曰朝雲[一四]。（《渚宮舊事》[一五]引同書）

注釋

〔一〕『帝女』：天帝之女，此處指炎帝。『其葉胥成』：胥，皆；成，重，音chóng；言其葉皆相重。『菟丘』：植物名，即菟絲子。『服之媚於人』：服，食；言吃了菟草便可爲人所愛。

〔二〕『未行而卒』：古稱女子出嫁叫行，未行而卒，還沒有出嫁就死去了。

〔三〕『楚懷王』：戰國時楚威王的兒子，名熊槐；因爲不納屈原的忠諫，屢次受張儀的欺騙，終於被秦人騙入武關而客死於秦。

〔四〕『高唐』：楚臺觀名，在雲夢澤中；閻一多以爲即楚祀高禖之地（見《高唐神女傳說之分析》），近是。『夢見與神遇』：遇，遇合；神，指瑤姬。

〔五〕『高唐賦』：楚宋玉作。楚襄王與宋玉遊高唐，問起巫山神女的事，於是便命宋玉做了這篇賦。宋玉後來又應襄王命做了一篇性質不大相同的，叫《神女賦》。

〔六〕『襄陽耆舊傳』：書名，晉習鑿齒撰，已佚，《說郛》正續合刊有輯錄。

〔七〕『曖』：幽暗，音ài。『皎』：潔白光明。『西施』：春秋時候越國的美女。

〔八〕『夏帝』：即赤帝、炎帝；《高唐賦》注引作『赤帝』。『季女』：少女；古稱將嫁而未嫁之女爲季女。《詩·采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傳：『古之將嫁女，必先禮之於宗室。』『封』：埋葬的意思。

積上爲封，《禮・樂記》：『封土子比干之墓。』

〔九〕『精魂爲草，摘而爲芝』：瑤姬自說她的精魂是靈草所化，摘下此草就像靈芝那樣寶貴。《文選・別賦》注引《高唐賦》這兩句作『精魂爲草，實爲靈芝』，意思更明顯。『媚而服焉，則與夢期』：若是想被人所愛而服此草，就可以和想念的人在夢中相會。

〔一〇〕『薦枕席』：薦，進；進枕席，是求親昵的意思。

〔一一〕『幸』：爲天子或國君所親愛叫幸。

〔一二〕『羭』：音 yú，母綿羊叫羭，引申有美好的意思。『靈』：神魂。『寤』：取；音 qiǔ。『撫』：音 fǔ，安撫。『藩』：繁衍。『江、漢』：江，江水，即今長江；漢，漢水。這幾句文字可能有脫誤，不大好解釋。大意是：我雖懷美好，亦無可矜；今夢中逢君神魂，幸爲君所取。我將福祐你的子孫後代，使他們繁衍在江水和漢水一帶地方。

〔一三〕『陽』：山南叫陽。『高邱之岨』：岨，音 zǔ，石戴土叫岨，又或作『阻』，險的意思。高邱之阻就是高山險峻之地。『陽臺』：山名，或說在今四川省巫山縣境，或說在今湖北省漢川縣境，要爲傳說地名，非可實指。後世便把男女不正當的歡會所在叫陽臺。

〔一四〕『立館』：館，客舍，一般的屋舍也叫館。立館，或作『置觀』，或作『立廟』，都是建造屋宇以奉祀神女的意思。

〔一五〕『洧台嘗事』：書名，凡十卷，唐余知古撰，今存五卷。洧宮是楚國郢都南的一座宮，是書取以爲名，專記楚中人物故事，略有神話傳說資料可供參考。

解說

瑤姬神話始見於宋玉的《高唐賦》和《神女賦》，它寫的是楚懷王遊高唐夢見巫山神女瑤姬的故事，其後晉習鑿齒又將這段故事寫入《襄陽耆舊傳》中。《襄陽耆舊傳》已亡，只見於書注和類書所引。《渚宮舊事》所引的比較完全，看來基本上是本於《高唐賦》前面那一段序。現在所見《文選·高唐賦》那段序，寫得很簡略，是經過編者蕭統（昭明太子）刪節的。例如同書《別賦》注引《高唐賦》敍瑤姬向楚懷王說的兩句話：「精魂爲草，實爲靈芝」，《文選·高唐賦》序上就沒有。而這兩句話是很重要的。《渚宮舊事》有此兩句，卻作「精魂爲草，摘而爲芝」，沒有原來兩句的意思好。原來的兩句，透露出了瑤姬神話的本源：瑤姬原來是《山海經·中次七經》所記的「姑媱之山，帝女死焉，其名曰女尸，化爲蓫草」的「蓫草」，所以瑤姬自說她爲「草」爲「芝」。《襄陽耆舊傳》還說：「媚而服焉，則與夢期。」也和蓫草「服之媚於人」完全吻合。並且「瑤姬」的「瑤」，不正是「蓫草」的「蓫」、「姑媱」的「媱」麼？這樣看來，瑤姬神話是蓫草神話的演變，可無疑問。

那麼這是一個古老的神話了。由原先本是一棵吃了可以爲人所愛的蓫草，現在成爲夢中去向楚懷王（和楚襄王無關，一般認爲楚襄王也夢見了神女，那是《神女賦》上「王」、「玉」

兩個字互譌攪混了的，見沈括《補筆談》卷一辨正）傾訴情愛的瑤姬，這當中有沒有當時傳說的憑依呢？我們想應該是有。可能楚懷王在遊巫山高唐觀時，真的大白天做了一個類似宋玉所描寫的荒唐的夢，播爲傳說，因而才給宋玉加以古神話的點染，形之於文，用以諷喻楚襄王的。否則楚懷王既是切近的人，朝雲也是眼前可睹的神廟，那能容許宋玉信口雌黃，在懷王的兒子襄王面前說得這麼活龍活現呢！

說諷喻，《高唐》、《神女》二賦確實是有諷喻的。尤其是《高唐賦》，諷喻很深。但卻不像舊注所說是什麼「假設其事，風諫嬉惑」，那只是不着邊際的隔靴搔癢之談。「事」非「假設」，已如前述。《高唐賦》寫的是巫山的山川險峻，《神女賦》寫的是一個「薄怒自持、不可犯干」的神女，那有什麼「嬉惑」？只有《高唐賦》序寫的那個神話故事，約略近之。但那只不過是一個夢，一個神話，也不是什麼了不起的「嬉惑」。然而確實又所「風諫」，即諷喻，諷喻維何？我認爲章炳麟《訄（音 qiú）漢閒話》二十五所說的巫山是楚國上游重地，宋玉借楚懷王夢見巫山神女的傳說，諷喻襄王宜在巫山設置重兵戍守，以防秦人覬覦那段話，是很有見地的，這才說到了痛癢。我們看《高唐賦》的末尾，有「王將欲往見之（神女），必先齋戒，……思萬方，憂國害，開賢聖，輔不逮」這樣的話，明明是把神女放在和國家同等重要地位來看待了。《襄陽耆舊傳》記神女事末尾也有「將撫君苗裔，蕃乎江、漢之間」這樣的

話，更是把神女描繪做了莊嚴的護國女神；而這樣的話，很可能本來是《高唐賦》序上原有而後來給蕭統刪掉了的。

儘管瑤姬神話有這樣的寓意，然而從表面上看，它終歸還是逃不出敍寫男女歡愛情狀的圈子，雖然文人士大夫對此感到興會淋漓，還從文字的誤解——襄王夢——發爲詩文的詠歎，而人民羣衆的反映卻是冷淡的。因而在民間，別有關於瑤姬的神話流傳，那就是唐末道士杜光庭在《錄城集仙録》裏所記録的瑤姬幫助大禹治水的神話，故事內容大概如下——

雲華夫人，名叫瑤姬，是西王母的第二十三個女兒。學道功成，從東海遨遊回來，經過巫山，見巫山林壑幽麗，留連不忍離去。其時正逢大禹治水，駐在山下。忽然刮起大風，吹得山搖地動，木石橫飛，制止不了，無法施工。大禹只好請雲華夫人幫忙。夫人於是傳授給大禹召神策鬼的法術，又叫她的屬神狂章、虞余、黃魔、大翳、庚辰、童律……等去幫助大禹治理洪水。不久大風平息，巫峽鑿通，大禹治水的工程順利地告一段落。於是跑去向夫人致謝。那知道當他站在高崖正張望之際，夫人忽然已經化而爲石，忽然又散作輕雲，忽然又聚爲夕雨，要不就變做遊龍，或者是飛翔的白鶴……總之千變萬化，捉摸不定。大禹見她這樣狡獪，有點疑心她不是真正的神仙，便把他的疑惑去向童律請教。童

律向他說明：雲華夫人原本不是胎生，而是西華少陰之氣凝聚成的，所以常是這麼變化無方，「在人爲人，在物爲物」。大禹的一團疑惑，才渙然冰釋。以後又去向夫人重申謝意，大山中忽然顯現出雲樓瓊臺，瑤宮玉閣，有獅子把關，天馬帶路。夫人宴坐在瑤臺上，正式接待了大禹。大禹因向夫人稽首問道，夫人對他作了懇切而周詳的指示。以後又叫她的侍女打開一隻紅玉箱，拿出一卷有關治水的仙書來交給大禹，又叫庚辰和虞余再度去協助大禹治水。大禹得了夫人的這些幫助，才終於把橫流十三年、爲患全中國的洪水治理平息。

這段神話，雖然已經大大地仙話化了，想來也還是有民間口頭傳說的依據，不是出於憑空虛造。因爲相傳大禹在巫山治理過洪水，而巫山又有古籍記載的神女神話，人們很容易將這二者結合起來，成爲神女幫助大禹治水。神話的發展、演變，每每是這樣：或者從一個故事化做幾個故事，或者從幾個故事合爲一個故事，並不足奇。從神女入楚懷王的夢，演變而爲神女幫助大禹治水，可以看出人民對神話的選擇和喜愛：人民是不喜歡那淫奔的神女，而是喜歡那爲人民的事業貢獻出一分力量的神女的，所以當後一種神話成爲文字紀錄出現在世間時，很快就居於壓倒的優勢，以後詩文所頌和民間所傳，都以此爲主流（宋代詩人的詩，都是歌頌幫助大禹治水的神女的；至今三峽民間所傳瑤姬神話，還大體

上保存着《鏞城集仙録》記敍的內容），前一種神話於是逐漸變得黯澹無光，只供少數文人去欣賞了。

三

赤松子者，神農時雨師也，服水玉，以教神農，能入火自燒〔一〕。往往至崑崙山上，止西王母石室中，隨風雨上下〔二〕。炎帝少女追之，亦得仙俱去〔三〕。（《列仙傳》卷上）

注釋

〔一〕「雨師」：司雨的神叫雨師，本是神職，這裏又像是人職，應是掌求雨的官。「水玉」：水晶；古代坤仙家以爲像雲母、水晶這類東西，服食了都能對於身體大有好處。赤松子服食了水晶，就能跳進火裏去自己把自己焚燒起來，從而火化登仙。

〔二〕登仙以後，就常常到崑崙山去，住在西王母曾經住過的石室裏，隨着風雨上下往來於山巔。因形軀已經蛻解，剩有所謂的魂靈，故能如此。

〔三〕炎帝的小女兒仿照赤松子的辦法，先服食水晶，後入火自燒，於是也就成了神仙，和赤松子一同去了。「追之」的涵義當是如此。

解說

炎帝少女追隨赤松子火化登仙的故事，性質上雖然已經屬於仙話的範圍，但是因爲古仙話傳留於後世的並不太多，而「火化登仙」又略帶點自我犧牲的意味，所以我們還是把它當做神話來加以考察。

赤松子，是古代傳說的一位著名的仙人。《楚辭・遠遊》說：「聞赤松之清塵兮，願承風乎遺則。」《韓非子・解老篇》也說：「赤松得之，與天地統（終）。」可見至遲在秦末漢初，就流傳着有關赤松子的神話（仙話）了。赤松子的登仙，除了服水玉（水晶）之類的藥物而外，還採取一項重要辦法，就是「自燒」。這項辦法，是古仙人登仙大都必經的途徑，而爲稍後的人們所不理解。所以赤松子這段故事，轉載到《搜神記》上，「自燒」就改變成了「不燒」。「入火不燒」，當然可以顯示出修道人的神通和本領，但卻失去了一項它原先具有的重大意義：即由此而達到登仙的目的。但「自燒」，不僅僅是燃上一堆火跳進去就完事，還須要有燒火的方法：稱之爲「行火」、「使火」或「作火」。夏帝孔甲時的師門能使火」，後來被孔甲妄殺，死後居然使山木皆焚，讓孔甲受驚而死，自己大約也尸解登了仙；師門的師傅嚩父，則早在三亮山「列火數十而昇」，並把他的「作火法」傳授給了另一弟子梁母：六安的鑄

冶師陶安公幾度『行火』，一旦紫色衝天，有赤龍來迎接安公昇天而去（以上均見《列仙傳》和《搜神記》）。炎帝少女追隨赤松子登仙而去，必然也是經過了『自燒』這個艱鉅的階段的。《太平御覽》卷九二一引《廣異記》：

> 南方赤帝女學道得仙，居南陽鄂山桑樹上，正月一日衙柴作巢，或作白鵲，或女人。赤帝見之悲慟，誘之不得，以火焚之，女即昇天，因名『帝女桑』。今人至十五日焚鵲巢作灰汁，浴蠶子招絲，像此也。

雖然記載的是炎帝（赤帝）另一個女兒學道登仙的行迹，但是『自燒』的痕跡卻宛然殘留着，不過是假手於她的父親罷了。

黃帝

一

古者黃帝四面[一]。（《太平御覽》卷七九引《尸子》[二]）

黃帝之初，養性愛民，不好戰伐，而四帝各以方色稱號，交共謀之，邊城日驚，介胄不釋[三]。黃帝歎曰：『夫君危於上，民不安於下[四]；主失其國，其臣再嫁[五]：厥病之由，非養寇邪[六]？今處民萌之上，而四盜亢衡，遽震於師[七]。』於是遂即營壘以滅四帝[八]。（《太平御覽》卷七九引《蔣子萬機論》[九]）

東方木也，其帝太皞，其佐句芒，執規而治春；南方火也，其帝炎帝，其佐朱明，執衡而治夏；中央土也，其帝黃帝，其佐后土，執繩而制四方[一〇]；西方金也，其帝少昊，其佐蓐收，執矩而治秋[一一]；北方水也，其帝顓頊，其佐玄冥，執權而治冬[一二]。（《淮南子·天文篇》）

中央之極，自昆侖東絕兩恆山，日月之所道，江、漢之所出，衆民之野，五穀之所宜，龍門、河、濟相貫，以息壤堙洪水之州，東至於碣石，黃帝、后土之所司者萬二千里〔一〕。（《淮南子・時則篇》）

注釋

〔一〕「古者黃帝四面」：四面，四張臉。按《尸子》這句話的全文是：「子貢問孔子曰：『古者黃帝四面，信乎？』孔子曰：『黃帝取合己者四人，使治四方，不計而耦，不約而成，此之謂四面也。』」照子貢問孔子的意思，所謂「四面」，確實就是「四張臉」，根據約想必是當時的民間傳說，而孔子解答做「取合己者四人，使治四方」云云，是把古代神話來歷史化了。

〔二〕「尸子」：書名，凡二十卷，戰國楚人尸佼著，已佚，清章宗源、汪繼培、孫星衍皆有輯本。

〔三〕「戰伐」：戰爭攻伐。「四帝各以方色稱號」：四帝，指太皞、炎帝、少昊、顓頊。古時以金、木、水、火、土五行所代表的方位和色彩來配神話傳說中的五帝，成爲一個完整的神國組織。東方屬木，色青，故太皞稱青帝；南方屬火，色赤，故炎帝稱赤帝；西方屬金，色白，故少昊稱白帝；北方屬水，色黑，故顓頊稱黑帝。這就是所謂「四帝各以方色稱號」。加上中央屬土，色黃，故軒轅稱黃帝。合起來就叫「五帝」或「五方帝」，詳後「解說」。「交共謀之」：四帝同謀進攻黃帝。「邊城日警」：邊城的戰士每天都在警戒着敵人的侵犯；警戒戒嚴叫警。「介冑不釋」：介，鎧甲；冑，頭盔，音ㄓㄡˋ。爲了防備敵人突然的侵襲，戰士們連自己頭上戴的盔和身上穿的鎧甲都不敢解

除下來。

〔四〕「民不安於下」：原作「民安於下」，義不可通，「不」字據《玉函山房輯佚書》補。

〔五〕「主失其國，其臣再嫁」：古以夫婦關係喻君臣，意思是說，國君如果把國家丟了，那麼他的臣子就要給別的國君做臣子，像婦女再度嫁給別人做妻一樣。在中國奴隸制和封建制社會中，一切人都受君權的絕對統治，婦女還受夫權的絕對統治。爲了鞏固這種統治，所以提倡「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嫁二夫」。亡國之臣再給別的國君做臣子，和婦女再嫁一樣，都被認爲是同一性質的不幸的、不光榮、不道德的事。

〔六〕「厥病」：厥，其；厥病，其病，指「君危於上，民不安於下」、「主失其國，其臣再嫁」這兩樁病。這兩樁病的根由，豈不是由於養寇貽患嗎？

〔七〕「民萌」：萌，義同民；民萌，猶言衆民。「四盜」：指四帝。「亢」：同抗。「遞」：更易、替換的意思。「師」：師旅、軍隊。如今我（黃帝）既然位居於衆民之上，可是四方的强盜卻偏要來和我抗衡，輪番不斷地使我的師旅受到震驚，這種狀況豈可容忍其繼續下去。

〔八〕「營壘」：古時軍隊所築用以防禦敵人的工事稱營壘。黃帝親自到營壘去指揮作戰，就把四帝的侵略軍消滅了。

〔九〕「蔣子萬機論」：書名，三國魏蔣濟撰，已佚，《玉函山房輯佚書》有輯録。

〔一〇〕「后土」：土神，又是幽都的統治者。「制」：約制。

〔一一〕「少昊」：即少昊金天氏。「蓐收」：金神和刑罰之神。「矩」：曲尺。

〔二〕『顓頊』：音 zhuān xū，卽顓頊高陽氏，黃帝的曾孫。『玄冥』：水神，卽禺强。『權』：稱錘。

〔三〕『自昆侖東絕兩恒山』：舊注云：『自，從也；絕，猶過也；恒山，常山，言兩，未聞也。』兩字疑衍。大意說：中央的邊際，從崑崙山向東經過恒山，太陽和月亮所照臨、江水和漢水所發源的地區，人民繁多、五穀豐盛的原野，孟津河（龍門）、黃河、濟水互相流貫，大禹曾經用息壤來填塞洪水的州土，一直到東方海畔的碣石山，黃帝和后土所管轄的地方共是一萬二千里。

解說

五方帝的神話起源可說是相當地早。《晏子春秋・內篇・諫上》已有楚巫見齊景公『請致五帝，以明君德』這樣的記敍，屈原《惜誦》也說：『令五帝以折中兮』，都指的是五方天帝，並非人帝。屈原《遠遊》中描寫的一段，更把五方帝和他們的屬神的名號除后土而外都列舉出來了：『軒轅不可攀兮，吾將從王喬而娛戲，……吾將過乎句芒，歷太皓以右轉兮，……遇蓐收乎西皇，……指炎神而直馳兮，吾將往乎南疑，祝融戒而還衡兮，……從顓頊乎增冰，歷玄冥以邪徑兮，……』只是像《淮南子・天文篇》所敍寫的整齊有序的神國組織還不大看得出來，但想來也是已經有了的。《尸子》所記子貢向孔子提出的『古者黃帝四面，信乎』的問題，便透露出了這當中的一些消息：長有四張臉的黃帝，原來是便於嚴密地注看着四方，從而達到他鞏固地統治宇宙這一目的的。從黃帝的『四面』，就暗示了除了作爲

中央天帝的黃帝而外，其餘東西南北四方，還有別的天帝存在。別的天帝，當然就是如《遠遊》所說的「太皓（太皞）、西皇（少昊）、炎神（炎帝）、顓頊」等。但黃帝能在神國組織中，作爲中央天帝而爲四方天帝之長，必定有其原因。果然，在較早的古籍《孫子・行軍篇》中，已有『凡此四軍之利，黃帝之所以勝四帝也』這樣的說法。孫子舉此，目的不過在於宣揚他的「四軍之利」的兵略，不一定真即黃帝之所以勝四帝者。但黃帝勝四帝，必是早於《孫子》成書之前的一段民間傳說，可惜其詳已不可得而聞。直到三國時魏蔣濟著《蔣子萬機論》，才又把這段民間傳說重新敍述出來並且充實了一番。當然寫的是『人話』，但在「人話」的後面，據我們推想，也應有古神話做它的背景。那就是：黃帝在取得中央天帝的統治權之前，必定還和四方的天帝進行過嚴重的軍事鬥爭，最後戰勝了四帝，屈服了他們，這才有「五帝」或「五方帝」的神國組織的建立和黃帝與衆神各司其職、相安無事的圖景出現。總之，「五帝」或『五方帝』的神話，是和春秋戰國時期奴隸主或封建領主窮兵黷武爭領導權的政治局面（春秋有「五霸」，戰國有「七雄」）、和受了戰爭痛苦的人民要求統一與秩序相適應的。作爲中央天帝的黃帝，無疑是王者或霸者（大奴隸主或大封建領主）的象徵，四方的天帝如太皞、炎帝等，無疑是四方諸侯（小奴隸主或小封建領主）的象徵。神國組織原是人國組織的反映，或者說，是建基於人國組織之上的，於此，又得到了很好的印證。

二

海內昆侖之虛，在西北，帝之下都〔一〕。昆侖之虛方八百里，高萬仞。上有木禾，長五尋，大五圍〔二〕。而有九井，以玉爲檻，面有九門，門有開明獸守之，百神之所在〔三〕。在八隅之巖，赤水之際，非仁羿莫能上岡之巖〔四〕。

昆侖南淵深三百仞。開明獸身大類虎而九首，皆人面，東嚮〔五〕，立昆侖上。開明西有鳳凰、鸞鳥，皆戴蛇踐蛇，膺有赤蛇〔六〕。

開明北有視肉、珠樹、文玉樹、玕琪樹、不死樹〔七〕。鳳凰、鸞鳥皆戴瞂〔八〕。又有離朱、木禾、柏樹、甘水、聖木曼兑——一曰挺木牙交〔九〕。

開明東有巫彭、巫抵、巫陽、巫履、巫凡、巫相，夾窫窳之尸，皆操不死之藥以距之〔一〇〕。窫窳者，蛇身人面，貳負臣所殺也〔一一〕。服常樹，其上有三頭人，伺琅玕樹〔一二〕。

開明南有樹鳥，六首；蛟、螐、蛇、蜼、豹、鳥秩樹，於表池樹木，誦鳥、

鵷、視肉〔二〕。（《山海經·海內西經》）

注釋

〔一〕『昆侖之虛』：卽崑崙山，大山叫虛，虛或作墟。『帝之下都』：天帝在下方的都邑。此天帝卽黃帝，詳後『解說』。

〔二〕『木禾』：郭璞注：穀類也，可食。按禾實如今叫小米，疑當稱小米樹。『尋』：古以八尺爲尋。『圍』：計度圓周的名稱，諸說不一：或言五寸爲圍，或言八尺，或言合抱，或言一尺；以木禾的長度推之，作一尺似較妥。

〔三〕『面有九井』：崑崙山的每一面有九眼井。按《初學記》七引此『面』作『上』，『以玉爲檻』：用玉石來做井欄，檻，音ㄐㄧㄢˋ。『面有九門』：按《史記·司馬相如傳》正義引此作『旁有五門』，《太平御覽》卷三八引此亦作『五門』。『門有開明獸守之』：每一座門都有一隻開明獸守護着。按崑崙山四面門共是三十六，開明獸亦當是三十六，但據下文所敍的情景看，又似乎只有唯一的一隻，則此處文字，或有脫誤。

〔四〕『八隅之巖』：隅，音ㄩˊ，八隅，未詳，或是地名，巖，洞穴。意謂百神居於八隅的洞穴中，而此洞穴，下臨赤水之濱，非射日英雄如羿者不能登此岡巔，到此巖穴。『之巖』的『之』，應作『到』解。相傳西王母居崑崙山石室中，羿嘗到此向她請求不死之藥，故云。『仁羿』，一說，卽夷羿，夷的重文古作𠂢，與仁音形並近。

〔五〕「嚮」：同向。

〔六〕「膺」：胸，音 yīng。謂前明獸西面的鳳凰和鸞鳥，都是頭上頂着蛇，足下踩着蛇，胸前又掛着紅蛇。

〔七〕「視肉」：神話中一種奇怪的供人食用的生物，這生物四肢百骸都沒有，只是一堆淨肉，形狀像牛肝，有一對小眼睛，剛剛要把牠吃完，馬上又長還原狀。詳後「解說」。「珠樹、文玉樹、玗琪樹」：都是生長珍珠和美玉的樹，玗琪，音 yú qí。「不死樹」：樹上花果可以製煉不死之藥；下文云：「巫彭、巫抵、巫陽、巫履、巫凡、巫相，夾窫窳之尸，皆操不死之藥以距之」，其藥當從此樹取得。

〔八〕「厥」：盾，音 fú。

〔九〕「離朱」：赤色神鳥。「甘水」：即醴泉。「聖木曼兑，一曰挺木牙交」：未詳，疑此處文字有脫誤。

〔一〇〕「巫彭」：名叫彭的巫師；下巫抵、巫陽、巫履、巫凡、巫相同。「窫窳」：見前「伏羲」章第二節注。「操」：持。「距之」：郭璞云：「爲距卻死氣，求更生。」意思是說巫彭等六個巫師，手裏都拿着不死藥，夾着窫窳的尸體替他除掉死氣，讓他復活轉來。

〔一一〕貳負的臣子名叫危，與貳負同謀殺死窫窳；詳下節選文與「解說」。

〔一二〕「服常樹」：樹名，形狀未詳。「伺琅玕樹」：伺，察看的意思；住在服常樹上的三頭人，三頭輪流起卧，察看着琅玕樹的動靜。三頭人即離朱（是前面所說赤色神鳥離朱的演變），黃帝時明目人，傳說他眼睛能見秋毫之末於百步之外，因琅玕樹上所生長的琅玕，爲鳳凰鸞鳥每天必不可少的食

品，故黃帝派他於此看守。《藝文類聚》卷九十引《莊子》佚文：『天又爲生雜珠（朱），一人三頭，遞卧遞起，以伺琅玕。』即此，詳後「解說」。

〔二〕「樹烏，六首」：《大荒西經》：『有青烏，身黃，赤足，六首，名曰蠲烏。』郭璞注：『音蠲。』疑即此烏。「蝮」：音 fù，一種毒蛇的名稱。「雌」：音 cí，長尾猿。「烏秩樹」，未詳。『於表池南木』：在池子的四周種上樹以顯示出池子的美。「鵷」：鵷，音 yuān。此段文字疑有脱誤，不甚可解，姑斷句如此，俟更詳考。

解說

全面地敍寫作爲天帝下都的崑崙山的情景，以這裏所錄的文字爲最早。崑崙山被看做是『帝之下都』，這帝，固然是天帝，而天帝，又是誰呢？《穆天子傳》卷二說：『吉日辛酉，天子（穆天子）升於昆侖之丘，以觀黃帝之宫。』於是我們知道：所謂帝，實在就是黃帝。『黃帝』，古書又常寫作『皇帝』，即『皇天上帝』的意思。他是宇宙的最高統治者，相當於希臘神話裏的宙斯，或羅馬神話裏的朱匹忒。他不但在天上有帝都，在下方也有帝都，他的在下方的帝都，就在那高峻的崑崙山上，已接近於天庭了，因此傳說是『百神之所在』。大約最古的神話是說，神們都住在高山上，天帝的都城也在高山的巔頂。猶之希臘神話說：宙斯和衆神都住在奧林帕斯山上。那麼『帝之下都』的崑崙山，其實也就是『帝之上都』。古代

人們的設想可能就是這麼質樸。後來隨着階級社會的發展，文化在大多數人淪爲奴隸而少數人享受自由的前提下，有了一些增進的時候，人們才這麼設想，神的住居應該在比高山更高的天上。於是可能原本是黃帝『上都』的崑崙山，也就一變而爲『下都』了。高爾基說：「奴隸主愈有力量和權威，神就往天上升得愈高。」（《文學論文選》頁三二二——《蘇聯的文學》）這話是不錯的。長有四張臉的作爲中央天帝的威嚴的黃帝的出現，就說明隨着初期封建社會的建立，封建統治者的統治地位也日益鞏固了。

關於崑崙山的神話，在我國神話的寶庫中，實在是非常豐富，不勝枚舉。舉其要者，有《山海經・西次三經》所記的神陸吾所司的『實惟帝之下都』的『昆侖之丘』，從槐江之山（縣圃）看去，『其光熊熊，其氣魂魂』，景象已相當壯觀了；《楚辭・天問》復云：『崑崙縣圃，其尻安在？增城九重，其高幾里？』又添上了九重『增（層）城』，更是氣象宏偉；《淮南子・地形篇》更據《山海經》和《天問》等書所敍，把崑崙山周圍環境作了具體而生動的描繪，最後並指出由崑崙山通向天庭的道路，崑崙山的神話到這裏便算是規模大備了。這以後的一些有關崑崙山的神話：如《玄中記》所敍的身長九萬里、繞崑崙山三周的巨蛇，《十洲記》所敍的崑崙山的金臺玉樓，《拾遺記》所敍的崑崙山九層、每一層陸離光怪的景象……等，無非都是踵事增華，看來像是有意虛構了。

崑崙山所有的奇異物事中，視肉和離朱要算是最奇異的了。這兩種物事，也常見於古帝葬所的附近，應該是屬於『神物』之類，現在我們就單把這兩種東西提出來談談。

先講視肉。視肉是怎樣一種東西呢？經無明文，只是郭璞注中這麼說：『聚肉形如牛肝，有兩目也；食之盡，尋復更生如故。』不知何本，大概還是根據舊來的傳說。《神異經·西北荒經》說：『西北荒中有脯焉，味如麋鹿脯，食一片復一片。』就是視肉之類的東西。

這似乎不僅是神話的幻想。《古小說鉤沈》輯《玄中記》說：『大月氏及西胡有牛名爲日反，今日割取其肉三四斤，明日其肉已復，創即愈。』《蜀典》卷九「稍割牛」條引《涼州異物志》說：『月支有羊，尾重十斤，割之供食，尋生如故。』竟然真有這種活的視肉。像月支這種大尾羊，有人說在西北考古時曾經親自見過，由於尾巴沉重成爲羊的負担，農民每每帶便用小車子推着羊的尾巴跟在後面慢慢走。這樣看來，雖是神話幻想，也有一些現實生活的依據了。

其次再講離朱。比起視肉來，離朱的情況要複雜些。《山海經·海外南經》說：『狄山，帝堯葬於陽，帝嚳葬於陰。爰有熊、羆、文虎、蜼、豹、離朱、視肉。』郭璞在「離朱」下注云：『木名也，見《莊子》；今圖作赤鳥。』很顯然，注『木名也』，應當是『人名也』之譌。因爲《莊

子》從無作爲「木名」的離朱，而只有一個《天地篇》所記的由於眼睛明亮、被黃帝派去尋找他所遺失的「玄珠」的離朱（詳本章第五節）。而這個離朱，現在竟雜在一大羣動物當中，「圖作赤烏」了。離朱究竟是什麼東西呢？

我以爲離朱當即《淮南子・精神篇》所說的「日中有踆烏」的「踆烏」，高誘注：「謂三足烏。」對了，就是此物。三足烏又稱陽烏、金烏，疑即古所謂的朱鳥。《文選・思玄賦》說：「前長離使拂羽兮。」注：「長離，朱鳥也。」《書・堯典》說：「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傳：「鳥，南方朱鳥七宿。」離爲火，爲日，故神話中這一原屬於日後又象徵化爲南方星宿的朱鳥，或又稱爲離朱。郭璞注所說「今圖作赤鳥」者，正是離朱的古圖象啊。此「赤鳥」即朱鳥，乃是日中神禽踆烏、三足烏、陽烏或金烏的。世傳古時的明目人，或又冒以離朱之名，不過喻其如禽在日中，日麗中天，明無所不察的意思。這就是離朱爲什麼時而是動物、時而又是人的緣故。

但是問題並沒有完結。《藝文類聚》卷九十引《莊子》（今本無）說：「瓊枝，高百仞，以瑊琳琅玕爲實。天又爲生離珠，一人三頭，遞卧遞起，以伺琅玕。」而本節《海內西經》所說的「服常樹，其上有三頭人，伺琅玕樹」，情況全同於前面引《莊子》佚文所說，則服常樹上這個三頭人，就是離珠了。古珠、朱字通，《文選・琴賦》「乃使離子督墨」李善注：「離子，

離朱也，《淮南子》曰：「離子之明，察秋毫於百步之外。」按《慎子》爲離珠。」可見離珠就是離朱。這樣說來，那麼那個與視肉爲鄰、「今圖作赤烏」的離朱，和在服常樹上「伺狼玕樹」的三頭人離珠（朱），和本章第五節就要講到的替黃帝尋覓遺失玄珠的明目人離朱，竟是『三位一體』的了。是的，他們確實是『三位一體』的。前面已經知道由動物的離朱演變爲人的離朱的原由了，可是爲什麼又會演變做三頭人離珠（朱）呢？其實這也是並不難於索解的。離朱既是日中神禽踆烏即三足烏，足訛爲頭，而且人化，豈不就成了三頭人麼？三頭人「伺狼玕樹」，主要用的還是眼睛，六隻眼睛來做伺察工作，基本上並沒有離開『離朱明目』的傳說。至於要問離朱即三足烏既是日中神禽，爲什麼又會見於崑崙山或古帝王的墓所呢？那也只能說這是神話的變異，不能膠柱以求。正如三足烏後來竟成爲傳說中的瑞應之物一般，它也居然由「日中」下到凡間來了。

三

鍾山，其子曰鼓，其狀人面而龍身，是與欽䲹殺葆江于昆侖之陽〔一〕。帝乃戮之鍾山之東曰瑤崖〔二〕。欽䲹化爲大鶚，其狀如雕而黑文白首，赤喙而虎爪，其音如晨鵠，見則有大兵〔三〕；鼓亦化爲鵕鳥，其狀如鴟，赤足而直喙，黃文而白

首，其音如鵕，見則其邑大旱〔四〕。（《山海經・西次三經》）

貳負之臣曰危，危與貳負殺窫窳〔三〕。帝乃梏之疏屬之山，桎其右足〔六〕，反縛兩手〔七〕，繫之山上木。在開題西北〔八〕。（《山海經・海內西經》）

注釋

〔一〕『鍾山』：即鍾山之神燭龍，見《盤古》章第一節『解說』。『其狀人面而龍身』：原作『其狀如人面而龍身』，王念孫校衍『如』字，從刪。『欽䲹』、『葆江』：皆天神名，䲹，音ㄆㄧˊ。

〔二〕『帝』：指黃帝，詳後『解說』。『瑤崖』：原作崤崖，瑤字據王念孫、畢沅校改，瑤崖，即瑤水之崖，或作『瑤岸』，見《文選・思玄賦》注引。

〔三〕『鵕』，音ㄐㄩㄣˋ，屬鳥類猛禽類，古稱睢鳩，『雕』：同鵰。『晨鵕』：郭璞云：『晨鵕，鷹屬，猶晨鳧耳。』『大兵』：大的戰爭。

〔四〕『鵕鳥』：鳥名，鵕，音ㄐㄩㄣˋ。『鵕』：即鷹鷂。

〔五〕『危與貳負殺窫窳』：其意當爲：危獻策於貳負，因而殺死了窫窳。在此事件中，危是主謀者，故黃帝之罰，亦惟及危。此郭璞《圖讚》所謂：漢擊磐石，其中則危，是也。非如鼓與欽䲹殺葆江，係同謀，故二人同被誅戮。但又另有不同傳說，則是危與貳負俱受懲罰，詳後『解說』。

〔六〕『帝乃梏之疏屬之山』：帝，亦指黃帝，詳後「解說」。梏，手械，此處作繫縛解，梏，音ㄍㄨˋ。之，指貳負的臣子危。疏屬之山，畢沅說在今陝西省綏德縣。「桎」：足械，音ㄓˋ。

〔七〕「反縛兩手」：今本作『反縛兩手與髮』，「與髮」二字衍，從王念孫、郝懿行校刪。《太平御覽》卷五十引郭璞注云：「約髮合縛之也。」『合』當爲『而』字之形誤。『約髮而縛之』者，約其髮而反縛其兩手也。蓋古圖像如此。今本「約髮」作『并髮』，後人不明、又因「并髮」而妄於經文下增「與髮」二字，誤矣。

〔八〕『開題』：山名，畢沅說即笄頭山，是不錯的；笄頭山又叫雞頭山，《史記・五帝本紀》有「（黃帝）西至於空桐，登雞頭」語，知此地正是黃帝用事之處。

解說

作爲全宇宙統治者的黃帝，是神世界一切糾紛的公平裁判者。鍾山山神的兒子鼓和欽鴀同謀殺死了葆江，黃帝馬上把他們殺死在鍾山東面的瑤崖，替葆江申冤報仇；貳負的臣子危向貳負獻策殺死了窫窳，黃帝也立刻把他枷拷在疏屬山的大樹下面，並叫昆侖山的幾個神巫各拿不死之藥去救活窫窳。這兩件事顯示出黃帝的無上威權和公正不偏。他之所以能統治全宇宙，爲衆神所拱服，除了作爲主要條件的神通和權力之外，可能在這些地方也有相當關係。

但是這兩段文字中所記的，都單只稱帝而不稱黃帝，又何以知其爲黃帝呢？首先我們

看鍾山之子鼓『與欽鴀殺葆江於昆侖之陽、帝乃戮之鍾山之東曰瑤崖』的『帝』。鍾山界在黃帝服食玉膏的崟(音ㄐㄧㄣˊ)山(見後節)和作爲黃帝下都的昆侖山之間，而且黃帝又曾把食用不完的玉膏移種在鍾山的向陽處，那麼這『帝』自然應該是黃帝。其次再看『危與貳負殺窫窳、帝乃梏之疏屬之山』的『帝』。前面『注釋』中已說過，開題(疏屬之山在其西北)即雞頭，正是黃帝遊踪所及及其神靈用事之處，而且疏屬、開題，也距黃帝的下都昆侖山不遠，《文選》張協《七命》注引此經『帝』正作『黃帝』，此『帝』實在應該是黃帝。

總之，凡《山海經》裏所說的『帝』(天帝)，絕大多數都是指黃帝，只要仔細去尋繹，不難找出理解的綫索。只有《中次七經》『姑媱之山，帝女死焉』的『帝』，和《中次十二經》『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的『帝』，一指炎帝，一指堯，是其例外。還有《海外東經》的『帝令豎亥……』，是指禹；不過下面已經明說『一曰禹令豎亥』了。

需要補充說幾句的，是關於『危與貳負殺窫窳』的事。從正文的記敘看，黃帝的懲罰僅及於危(故郭璞注云：『漢宣帝使人(鑿)上都，發盤石，石室中得一人……』)。但從後來傳說和經文其他部分的記敘看，則連貳負也同受懲罰了。《海內經》說：『北海之內，有反縛盜械、帶戈常倍之佐，名曰相顧之尸。』郭璞注：『亦貳負臣危之類也。』竊以爲非僅『之類』，實在就是這一神話的異文。何以知其然呢？劉秀《上山海經表》云：『漢宣帝時，擊磻石於

上郡，陷得石室，中有反縛盜械人，時臣秀父向爲諫議大夫，言此貳負之臣也。詔問何以知之，亦以《山海經》對。」「反縛盜械人」既是「貳負之臣」，則同於「相顧之尸」所寫的情景。但劉向此處所說，還僅及於危。而「反縛盜械」之語，卻非偶然相同，必是古來另有傳說。曰「相顧」者，那就是連貳負也都繫械了起來的圖象。果然，唐李冗的《獨異志》就這麼寫着：「漢宣帝時有人於疏屬山石盖下得二人，俱被桎梏。……」《淵玉集·鑒戒篇》亦記此事，文略同，可見是採取了「相顧之尸」的一說了。而這一說，才是更合理、更得人心的。

四

滄海之中，有度朔之山，上有大桃木〔一〕，其屈蟠〔二〕三千里，其枝間東北曰鬼門，萬鬼所出入也。上有二神人，一曰神荼，一曰鬱壘，主閱領萬鬼〔三〕。惡害之鬼，執以葦索，而以食虎〔四〕。於是黃帝乃作禮，以時驅之〔五〕。立大桃人，門户畫神荼、鬱壘與虎，懸葦索以禦凶。（《論衡〔六〕·訂鬼篇》引《山海經》〔七〕）

帝巡狩，東至海，登桓山，於海濱得白澤神獸，能言，達於萬物之情〔八〕。因

問天下鬼神之事，自古精氣爲物、遊魂爲變者，凡萬一千五百二十種，白澤言之，帝令以圖寫之，以示天下[九]。帝乃作祝邪之文以祝之[一〇]。（《雲笈七籤》[一一]卷一百《軒轅本紀》[一二]）

崙山，其中多白玉，是有玉膏，其原沸沸湯湯，黃帝是食是饗[一三]。是生玄玉[一四]。玉膏所出，以灌丹木，丹木五歲，五色乃清，五味乃馨[一五]。黃帝乃取崙山之玉榮，而投之鍾山之陽。瑾瑜之玉爲良，堅栗精密，濁黑而有光，五色發作，以和柔剛。天地鬼神，是食是饗；君子服之，以禦不祥[一六]。（《山海經·西次三經》）

注釋

〔一〕『大桃木』：即大桃樹。

〔二〕『屈蟠』：盤曲；蟠，音 pán。

〔三〕『神荼、鬱壘』：二神名；神荼，音 shén shū，鬱壘，音 yù lǜ。『閱領』：監察和統領。

〔四〕意謂凡凶惡和害人的鬼，便用蘆葦編的繩索綑綁起來，拿牠去餵老虎。食，音 sì，義同飼。

〔五〕於是黃帝便因此而制爲典禮，在一定的時候來驅逐這些惡鬼。

〔六〕『論衡』：書名，凡三十卷，東漢王充撰，內容大都以求實精神，訂謬砭俗，於破除當時迷信，有相當貢獻。然於所訂之謬及所砭之俗中，亦常有共實是古代神話傳說而被誤解爲迷信者，今以神話眼光觀之，當然都是有用的研究資料。

〔七〕按此段文字今本《山海經》無。

〔八〕『帝巡狩』：帝，黃帝；巡狩，本作巡守，古時天子巡行諸國稱巡守，巡守就是巡閱諸侯所守土的意思。狩，音ㄕㄡˇ。『桓山』：山名，在今江蘇省銅山縣東北，桓，音ㄏㄨㄢˊ。『達於萬物之情』：瞭解萬事萬物的情況。

〔九〕『精氣爲物，遊魂爲變』：精氣所憑藉而爲各種生物和無生物，遊魂所接觸而爲各種妖怪變異的，凡此種種，只要白澤神獸一說出來，黃帝就叫人用圖畫把牠們畫下來，用以昭示天下的人。

〔一〇〕『祝邪之文』：咒詛邪惡的文字。黃帝於是作了咒詛邪惡的文字以咒詛白澤神獸所說的那些妖邪。

〔一一〕『雲笈七籤』：書名，凡一百二十二卷，宋張君房撰。緣真宗（九九八——一〇二二）時校正道書，王欽若等薦君房任其事，因撮其精要以成此書。

〔一二〕『軒轅本紀』：書名，凡三卷，唐王瓘撰，一名《廣黃帝本行紀》。阮元《四庫未收書目提要》卷四載之，止作一卷，云佚其上中二卷，乃失於查考。蓋《雲笈七籤》所載不分卷的《軒轅本紀》，卽是其全，更無佚亡了。

〔一三〕『峚山』：峚，音ㄇㄧˋ。『玉膏』：古人想像的一種膠液狀的可以服食的玉。『原』：源本字。『沸沸湯湯』：玉膏涌出的光景。『饗』：享用。

〔一四〕「玄玉」：黑玉。

〔一五〕所出的玉膏，就用來灌溉丹木，丹木經過五年，就開出五種顏色的清芬的花朵，結出五種味道的香美的果子。

〔一六〕「玉榮」：玉的精華。「鍾山之陽」：鍾山的向陽處，指山的南面。「瑤瑜」：美玉名，音 ㄧㄠˊ ㄩˊ。「堅栗精密，濁黑而有光」：栗原作粟，據宋本改；黑原作澤，據吳寬抄本改。「服」：佩帶。言黃帝把峚山的玉的精華移種在鍾山的向陽處，生出堅栗精密，濁黑有光的瑤瑜之玉。這些美玉，上焉者且能五彩煥發，調和柔潤，天地鬼神就拿它們來做每天必不可少的食品，「君子」佩帶了這種玉出門旅行，也可以抵禦邪祟不祥之物。

解說

被當作統治階級的偶像的黃帝，不但統治着天上的神，是神世界公平的裁判者，而且也統治着存在於宇宙間的一切妖魔鬼怪。從本節所選錄的三段神話可以看出此中消息。神荼和鬱壘在度朔山的大桃樹下面「閱領」天下萬鬼，黃帝因此而制爲典禮，以時驅鬼，這樣的神話，恐怕已經不是最古神話的本來面貌。最古的神話，應是黃帝通過神荼和鬱壘這兩個鬼頭子的手，以統轄天下萬鬼，建立宇宙秩序。白澤神獸神話的內容和性質，大體也同於神荼鬱壘。「達於萬物之情」的白澤，也是一個鬼統領，是黃帝手下的一員要將。黃帝作

『祝邪之文云云』，並不一定眞正就是驅鬼，只不過表示黃帝對萬鬼的約束禁制而已。只有崑山玉膏神話的性質稍微有點兩樣（可能是黃帝神話仙話化的開始，詳第六節「解說」），然而從食玉膏書，也可見到黃帝是『天地鬼神』的總首領，而且『君子佩玉，可以祛禦邪惡不祥』，也和前兩段驅鬼、祝邪有共通處，爲了選錄方便，因此就連帶蒐輯在這裏了。

五

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還歸，遺其玄珠〔一〕。使知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之而不得，使喫詬索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象罔得之〔二〕。黃帝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莊子〔三〕·天地篇》）

罔象求而得之，後爲蒙氏之女奇相氏竊其玄珠，沉海去爲神〔四〕。（《雲笈七籤》卷一百《軒轅本紀》）

震蒙氏之女，竊黃帝玄珠，沉江而死，化爲此神，即今江瀆廟也〔五〕。（《蜀梼杌》〔六〕卷上）

注釋

〔一〕『還歸』：回來；還，音 xuán。『玄珠』：黑色寶珠。

〔二〕『知』：音 zhì，古天神的聰慧者。『離朱』：古天神的明目者。『曉詬』：古天神的善辨者。『象罔』：古天神的以遇事恍忽、漫不經心聞名者。

〔三〕『莊子』：書名，凡五十二篇，戰國宋莊周著，多假古代神話傳說以寓意，面目雖經改更，尚可從中窺見本真。

〔四〕『罔象』：即象罔。『蒙氏』：即震蒙氏。『奇相氏』：傳說她因偷竊了黃帝的玄珠，爲黃帝所追捕，沉江而死，化爲馬頭龍身的怪物，故稱『奇相』。見《蜀典》卷二『奇相』條。

〔五〕『江瀆廟』：指江瀆廟所奉祀的神奇相；瀆，音 dú。

〔六〕『蜀檮杌』：書名，凡二卷，宋張唐英據《前蜀開國記》、《後蜀實錄》二書撰。檮杌，音 táo wù。

解說

黃帝遺失玄珠的神話，始見於《莊子》，其後《淮南子·人間篇》亦敍之，而增一攫剔（音 jué dú），高誘注：『攫剔善於搏拾物。』與《莊子》所記敍的合看，故事就更豐滿了。有人說這不過是莊子的寓言，從知、喫詬、象罔等寓意性的名字上可以見之。我以爲這話只是說對了一半。不錯，寓言誠然是寓言，但還應當看到除了寓言之外的別一半。莊子是哲

學家，自然要寫寓言，並不要寫神話，然而以莊子的博聞，許多地方，實在可以借古代神話傳說以寓意，用不着再去生編硬造。從《莊子》文章裏若干半寓言半神話的記敘，可以證實這一點。自然，莊子在假借古神話傳說來表達他的哲學思想時，是將這些原始素樸的材料經過一番改造以適應他的需要的。但因莊子終於去古未遠，其所假借的神話傳說，雖經改造，還能窺見大概，不至過於失真，如這裏所錄黃帝遺失玄珠的神話就是。知、喫詬、象罔三人的名字雖然可說是寓意的，然而離朱明目，又是一人三頭(見《御覽》引《莊子逸篇》)，卻是地道的神話人物，並不具有多少寓意性，而莊子述之，可見並非純粹的寓言。且故事一到《淮南子》裏，除原有的離朱外，又增攫剚，象罔亦易名爲忽怳，尤可見有此大同小異的現象，乃係根據不同的傳說以成文。故《人間篇》敍了此事之後，緊接着《修務篇》又舉「離朱之明，攫捽(剚)之捷」以爲他事的論證，可見攫剚也像離朱一樣，是傳說中的有名人物。至於人的名字之含寓意性與否，倒並不是決定是寓言或是神話傳說的主要條件，五方帝的屬神句芒、蓐收、祝融、玄冥、后土，名字都是寓意性的，然而並不失爲神話人物，即其佐證。

莊子所述的這段神話，乃是假此以寓「道可遇而不可求」之意，所以知、離朱和喫詬費了很大力氣而沒有得到的物事，卻被象罔在無心中得到了。神話本身帶有一些該諧的性

質，正符合後世民間相傳的兩句諺語『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的情境。然而『不費工夫』得到的東西，丟失也很容易，因而後來又從這段神話派生出奇相竊玄珠的神話。但宋時既已有江瀆廟神即奇相之說（張唐英《蜀檮杌》），則此神話的產生以及爲民間所崇信也由來已古了。

六

黃帝生駱明，駱明生白馬，白馬是爲鯀。……鯀復生禹〔一〕。（《山海經·海內經》）

黃帝生禺號，禺號生禺京，禺京處北海，禺號處東海，是爲海神〔二〕。（《山海經·大荒東經》）

黃帝娶雷祖，生昌意，昌意降處若水，生韓流〔三〕；韓流取淖子曰阿女〔四〕，生帝顓頊。（《山海經·海內經》）顓頊生驩頭〔五〕，驩頭生苗民〔六〕。（《山海經·大荒北經》）

黃帝生苗龍，苗龍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白犬有牝牡，是爲犬戎〔七〕。（《山海經·大荒北經》）

黃帝之孫曰始均，始均生北狄。（《山海經·大荒西經》）

軒轅之國〔八〕在此窮山之際，其不壽者八百歲。在女子國北。人面蛇身，尾交首上。（《山海經·海外西經》）

注釋

〔一〕『鯀復生禹』：從鯀的肚子裏化生出禹來；復是腹的借字。關於鯀和禹的神話，見『鯀禹治水』章。

〔二〕『禺號』：海神名，人面鳥身；一作『禺虢』。虢，音未詳。『禺京』：北海海神而兼風神，即玄冥，共形或爲魚身手足，或爲人面鳥身；一作『禺强』，或作『禺彊』，參看『女媧』章第五節。

〔三〕『雷祖』：一作『嫘祖』，傳說是黃帝的正妻，養蠶的發明者。『若水』：水名，在今四川省境，即雅龍江。昌意被貶謫到下方的若水去居住，生了韓流。

〔四〕『韓流取淖子曰阿女』：韓流娶了個淖子氏的姑娘名叫阿女的。淖，音 nào。

〔五〕『驩頭』：神話中古國名，其國人人面有翼，捕魚海中。一作『驩兜』，或作『驩朱』，頭、兜、朱均一聲之轉。驩，音 huān。

〔六〕『苗民』：神話中古國名，其國人腋下有翼，而不能飛。

〔七〕『白犬有牝牡，是爲犬戎』：謂白犬有牝牡各一，自相配偶，生的子孫，就成爲犬戎國。《藏經》本作『白犬二犬有牝牡』，義更明顯，惟下犬字疑衍。

〔八〕『軒轅之國』：黃帝號軒轅，此國當即黃帝後裔所成之國，故下文有『不壽者八百歲』、『人面蛇身、尾交首上』等敍寫，正是神子之態。畢沅、郝懿行注同此。

解說

黃帝是神話裏統治全宇宙的天帝，故從神的譜系看，他的子孫比別的天帝更要繁多也更要顯著，他不但生了許多著名的天神，如鯀、禹、顓頊、咎繇、禺強……並且還生了下方許多民族，如驩頭、犬戎、北狄、苗民……因此傳說中的黃帝才顯得那麼偉大，爲人神所共祖。但是研讀有關黃帝的神話，也應當知道：黃帝神話是從奴隸社會末期到封建社會逐漸趨於鞏固時期的產物，神話的記錄者總是有意無意地在渲染着黃帝的尊嚴與威望，這對於擡高統治者的地位當然是有利的，而我們卻不要忘記這當中存在着封建性的糟粕，這是一。其次，在秦末漢初，由於當時的統治者醉心於神仙不死之說，於是有相當數量的道家方士編造的仙話滲入於黃帝的神話中，如謂黃帝鑄鼎，乘龍升天(《史記・封禪書》)；黃帝自擇亡日，葬於橋山，山陵忽崩，墓空無尸，只有劍和鞋在(《抱朴子・極言篇》引《列仙傳》)……等，弄得神話中夾雜仙話，或仙話冒充了神話，很有些烏烟瘴氣，不可不予以察究而作嚴肅對待。

再者，在黃帝的神話傳說中，又還有大量關於他和他的臣子們的創造發明的傳說。單是見於《世本》和《世本》宋衷注的，就有二十八種。舉凡日常服用器物的發明如衣裳、冕、

旃、舟、車、鼓、鏡……等，乃至於學術的發明如星象、曆數、醫藥、音樂……等，莫不具有，古代文物似乎在黃帝時代就完美無缺了。這當然是由於人們對於這位老祖宗的異常崇敬而產生的奢望，故不免在有意無意中將他作了過甚的歌頌。高爾基說：『在原始人底觀念中，神並非一種抽象的概念，一種幻想的東西，而是一種用某種勞動工具武裝着的十分現實的人物。』（《文學論文選》頁三二二——《蘇聯的文學》）在黃帝身上雖然也體現出如高爾基所說的這些，但究竟可以看得出來，造作的成分是多了一些。因此，在選録時就沒有選録黃帝制器的這一部分。

黃帝與蚩尤之戰

一

昔者黃帝合鬼神於西泰山之上[一]，駕象車而六蛟龍，畢方並轄[二]，蚩尤居前[三]，風伯進掃，雨師灑道，虎狼在前，鬼神在後，騰蛇伏地[四]，鳳凰覆上，大合鬼神，作爲《清角》[五]。（《韓非子[六]·十過篇》）

大荒之中，有係昆之山者，有共工之臺，射者不敢北鄉[七]。有人衣青衣，名曰黃帝女魃[八]。蚩尤作兵伐黃帝，黃帝乃令應龍攻之冀州之野[九]。應龍畜水。蚩尤請風伯雨師，縱[一〇]大風雨。黃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殺蚩尤。

魃不得復上，所居不雨[一一]。叔均言之帝，後置之赤水之北，叔均乃爲田祖[一二]。魃時亡之[一三]。所欲逐之者，令曰：『神北行[一四]。』先除水道，決通溝

瀆[一五]。（《山海經·大荒北經》）

大荒東北隅中，有山名曰凶犁土丘。應龍處南極，殺蚩尤與夸父，不得復上，故下數旱[一六]。旱而爲應龍之狀，乃得大雨。（《山海經·大荒東經》）

應龍已殺蚩尤，又殺夸父，乃去南方處之，故南方多雨[一七]。（《山海經·大荒北經》）

東海中有流波山，入海七千里[一八]。其上有獸，狀如牛，蒼身而無角，一足；出入水，則必風雨；其光如日月，其聲如雷，其名曰夔[一九]。黃帝得之，以其皮爲鼓，橛[二〇]之以雷獸[二一]之骨，聲聞五百里，以威天下。（《山海經·大荒東經》）

蚩尤銅頭啖石，飛空走險。（黃帝）以牸牛皮爲鼓，九擊而止之，尤不能飛走，遂殺之[二二]。（《山海經·大荒北經》吳任臣[二三]注引《廣成子傳》[二四]）

大荒之中，有宋山者，有赤蛇，名曰育蛇。有木生山上，名曰楓木。楓木，

蚩尤所棄其桎梏，是謂楓木〔二五〕。（《山海經・大荒南經》）

黃帝殺蚩尤於黎山之丘，擲械於大荒之中，宋山之上，後化爲楓木之林〔二六〕。（《雲笈七籤》卷一百《軒轅本紀》）

注釋

〔一〕『合』：會。『西泰山』：即泰山。有小泰山稱東泰山，故泰山一稱西泰山。

〔二〕『畢方竝鋯』：畢方，神鳥，如鶴，人面，一足。竝，依傍，音ㄅㄧㄥˋ；鋯，同轄，車軸端的鐵箍叫鋯，音ㄒㄧㄚˊ。意思是說，畢方坐在車旁侍衛着黃帝。

〔三〕『蚩尤居前』：蚩尤在前面開路。蚩尤，古天神，傳說是炎帝的子孫；蚩，音ㄔ。

〔四〕『騰蛇』：一種能興雲霧、無翅而飛的神蛇，即螣蛇。

〔五〕『清角』：樂曲名。

〔六〕『韓非子』：書名，凡二十卷，五十五篇，戰國時韓非撰。

〔七〕『鄉』：同向。射者不敢北向，乃是因爲共工之臺是共工威靈所在地的緣故。

〔八〕『衣青衣』：穿青衣；上一衣字作動詞用，音ㄧ。『黃帝女魃』：意即黃帝的女兒名叫魃的；魃，音ㄅㄚˊ。

〔九〕『作兵』：造作兵器。傳說蚩尤造作了五種兵器，即戈、殳、戟、酋矛、夷矛（《蘇氏演義》）。『應龍』：一種生有翅膀的神龍。『冀州』：古九州之一，今河北山西二省，及遼寧省遼河以西，河

南省黃河以北皆其地。

〔一〇〕「縱」：放縱，《藏經》本及《類聚》、《御覽》引古本均作從，義同縱。

〔一一〕天女魃大約受了蚩尤「邪祟」的觸染，從此不能再上天，她所居留之地便滴雨俱無。

〔一二〕「叔均」：后稷的孫子（《山海經·海內經》），或說是后稷弟弟台璽的兒子（《大荒西經》），實當即舜的兒子商均；見「舜」章第四節「解說」。這幾句大意是：叔均向黃帝說明旱魃（天女魃）爲害的情由，黃帝便把她來安頓在赤水以北的地方，不准她到處亂跑。叔均因爲關心農事，有功於人民，後來便做了農耕之神。

〔一三〕「魃時亡之」：亡，逃亡；旱魃雖然被安頓在一個固定的地方了，但不能忍受約束的痛苦，因而時時逃亡在外。

〔一四〕「令」：祝告。要想驅逐旱魃的，便祝告她說：「神啊，回到赤水以北你的老家去罷。」

〔一五〕「先除水道，決通溝瀆」：除，修理；先把水道修理好，再把大溝小瀆挖通，因爲旱魃一去，大雨就要來了。瀆，音ㄉㄨˊ，小的溝渠叫瀆。

〔一六〕「南極」：指凶犁土丘的南端。「數」：屢次，經常；音ㄕㄨㄛˋ。應龍殺掉蚩尤與夸父以後，遭遇和天女魃相同，從此不能再上天。天上因缺少行雨的神，故下方常受旱災之苦。

〔一七〕這是應龍和雨旱關係的又一說法，記錄者隨所聞的不同而記錄之；可以和前說互爲補充。

〔一八〕即入海七千里的東海中有流波山，山名「流波」，或當是流於波上之山，有似於《列子》所謂「五山之根，無所連著」的蓬萊、瀛洲……等五神山的情景。

〔一九〕「夔」：音ㄎㄨㄟˊ。關於夔的形貌，諸說不一。有說夔像龍而一足，人面而有角手（《說文》）；有說夔一足，人面猴身能言，越人謂之山繰（《國語》韋昭注）。除了一足是相同外，餘均與此異。

〔二〇〕「擊」：音ㄐㄧˊ。

〔二一〕「雷獸」：即雷澤中的雷神，郭璞說。

〔二二〕「啖」：食，音ㄉㄢˋ。「險」：指險峻的地方。「旤牛」：即夔，旤音同夔。「止之」：之，指蚩尤，蚩聲九發而蚩尤使被制止，不能飛走。

〔二三〕「吳任臣」：清仁和人，名志伊，康熙中舉鴻博，授檢討，著有《山海經廣注》等書。

〔二四〕「廣成子傳」：書名，已佚，內容不詳；相傳廣成子爲黃帝師，故此書與黃帝神話（仙話）應多有關。

〔二五〕郭璞注：「黃帝得蚩尤，械而殺之，已摘其械，化而爲楓也。」

〔二六〕這段記敘正是本前段《經》注爲說，不過謂黎山之丘是殺蚩尤之地，則是異聞。

解說

見後。

二

阪泉氏蚩尤，姜姓，炎帝之裔也，好兵而喜亂，逐帝而居於濁鹿，與封禪，

號炎帝[一]。（《路史・後紀四・蚩尤傳》）

黃帝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二]，帥熊、羆、狼、豹、貙、虎爲前驅[三]；以鵰、鶡、鷹、鳶爲旗幟[四]。（《列子・黃帝篇》）

蚩尤率魑魅與黃帝戰於涿鹿，帝令吹角作龍吟以禦之[五]。（《通典[六]・樂典》）

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蚩尤作大霧彌三日，軍人皆惑，黃帝乃令風后法斗機作指南車，以別四方，遂擒蚩尤[七]。（《太平御覽》卷一五引《志林[八]》）

黃帝攝政[九]前，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並獸身人語，銅頭鐵額，食沙、石子，造立[一〇]兵杖[一一]、刀、戟[一二]、大弩[一三]，威振天下，誅殺無道，不仁不慈[一四]。萬民欲令黃帝行天子事，黃帝仁義，不能禁止蚩尤，遂不敵[一五]。（《太平御覽》卷七九引《龍魚河圖》[一六]）

黃帝與蚩尤九戰九不勝[一七]，黃帝歸於太山[一八]，三日三夜，霧冥[一九]。有一婦人，人首烏形，黃帝稽首[二〇]再拜，伏不敢起。婦人曰：『吾玄女[二一]也，子欲何

問？』黃帝曰：『小子欲萬戰萬勝。』遂得戰法焉。（《太平御覽》卷一五引《黃帝玄女戰法》[三]）

（黃帝）傳戰執尤於中冀而殊之，爰謂之『解』[三]。（《路史・後紀四・蚩尤傳》）解州[四]鹽澤[五]，滷[六]色正赤，俚俗謂之『蚩尤血』。（《夢溪筆談》[七]卷三）

蚩尤冢，在東平郡壽張縣闞鄉城中，高七丈，民常十月祀之[八]。有赤氣出亘天[九]，如匹絳帛，民名爲『蚩尤旗』。肩髀冢，在山陽鉅野縣重聚[十]，大小與闞冢等。傳言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黃帝殺之，身體異處，故別葬之。（孫馮翼[十一]輯《皇覽[十二]・冢墓記》）

軒轅[十三]之初立也，有蚩尤氏兄弟七十二人，銅頭鐵額，食鐵石，軒轅誅之於涿鹿之野。蚩尤能作雲霧。涿鹿今在冀州。有蚩尤神，俗云人身牛蹄，四目六手。

今冀州人掘地得髑髏[二四]如鋼鐵者，即蚩尤之骨也。今有蚩尤齒，長二寸，堅不可碎。

秦漢間說：蚩尤氏耳鬢如劍戟[二五]，頭有角，與軒轅鬥，以角觝[二六]人，人不能向[二七]。今冀州有樂名『蚩尤戲』，其民兩兩三三，頭戴牛角而相觝。漢造角觝戲[二八]，蓋其遺製也。

太原村落間祭蚩尤神不用牛頭[二九]。今冀州有蚩尤川，即涿鹿之野。漢武時，太原有蚩尤神畫見，龜足蛇首，□疫，其俗遂爲立祠[三〇]。（《述異記》卷上）

注釋

〔一〕『阪泉氏』：阪泉，地名，蚩尤居阪泉，故稱阪泉氏；阪，音 bǎn。『帝』：指帝榆罔，實當即指炎帝，見《周書·嘗麥篇》。『濁鹿』：即涿鹿，今河北省涿鹿縣。『封禪』：古時帝王在登位之後對於天地所舉行的一種極隆重的祭祀典禮，封以祭天，禪以祭地；禪，音 shàn。

〔二〕『炎帝』：即逐炎帝而自號炎帝的蚩尤。『阪泉之野』：即涿鹿之野，因阪泉在今涿鹿縣東，古書所謂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或阪泉，其實不過是同地異名罷了。

〔三〕『貔』：貔熊、羆、狼、豹、貙、虎爲前驅：帥，統率。羆，人熊；音 pí。貙，形狀像貍的一種獸；音

ch'ê。統率這些猛獸使牠們在前面做先鋒。

〔四〕『以鶡、鶚、鷹、鳶爲旗幟』：以字原無，從《列子集釋》補。鶡，音 ho，傳說中的一種勇健的鳥，形狀象野雞而比野雞大，和敵人戰鬥，至死方休。參加戰鬥的鶡、鶚、鷹、鳶飛翔天空，形若旌旗，故云。

〔五〕『魑魅』：傳說中山林裏爲害人類的怪物；音 ch'i mei。『角』：古時軍中的吹器。

〔六〕『通典』：書名，凡二百卷，唐杜佑撰。

〔七〕『彌』：滿。『風后』：人名，黃帝臣。『法斗機作指南車』：斗，北斗，星宿名；機，天機，卽北斗星的別名。北斗星斗柄轉動而斗不動，因而取法此象創制了指南車。

〔八〕『志林』：書名，凡三十篇，晉虞喜撰，已佚。

〔九〕『攝政』：執掌政權；攝，音 shê。

〔十〕『造立』：製作。

〔十一〕『兵杖』：械杖；棍棒之屬。

〔十二〕『戟』：音 chi；古兵器的一種，長桿上附有月牙狀的利刃。

〔十三〕『大弩』：弩，音 nu；裝有機關，利用機械力量發箭的弓。

〔十四〕『誅殺無道，不仁不慈』：謂蚩尤濫行誅殺而無道，且不仁不慈。

〔十五〕天下萬民都想讓黃帝來做『天子』，只因黃帝講的是『仁義』，不能禁止蚩尤的作亂，於是在和蚩尤交戰時，就沒有戰勝蚩尤。

〔十六〕『龍魚河圖』：漢代緯書之一，已佚。

〔一七〕「凡」：表示多的意思。

〔一八〕「太山」：即泰山，在今山東省。

〔一九〕「霧冥」：霧氣昏冥。

〔二〇〕「稽首」：九拜中至敬之禮。引頭至地，首頓即舉，叫頓首；頭至地多時叫稽首。故下文云：『再拜，伏不敢起』，即稽首的具體情狀；古時臣拜君才用此禮。稽，字本作𣪊，音ㄑㄧˇ。

〔二一〕『玄女』：即九天玄女，《雲笈七籤》有《九天玄女傳》，後世小說或稱九天玄女娘娘。

〔二二〕『黃帝玄女戰法』：書名，撰人及時代均不詳，已佚。

〔二三〕「傳戮」：即轉戰，傳，音ㄓㄨㄢˊ。「尤」：蚩尤。「中冀」：即冀州，因居於九州的中部，故稱中冀。

「殊」：斷絕、分離。「爰」：於是。「解」：古地名，在今山西省解縣與安邑縣之間，盛產鹽。傳說黃帝和蚩尤轉戰於中冀，終於擒獲蚩尤，登時把他殺掉，使他身首斷絕、分離，於是叫那個地方做『解』。

〔二四〕『解州』：州名，五代漢置，即前面《路史》所說的『解』。

〔二五〕『鹽澤』：鹽池。

〔二六〕「涵」：鹽水，音ㄏㄢˊ。

〔二七〕「夢溪筆談」：書名，凡二十六卷，又《補筆談》二卷，《續筆談》一卷，宋沈括撰。

〔二八〕「東平郡壽張縣闞鄉城」：東平郡，地名，故治在今山東省東平縣東；壽張縣，地名，在今山東省陽穀縣東南；闞鄉城，地名，未詳，當是古壽張縣所屬地；闞，音ㄎㄢˋ。

〔二九〕『有赤氣出亘天』：原止作『有赤氣出』，『亘天』二字據《路史・後紀四》注引補。亘，音ㄍㄣˋ，窮覓的

意思，亘天，直通到天。

〔三〇〕『髀』：股，即大腿；音 bì。『山陽鉅野縣重聚』：山陽，郡名，漢置，故治在今山東省金鄉縣西北；鉅野縣，地名，在今山東省濟寧縣西南；重聚，未詳，疑是屬鉅野縣轄的一個小地名。

〔三一〕『孫馮翼』：清濟陽人，生平不詳。

〔三二〕『皇覽』：書名，凡六百八十卷，三國魏王象等奉勅撰，已佚。

〔三三〕『軒轅』：黃帝號。

〔三四〕『髑髏』：乾枯的頭骨；音 dú lóu。

〔三五〕『耳鬢如劍戟』：耳朵兩旁長的鬢髮豎立起來好像劍戟。

〔三六〕『觝』：觸；音 dǐ。

〔三七〕『向』：抵禦。

〔三八〕『角觝戲』：角觝亦作角抵，古代校力之戲，即今之摜跤、摔角。

〔三九〕『太原村落間祭蚩尤神不用牛頭』：因相傳蚩尤姜姓，是炎帝的後裔，而炎帝神農是『人身牛首』，故太原村落間祭蚩尤神不用牛頭，爲的是對蚩尤表示敬畏。

〔四〇〕『虵』：同蛇。『□疫』：□字原缺，疑當是大字。太原因蚩尤神白晝顯形，就發生了一場大瘟疫，民間便替蚩尤在當地修了一座祠廟來奉祀他。

解說

黃帝與蚩尤的戰爭，是我國古代一大神話傳說，這一神話傳說的記錄，開始於戰國初年，流傳演變，直到唐宋時代不絕，中間經過一千多年，實在是我國神話傳說規模最大、影響最廣的。它基本上反映了原始社會部族與部族之間的戰爭。從神話的角度看，黃帝與蚩尤，是天神；而從傳說的角度看，他們也是兩大部族的首領。這在神話和歷史雜糅、難於判然分剖的古代，情況往往就是這樣的。

總的說來，黃帝與蚩尤戰爭的神話，是突出地表現了蚩尤的猛勇慓悍與黃帝的謀略機智。這一場鬥爭，是智與力的鬥爭，最後智慧終於戰勝强力，而蚩尤便以『身體異處』的悲劇性的收場而告終了。民間對黃帝與蚩尤初無軒輊，觀於《皇覽·冢墓記》『民常十月祀之（蚩尤）』，《述異記》『其俗遂爲（蚩尤）立祠』，《史記·高祖本紀》漢高祖起兵，『祠黃帝、祭蚩尤於沛庭』……等可知。只因黃帝是戰爭的勝利者，後世歷史記敍不免從統治階級正統的眼光出發，對黃帝的功烈加以塗飾，而於失敗的蚩尤則予以詆謗，影響及於民間，故敍蚩尤的猛勇而亦近於獰惡。如《龍魚河圖》謂蚩尤『獸身人語，銅頭鐵額』，『誅殺無道，不仁不慈』，《歸藏》謂蚩尤『八肱、八趾、疏首』，譯成現代話，就是八隻手、八條腿、分叉的腦袋：都有貶毀之意。其實據《山海經》、《韓非子》等書所敍，蚩尤也並不像這樣的凶暴。

本章選録的材料，分爲兩組：前一組偏於神話，多採《山海經》的記敍；後一組偏於傳

說，雜採子、史、緯書、筆記、小說等的記載。爲了要各自鈎稽出一個故事的大體輪廓，於所選材料，也未作嚴格的劃分，因而神話中夾有傳說，傳說中也有神話。

現在先講前一組所選的材料。

《韓非子・十過篇》寫黃帝在西泰山大合鬼神，有『蚩尤居前，風伯進掃，雨師灑道』這樣的話，蚩尤當然和風伯雨師一樣，是黃帝的屬神：證以較早的《管子・五行篇》所說：『蚩尤明乎天道，黃帝使爲當時』，可知蚩尤臣於黃帝，古有傳說。

這臣於黃帝的蚩尤，居然『明乎天道』，那就說明他的智慧聰明，實在並不下於富於謀略的黃帝，和後來相傳的一味以勇悍聞名的蚩尤的性行是不大相符的。不僅如此，蚩尤還是冶鍊事業和種種兵器的發明者。《尸子》說：『造冶者蚩尤也。』《管子・地數篇》說：『葛盧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爲劍、鎧、矛、戟；……雍狐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爲雍狐之戟、芮戈。』蚩尤的才能和技藝也是可觀的。

這『臣於黃帝』的蚩尤，終於發動了對黃帝的戰爭，《山海經・大荒北經》所記『蚩尤作兵伐黃帝』那一段神話，正可以和《管子》諸書所記相印證。在這場大戰中，黃帝方面的戰將有應龍和天女魃，蚩尤方面則有風伯、雨師。很湊巧，這裏蚩尤請來幫忙的風伯、雨師，正是《韓非子》所記敍的曾經一同替黃帝開過路的風伯、雨師。兩段神話彷彿真有一些

聯繫：那麼就是有一種到現在我們還不知道的原因，神國的內部忽然起鬨，一部分神以蚩尤爲首起來推翻黃帝的統治。高爾基說：『奴隸主愈有力量和權威，神就往天上升得愈高，而在羣衆中間就出現了一種反抗神的意願。』（《文學論文選》頁三二二——《蘇聯的文學》）蚩尤和風伯、雨師這樣一些反抗神的神，就是羣衆這種意願最初的體現者。結末蚩尤雖然因爲戰敗於天女魃和應龍之手而終於被殺，但是他那敢於反抗的戰鬥精神卻是階級社會被壓迫階級所值得寶貴的。

至於黃帝的兩個戰勝蚩尤立了大功的功臣的命運却很悲慘：大約他們在戰爭中用盡了神力，天女魃『不得復上』，在人間被人們趕來趕去；應龍也『不得復上』，只好悄悄去到南方躲藏着。黃帝早把他們忘掉到九霄雲外去了。

值得一提的，是《大荒東經》和《大荒北經》記敍的夸父。一則稱『應龍殺蚩尤與夸父』；再則稱：應龍已殺蚩尤，又殺夸父」：以夸父與蚩尤並舉，知夸父必然也是這場大戰的直接參加者。夸父之加入這場戰爭，和《海內經》及《大荒北經》所記夸父爲炎帝苗裔或有相當關係，詳後「刑天」章『解說』。

共次再講一講後一組所選的材料。

從傳說看，蚩尤似乎又是一個部族的名稱。故《龍魚河圖》說『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

《述異記》說「有蚩尤兄弟七十二人」。《路史》謂蚩尤是炎帝的苗裔，實本於《遁甲開山圖》，其說亦算得是較早的。證以《述異記》所說「太原村落間祭蚩尤神不用牛頭」，似乎可以憑信。因爲傳說炎帝是「人身牛首」，祭蚩尤不用牛頭，從中可以看出蚩尤和炎帝之間的關係，並可看出這是原始社會圖騰主義的殘餘：作爲祖宗神象徵的那種動物是不許子孫傷害的。相傳黃帝號有熊氏（《白虎通・號》——按原作「自然」，盧文弨校本以「自然」爲「有熊」之譌，甚確），那麼黃帝的部族就是以熊爲其圖騰的標誌，而蚩尤的部族則以牛爲其圖騰的標誌。這兩個部族都是勢均力敵的，而從兵器發明的傳說來看，在戰爭的初期蚩尤的力量似乎更要強大。但是黃帝因爲有衆多的小部族的聯合（有人以爲《列子・黃帝篇》所說的「黃帝與炎帝（蚩尤）戰於阪泉之野，帥熊、羆、狼、豹、貙、虎爲前驅，以鵬、鴟、鷹、鳶爲旗幟」，各種飛禽走獸，無非都是部族圖騰的標誌，近確），加上黃帝本人的謀略，最後更靠了玄鳥族人（玄女）的幫助，才終於擊潰蚩尤，殺死了蚩尤的首領。

這是假定的一個歷史輪廓，傳說自然十百倍地將這輪廓放大了，故《龍魚河圖》等書才有對蚩尤形貌的「獸身人語、銅頭鐵額」之類誇張的描寫，於其本領也才有「吹煙噴霧」、「飛空走險」之類神奇的敍述。更足引人注目的，是《述異記》所記載的許多有關蚩尤的逸聞軼事中，居然出現「今有蚩尤齒，長二寸，堅不可碎」這樣的記敍，蚩尤齒且長二寸，其身軀

之碩巨可知。那麼所謂蚩尤，必是一巨人部族的名稱；其與《山海經·海外北經》所記的博父國即夸父國，當同爲南北二大巨人部族，曾經聯合起來，同攻黃帝，但是都被黃帝擊敗了。在涿鹿之野這一片古戰場上，戰爭曾經以空前規模進行着，爲其既規模宏大，又曠日持久，呈膠着狀態（《黃帝玄女戰法》：『黃帝與蚩尤九戰九不勝』），像荷馬史詩《伊利亞特》所敍寫的特羅亞城之戰一般，故神怪變幻的傳說自然於此滋生，因而有蚩尤率魑魅、作大霧及請風伯、雨師助陣等神話見於記載。黃帝雖然以其謀略制勝了蚩尤，但從諸書的記敍看，民間同情似乎倒在失敗者的一方。故蚩尤軼聞，衆所豔稱：有載其冢墓的，有記其祠廟的，有敍其祭典的，有述其身體齒髮的，乃至於解州鹽澤之爲蚩尤血，宋山楓木之爲蚩尤桎梏，比比見於書册。

在諸書所記述的黃帝戰蚩尤的神話中，惟《太平御覽》一五引《黃帝玄女戰法》，爲仙話化的神話，值得予以注意。這段仙話化的神話，恐怕原也有一個神話的底子，即商民族的始祖神玄鳥曾助黃帝制勝蚩尤。但是到了道家方士的手裏，就成了西王母派遣的人首鳥身的九天玄女（參看《廣博物志》卷九引《玄女法》）來傳授黃帝的符籙，教黃帝的戰法，而黃帝呢，也成了『拜伏不敢起』的猥瑣的『小子』。這顯然是爲了要達到道士們的某種目的，才將這段神話加以一番人工改造、製作的工夫。我們只好除掉這些塵氛，略窺古神話的本來面目就是了。

刑天

刑天與帝爭神〔一〕，帝斷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二〕，乃以乳爲目，以臍爲口，操干戚〔三〕以舞。（《山海經·海外西經》）

注釋

〔一〕『刑天』：刑原作形，從《太平御覽》卷八八七引此經及陶潛《讀山海經》詩『刑天舞干戚』改。天，甲文作𠂤，金文作𠂤，口與●均像人首，『刑天』蓋即斷首之意。『帝』：指黃帝；因其事與蚩尤事類，常羊山又在軒轅之丘附近，爲黃帝威靈所及地，自非黃帝無足當之。『爭神』：原爭神上有『至此』二字，『此』指何地，無從索解；《御覽》三七一、五五五、五七四、八八七引此經均無『至此』二字，是也，從刪。

〔二〕『常羊山』：傳說中西方地名，具體所在，未詳。

〔三〕『操干戚』：操，持；干，盾；戚，斧。

解說

和蚩尤、夸父相似，刑天也是反抗神的神之一，而其鬥志卻比蚩尤、夸父更爲猛勇。

頑强。他和黃帝爭神座，被黃帝砍掉了腦袋，將他的腦袋埋葬在常羊山，於是這無頭的刑天，便用兩乳來當做眼睛，用肚臍來當做嘴巴，左手拿了盾，右手拿了大板斧，憤怒地在那裏揮舞不息。晉代大詩人陶潛（淵明）《讀山海經》詩說：『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於這雖遭失敗卻不甘心失敗的斷頭英雄的奮鬥不懈精神，可說是沒有過譽。

『刑天』又作『邢天』，《太平御覽》五五五引此經正作『邢天』。而《路史・後紀三》云：『（神農）乃命邢天作《扶犁》之樂，制《豐年》之詠，以薦釐來，是曰《下謀》。』刑天似乎又曾經是炎帝神農的屬臣或屬神。《路史》記此，當有所本。即或認爲是繆葛虛造，而刑天所葬首的常羊之山，《宋書・符瑞志》云：『有神龍首感女登於常羊山，生炎帝神農。』偏又是炎帝神農的降生處。二者合看，從蛛絲馬跡處，可知刑天神話必與炎帝神話有相當聯繫。其聯繫爲何？《淮南子・兵略篇》云：『炎帝爲火災，故黃帝禽之。』《繹史》卷五引《新書》云：『炎帝者，黃帝同母異父兄弟（按今本《新書・制不定》作『同父異母弟』，非傳說初相）也，各有天下之半，黃帝行道而炎帝不聽，故戰於涿鹿之野，血流漂杵。』《呂氏春秋・蕩兵篇》云：『兵所自來久矣，黃、炎故用水火矣。』可見黃帝和炎帝的鬥爭，是古來就有傳說的。或者當炎帝兵敗於黃帝之後，其後裔如蚩尤、夸父（據《海內經》后土爲炎帝裔，據《大荒北經》夸父爲后土孫，則夸父亦炎帝的苗裔）者，其屬臣或屬神如刑天者，均前仆後繼，起來

爲炎帝復仇，而刑天所表現的寧死不屈的鬥志，爲尤卓著。因書闕有閒，是否如此，已不可詳知了。

黃帝和炎帝的鬥爭，實是古來神話傳說中的一場大鬥爭。就是共工與顓頊爭帝、怒觸不周山的神話，恐怕也是黃、炎鬥爭神話的餘緒，因爲顓頊是黃帝系的人物，而共工，則是炎帝系的人物（均見《山海經・海內經》）。此外《山海經・大荒北經》還記有『鯀攻程州之山』，郭璞注：『皆因其事而名物也。』郝懿行云：『程州蓋亦國名，如禹攻共工國山之類。』是的，《大荒西經》就記有『禹攻共工國山』，郭璞注：『言攻其國、殺其臣相柳於此山也。』還記有『有池，名曰孟翼之攻顓頊之池』，郭璞注：『孟翼，人姓名。』這自然也是『皆因其事而名物』的。從這些散碎的神話資料裏，可見黃、炎兩系的人物一直在那裏互相攻伐。鯀、禹顯明地是黃帝系的人物（《海內經》），孟翼攻顓頊，孟翼很可能就像蚩尤、夸父、刑天、共工……那樣，是炎帝系的人物。那麼黃帝和炎帝這一場鬥爭，真是波瀾壯闊，此伏彼起，歷時久遠。但是到禹『逐共工』的時候，這場鬥爭也就接近尾聲了；因爲禹是以『抑下鴻』、『辟除民害』的英雄姿態出現的（見《荀子・成相篇》），而共工則是『振滔洪水、以薄空桑』（《淮南子・本經篇》）的罪魁禍首，於是就不能不從『觸山』的正面人物的地位而居於反面了。黃、炎鬥爭到這里便以黃帝系的人物取得優勢而告終結了。

夸父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成都載天。有人珥〔一〕兩黃蛇，把〔二〕兩黃蛇，名曰夸父。后土〔三〕生信，信生夸父。夸父不量力，欲追日景，逮之于禺谷〔四〕。將飲河而不足也，將走大澤，未至，死于此〔五〕。（《山海經·大荒北經》）

夸父與日逐走，入日〔六〕。渴欲得飲，飲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七〕。棄其杖，化爲鄧林〔八〕。（《山海經·海外北經》）

注釋

〔一〕『珥』：音ㄦˇ，以飾物貫耳叫珥。

〔二〕『把』：握。

〔三〕『后土』：幽冥世界的統治者。《楚辭·招魂》：『君無下此幽都兮，土伯九約。』王逸注：『土伯，后土之侯伯。』準此，后土當爲幽都之王卽幽冥世界的統治者。

〔四〕『日景』：太陽的光影，景同影。『逮』：捕。『禺谷』：卽虞淵，傳說是太陽沉落的地方。

〔五〕『河』：黃河。『大澤』：古澤名，在雁門山的北邊，縱橫有千里寬廣，是鴈鳥孳生幼兒和更換毛羽

的地方，或說卽《史記》、《漢書》所謂的「蒙汜」。『未至』，未至大澤。『死于此』：此，指成都載天山。

〔六〕『逐走』：互相競賽，追逐而走；逐，古書或引作競，其義更明。「入日」：進入了太陽的光輪。

〔七〕「河、渭」：黃河和渭水。「道渴」：半路上口渴。

〔八〕『鄧林』：畢沅云：『鄧林卽桃林也，鄧桃音相近，蓋卽《中山經》所云，夸父之山，北有桃林矣。』其說是。

解說

夸父逐日的神話是我國最早的幾個著名神話之一。神話裏所表現的夸父的無比的英雄氣概，竟敢於去追趕太陽，和太陽賽跑，最後巨人夸父雖然因爲止不住口渴終於在半路上犧牲了，但是他那勇往邁進、凌厲無前的精神，卻是一直教人神往。夸父的犧牲遺留給人的不是悲哀的印象而是振奮的感情：此其所以爲積極的浪漫主義，爲强有力的壯美動人的神話。（見本書圖版三）

夸父逐日，或者不僅是表面上的『與日逐走』而已，的確還應該有着象徵的意義存在。它象徵的是什麼呢？夸父逐日，應當看做是古代勞動人民對光明和真理的尋求，或者說，是與大自然競勝、征服大自然的那種雄心壯志。記錄這段神話的人說夸父『不量力』，未免

是站在統治階級的立場，對夸父作了不應有的貶低。陶潛《讀山海經》詩說：『夸父誕宏志，乃與日競走。』境界就高多了。的確，夸父所代表的，是人民的精神力量，而不是『不量力』。陶潛詩用『宏志』二字，表達出了夸父的精神。夸父臨死，『棄其杖，化爲鄧林』，鄧林就是桃林，那麼巨人夸父雖然犧牲了，卻並沒有失敗，還有他的拄杖化爲嘉桃，爲後來的光明和真理的尋求者及與大自然競勝者解除口渴，以完成他未曾達到的志望。神話本身既是這麼振奮昂揚，結末又是這麼鼓舞人心，謂之爲積極的浪漫主義文學，誰曰不宜？

以此之故，傳說中夸父的遺跡所在多有。《太平御覽》卷四七引《郡國志》說：『臺州覆釜山，有巨跡，云是夸父逐日之所踐。』又卷五六引《安定圖經》說：『振履堆者，故老云，夸父逐日，振履於此，故名之。』又卷三八八引《荆州記》說：『零陵縣石上有夸父跡。』等等。而唐張鷟《朝野僉載》卷五乃說：『辰州東有三山，鼎足直上，各數千(十)丈。古老傳云：「鄧夸父與日競走，至此煮飯，此三山者，夸父支鼎之石也。」』更把夸父的奇材異能，作了雄偉而生動的描寫：足見夸父在人民心目中，是有着怎樣一個崇高的地位。

關於夸父，還得略贅幾句。那就是：前既說他爲應龍所殺，這裏又說他死於『與日逐走』、『渴欲得飲』，前後豈不矛盾？其實是並不矛盾的。爲應龍所殺，是夸父神話的一說；逐日而死，又是夸父神話的另一說：記錄者無非各記所聞而將它們集於一書罷了。從『神』

這個角度來理解夸父是如此。如果從『巨人族』這個角度來理解夸父，就更容易說明問題了。參加黃帝、蚩尤戰爭的夸父，以及後來被應龍所殺的夸父，當都只是夸父族的部分，而非其全體，故還可能有個別夸父去『追日』而終於犧牲於他的宏圖壯志上（不管是在黃帝、蚩尤戰爭以前或以後）。《山海經》和《淮南子》都記有夸父國（《海外北經》的博父國應作夸父國才是），更說明『夸父』是一個羣體而並沒有在戰爭中被消滅。

愚公

太形、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萬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陽之北[一]。

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二]。懲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謀曰：『吾與汝畢力平險，指通豫南，達於漢陰，可乎[三]？』禦然相許[四]。

其妻獻疑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損魁父[五]之丘，如太形、王屋何！——且焉置土石？』

禦曰：『投諸渤海之尾，隱土[六]之北。』

遂率子孫荷擔者三夫[七]，叩石墾壤[八]，箕畚[九]運於渤海之尾。鄰人京城氏之孀妻[一〇]，有遺男，始齔[一一]，跳[一二]往助之。寒暑易節，始一反焉[一三]。

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曰：『甚矣，汝之不惠[一四]！以殘年餘力，曾不能毀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

北山愚公長息〔一七〕曰：『汝心之固，固不可徹〔一八〕，曾不若孀妻弱子！雖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孫，孫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子孫孫，無窮匱〔一九〕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何曲智叟亡〔二〇〕以應。

操蛇之神〔二一〕聞之，懼其不已〔二二〕也，告之於帝。帝感其誠，命夸蛾氏〔二三〕二子負二山，一厝朔東，一厝雍南〔二四〕。自此，冀之南，漢之陰，無隴斷焉〔二五〕。（《列子·湯問篇》）

注釋

〔一〕『太形』：山名，卽太行山。『河陽』：舊縣名，故城在今河南省孟縣西。

〔二〕『北山愚公』：爲其立志移山，爲子孫萬代謀幸福，不計眼前成功與否，以世俗眼光觀之，其行也愚，故稱『愚公』；與後文河曲智叟相襯映，一『智』一『愚』之間，作者的善惡褒貶就從中窺見了。

『面山而居』：面對着太形、王屋兩座大山而居住。

〔三〕『懲』：苦於。『塞』：閉塞。『迂』：迂曲。『聚室』：召集一家大小。『謀』：商議。『汝』：你們。

『畢力平險』：用全副力量把險峻的高山鏟平。『指通豫南，達於漢陰』：一直通到豫州的南部，到達漢水的南面；山南叫『陽』，水南叫『陰』。

〔四〕『襆然相許』：襆，不同的東西合在一起叫襆；襆然相許，異口同聲，表示贊成。

〔一五〕『獻疑』：張湛注：『猶致難也。』即詰難之意。『魁父』：小山名，在今河南省陳留縣境。

〔一六〕『隱土』：《淮南子・地形篇》：『東北薄州曰隱土。』薄，平的意思，蓋謂其地勢平坦，爲大氣所隱藏，故叫隱土。

〔一七〕『荷擔者三夫』：能挑擔子的有愚公、愚公的兒子、愚公的孫子，共是三人。

〔一八〕『叩石壘壤』：敲擊石頭，挖掘泥土。

〔一九〕『箕畚』：箕，掃除受塵土的器具，今稱撮箕；畚，音 běn，盛土籠，古以草索爲之。此處箕畚，用作動詞，即以箕畚盛所掘土石的意思。

〔二〇〕『孀妻』：寡婦；孀，音 shuāng。

〔二一〕『亂』：音 chēn，毷的俗字；《韓詩外傳》說：『男女七歲或毀齒，謂之亂。』『毀齒』是開始換牙暫時缺脫的意思。

〔二二〕『跳』：躍；即跳跳蹦蹦地。

〔二三〕寒來暑往，已改變季節，才打了個來回。

〔二四〕『惠』：通慧，聰慧的意思，《太平御覽》卷四十引此正作慧。

〔二五〕『長息』：長長地歎息。

〔二六〕你的心思是這樣頑固，頑固到了不能通情達理的程度。『徹』：通的意思。

〔二七〕『匱』：盡；音 kuì。

〔二八〕『亡』：同無。

〔九〕『操蛇之神』：操蛇，握蛇；據《山海經》所記，天神多操蛇。

〔一〇〕『懼其不已』：恐怕愚公率領他的子孫長此以往幹下去，不肯罷休，兩座名山就有削成平地的危險。

〔一一〕『夸蛾氏』：張湛注：『夸蛾氏，傳記所未聞，蓋有神力者也。』玄珠《中國神話研究ABC》以爲或卽夸父氏，因蛾父音近，當是，因《列子·湯問篇》緊接着就記敍了『夸父追日』的神話。

〔一二〕『厎』：安置，音 dǐ。『朔東、雍南』：朔州的東部，雍州的南部。朔州在今山西省朔縣。雍州古九州之一，有今陝西省北部及甘肅省西北部。

〔一三〕『冀之南，漢之陰』：冀州的南部，漢水的南面。『隴斷』：卽壟斷，高地叫壟斷。

解說

愚公神話僅見於《列子》，在《列子》是一段寓言，觀於『愚公』、『智叟』等寓意性的名稱可知。但是從它所表現的那種人定勝天、堅强不拔的精神看，與精衛填海、夸父逐日等神話所表現的蓋是同型，或亦有古神話的淵源，而爲哲學家加以改造、利用來闡發他的哲理，也未可知。《莊子·逍遙遊篇》的鯤鵬之變，《天地篇》的黃帝失玄珠，《秋水篇》的海若與河伯的對話，以及《則陽篇》的蝸角蠻觸之爭，等等，都可說是屬於同一類的。爲其有着較濃厚的神話意味，故仍放它在神話研究的範圍內加以考察。

愚公移山，從他那宏偉的氣魄來看，可真是巨人式的。以祖孫三人之力，竟企圖搬去

擋在家門前的太行、王屋兩座大山，宜乎河曲智叟要譏其『不惠(慧)』了。然而當愚公發出他的豪言壯語，說要子孫世代這麼幹下去、人力無窮匱、『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時，連河曲智叟也『亡(無)以應』。是的，《荀子・勸學篇》說：『鍥而不舍，金石可鏤。』愚公就憑了這種精神，居然使操蛇的天神聞之『懼其不已』。而天帝聽了報告，也不能不『感其誠』，竟爲他派了夸蛾氏的兩個兒子，各負一山，搬去安放到朔東、雍南。愚公立下的移山宏願，就這麼以神話幻想的方式完滿達到了。這個神話（寓言），充分表現出人和大自然作鬥爭，大自然在人的頑强戰鬥精神下，不能不被迫讓步。

蠶馬

舊說太古之時，有大人遠征〔一〕，家無餘人，唯有一女，牡馬一匹，女親養之。窮居幽處〔二〕，思念其父。乃戲馬曰：『爾能爲我迎得父還，吾將嫁汝。』馬既承此言，乃絕繮而去，徑至父所〔三〕。父見馬驚喜，因取而乘之。馬望所自來〔四〕，悲鳴不已。父曰：『此馬無事如此，我家得無有故乎〔五〕？』亟〔六〕乘以歸。

爲畜生有非常之情〔七〕，故厚加芻養〔八〕，馬不肯食。每見女出入，輒喜怒奮擊〔九〕，如此非一。

父怪之，密以問女，女具以告父，必爲是故〔一〇〕。父曰：『勿言，恐辱家門〔一一〕，且莫出入。』於是伏弩射殺之，暴皮於庭。

父行，女與鄰女於皮所戲，以足蹙之〔一二〕，曰：『汝是畜生，而欲取人爲婦耶？

招此屠剝，如何自苦！』

言未及竟，馬皮蹶然而起，卷女以行〔一三〕。鄰女忙怕〔一四〕，不敢救之，走告其父。父還求索，已出失之〔一五〕。

後經數日，得於大樹枝間，女及馬皮盡化爲蠶而績〔一六〕於樹上。其繭綸理厚大，異於常蠶〔一七〕。鄰婦取而養之，其收數倍；因名其樹曰桑，桑者，喪也〔一八〕；由斯百姓競種之，今世所養是也。（《搜神記》卷一四）

注釋

〔一〕『大人』：部落酋長。『遠征』：出門遠行在外。

〔二〕『窮居幽處』：處，音 ㄔㄨˋ，居住、生活；艱困而孤寂地生活着。

〔三〕『絶縻』：斷絶繮繩。『徑』：直。

〔四〕『馬望所自來』：馬望着牠所從來的地方。

〔五〕『得無有故乎』：恐怕有什麼事故吧？得無，推想其或然之辭。

〔六〕『亟』：急，音 ㄑㄧˋ。

〔七〕『非常之情』：非同尋常的感情。

〔八〕『厚加芻養』：特別從豐地加以飼養。芻，音 ㄔㄨ，拿草來餵養牲畜叫芻。

〔九〕「飄喜怒奮擊」：時常或喜、或怒，舉脚人立作奮擊之狀。

〔一〇〕「女具以告父，必爲是故」：具，全；女兒把事實經過完全告訴了父親，最後得出結論：馬的性情反常，一定是爲了這個緣故。

〔一一〕「勿言，恐辱家門」：沈雁冰《神話雜論》以爲這不是上古時期應有的思想觀念，乃是後世加上去的，甚是；這正是魏晉六朝封建統治階級門第觀念滲入在神話裏的。

〔一三〕「皮所」：暴皮的所在。「蹙」：踢，同蹴，音 ㄘㄨˋ。

〔一四〕「蹙然」：急疾貌；蹙，音 ㄘㄨˋ。「卷」：同捲。

〔一五〕「忙怕」：又驚慌又害怕。

〔一五〕父親回來找尋，馬皮已將女兒捲走，失其所在。

〔一六〕「績」：絍麻叫績，這裏義同織。

〔一七〕「綸理」：綸，絲；音 ㄍㄨㄢ。理，紋(文)：指繭的質地絲紋。「常蠶」：指普通蠶子所作的繭。

〔一八〕桑與喪諧音，因女兒在此樹上喪身，化而爲蠶，故名其樹爲桑。

解說

蠶馬神話是推原神話之一；「推原」的涵義，已見前「女媧」章「解說」，此不多贅。現在要說的，是這段神話是怎樣發展演變而形成的。

《山海經・海外北經》有這麼一條記載：「歐絲之野，在大(支)踵東，一女子跪據樹歐

絲。」歐絲，就是嘔絲，也就是吐絲。《山海經》的圖畫上這麼畫着：在支踵國（這國的人走路足跟不着地）東邊的歐絲之野，有一個女子半跪半據地在一棵樹上吐絲；說明圖畫的文字就把這種情景忠實地記錄下來。這就是蠶馬神話最初的面貌。那女子不是蠶，也不是馬，乾脆就是她本人在那裏做着吐絲作繭的工作。古代人們設想有女子像蠶樣地在樹上吐絲，正說明着蠶桑事業在我國起源很早。相傳黃帝時代，他的妻子嫘祖就開始教導人民養蠶治絲，後世人們祭祀她做「先蠶」。蠶桑工作的實際擔負者，多半屬之婦女，因此很容易把婦女從事這種工作的辛勞和蠶吐絲的辛勞聯想起來，而成爲女子跪據在樹上吐絲。其後細心的觀察家又發現了蠶的頭確有些像馬的頭，又將跪據在樹上吐絲的女子的形象和馬頭的形象聯繫起來，故荀子《蠶賦》，才有「身女好而頭馬首」這樣的話，單就這一句所形容，已和蠶馬神話的內容大體上接近了。由此可以推知，蠶馬神話，記錄雖始於晉以後（《五朝小說》及《舊小說》均有收輯，題張儼撰，儼三國吳人，或不足據），但是流傳於民間口頭的，應當較此爲早。此一故事，傳到後世，又經一番仙話化，說蠶女化爲蠶後，「忽乘流雲，駕此馬，數十人自天而下，謂父母曰：『太上以我孝能致身，心不忘義，授以九宮仙嬪之任，長生於天矣。』」（《太平廣記》四七九引《原化傳拾遺》）當然一眼可以看出：這又是道士們閉着眼睛在說瞎話了。

牛郎織女

一

天河之東有織女，天帝之子也，年年機杼勞役，織成雲錦天衣，容貌不暇整[一]。帝憐其獨處，許嫁河西牽牛郎。嫁後遂廢織紝[二]。天帝怒，責令歸河東，許一年一度相會。（《月令廣義·七月令》引《小說》[三]）

涉秋七日，鵲首無故皆髡，相傳是日河鼓與織女會於漢東，役烏鵲爲梁以渡，故毛皆脫去[四]。（《爾雅翼》[五]卷一三）

注釋

[一] 『機杼』：機，織布機；杼，即梭，所以行緯的，音 zhù。『勞役』：勞苦操作。『整』：理，修飾的意思。

[二] 『織紝』：紝，織布機上的經線叫紝；織紝，就是拿緯線來貫經線的意思。

[三] 『月令廣義』：書名，凡二十五卷，明馮應京撰。所引《小說》，疑即六朝梁殷芸撰的《小說》，魯迅

《古小說鉤沈》有輯錄，但無此條。

〔四〕「涉秋」：入秋。「髡」：音 ㄎㄨㄣ，古代的刑法之一，剃掉頭髮，使成禿頂叫髡，引申即禿的意思。「河鼓」：星名，即牽牛。「漢」：天漢，亦稱銀河。「役」：使。「梁」：橋。

〔五〕『爾雅翼』：書名，凡三十二卷，宋羅願撰。

解說

牛郎織女的神話，也是一個古老的神話了。《詩・大東》就有「維天有漢，監亦有光；跂彼織女，終日七襄；雖則七襄，不成報章；睆彼牽牛，不以服箱」這樣的話，說織女在天上終日辛勤織作，結果並沒有織出文采錦繡的織物來；牽牛所駕的牛，也不能够拉上車箱；他倆雖有織女、牽牛之名，實際上不過是居於銀河（漢）兩旁的兩顆星而已。這裏只有譬喻而無故事。直到《古詩十九首》：「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纖纖擢素手，札札弄機杼，終日不成章，涕泣零如雨。河漢清且淺，相去復幾許？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才算是具有了故事的輪廓，和後世傳說的牛郎織女神話大致吻合。值得注意的，是「終日不成章，涕泣零如雨」二語，仍是沿襲《詩・大東》的「雖則七襄，不成報章」的意思而來，而所表現的織女的悲苦心情特爲鮮明。揣想起來，或者古神話相傳：由於織女和牛郎戀愛，違犯了天規天條，被天帝罰作織布的苦工，允許於「成章」之後，讓二人相會。但這不過是

天帝的故弄狡獪，實際上卻憑藉着他的神力不令其『成章』。正如『學仙有過』的吳剛，被謫遣到月宮去砍桂樹，桂樹隨砍隨合，再也砍它不倒。織女成年累月被罰在天庭織布，做着這『不成章』的徒勞無益的工作，遙望清淺銀河彼岸的情人，一水之隔，不得相會，故爾才悲從中來，『涕泣零如雨』。如果這揣想是符合於詩中所寫的情景的話，那麼『不成章』既然沿襲『不成報章』而來，『不成報章』當亦實有所指，不僅是譬喻，而是實有所指了。那就是早於此詩所敍，應該還有一段古代民間傳說，牛郎織女因私自戀愛之故，觸忤神旨，各均受罰，一者織布而不能成章，一者駕車而不能挽箱，他們只好隔河相望，不能聚首。故事所反映的，當是從奴隸制社會到封建社會家長統治的嚴酷，牛女二人便成了不合理的社會制度下面的犧牲者。人們同情他們純真的愛情，不滿意他們所遭受的嚴厲的懲罰，因而稍後一點才有『鵲橋』之說興起。《歲華紀麗》卷三引《風俗通》云：『織女七夕當渡河，使鵲爲橋。』則這一對被罰從事苦役的情人，也有一年一度的相會，而烏鵲便成了他們橫渡銀河的橋梁（人民的想像力真是豐富而又美麗）。《爾雅翼》所敍本於《風俗通》，又加上了『鵲首無故皆髡，相傳是日河鼓（牛郎）與織女會於漢東，役烏鵲爲梁以渡，故毛皆脫去』這樣的解釋，就更使所敍的故事有一種真切之感。

以上所述各書記敍的牛郎織女故事，多不完全，直到六朝梁殷芸《小說》（僅見於明馮應京《月令廣義》所引，《佩文韻府》卷二十六上『牛』字亦引此，文字大同小異，作《荆楚歲時記》。因《韻府》係晚出，且《荆楚歲時記》在以前類書如《藝文類聚》、《太平御覽》等於『歲時』目下多有徵引，獨此條未被引用，可怪，恐不足據），才有了比較完全的記敍，就是本章所録的這一段。但是從故事內容看，這一段恐怕也不是古代民間傳說的本來面貌，而是經過了封建文人的有意竄改，因此才將牛郎織女的被罰阻隔天河，後之於織女的嫁後貪歡，嬾惰廢職。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出：竄改者一方面在給殘暴的天帝塗脂抹粉，使他看起來是這麼好心（『帝憐其獨處，許嫁河西牽牛郎』）而公正；另方面也是站在男子本位主義的立場，歧視婦女而加重婦女的罪戾（不說牛郎廢牧，單說織女廢織）：都是封建思想的遺毒，應該屬於糟粕的部分。《太平御覽》卷三一引《日緯書》說：『營見道書云，牽牛娶織女，取天帝錢二萬脩禮，久而不還，被驅在營室是也。』『營室』，星名，借爲罰作苦工之地。感謝這部『道書』，記録了有關牛郎織女的另外一段傳說，他們的悲慘的奴隸命運和天帝的醜惡嘴臉從這當中都清楚地看出來了。

牛郎織女的神話，近代流傳於民間的，要遠比本章所録的健康得多。神話大都說牛郎是人間一個不幸的孤兒，依哥嫂過活，被不公平地分家出來，靠一條老牛自耕而食。有一

天織女和諸仙女下凡遊戲，在銀河洗澡，老牛勸牛郎奪取織女的衣裳，織女便做了牛郎的妻子。婚後男耕女織，生一兒一女，生活美滿幸福。不料被天帝查明，派王母娘娘下凡押解織女回天庭受審，恩愛夫妻便被活活拆散。牛郎上天無路，悲憤萬分，垂死的老牛又叫牛郎在牠死後剝下牠的皮，披上身去，自能上天。老牛一死，牛郎果然剝下牛皮披在身上，並用籮筐擔了一對兒女，上天去追尋妻子。看看快要追到了，王母娘娘忽然拔下頭上金簪，憑空一劃，登時成爲一道波瀾滾滾的天河。夫妻倆無法過河，只有隔河對泣。終於感動天帝，允許他們在每年的七月七日，由烏鵲架橋，在天河相會。這個故事除了『隔河對泣、感動天帝』爲不大符合於敢於抗擊封建禮法的牛郎織女的性行之外，其餘都樸實茂美可取。

二

桂陽成武丁有仙道，常在人間〔一〕。忽謂其弟曰：『七月七日，織女當渡河，諸仙悉還宮〔二〕；吾向〔三〕已被召，不得停，與爾別矣。』弟問曰：『織女何事渡河？兄當何還〔四〕？』答曰：『織女暫詣〔五〕牽牛。吾後三年當還。』明旦〔六〕，失武丁所在。

世人至今猶云：七月七日織女嫁牽牛。（《續齊諧記》〔七〕）

舊說云，天河與海通。近世有人居海渚〔八〕者，年年八月有浮槎〔九〕，去來不失期。人有奇志，立飛閣於槎上，多齎糧〔一〇〕，乘槎而去。十餘日中，猶觀星月日辰〔一一〕，自後芒芒忽忽〔一二〕，亦不覺晝夜。去十餘日，奄至一處，有城郭狀，屋舍甚嚴〔一三〕，遙望宮中多織婦。見一丈夫，牽牛渚次〔一四〕飲之。牽牛人乃驚問曰：『何由至此？』此人具說來意，并問此是何處。答曰：『君還至蜀郡，訪嚴君平〔一五〕則知之。』竟不上岸，因還如期〔一六〕。後至蜀問君平，曰：『某年月日，有客星〔一七〕犯牽牛宿。』計年月，正是此人到天河時也。（《博物志〔一八〕·雜說下》）

注釋

〔一〕『桂陽』：郡名，漢置，故治在今湖南省郴縣。成武丁是桂陽人，由於修鍊，已得仙道，但還時常在人間遨遊。

〔二〕七夕織女渡銀河會牽牛，諸仙都要各回天宮，表示敬慎其事的意思。

〔三〕「向」：從前。

〔四〕「何還」：何時還家。

〔五〕「詣」：往，音ㄧˋ。

〔六〕「明旦」：第二天早上。

〔七〕「續齊諧記」：書名，凡一卷，梁吳均撰。有墨點「、」爲記處，是根據宋陳元靚《歲時廣記》卷二六所引補改。

〔八〕「海渚」：渚，通陼，水中可居的叫渚，即小洲；海渚，就是海濱的小島。

〔九〕「浮槎」：漂浮在水上的木筏；槎，音ㄔㄚˊ。

〔一〇〕「齎糧」：齎，音ㄐㄧ，行路時將衣食用具隨身帶上叫齎，這裏所謂齎糧，即備辦糗食的意思。

〔一一〕「星月日辰」：日月星合稱三辰，星月日辰，即所謂三辰。

〔一二〕「芒芒忽忽」：即恍恍忽忽，迷胡不清的光景。

〔一三〕「奄」：突然。「城郭」：內城叫城，外城叫郭。「嚴」：整齊。

〔一四〕「渚次」：河洲的水濱。

〔一五〕「嚴君平」：漢蜀人，名遵，揚雄嘗師事之。在成都市上賣卜，以卜筮顯名。著有《老子指歸》，已佚。

〔一六〕「因還如期」：因而還家如浮槎來去之期。

〔一七〕「曰」：君平曰。「客星」：謂星之忽顯忽隱者，天文學上又叫新星。錢學森《現代科學技術》（見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九日《人民日報》）說：「中國古書上有所謂客星，實際上就是星的爆發，爆發時亮了，

就看得見，過一段時間爆發過程結束，看不見了，就以爲是客星走了。』古時的人迷信，以爲世間某些不平凡的人都是上應天上星宿的。「此人」既有『奇志』，到了天河，於是在卜者看來，就成了『客星犯牽牛宿』。

〔一八〕『博物志』：書名，十卷，舊題晉張華撰，實則原本散佚，後人採其遺文集合成編，又摭取他說附益之，故證以諸書所引，或有或無，或合或不合。然古代民間傳聞，每出其中，亦足供參考。

解說

牛郎織女的神話，因其美麗動人，故爲世間艷稱。除正面的若干記敍而外，又還有更多的側面記敍。這裏選録的兩則，就是從側面記敍牛郎織女故事的較著名的。

前面一則寫桂陽成武丁於七月七日奉天帝召回天宮，說是因爲這天晚上織女將會牽牛，竟說得活龍活現，彷彿真有其事一般，可見齊梁時牛女故事已深入人心。故這一則饒有仙話氣味的『神話』也能附驥尾而傳，使人信而不疑，雖然它多半是虛構的。

後面一則寫乘槎浮海而到天河的人，終於又回了家，去訪問了蜀郡的嚴君平，才知道自己是到了天河，見着了織女和牛郎。這一則神話和前面一則『神話』性質不同，這一則看來雖然仍像是虛構，但實際上是有民間傳說的依據，證據就是除此而外還有他書的記述。《天中記》卷二引《荆楚歲時記》說：

漢武帝令張騫使大夏，尋河源，乘槎經月，而至一處，見城郭如州府，室內有一女織。又見一丈夫牽牛飲河。騫問曰：「此是何處？」答曰：「可問嚴君平。」織女取槎機石與騫而還。後至蜀問君平，君平曰：『某年某月客星犯牛女。』槎機石爲東方朔所識。

按今本《荆楚歲時記》無。《御覽》卷五一亦引之而文較簡，只云：『張騫尋河源，得一石，示东方朔，朔曰：「此石是天上織女支機石，何至於此？」』當係摘記其梗概，全文仍應從《天中記》所引。從內容看，是和《博物志》所記敍的差不多，只是《博物志》的『此人』，已易爲『使大夏、尋河源』的張騫，末後又多出一塊織女的槎機石罷了：可知正是民間傳說附會到歷史上著名人物身上去的。《御覽》卷八引《集林》敍此故事仍作『昔有一人尋河源』而不云張騫，尤可見此一故事，原本是民間流傳的無名英雄的冒險經歷。所不同的，只是或追尋河源，或浮槎泛海；而從黃河或大海直通天河的人民的美麗幻想則是一致的。唐初詩人宋之問的《明河篇》說：『明河（天河）可望不可親，願得乘槎一問津，更將織女支機石，還訪成都賣卜人。』就是綜合了兩種大同小異的傳說，概括在這幾句詩裏的。從此以後，支機石的傳說很快就流行開來了，乃至於成都有一條街，就叫支機石街，並且還有一塊高約數尺的叫做『支機石』的石頭，傳到如今，被安放在西郊文化公園裏。

少昊

一

少昊以金德王。母曰皇娥，處璇宮而夜織，或乘桴木而晝遊，經歷窮桑滄茫之浦[一]。

時有神童，容貌絶俗，稱爲白帝之子——即太白之精——降乎水際，與皇娥讌戲，奏使娟之樂，游漾忘歸[二]。

窮桑者，西海之濱，有孤桑之樹，直上千尋，葉紅椹紫，萬歲一實，食之後天而老[三]。

帝子與皇娥泛於海上，以桂枝爲表，結薰茅爲旌，刻玉爲鳩，置於表端，言鳩知四時之候[四]。故《春秋傳》曰，司至是也[五]。今之相風，此之遺象也[六]。

帝子與皇娥並坐，撫桐峯梓瑟[七]，皇娥倚瑟而清歌，白帝子答歌。

及皇娥生少昊，號曰窮桑氏，一號金天氏。時有五鳳，隨方之色〔一〕，集於帝庭，因曰鳳鳥氏。（《拾遺記》卷一）

注釋

〔一〕『璇宮』：美玉建造的宮殿；璇，音xuán。『桴木』：小木筏；桴，音fú。『窮桑』：古地名，在今山東省曲阜縣北，相傳是少昊金天氏建都之地，但此處則以爲是西海水濱的一棵孤桑樹。『滄浟之浦』：曠遠迷茫的水濱。

〔二〕『太白』：星名，即金星，又叫啓明，或叫長庚，晨出於東方就叫啓明，晚見於西方就叫長庚。『便娟』：一作嬋娟，美好的意思；便，音pián。『游漾』：游通遊，游漾，遊蕩的意思。

〔三〕『尋』：古以八尺爲尋。『椹』：桑樹的果實叫椹，音shèn。『食之後天而老』：吃了這種桑椹，可以活得比天地的壽命更要長久。

〔四〕『表』：柱；此處當指船桅。『黃茅』：香茅。『旌』：旗；音jīng。『鳲知四時之候』：鳲鳩，俗名布穀、布穀，穀雨鳴，夏至止，民間以爲候鳥；此言鳲知四時之候，大約就是指鳲鳩。

〔五〕『春秋傳』：即《左氏春秋傳》，又稱《左傳》，周左丘明撰。『司至是也』：《左傳·昭公十七年》：伯趙氏，司至者也。』伯趙即伯勞，夏至來，冬至去，故以名官，使之主二至，這就是所謂『司至』。伯勞來時正穀鳴聲甫息，亦易和正穀相混，作者所以把兩種不同的鳥誤認爲一種了。

〔六〕『相風』：古代人們拿木頭或鋸刻作鳥形，放置在屋頂或船桅上，用以辨別四時八方的風向，稱爲

相風，又稱相風烏。『此之遺象』：此，指玉鳩，後人製作的相風，即是皇娥和白帝子所刻的『置於表端』的玉鳩的遺象。

〔七〕『桐峯梓瑟』：瑟，樂器，相傳伏羲作，本五十弦，黃帝破爲二十五弦。此云桐峯梓瑟，『峯』或『琴』字之誤，桐梓良木，宜爲琴瑟。

〔八〕『五鳳』：五種鳳屬的鳥類。《小學紺珠》：『五鳳：赤者鳳，黃者鵷雛，青者鸞，紫者鸑鷟，白者鵠。』『隨方之色』：隨着五方的不同顏色。

解　說

少昊誕生的神話，除本節所錄《拾遺記》的記述而外，早見於漢代的一部叫做《春秋緯元命苞》的緯書裏，云：『黃帝時，大星如虹，下流華渚，女節夢接，意感而生白帝朱宣。』（魏宋均注：『華渚，渚名；朱宣，少昊氏。』（該書並注均佚，以上從《玉函山房輯佚書》轉引。）情節雖然簡單，可是卻已具有着《拾遺記》所述故事的輪廓：少昊的誕生，原來是天上星宿和他的母親結合的結果。這在原始社會母系制時期的人們是完全可能有這種天真爛縵的設想的。所以神話縱然出於緯書，還是能使我們相信有若干真實的成份，不一定全是鄉壁虛構。《拾遺記》所寫少昊的母親皇娥和『太白之精』即太白星戀愛的光景，當即是根據《元命苞》而又加以渲染的結果。看來它寫得確實是非常生動、熱情和富於想像力，對封建社會

的所謂『禮法』是一種大膽的衝擊，無怪有些具有衛道思想的文人要斥爲誕妄不經。例如著《繹史》的馬驌就在該書《少皞紀》引此文之後批駁道：『帝子聖母而有桑中之戲，清歌七言乃見軒皇之世乎？子年之妄極矣！』卻不知道『桑中之戲』正是原始社會青年男女交往正常的現象，『子年』不『妄』；但是『清歌七言』，離開上古的景象究竟遠了些，故這裏所錄，就節略去了。

至於五鳳集帝庭的神話，又是從《左傳·昭公十七年》郯子對答昭公的話推演而來，詳下節正文及『解說』。

二

少昊金天氏邑於窮桑〔一〕。日五色，互照窮桑。（《太平御覽》卷三引《尸子》）

東海之外大壑，少昊之國。少昊孺帝顓頊於此，棄其琴瑟〔二〕。（《山海經·大荒東經》）

少皞摯〔三〕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四〕。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閉

者也〔五〕。祝鳩氏，司徒也；鴡鳩氏，司馬也；鳲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鶻鳩氏，司事也〔六〕：五鳩，鳩民者也〔七〕。五雉爲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八〕。九扈爲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九〕。（《左傳》〔一〇〕·昭公十七年）

注釋

〔一〕「邑於窮桑」：建都在窮桑。推詳文意，窮桑地望當在東方。

〔二〕「大壑」：大的坑谷；即《列子·湯問篇》所載的歸墟。「少昊孺帝顓頊於此，棄其琴瑟」：郝懿行云：「此言少皞孺養帝顓頊於此，以琴瑟爲戲弄之具而留遺於此也。」近是。

〔三〕「摯」：少昊名摯，古摯鷙通。《史記·貨殖列傳》：「趨時，若猛獸摯鳥之發。」摯鳥即鷙鳥。推想起來，少昊既然在東方海外建立了一個鳥的王國而作爲這個國家的首領，少昊本身也該是一隻鷙鳥如鷹鶻之類才對。

〔四〕「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拿各種鳥的名稱來做百官的名稱。其實從神話的觀點看，少昊屬下的百官就是各種鳥。

〔五〕「鳳鳥」：鳳凰，鳳凰知天時，故叫他做歷正的官；「玄鳥」：燕子，燕子春分來，秋分去，故做司分的官；「伯趙」：伯勞，伯勞夏至鳴，冬至止，故做司至的官；「青鳥」：鶡鴒，鶡鴒立春鳴，立夏止，故做司啓的官；「丹鳥」：錦雞，錦雞立秋至，立冬去，故做司閉的官。五官都掌管一年四

季的天時，鳳凰便做他們的總管官。

〔六〕『祝鳩』：鶻鳩，掌管教育；『鳲鳩』：鴡，音ㄐㄩ，卽鷲，掌管兵權；『鳲鳩』：布穀，掌管建築營造；『爽鳩』：鷹，掌管法律和刑罰；『鶻鳩』：卽鶻鵃，古書上說的一種鳥，鵃，音ㄓㄡ；鵃，音ㄓㄡ，掌管雜務和繕治器物。

〔七〕『鳩民』：鳩，聚；聚集人民，不讓流散。

〔八〕五種野雞做五種工官，分別管理木工、金工、陶工、皮工、染工五種工程，便利人民的器用，訂正丈尺之度，斗斛之量，使人民得到平均。『夷』：平的意思。

〔九〕九種扈鳥做九種農官，防止人民不讓淫佚放蕩。『扈』：止的意思。

〔一〇〕『左傳』：書名，《春秋》三傳之一，亦名《左氏春秋》，周左丘明撰。

解說

神話的歷史化，本節所錄《左傳・昭公十七年》郯子對答昭公所說關於少皞建國的故事就是一個比較典型的例子。神話裏的少皞，本來是一隻猛悍的鷙鳥，在東方海外的窮桑建立了一個鳥的王國，百鳥都是他的屬臣；可是一到歷史的記敍裏，百鳥卻變成了「以鳥紀」的百官，這些官徒有鳥的稱號而實際上都是人，少皞本身也從猛悍的鷙鳥一變而爲名字叫「摯」的人王。神話演變做歷史的跡象，斑斑可尋。

何以知其然呢？這是從郯子本人引述的『黃帝氏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爲火師而火名』（並見《左傳·昭公十七年》郯子對昭公語）等史實而知道的。『以雲紀』，或『以火紀』的黃帝或炎帝，除了只有籠統的概論之外，並無實在的內容。獨於『以鳥紀』的少皞，卻的的確確湧現了一大羣各種各樣的雀鳥，有非常充實的內容。追本溯源，當初確應該有一段關於少皞建立鳥的王國的美麗的神話，作爲少皞後代的郯子，雖然還沒有完全忘記這段神話，卻也在有意無意中，把它歸化於歷史的範圍了。

至於《山海經》所記敍的少昊曾在東方海外的少昊之國『孺帝顓頊』，那是因爲少昊與顓頊有着叔侄的關係（見《世本·帝繫篇》）。《帝王世紀》云：『顓頊生十年而佐少昊，二十而登帝位。』既云『佐少昊』，那就是以『猶子』的身份，隨侍在『世父』身邊。故郝懿行釋此云：『眷彼童幼，娛以琴瑟，此事理之平，無足異者。』少昊完全有理由可以孺養年幼的顓頊的。

三

少昊有子曰該，爲蓐收〔一〕。（《國語〔二〕·晉語》韋昭注）

西方蓐收，左耳有蛇，乘兩龍。（《山海經·海外西經》）

西方金也，其帝少皞，其佐蓐收，執矩〔三〕而治秋。（《淮南子·天文篇》）

西方之極，自昆侖絶流沙、沈羽，西至三危之國，石城金室，飲氣之民，不死之野，少皞、蓐收之所司者萬二千里[四]。（《淮南子・時則篇》）

長留之山，其神白帝少昊居之，實惟員神磈氏之宮。是神也，主司反景[五]。洵山[六]，神蓐收居之。西望日之所入，其氣員，神紅光之所司也[七]。（《山海經・西次三經》）

注釋

〔一〕『蓐收』：刑罰之神，人面，白毛，虎爪，執鉞（大板斧），見《國語・晉語二》。

〔二〕『國語』：書名，凡二十一卷，周左丘明撰，三國吳韋昭注。

〔三〕『矩』：曲尺。

〔四〕『絶』：橫度。『沈羽』：即弱水，其水力不勝羽毛，故又名沉羽。『三危之國』：在今甘肅省敦煌縣，即《山海經・西次三經》所謂『三危之山，三青鳥居之（爲西王母取食）』的三危。『石城金室』：即金城石室，《水經注・河水》云，金城郡南，有西王母石室。『飲氣之民』：《博物志》說：『食氣者神明而壽。』大約是一個長壽的國家。『不死之野』：似即《山海經・海外南經》所說的不死民所居之野，其國有員丘山，上有不死樹，食之不死。

〔五〕『員神磈氏』：郝懿行云：『員神蓋即少昊也。』近是。磈，音ㄎㄨㄟ。『主司反景』：景同影，郭璞注云：

『日西入則反影東照，言主司察之也。』

〔六〕『渤山』：渤，音 yǒu。

〔七〕『其氣員』：郭璞云：『日形員，故其氣象亦然。』員同圓。『紅光』：郝懿行云：『蓋卽蓐收也。』

解說

本來在東方建立鳥國的少昊，爲什麼又成了西方的天帝，而且和他的屬神蓐收一道在西方的長留山做起考察太陽反影的工作來了呢？這自然是饒有興味的問題。推想起來，大約少昊本來是東方某一民族的祖宗神，後來這一民族向西方遷徙，在西方定居下來，因而有關少昊的神話就被帶到西方，經過一段時間的改造，於是東方鳥國國王的少昊，便又在西方做了天帝而且擔任了那麼一樁有趣的職務。神話傳說的演變無定，於此見之。

少昊本身的神話，差不多就是如上所錄的這些了。其餘就是關於少昊子孫的神話，在這裏大略說說。

少昊子孫中最著名的，當然要算蓐收。蓐收是西方的刑罰之神，也是少昊的屬神。傳說他曾經對春秋時候一個叫做虢的小國的國王醜顯過一次威靈。國王醜荒淫無道，有天做了個夢，夢見一個神人，人的臉，老虎的爪子，遍身白毛，手裏拿了一把大板斧，自稱是蓐收，說奉了天帝的命令，叫晉國的軍隊開進虢國的京城。後來晉獻公借了虞國的道路，

出兵進攻虢國，虢國果然滅亡了(見《國語・晉語二》)。這傳說說明蓐收的神力廣大，和傳說中少昊的另一個兒子重，那個也是奉天帝之命、賜予秦穆公壽命十九年、作爲太皞伏羲屬神的木神句芒頗有相似之處。

除此而外，少昊的子孫中還有發明弓箭的般(《山海經・海內經》)，有降處到下方的縣淵去的倍伐(《大荒南經》)，有臉的正中只長了一隻眼睛綽號叫「鬼國」的一目國(《海外北經》、《大荒北經》)，有汾川的水神臺駘(《左傳・昭公元年》)等。

少昊子孫中最著名的一個，那就是窮奇。窮奇是一隻吃人的野獸，有說像牛，有說像老虎，渾身長着刺猬般的硬毛，生有翅膀，能够飛行天空。聽說有人打架，便去吃掉有理的一方；聽說某人忠誠老實，便去啃掉他的鼻子；只有作惡多端的人才投合他的心意，反而殺了野獸去送給那惡人。他就是這麼個難以理喻的怪物，所以人們說他是少皞氏的「不才子」(《左傳・文公十八年》、《山海經・西次四經》、《神異經・西北荒經》)。但有的書上記述的窮奇，實在也並不這麼壞。在每年年底「十二月八日——宮庭中照例舉行的驅逐妖魔鬼怪的「大儺」的儀式中，窮奇是逐鬼的十二神之一，他和另外一個神人騰根共同擔負着「食蠱」的任務(《後漢書・禮儀志》)。蠱是一種害人的毒蟲，有些壞人專門製造了來爲害他人的。窮奇既然能「食蠱」，那麼他就不如某些傳說所說的那麼壞，而多少對於人們有益處。

顓頊

一

黃帝妻雷祖，生昌意；昌意降處若水，生韓流[一]；韓流擢首、謹耳、人面、豕喙、麟身、渠股、豚止，取淖子曰阿女，生帝顓頊[二]。（《山海經·海內經》）

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三]。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四]。爰始淫爲劓、刵、椓、黥[五]。越茲麗刑，并制罔差有辭[六]。民興胥漸，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詛盟[七]。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八]。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九]。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絶苗民，無世在下[一〇]。乃命重、黎，絶地天通，罔有降格[一一]。（《書[一二]·呂刑》）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日月山，天樞[一三]也。吳姬天門，日月所入。有神，人

面無臂，兩足反屬于頭上〔一四〕，名曰噎(噎)。顓頊生老童，老童生重及黎，帝令重獻上天，令黎邛下地〔一五〕；下地是生噎，處於西極，以行日月星辰之行次〔一六〕。(《山海經・大荒西經》)

注釋

〔一〕『帝祖』：卽嫘祖。『降處若水』：被貶謫到下方去居住在若水；若水，水名，卽雅龍江，源出青海，流入四川省境。

〔二〕『擢首』：長頭。『謹耳』：小耳。『渠股』：郭璞云：言跱腳也，卽兩條腿並生在一起。『豚止』：止，足；豚止，就是豬足。豚，音ㄊㄨㄣˊ。

〔三〕『延』：漫延、波及。『罔』：無。『寇賊』：爲寇爲賊。『鴟義』：鄭康成云：『盜賊狀如鴟梟，鈔掠良善，謂之鴟義。』『姦宄』：干犯軌法；宄，音義同軌，一卽作軌。『奪攘』：强取叫奪，順手牽羊叫攘。『矯虔』：欺騙叫矯，强取叫虔；矯虔，音ㄐㄧㄠˇ ㄑㄧㄢˊ。蚩尤開始『作亂』，漸漸波及到庶民百姓當中，大家受了蚩尤的煽惑，莫不干犯軌法，起來爲盜爲賊，像鴟梟般地劫掠善良的人們，或用欺騙、或用强暴的手段奪人財物。

〔四〕『蠱』：或引作命；苗民不順從蚩尤的命令，蚩尤便制作了五種苛虐的刑罰來威嚇苗民，叫它做『法』(法律)，成天殺戮無罪的人。

〔五〕『冀』：於是。『淫』：過甚地。『劓』：音ㄧˋ，截鼻；字本作刵。『耳』：音ㄦˇ，斷耳。『椓』：音ㄓㄨㄛˊ，

毀去男女生殖器，即古宮刑。『黥』：音 qíng，刻面額等處，以墨染之，叫黥，亦稱墨刑。以上四種刑罰，再加上大辟（割頭），就叫五刑。

〔六〕『越茲麗刑，並制罔差有辭』：這兩句諸家解釋各說不同；鄭康成云：『越，于也；茲，此也；麗，施也：于此施刑，並制其無罪者。』容或如此。罔差有辭，即無差錯而有直辭者，也就是無罪者。

〔七〕『民興胥漸』：胥，相；漸，詐。從此以後，苗民興起，互相欺詐。『泯泯棼棼』：昏亂的光景。泯，音 mín，棼，音 fén。『罔中于信』：不合于信義；中，音 zhòng。『以覆詛盟』：因此覆敗了苗民和顓頊的人神間訂立的盟誓。詛，音 zǔ，賭咒的意思。

〔八〕『虐威庶戮』：苗民所殘害的受刑戮的人民。『方告無辜于上』：方，一作旁，普遍的意思；大家都去向上帝訴說他們的冤屈無罪。上，指上帝顓頊。

〔九〕『上帝監民』：上帝考察苗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沒有馨香的德行，只有殘暴的刑戮被揭露而知聞，莫非腥穢。

〔一〇〕『皇帝』：上帝，指顓頊。顓頊哀憐人民的無罪，用神的威權來報復苗民的暴虐，禁絕苗民，使他們永遠只能住在下方，不能再上天。原來苗民是顓頊的後裔（《山海經·大荒北經》：『顓頊生驩頭，驩頭生苗民』），本來是可以上天的。

〔一一〕『重、黎』：二神名，顓頊的孫子。『降格』：降，下；格，陸：即下地和上天的意思。顓頊爲了要禁絕苗民，便命大神重和大神黎去把天和地的通路阻斷，使人不能上天，神也不能下地。

〔一二〕『書』：書名，亦稱《尚書》，記上古至春秋史事，爲周代衆無名史官所作。因其近古，雖經塗飾，

尚有不少歷史化的神話，足供參考。

〔一三〕『天柢』：天柱。

〔一四〕『頭上』：上原作山，據宋本改。

〔一五〕『帝令重獻上天，令黎邛下地』：即《國語・楚語》所謂『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至於獻邛，郭璞云：『義未詳也。』或當是舉抑之意，詳後『解說』。邛，音qióng。

〔一六〕『以行日月星辰之行次』：來考察日月星三辰運行的行列次序；行次的行，音háng。

解說

春秋時候楚昭王問大夫觀射父說：『我看見《周書》上說：重和黎就是隔斷天地通路，叫天和地不相通的人，這怎麼解釋呢？照這樣說來，若是重黎不隔斷天地的通路，下方的人民豈不是都可以上天了嗎？』（《國語・楚語下》）這個天真的問題恰好說明了古代神話的真相。在顓頊派遣大神重和大神黎去將天地的通路隔斷以前，推想起來，天和地的確是應該有道路可以交通往來的。那時候，——原始氏族社會　神只是人們的『教師和同事』（高爾基語），不是君臨於他們之上的統治者。所反映在神話裏的景況就是：不但天和地有道路可以交通往來，就連天空距地面也較近。建木就是能使天和地交通往來的樹，崑崙山就是能使天和地交通往來的山：二者實在便是古來民間相傳的天梯。郭璞注《山海經》，未能解

釋《大荒西經》所說的『帝令重獻上天，令黎邛下地』的『獻』『邛』二字的涵義，我們於此也還是有些茫然。不過根據韋昭注《國語・楚語》『重寔上天，黎寔下地』云：『言重能舉上天，黎能抑下地，令相遠故不復通也。』看得出來，『舉』『抑』似本《山海經》『獻』『邛』爲說，那麼『獻』『邛』之義殆即『舉』『抑』了。『獻』有『舉』的意思，我們是明白的，『邛』怎樣又有『抑』的意思呢？疑『邛』本作『印』，印，甲骨文作㔾，象以手抑人而使之跽，義即訓抑訓按，這是印的本訓。後來假借做印信的印，慢慢成了專用字，又造出一個『扣』字來，以代替原先抑義的印，謂之爲『抑』，許愼云：『按也，从反印。』（見《說文》九上）其實抑印古本一字，印就是抑。『帝令重獻上天，令黎印下地』，韋昭所見《山海經》想或就是如此，還好解釋。後來『印』字一譌而爲『卬』，再譌而爲『邛』，就實在教人糊塗了。郭璞所見，不知是『印』是『邛』（今《山海經》各本有作『卬』、有作『邛』的，我所據郝懿行《箋疏》本作『邛』），總之連他也只好說『義未詳也』。『邛』如果原本作『印』（很有可能），則韋昭所說『舉上天』、『抑下地』的話，就算是此經『獻』、『邛（印）』二字的確解。準此，我們就可以得出這樣的推論：天空和地面相距原本是比較近的，到顓頊派遣重黎去做『絕地天通』的工作，二神各伸出一雙碩大無朋的手臂，一個仰身將天空盡力往上而舉，一個俯身將地面盡力往下面按，這樣就使本來接近的天地漸漸『相遠』乃至於『不復通』了。因此顓頊『命重黎絕地天通』的神

話，便忠實地反映了階級社會形成之初的階級劃分的情景，這以後本來是人們的『教師和同事』的神，便隨着奴隸主的愈有權威而在天空升得愈高了。這就是《國語・楚語》所說的從『民神襍糅，不可方物』（人神混襍，不可區分）到『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恢復原來統治與被統治的關係，不要互相干擾）的內容實質。『復舊常』當然是撒謊（因爲在『民神襍糅』以前，再沒有一個民神隔離的『舊常』），應該說是『建立新秩序』才對。

採取『絕地天通』措施的原因，據說就是蚩尤的『作亂』和苗民附從蚩尤的『作亂』，上下交攻，神國危矣。所以在鎮壓了蚩尤和苗民之後，一定還要將天地的通路斷絕，使以後不至於再出新的亂子，人間天上，各保『平安』。從統治者的利益出發，這當然是再妥善沒有的措施，但是從人民的利益出發，這卻是使自由的人民淪爲奴隸的最值得詛咒、最令人痛恨的措施。顓頊在諸天帝中之所以不給人以好感，傳說他的子孫爲害於世間的獨多於其他天帝，原因恐怕就在於此。

這段歷史化的神話，因爲是站在反動統治者的立場寫的，所以蚩尤才被描寫得那樣殘暴，苗民才被描寫得那樣昏亂，而上帝倒好像是和平公正，一身乾淨似的。實際上應該是與此相反（關於共工的神話也是這樣），在神話歷史化的過程中，共工也常被歪曲、詆毀，如《周書・史記篇》說他『自以無臣，久空大官』、《國語・周語》說他『虞于湛樂，淫失其身』

等）。可惜更古的神話見於記載的已經無傳，我們只好憑此以推想其大概的光景就是了。

二

帝顓頊生自若水，實處空桑〔一〕，乃登爲帝。惟天之合，正風乃行，其音若熙熙淒淒鏘鏘〔二〕。帝顓頊好其音，乃令飛龍作樂，效八風之音，命之曰《承雲》，以祭上帝〔三〕。乃令鱓先爲樂倡。鱓乃偃寢，以其尾鼓其腹，其音英英〔四〕。（《呂氏春秋·古樂篇》）

西北海之外，有榣山，其上有人，號曰太子長琴。顓頊生老童，老童生祝融，祝融生太子長琴，是處榣山，始作樂風〔五〕。（《山海經·大荒西經》）

騩山，神耆童居之，其音常如鍾磬〔六〕。（《山海經·西次三經》）

有魚偏枯〔七〕，名曰魚婦。顓頊死即復蘇。風道北來，天乃大水泉〔八〕，蛇乃化爲魚，是爲魚婦。顓頊死即復蘇〔九〕。（《山海經·大荒西經》）

北方水也，其帝顓頊，其佐玄冥，執權而治冬〔一〇〕。（《淮南子·天文篇》）

擊之。

〔七〕『偏枯』：病名，即半身不遂。

〔八〕『風道北來，天乃大水泉』：郭璞云：『道猶從也。』風從北方吹來，泉水因風而溢出。

〔九〕『顓頊死卽復蘇』：這句話不大好解釋，郭璞注云：『《淮南子》曰：「后稷壞在建木西，其人死復蘇，其半爲魚。」蓋謂此也。』與上文聯繫看，郭璞之說近是。那就是死去的顓頊因風從北方吹來，泉水噴湧，蛇化爲魚的機會，附在魚的身上，因而重新獲得生命，成爲半人半魚的魚婦。人形的一半已偏廢無用，唯魚形的一半尚有其作用，故稱『有魚偏枯』。又謂之爲『魚婦』者，意或謂魚與顓頊結合，使顓頊得到魚的一半形軀，死而復生，故稱『魚婦』。

〔一〇〕『玄冥』：卽禺彊，詳後注。

〔一一〕『九澤』：北方澤名。『夏晦』：北方地名，意卽大暝。『令正』：莊逵吉云：『《太平御覽》「令正」作「令止」，注云：「令止，丁令，北海胡地。」』

〔一二〕『禺彊』：亦作『禺強』、『禺京』，卽玄冥，黃帝的孫子，海神而兼風神。

解說

作爲一個天帝，顓頊雖然不是人們所理想、愛戴的；但作爲一個音樂的愛好者，他對音樂卻有很高的鑑賞力。這也許和他童年時期在少昊之國接受的音樂洗禮，百鳥的婉揚歌聲，叔父少昊供給他游戲的琴瑟——有關。因此當他登了上帝的寶座，就叫飛龍倣效風

聲作出八方風的樂曲，又叫豬婆龍用尾巴敲打自己的肚子做音樂的倡導者，等等。不但他本人表現出對音樂鑑賞的特殊才能，就是他的子孫中，也頗不乏具有音樂天賦的：例如他的兒子老童，說話的聲音就常常像敲鐘擊磬；老童的孫子太子長琴，也在西北海外的榣山上開始創作出種種美妙的樂曲來。

和其他的天帝一樣，顓頊的子孫後代，也非常繁衍。例如傳說活了八百歲的長壽的彭祖，就是顓頊的玄孫（《神仙傳》卷一）。又如在南方的荒野，有季禺國和顓頊國（《山海經·大荒南經》）；西方的荒野，有淑士國（《大荒西經》）；北方的荒野，有叔歜國和中輪國（《大荒北經》）……也都是顓頊的子孫繁衍成國的。此外在西方的荒野，還有一個部族，叫做三面一臂，一族的人通長着三張臉，可是手臂卻只有一條，這些怪人都能長生不死（《大荒西經》）；又還有原來住在西北海外、後來遷徙到南方去、同蚩尤聯合起來想推翻上帝寶座的苗民（《大荒北經》），據說也是顓頊的子孫後代。

顓頊的鬼子鬼孫也是很多的。據說他有三個鬼兒子，生下不久都夭亡了，一個去居住在江水，變做瘧鬼，散布瘧疾給世間，叫人一碰上就發寒熱，打擺子；一個去居住在若水，變做魍魎，專門學人們的聲音來迷惑人們；還有一個便去居住在人家屋角，變做小兒鬼，專門教人生瘡害病和驚嚇人家的小娃娃（《搜神記》卷十六）。

顓頊還有一個兒子，叫做檮杌，更是凶頑無比。這檮杌，是一隻猛獸，形狀像老虎而比老虎大得多，遍身長着兩尺多長的長毛，人的臉，老虎的脚，豬的尾巴，從牙齒到尾巴共有一丈八尺，逞着他野蠻凶暴的性情，任意在荒野之中胡作非爲，簡直沒法制止（《神異經・西荒經》）。

據說顓頊還有一個瘦兒子，喜歡穿破衣，喝稀粥，正月三十晚上死在小巷裏。人們在這天作好稀粥，丟掉破衣，在小巷裏祭祀顓頊的這個鬼兒子，叫做『送窮鬼』（《天中記》卷四引《歲時記》）。

還有如像《玄中記》所說的『一名天帝少女』的姑獲鳥（又叫九頭鳥、鵸鵌、鬼車、鬼鳥），喜歡收養人家的兒子來做自己的兒子，看中的便先用它頸項子上的滴血（因傳說這鳥原有十頭，被犬咬去一頭，無頭的頸項常滴血）來點小娃娃的衣服做標誌，然後再把小娃娃取去。我疑心所謂的『天帝』，指的也是顓頊，非顓頊無以當之。有的書（例如蔡邕的《獨斷》）把顓頊逕稱爲『疫神帝顓頊』，是很恰當的。因爲連顓頊的屬神——那個北海的海神而兼風神的禺彊（玄冥），實際上也是瘟疫之神（《淮南子・地形篇》：『隅強（禺彊），不周風之所生也。』《史記・律書》：『不周風居西北，主殺生』）。無怪後來爲民除害的羿，要射這瘟神一箭（《淮南子》：『羿繳大風於青丘之澤』）了。

彭祖・老子

一

彭鏗斟雉帝何饗？受壽永多夫何悵[一]？（《楚辭・天問》）

彭祖者，姓籛，諱鏗，帝顓頊之玄孫也[二]。殷末已七百六十七歲，而不衰老。（王）令采女乘輜軿問道於彭祖[三]，彭祖曰：『吾遺腹而生，三歲而失母，遇犬戎之亂，流離西域，百有餘年[四]。加以少枯，喪四十九妻，失五十四子，數遭憂患，和氣折傷，榮衛焦枯，恐不度世[五]。所聞淺薄，不足宣傳。』乃去，不知所之[六]。其後七十餘年，聞人於流沙之國西見之。（《神仙傳》卷一[七]）

注釋

[一]『彭鏗』：彭祖。『斟雉』：斟，音 zhēn，拿勺子舀取水漿叫斟；雉，雉羹，即野鷄湯。『帝』：天帝。『饗』：神享用人所供奉的酒食叫饗，本作享。此言彭祖進奉他所烹調的野鷄湯於天帝，天帝因何享用？既然賜給了他這麼長的壽命，爲什麼他還悵恨不已？『受壽永多夫何悵』，原作『受壽永多

夫何久長？」聞一多《楚辭校補》謂衍「久」字，「長」爲「悵」的缺損，從改。

〔二〕據《世本・氏姓篇》：顓頊産老童，老童産重黎及吳回，吳回産陸終，陸終娶於鬼方氏之妹，剖脅而産六子，其三即籛鏗。籛鏗距顓頊四世，故爲顓頊玄孫。籛，音jiān，「諫」：舊時君主、祖先、尊長之名叫諫。

〔三〕『采女』：宮女。『輜軿』：車名，音zī píng，古代貴族乘的一種有衣蔽的車。『問道』：問長生之道。

〔四〕『遺腹』：父已死而子始生謂之遺腹。『犬戎』：古時西方種族之一。『西域』：漢以後稱西方諸國之地叫西域，大部分屬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

〔五〕『和氣』：中和之氣。『榮衛』：亦作營衛，營即動脈血，衛即靜脈血。『恐不度世』：恐不久於人世。

〔六〕『不知所之』：不知所往。

〔七〕『神仙傳』：書名，凡十卷，晉葛洪撰。

解說

見後。

二

老子者，名重耳，字伯陽，楚國苦縣曲仁里人也〔一〕。母懷之七十二年乃生，生時剖母左腋而出，生而白首，故謂之老子。或云，老子之母適至李樹下而生老

子，生而能言，指李樹曰：『以此爲我姓。』（《神仙傳》卷一）

老子西遊，關令尹喜〔二〕望見其有紫氣浮關，而老子果乘青牛而過。（《古小說鉤沈》〔三〕輯《列異傳》〔四〕）

老子爲關令尹喜著《道德經》〔五〕。臨別，曰：『子行道千日後，子成都青羊肆尋吾。』今爲青羊觀是也〔六〕。（《太平御覽》卷一九一引《蜀本紀》〔七〕）

老子乘青羊降，其地有臺存。（《蜀中名勝記》〔八〕引《古今集記》〔九〕）

注釋

〔一〕『苦縣』：苦，音 cǎi，舊縣名，故城在今河南省鹿邑縣東。

〔二〕『關令尹喜』：函谷關的關令名叫尹喜的。也有說『喜』是動詞，剩下『關令尹』，就連姓名都沒有了，總之這也是一個傳說人物；正像老子稱『老子』傳說的意味也很濃厚是一樣。

〔三〕『古小說鉤沈』：書名，魯迅輯，凡輯《青史子》、《裴子語林》等古代佚亡小說三十六種。

〔四〕『列異傳』：書名，凡三卷，《隋書・經籍志》題魏曹丕撰，或係僞託，或有增益，已佚。

〔五〕『道德經』：書名，又名『老子』，相傳即老子所作；經郭沫若考證，實當是戰國楚人環淵作。

〔六〕『青羊肆』：市名，即青羊市。『青羊觀』：廟名，祀老子，今稱青羊宮，在成都市西郊，屬文化公園。

〔七〕『蜀本紀』：書名，三國蜀譙周撰，已佚，《漢唐地理書鈔》輯在《蜀王本紀》中。

〔八〕『蜀中名勝記』：書名，凡三十卷，明曹學佺撰。

〔九〕『古今集記』：書名，撰人不詳。

解說

彭祖和老子在古代傳說中都是以長壽著名的。『彭祖八百歲』，已經成了一句口頭語，人人都知道，用不着多說了。老子據《史記》所述，也有一百多兩百歲，要算是壽數很高的了。若據《神仙傳》所記，老子在伏羲時候是鬱華子，在黃帝時候是廣成子，……到他在周代作『守藏史』或『柱下史』時，自然應該是兩三千歲了，那就比彭祖還要長壽。所以《神仙傳》說：『俗見其久壽，故號之爲「老子」』。這兩位都是神仙家奉爲神仙的鼻祖的。彭祖本來是神話人物，後來仙話化了。老子也很可能是傳說人物，後來被擡上了神仙的寶座，並且還被奉作了道教的祖師。爲了要略敍彭祖，連類而及，也選錄了幾段有關老子的材料，略見仙話意味的神話是怎樣的。

先說彭祖。彭祖活了八百歲，臨死時還悔恨他平時枕頭墊得過高了，唾沫吐得過遠了（見《楚辭·天問》王逸注），有傷元氣，以至於沒有終其天年。彭祖爲什麼會活得特別久？據說他善於烹調一種野鷄湯，他把這湯來奉獻給天帝，天帝吃了覺得味道不錯，心裏一高

興，就賜給了他這麼長久的壽命。這就是《天問》「彭鏗斟雉帝何饗？受壽永多夫何悵」的全部內容——也是關於彭祖神話最早見於記載的。

到秦末漢初的《世本》裏，又才記載着有關彭祖誕生的神話：說他的父親陸終，娶了一個鬼方氏的姑娘，名叫女嬇的，懷了孕卻不生育。三年以後，剖開左邊的腋窩，生了三個兒子；剖開右邊的腋窩，又生了三個兒子。彭祖就是從女嬇腋窩裏生出的兒子中的一個。

本節所錄，是葛洪《神仙傳》裏彭祖故事的節略。爲其經過一番仙話化，糟粕太多，只能錄其精要。曾經「喪四十九妻、失五十四子」、活了很大年紀的彭祖，還自稱他「和氣折傷，榮衛焦枯，恐不度世」云云，當然是有些使人感到滑稽的。但從中也透露出了彭祖「受壽永多夫何悵」的「悵」意。彭祖所追求的，不單是長壽，還想由長壽進一步達到神仙不死啊。

再說老子。老子的神話（仙話）是三國、魏、晉時代才逐漸發展起來的。因爲那是一個動蕩不安的時代，先有東漢三國的分裂，後有西晉十六國的破壞，士大夫逃避現實，崇尚虛無，老、莊玄學之風大暢。影響及於民間，加上道士們的渲染，傳說人物的老子自然便成了神話人物。「母懷之七十二年」、「生而白首」——這還算不得「老」麼？從伏羲之時（《神仙傳》所寫還在伏羲以前）到周代——這還算不得「久壽」麼？至於老子殊異的形貌，則有唐李

冗《獨異志》記述的『老君耳長七尺』，堪與大耳國的國民比美了；究其實際，則恐怕是從老子名聃這個「聃」字想象而來。

至於老子神話（仙話）的發展，例如老子西出關（或說是函谷關，或說是散關）、見到關令尹喜（這個名字也是聚訟紛紜，不必細說）、著《上下篇》言道德的事，本來是見於史書所載，事情也較平淡。可是到魏曹丕（？）的《列異傳》，卻說『關令尹喜望見其有紫氣浮關，而老子果乘青牛而過』，神話的色彩開始鮮明。到譙周的《蜀本紀》，關令尹喜便成了老子傳道度人的對象。《古今集記》所說『老子乘青羊降』，無疑是關係着關令尹喜的，也是老子度人的初顯『靈蹟』。到這裏，老子神話（仙話）就算是到達了高潮。

說到老子度人，我覺得《搜神記》卷一（又見陶弘景《真誥・甄命授》，文較繁）所記的下面一段故事很有意思：『有人入焦山七年，老君與之木鑽，使穿一盤石，石厚五尺。曰：此石穿，當得道。」積四十年（《真誥》下有『鑽盡石穿』四字），遂得神仙丹訣。』它穿的雖是仙話外衣，骨子裏卻是有着神話的精神實質。它教人研求真理（『道』），當如木鑽鑽盤石，既須苦幹，也要巧幹，持之以恆，操之以韌，不管時間多長，木鑽終能鑽穿盤石。像老子這樣的度人，還是『有足多者』的啊！

帝俊

東南海之外，甘水之間，有羲和之國。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浴日〔一〕于甘淵〔二〕。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山海經·大荒南經》）

有女子方浴月。帝俊妻常羲，生月十有二，此始浴之。（《山海經·大荒西經》）

有神，人面、犬耳、獸身，珥兩青蛇，名曰奢比尸。有五采之鳥，相鄉棄沙〔三〕，惟帝俊下友〔四〕。帝下兩壇，采鳥是司〔五〕。（《山海經·大荒東經》）

衡丘方員三百里〔六〕，丘南帝俊竹林在焉，大可爲舟。（《山海經·大荒北經》）

大荒之中，有不庭之山，榮水窮焉。有人三身，帝俊妻娥皇，生此三身之國。姚姓，食黍，使四鳥〔七〕。

又有重陰之山。有人食獸，曰季釐。帝俊生季釐，故曰季釐之國。有緡淵，少昊生倍伐，倍伐降處緡淵。有水四方，名曰俊壇〔八〕。（《山海經·大荒南經》）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合虛，日月所出。有中容之國。帝俊生中容，中容人食獸、木實[九]，使四鳥：豹、虎、熊、羆。

有司幽之國。帝俊生晏龍，晏龍生司幽，司幽生思士，不妻，思女，不夫[一〇]。食黍，食獸，是使四鳥。

有白民之國。帝俊生帝鴻，帝鴻生白民，白民銷姓，黍食，使四鳥：虎、豹、熊、羆。

有黑齒之國。帝俊生黑齒，姜姓，黍食，使四鳥。（《山海經·大荒東經》）

有西周之國，姬姓，食穀。有人方耕，名曰叔均。帝俊生后稷，稷降以百穀。稷之弟曰台璽，生叔均；叔均是代其父及稷播百穀，始作耕[一一]。（《山海經·大荒西經》）

帝俊生禺號，禺號生淫梁，淫梁生番禺，是始爲舟。番禺生奚仲，奚仲生吉光，是始以木爲車[一二]。

帝俊生晏龍，晏龍是務爲琴瑟[一三]。

帝俊有子八人，是始爲歌舞。

帝俊生三身，三身生義均，義均是始爲巧倕，是始作下民百巧[一四]。（《山海經·海內經》）

注釋

〔一〕"閒"：同間。"浴日"：原作日浴，據宋本改。浴日的意思，就是給新生的太陽洗澡，和《大荒西經》所說常羲浴月的情景相同。

〔二〕"甘淵"：即上文所說的甘水。

〔三〕"相鄉棄沙"：鄉同向。棄沙，郭璞注云："未聞沙義。"郝懿行云："沙疑與娑同，鳥羽娑娑然也。"近是，而於棄字無釋。疑棄當是槃字之譌，棄沙即婆娑、槃娑，形容五采之鳥相向盤旋而舞的光景。"五采之鳥即鸞鳳之屬。《山海經·大荒西經》："有五采鳥三名：一曰皇鳥，一曰鸞鳥，一曰鳳鳥。"

〔四〕"帝俊下友"：帝俊常從天上下來與此相向舞蹈的五采之鳥爲友。考帝俊即玄鳥——鳳凰的化身（見後《解說》），宜其與此鸞鳳之屬的五采之鳥爲友。

〔五〕意思是說帝俊在下方有兩座祠堂，爲此五采之鳥所管理。

〔六〕『衡丘』：原只作丘，衡字據王念孫校增。『方員』：面積。員同圓。

〔七〕『三身之國』：《海外西經》云：『三身國，在夏后啓北，一首而三身。』即此。『使四鳥』：使，役使；四鳥，指豹、虎、熊、羆四種野獸。

〔八〕『貜淵』：貜，音ㄐㄩㄝˊ。『有水四方，名曰俊壇』：郭璞云：『水狀如土壇，因名。』

〔九〕『中容人食獸、木實』：言中容人食獸兼食樹上的果實。

〔一〇〕大意是說，司幽國的人，分做思士和思女男女兩個集團，男的不娶，女的也不嫁，便自然能够互相感動而生出兒女來。

〔一一〕『稷降以百穀』：后稷從天上把百穀的種子帶到凡間來。『台璽』：璽，音ㄒㄧˇ，郭璞云。『作耕』：發明耕稼的方法。

〔一二〕據《世本》及《說文》，均言車是奚仲所造，此言其子吉光始以木爲車，亦父子相承之意罷了。

〔一三〕『務爲琴瑟』：原作『爲琴瑟』，務字據王念孫校增。爲琴瑟是說製作琴瑟，務爲琴瑟則有不恤正事，專以琴瑟的玩弄爲務之意，二者的意義是不同的。郭璞於此句下注云：『《世本》云：伏羲作琴，神農作瑟。』專在釋琴瑟的來源。則郭所見本琴瑟上應有務字，否則注文就與正文衝突了。

〔一四〕義均名倕，始作下民百巧，故稱巧倕。郭璞注：『倕，堯巧工也。』音垂。』《玉篇》云：『倕，黃帝時巧人名也。』二說不同：這都是神話歷史化自然產生的歧異。

解說

帝俊的神話在神話中是屬於另外一個系統，它和以黃帝爲中心的許多神話都沒有很大

的聯繫。帝俊是古代中國東方殷民族所奉祀的上帝，卜辭中常見的高祖夋，就是他。有關他的神話，不見於其他古書，僅見於《山海經》。但從《山海經》的零片記敍看，帝俊這位東方上帝（與五方帝中的東方上帝太皞伏羲有別），他的作爲宇宙統治者的資格是很够的；他的妻子——太陽女神羲和和月亮女神常羲，替他生了十個太陽和十二個月亮；下方又還有許多國族，如像三身、季釐、中容、司幽、白民、黑齒……都是他的子孫後代；子孫中著名的，有周民族的始祖后稷，發明耕種的叔均，創製舟車的番禺、奚仲、吉光，擅長音樂歌舞的晏龍和其他不知名的八個兒子，以及「始作下民百巧」的巧倕；此外，他還常從天上下到凡間來和五采鳥交朋友，衡丘南端有他的竹林，其竹之大，可以剖而爲船，等等。

可惜的是：帝俊雖是曾經煊赫一時的大神，有關他的神話卻只剩下如上所述的這些，斷片零星，湊不成功一個稍爲完整的故事。這大約因爲殷民族終於被周民族戰敗，亡了國，乃至於連所奉祀的上帝也倒了運，許多神話都散失了。

帝俊、帝嚳和舜，是同一人的化身，可參看拙著《中國古代神話》第五章，此不多贅。所要補充說明一點的，即帝俊的子孫之在下方爲國者，據《山海經》所記，常有『使四鳥』及『使四鳥：豹、虎、熊、羆』語，這究竟是什麼意思？說來當然話長，但無妨長話短敍。

原來中國古代東方的殷民族是崇拜玄鳥即燕子，日之爲神的。例如《詩・玄鳥》說：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殷）』，殷民族就自謂是燕子傳下來的後代子孫。帝俊，卜辭作『高祖夋』，『夋』字作  或作，畫的就是一個鳥頭人身或猴身的獨脚怪物。身子爲什麼是這樣姑且不要管它，至於那鳥頭，決無疑義，應該是玄鳥卽燕子的頭。所謂『天命玄鳥，降而生商』，玄鳥和天（天帝），本是二而一的物事。故作爲天帝的帝俊長着一個玄鳥卽燕子的頭是無足怪的。這種鳥雖是微不足道的小鳥，但既然被目之爲神，就有誇張和神秘化的傾向，於是玄鳥就逐漸成了鳳鳥卽鳳凰。例如在大詩人屈原記述簡狄吞燕卵生商的詩篇裏，《天問》作『玄鳥』，《離騷》作『鳳鳥』，卽其證。以鳳凰而爲百禽之長，那是比燕子要堂皇得多的。但在古神話傳說裏，燕子確曾就是上天下地草木鳥獸的總管理者。《書·舜典》說，帝舜問百官：『誰若我管理原野和沼澤的草木鳥獸？』百官都舉薦益（伯益），益自以爲德薄能鮮，不敢擔任，讓給朱、虎、熊、羆四個臣子。後來經過帝舜勸勉，還是擔任了，朱、虎、熊、羆四個臣子就做了益的輔佐。這是歷史化的神話。它的本來面貌應該是天帝（帝舜、帝俊）叫燕子（益——嗌，這個字的籀文作，畫的就是一隻燕子）管理上天下地（《舜典》裏的『上下』二字應作如是解）的草木鳥獸，燕子也就當仁不讓地擔任了，朱、虎、熊、羆四種野獸想和燕子爭神位，終於不勝而做了燕子的屬神。

《漢書人表考》卷二說：『江東語豹爲朱。』於是我們知道：《舜典》所說的『朱、虎、熊、

羆』四臣，其實就是《山海經》所說的『豹、虎、熊、羆』四獸（四鳥）。而《舜典》的舜與益，亦相當於《山海經》的帝俊。東方殷民族所奉祀的上帝帝俊，原是玄鳥卽燕子的化身，這燕子，是『上下草木鳥獸』之長，曾與豹、虎、熊、羆四獸爭神而終於臣服了四獸，故其子孫尚有役使四獸（四鳥）的能力。這就是此一問題的解答。古代神話、歷史、傳說，往往錯綜紛繁如上所述，不經仔細尋繹，是很難得其真相的。

帝嚳

帝嚳〔一〕高辛者，黃帝之曾孫也。（《史記〔二〕·五帝本紀》）

帝嚳生而神異，自言其名曰「夋」〔三〕。（《帝王世紀集校》第一）

（帝嚳）春夏乘龍，秋冬乘馬。（《大戴禮〔四〕·五帝德》）

帝嚳命咸黑作爲聲歌〔五〕，有倕作爲鼙、鼓、鐘、磬、笙、管、壎、篪、鞉、椎鍾〔六〕。帝嚳乃令人抃，或鼓鼙，擊鐘磬，吹笙，展管篪，因令鳳鳥天翟舞之〔七〕。（《呂氏春秋·古樂篇》）

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於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八〕。后帝不臧〔九〕，遷閼伯於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爲商星〔一〇〕。

遷實沈於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一]，以服事夏商[二]。（《左傳·昭公元年》）

帝嚳之妃，鄒屠氏之女也。軒轅去蚩尤之凶，遷其民善者於鄒屠之地，遷惡者於有北之鄉[三]。女行不踐地，常履風雲，游於伊、洛，帝乃期焉，納以爲妃[四]。妃常夢吞日，則生一子，凡經八夢，則生八子，世謂爲八神[五]。（《拾遺記》卷一）

帝嚳卜其四妃之子，皆有天下。元妃有邰氏之女，曰姜嫄，是生后稷；次妃有娀氏之女，曰簡狄，而生契；次妃陳鋒氏之女，曰慶都，生帝堯；次妃娵訾氏之女，曰常儀，生帝摯[六]。（《世本》陳其榮增訂本）

注　釋

〔一〕"帝嚳"：嚳，音 kù。

〔二〕"史記"：書名，凡百三十卷，漢司馬遷撰，起自黃帝，訖於漢武，神話傳說資料，間亦採入此書，可供參考。

〔三〕"爰"：音 yuán。

〔四〕「大戴禮」：書名，漢戴德傳記孔門七十子後學所記的《禮經》凡八十五篇，稱《大戴禮》，以別於戴聖所記的稱《小戴記》的四十九篇的《禮記》。

〔五〕「聲歌」：樂歌。此以下尚有「九招六列六英」數字，係衍文，刪去。

〔六〕「有倕」：即前章帝俊子孫中的巧倕。「鞀」：小鼓。「笙」：笙，音 ɪŋ。原作吹苓——吹字，俞樾說涉下文吹笙字而衍，從刪；苓，王引之說，當爲笙字之譌，笙即笙字，從改。「管」：樂器，如篪，六孔。「壎」：樂器，以土爲之，六孔；音 xuən。「簫」：樂器，以竹爲之，七孔；音 ɕiɑu。「鞉」：樂器，戈牟虢、鼓、鼗，小鼓之著柄者；音 tɑo。「椎鍾」：椎，音 ʈʂuei；鍾通鐘；椎鍾，樂器，形制未詳。

〔七〕「拊」：鼓掌；音 biən。「展」：舒。「天翟」：鳳鳥名；翟，音 di。

〔八〕「伯」：長子。「閼伯」：閼，音 ə。「季」：少子。「能」：容。「尋」：用。

〔九〕「后帝不臧」：后帝，天帝，即指帝嚳高辛氏，舊注謂指堯，恐非。臧，善。高辛氏不以兄弟鬩牆爲善。

〔一〇〕「商丘」：地名，在今河南商丘縣。「辰」：星名，即大辰。高辛氏遷閼伯於此主管辰星，商民族因而祀之，故辰星又稱商星。

〔一一〕「大夏」：地名，杜預注：「今晉陽縣。」按晉陽縣秦漢時置，故治在今山西省太原市。「參」：星名，二十八宿之一；音 ʂən。「唐人」：帝堯陶唐氏的後代。

〔一二〕「以服事夏商」：謂唐人祀參星，以服事夏王朝和商王朝，歷經二代而不衰。

〔一三〕『鄧屠』：古國名，所在未詳。『有北』：北方；北方寒凍，不可居處，故遷蚩尤之民之惡者於彼以懲罰之。

〔一四〕『伊、洛』：伊水和洛水。『期』：要約。

〔一五〕『八神』：卽《左傳·文公十八年》所謂『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天下之民謂之八元』。

〔一六〕『有邰氏』：邰，音 tái。古地名，在今陝西省武功縣境。有邰氏世居於此，因以地名爲氏族之名。『娵訾氏』：娵訾，音 jū zī，一作訾陬。

解說

帝嚳卽帝俊，從《帝王世紀》謂『帝嚳生而神異，自言其名曰「夋」』可知。又從他的子孫中有后稷，有伯虎、仲熊、叔豹、季貍（卽爲國於下方的帝俊的子孫所役使的豹、虎、熊、羆），妻子中有常儀卽常羲，臣僚中有有倕卽巧倕，等等，可知帝嚳之爲帝俊，更無疑義。所不同的，是帝俊在《山海經》的記述中，上帝的身份很明顯，而帝嚳呢，則已逐漸歷史化而爲人間的帝王了。

但這歷史化了的人間的帝王，他身上具有的神話色彩還是很濃厚的：他能在『春夏乘龍』，能叫鳳鳥天翟爲他跳舞，能把他的成天打架、不和睦的兩個兒子分別派遣去主管商

星和參星（更古的神話恐怕就是帝嚳將他這兩個兒子變化做參、商二星，使其東出西沒，永遠不相見），他的妃子更能每夢見吞吃一個太陽就替他生一個兒子……都說明着帝嚳的上帝的身份。

至於《世本》記敘的帝嚳四妃生四子均有天下，有的且是東西兩大民族（殷、周）的始祖，則雖是可以從中看出具有神性的帝嚳的身世的煊赫，卻也未免有牽合附會之嫌了。

后稷

一

周后稷，名棄，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一]，姜原爲帝嚳元妃。

姜原出野，見巨人跡，心忻然説[二]，欲踐之。踐之而身動[三]，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爲不祥，棄之隘巷，馬牛過者，皆辟不踐[四]。徙置之林中，適會山林多人[五]。遷之，而棄渠中冰上，飛鳥以其翼覆薦之[六]。姜原以爲神，遂收養長之。初欲棄之，因名曰棄。

棄爲兒時，屹[七]如巨人之志。其游戲，好種樹麻菽[八]，麻菽美。及爲成人，遂好耕農[九]。相地之宜，宜穀者稼穡焉[一〇]。民皆法則[一一]之。帝堯聞之，舉棄爲農師，天下得其利，有功。帝舜曰：「棄，黎民始飢，爾后稷播時百穀[一二]。」封棄於邰，號曰后稷，別姓姬氏[一三]。（《史記·周本紀》）

后稷是播百穀。稷之孫曰叔均，是始作牛耕[四]。（《山海經·海內經》）

注釋

〔一〕『姜原』：原或作嫄。

〔二〕『忻然』：忻同欣，忻然，心悅貌。『說』：同悅。

〔三〕『身動』：身體有所感動。

〔四〕『居期』：當期。『隘巷』：狹巷，隘，音 ㄞˋ。『辟』：通避。

〔五〕『適會山林多人』：即《詩·生民》所謂『會伐平林』，正碰着很多人到山上砍樹，想要拋棄也拋棄不了。

〔六〕『覆薦』：覆，蓋；薦，墊。言有大鳥飛來，以其一翼爲覆，一翼爲薦，以煖暖此冰上的棄嬰。

〔七〕『乾』：音 ㄑㄧㄢˊ，勇壯貌。

〔八〕『種樹麻菽』：種植麻豆。菽，音 ㄕㄨˊ，菽豆的總名。

〔九〕『耕農』：耕種。

〔一〇〕『稼穡』：種穀叫稼，收穀叫穡，亦用作農事的總稱。稼穡，音 ㄐㄧㄚˋ ㄙㄜˋ。

〔一一〕『法則』：倣效。

〔一二〕『黎民』：衆民。『后稷』：衆所居的官職名。『播時』：播，播種；時，通蒔，分秧勻插叫蒔。

〔一三〕『別姓姬氏』：在母系制社會，后稷由母親姜原的氏族有部氏『出嫁』到姬氏，故稱『別姓姬氏』。

〔一四〕『叔均』：見『舜』章第四節『解說』。『始作牛耕』：郭璞云：『始用牛犁。』

解說

見後。

二

后稷之葬〔一〕，山水環之。（《山海經·海內西經》）

西南黑水之間，有都廣之野〔二〕，后稷葬焉，其城方三百里，蓋天地之中，素女所出也〔三〕。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四〕，百穀自生，冬夏播琴〔五〕。鸞鳥自歌，鳳鳥自儛，靈壽實華〔六〕，草木所聚。爰有百獸，相羣爰處〔七〕。此草〔八〕也，冬夏不死。（《山海經·海內經》）

后稷墜在建木西，其人死復蘇，其半魚在其間〔九〕。（《淮南子·地形篇》）

注釋

〔一〕『葬』：葬所。

〔二〕『都廣之野』：《史記·周本紀》正義引此經作『廣都之野』，《華陽國志·蜀志》：『廣都縣在郡西三

十里，漢元朔二年置。』即今成都附近雙流縣境。楊慎《山海經補注》謂『黑水廣都，今之成都也』，近是。

〔三〕『其城方三百里，蓋天地之中，素女所出也』：此十六字今本誤入注文，從王念孫、郝懿行校補。又『天地之中』原作『天下之中』，『地』字據《楚辭·九歌》王逸注引經文改。『城』：墓地。『素女』：古時的神女；相傳黃帝曾使她鼓五十弦琴，感到過於悲哀，便把它剖分做二十五弦。今灌縣青城山有玉女洞，明楊慎《山海經補注》、曹學佺《蜀中名勝記》都說玉女就是古時的素女。

〔四〕『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爰，於是。膏，脂膏，白膩像脂膏。黍，音 shǔ。稷，音 jì。李時珍《本草綱目》曰：『稷與黍一類二種也：黏者爲黍，不黏者爲稷；稷可作飯，黍可釀酒。』

〔五〕『冬夏播琴』：播琴，播種，楚人的方言謂冢爲岑（見《水經注·汝水》），種冢岑琴音俱相近，於是把播種也叫做播琴；冬夏播琴，意謂其地氣候温暖，不論冬天夏天，均可播種。

〔六〕『鸞鳥』：鳳凰之屬，五彩而多青色，又稱青鸞。『儛』：同舞。『靈壽』：木名，似竹，有枝節，可以做老人的拐杖。『華』：同花。

〔七〕『相羣爰處』：相互成羣，於此居處。

〔八〕『此草』：郝懿行云：『此草猶言此地之草，古文省耳。』

〔九〕『巔』：墳墓。『其人』：指后稷。『其半魚在其間』：意謂死而復蘇的后稷，他的身體的一半已化做了魚而躺在墳墓裏。

解說

后稷是以農耕爲主的周民族的始祖神。他的神話，始見於《詩・生民》。這篇詩把他誕生前後的經過以及後來他在農業上的貢獻描寫得極爲詳細、生動，《史記》的記敍大體上就是根據《詩・生民》來的。《詩・生民》寫后稷的誕生，是一個羊胞胎樣的圓圓的肉球（一先生如達），姜原對於這個怪胎感到了害怕，才決計把他往外丟棄。《史記》只說是『以爲不祥』，卻沒有說出『不祥』的具體原因。如果僅僅因爲踐了巨人跡懷孕生子就算『不祥』，那麼華胥履跡生伏羲，是否也該算是『不祥』而在當棄之列呢？可是古神話卻未有所聞。以知所謂『不祥』，並不在於履跡生子，實在於生子的形體非常。這一點《詩經》的敍寫較之《史記》就切實多了，讀者可以自去參看。

后稷是農業之神，歷史記敍，說他是帝嚳元妃姜原的兒子。但是我們知道：帝嚳卽帝俊，帝俊是東方殷民族所奉祀的上帝，《山海經・大荒西經》說：『帝俊生后稷，稷降以百穀，』原來后稷是天帝的兒子，從天上帶了百穀的種子下來播植在凡間的。《書・呂刑》說：『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也就是這個意思。姜原所履的大人跡，原來正是天帝的足跡，所以《楚辭・天問》說：『稷維元子，帝何竺之？投之冰上，鳥何燠之？』——后稷既是天帝的嫡親兒子，天帝爲什麼要毒害他使他在誕生之初受種種苦難？既然使他受苦，拋棄他在寒冰之上，飛鳥爲什麼又要來用牠的翅膀溫暖着這初生的嬰兒？詩人對於這些反常的矛盾現

象感到不能理解，所以發爲這種疑問。

一方面作爲神，另方面又作爲神性英雄而出現的后稷，在歷史化了的神話中，他的熱愛農業和熱愛勞動的良好品德在兒童時代就充分具有着了。從他的遊戲中就培育出了一批優良的穀物和瓜豆的品種。到他長大成人，在有邰成家立室之後，這些良種農作物就已普遍地推廣到了人民中去。乃至於帝堯知道了他所作的成績，也得趕快聘請他去擔任「農師」，管理全國農業和指導農業技術。神話反映了原始社會進展到了以農業爲主時期人們對於發展農業生產的殷切期望，於是通過幻想，創造了像后稷這樣的農業之神，來作爲他們勞動的楷模，鼓舞他們的勞動熱情，向着生活的目標——更加豐裕的生活，奮鬥前進。《詩·思文》說：「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偉大的后稷，可以配那蒼天，他使人民得到穀食，無非是他至德的表現。）讚美后稷在農業上的勳績，幾乎到了無以復加了。

后稷是勤勞勇敢的我國古代勞動人民的一個榜樣，由於大家對於他的崇敬，所以就是在他死後，也還有關於他的好些神奇傳說。不但有如文中所敍的他墳墓附近的種種奇妙景象，以及他在墳墓中復活轉來、半邊身子化做魚的形軀的奇蹟之類，而且根據近人所記，還說在山西省聞喜縣的稷王山，出產一種五色石子。這些石子有像麥粒的，有像稻粒的，

有像玉蜀黍的，有像西瓜子、南瓜子的，也有像豇豆、緑豆、刀豆的……諸般形狀，無不備具。人們把這些石子叫做『五穀石』。民間相傳，說這就是后稷和他的母親姜原教人民播種五穀、遺留下來的種子變成的。可見后稷在人民的心目裏，從古到今，都是佔着一個相當特殊的地位的。

契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一]。（《詩[二]·玄鳥》）

簡狄在臺嚳何宜？玄鳥致貽女何嘉[三]？（《楚辭·天問》）

有娀氏有二佚女，爲之九成之臺，飲食必以鼓[四]。帝令燕往視之，鳴若謚謚[五]。二女愛而爭搏之，覆以玉筐。少選[六]，發而視之，燕遺二卵，北飛，遂不反。二女作歌一終[七]，曰：『燕燕往飛。』實始作爲北音[八]。（《呂氏春秋·音初篇》）

殷契母曰簡狄，有娀氏之女，爲帝嚳次妃，三人行浴[九]，見玄鳥墮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契長而佐禹治水有功，帝舜乃命契曰：『百姓不親，五品不訓，汝爲司徒。』封於商，賜姓子氏[一〇]。（《史記·殷本紀》）

注　釋

〔一〕『商』：指商民族的始祖契。

〔二〕「詩」：書名，即後世所稱《詩經》，凡三百五篇，大部係周代無名詩人之作，據說是經過孔子刪定的。

〔三〕『簡狄』：有娀氏之女，帝嚳的次妃。『臺』：即後面《呂氏春秋·音初篇》所說的「九成之臺」。宜：儀的借字，本義是匹偶，引伸有引誘的意思。『貽』：贈送；音ㄧˊ。『嚳』：生子。原作喜，失韻，聞一多《楚辭校補》云當從一本作嚳，從改。這兩句大意是說：簡狄住在九重高的瑤臺，帝嚳爲什麼要去引誘？打發燕子送了一對蛋去，簡狄吞了爲什麼就生出兒子？

〔四〕『有娀氏有二佚女』：佚女，美女。《淮南子·地形篇》云：「長女簡翟（狄），少女建疵。」『成』：重。

〔五〕『鼓』：指音樂。

〔六〕「帝」：天帝，亦即帝嚳，帝嚳亦有天帝身份。『嗌嗌』：燕鳴聲。原作謚隘，據《呂氏春秋集釋》引《玉燭寶典》引本文改。

〔七〕『少選』：須臾、頃刻。

〔八〕『一終』：樂一篇叫一終。

〔九〕『北音』：北國之音。

〔一〇〕『三人行浴』：有娀氏備二女，三人未有所聞。三字或二字之誤。惟《列女傳》云：『簡狄與其妹娣浴於元丘之水。』則所見《史記》已作三字，疑終莫明。

〔一一〕『五品不訓』：五品，指父、母、兄、弟、子五常；訓，順；五品不訓，就是五常亂而不順的意思。這是奴隸社會道德觀念的表現，不是原始社會末期的舜那個時代所應有的，是記錄者以後例前造成的錯亂。『司徒』：官名，掌邦教，屬於六卿之一。『子氏』：《史記·五帝紀》索隱引《禮緯》云：『契姓子氏者，亦以其母吞玄鳥子而生。』玄子，燕卵，謂契爲卵所生也。

解說

這一段神話是寫簡狄生契的經過。如果說姜原生后稷還帶着一些人世間的不幸和悲苦的色彩，那麼簡狄生契就完全是浪漫主義式的歡樂的情調了。天真爛縵的少女，看見燕子遺卵，取而吞之，便懷孕生了兒子，這想像是多麼美麗！顯然，這是原始社會的神話傳說，大致照其原樣傳下來的，打上去的階級烙印還不十分顯著。從神話中，我們可以看得出來：天帝、帝嚳、玄鳥，都是同一角色的化身，就是玄鳥卽燕子，牠才是商民族真正的始祖。契是玄鳥遺卵所生的兒子，故契在商民族祭祖的頌歌中，又稱玄王（《詩·長發》）。可惜這位玄王，由於殷商神話隨着它建立的奴隸制國家的滅亡而大量散亡，他的行迹我們已經知道不多了。見於商民族祭祖的頌歌中的，只有這麼幾句：「玄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既發。」（玄王勇武地撥開黑暗混冥，給小國以光明，給大國以光明，人們遵循着他的脚步向前走去，就能够張開眼睛，看見東西。）還有作爲一個大民族首領的氣概。到後來歷史的記敍中，這位玄王就只能是「佐禹治水有功，帝舜乃命契……爲司徒」（《史記·殷本紀》），便從首領一降而爲臣屬。這都反映了奴隸制國家的殷商淪亡以後，奴隸主所佔有的始祖神的地位，也不能不隨之而下降了。

簡狄生契，還有『胸剖』和『背坼』之說。《史記・楚世家》集解引干寶云：『前志所傳修己背坼而生禹，簡狄胸剖而生契，歷代久遠，莫足相證。』這是『胸剖』。《論衡・怪奇篇》云：『禹、离(契)逆生，閒(啓)母背而出；后稷順生，不坼不副。』這是『背坼』。契之所以名『契』(契有刻、開的意思)，大約和『胸剖』、『背坼』等傳說確是有相當關係的。

盤瓠

高辛氏，有老婦人，居於王宮，得耳疾。歷時，醫爲挑治，出頂蟲〔一〕，大如繭。婦人去後，置以瓠籬〔二〕，覆之以盤。俄爾頂蟲乃化爲犬，其文五色，因名盤瓠。遂畜之。

時戎吳〔三〕强盛，數侵邊境，遣將征討，不能擒勝。乃募〔四〕天下有能得戎吳將軍首者，贈金千斤，封邑萬户，又賜以少女。

後盤瓠銜得一頭，將造王闕，王診視之，即是戎吳〔五〕。爲之柰何〔六〕？羣臣皆曰：『盤瓠是畜，不可官秩，又不可妻，雖有功，無施也〔七〕。』少女聞之，啓王曰：『大王既以我許天下〔八〕矣，盤瓠銜首而來，爲國除害，此天命使然，豈狗之智力哉。王者重言，伯者〔九〕重信，不可以女子微軀，而負明約於天下，國之禍也。』王懼而從之，令少女從盤瓠。

盤瓠將女上南山，草木茂盛，無人行跡。於是女解去衣裳，爲僕鬠之結，著獨力之衣，〔二〕隨盤瓠升山，入谷，止於石室之中。王悲思之，遣往覓視，〔三〕天輒風雨，嶺震，雲晦，往者莫至。蓋經三年，産六男、六女。盤瓠死，後自相配偶，因爲夫婦。（《搜神記》卷一四）

注釋

〔一〕「頂蟲」：蟲名，未詳。

〔二〕「瓠籬」：瓠，音 hú，葫蘆類的一種，供食用，果皮乾燥後可爲容器；瓠籬，大約就是用半邊葫蘆鑽孔作的爪籬之屬。

〔三〕「戎吳」：部族名；當即《後漢書·南蠻傳》所記「犬戎吳將軍」的訛變，後文有「戎吳將軍」可證。

〔四〕「募」：廣泛徵求。

〔五〕「將造干闕」：奉送到王宮。將，音 jiāng，奉送；造，音 zào，至、到；王闕，王宮，古時天子所居叫闕。「諦視」：察看。「戎吳」：指戎吳將軍。

〔六〕「索何」：如何；如何是好的意思。

〔七〕「官秩」：官位。「施」：用。

〔八〕「以我許天下」：意謂以我應允給盤瓠而昭示天下。

〔九〕『伯者』：霸者；伯通霸。

〔一〇〕『僕鑿之結，獨力之衣』：《後漢書・南蠻傳》作『僕鑒之結，獨力之衣』，李賢注云：『僕鑒、獨力皆未詳，流俗本或有改鑒字爲鑿者，妄穿鑿也。』詳其文義，當是勞動時操作之衣。

〔一一〕『遣往見視』：派人前去探尋。

解說

盤瓠神話見諸記述的實比盤古神話略早。唐李賢注《後漢書・南蠻傳》，於所記槃瓠故事之後，注云：『已上並見《風俗通》也。』《風俗通》就是《風俗通義》，漢末應劭作，原本三十卷，大都佚亡，今只存十卷，這段文字亦不見於今本，但可信李賢尚猶及見原書，他的注是無誤的。那麼，這是一個漢時就有了的神話故事了，故說它經過改造而成爲盤古神話乃是大有可能的，此已見『盤古』章『解說』，不再多贅。

盤瓠神話是一個民族的推原神話，在這個神話中塑造了兩個英雄的形象：一個是盤瓠，乃一個是高辛帝的少女。

先說盤瓠。盤瓠又或寫作槃瓠，『槃』是『盤』的本字；又或作槃護，『護』是『瓠』的音借：其實都是一樣。他的來歷，據《南蠻傳》注引《魏略》（三國魏魚豢撰，已佚）說，是高辛氏老婦耳內如繭，『物』所變，不大清楚；《搜神記》本之，說是『頂蟲』，還是有些難懂，近代畲族

民間傳唱的《狗皇歌》(見《東方雜誌》二十一卷七號沈作乾《畲民調查記》)，則說是「金蟲」，就非常清楚明白了：大約就是一條金蠶(畲民另有口頭傳述，說是「取出一蟲，形狀像蠶」)。並且《狗皇歌》把「老婦」逕說爲「皇后」，也是再清楚明白不過的。或許古代民間傳述的此一神話本來就是「皇后」，後來記錄此一神話的「搢紳先生」如魚豢者嫌「皇后」的身份在這裏不大「雅馴」，才含混其辭，將「皇后」改爲「老婦」的。既然盤瓠是皇后耳內金蟲所化，高辛帝的少女(《狗皇歌》說是「第三宮女」、「皇帝女」，口頭傳述說是「公主」)又是皇后所生，則盤瓠和高辛帝少女的結婚，仍留有原始時代血親婚配的痕跡。至於神話的後段說，「產六男六女，自相配偶」，更是明白宣布爲血親婚配了。這是每個民族童年時期必經的發展階段，通過神話的折射，把它反映了出來。

盤瓠是一個殺敵護國、智勇雙全的英雄。這個英雄的形象，是在若干大同小異的傳說記錄中逐漸豐富起來的。當强敵壓境、「遣將征討、不能擒勝」的時候，盤瓠獨能應募奮往殺敵，這是他的「勇」。根據別本(《漢魏叢書》本)《搜神記》的記敍，「其犬走投房王(卽本文所敍的「戎吳將軍」)，房王見之大悅，謂左右曰：「辛氏其喪乎！犬猶棄主投吾，吾必興也。」房氏乃大張宴會，爲犬作樂。其夜房氏飲酒而卧，犬咬王首而還。」這又是他的「智」。單人獨馬前去殺敵的盤瓠，並不是僅僅憑了「匹夫之勇」，而是首先對他的敵手施了麻痺欺

騙作用的，所以終於勝利奏凱而回。還有的畫本（畬民「盤瓠王畫傳」——見《民族學研究集刊》第一期何聯奎《畬民的圖騰崇拜》）是這樣地描繪着盤瓠的「神蹟」：第六幅『龍將過番』，畫着盤瓠化爲龍形，騰雲而去；第十幅『龍將回，過海』，畫着盤瓠化龍浮海而回，後有追兵。神性英雄盤瓠的形象，就這樣經過衆手的塑造，逐漸變得完美了。而《漢魏叢書》本《搜神記》還這麼記敍着：『（帝）厚與肉糜飼之，竟不食；帝呼，犬亦不起。』爲什麼？因爲主人說話不兌現，盤瓠在嘔他主人的氣。而當帝辛應允『今當依召募賞汝物』時，『盤瓠聞帝此言，卽起跳躍』：這又是多麼生動的性格描寫啊！

盤瓠神話中表現得尤其動人的，乃是那個高辛氏少女（民間傳說中的『公主』或『第三宮女』）的英雄形象。神話敍寫她是一個識大體、顧大局的不同尋常的婦女。當高辛還在那裏猶豫徘徊、不準備實踐諾言時，她卻挺身而出，請求高辛爲了國家的利益，一定要昭大信於天下。這一點《蠻書》卷十引《後漢·南蠻傳》（與今本《後漢書·南蠻傳》文頗不同）說得更是明白，少女向高辛說：『皇帝信不可失，深憂犬之爲患。』神通本領這麼大、能造福於國家的盤瓠，反過來當然也可爲禍於國家，這就是高辛少女感到『深憂』的。爲了國家的前途，她自請去匹配盤瓠，確實需要相當勇氣。她毅然選擇了一條艱難的道路。當盤瓠負她上南山時，她馬上『解去衣裳，爲僕豎之結，著獨力之衣』，親身操作，適應了山居生活的

新環境。高辛少女和盤瓠一樣，也是智勇兼全的。她不愧是一個民族所歌頌的英雄母親的形象。

近代民間所傳，盤瓠和公主結婚，還有金鐘內變人的情節。「高辛王嫌其不類，頗有難色。詹期（盤瓠名）忽作人聲曰：『你將我放在金鐘內，七天七夜，就可變成人。』到了第六天，公主怕他餓死，打開金鐘一看，則全身變成人形，只留一頭未變。於是槃瓠着上大衣，公主戴了犬頭冠，倆相結婚了。」（沈作乾《畲民調查記》）那麼說明公主之於盤瓠，還是很有感情的。這喜劇性質的情節，更加符合原始神話的初相，而前面那些少女理智獻身、敷陳大義的描述，或者不免又加上了一些階級社會記錄者的文飾。

但不管怎樣，盤瓠神話裏少女或公主的形象是崇高的、可愛的，和蠶馬神話裏那個小女的形象形成一個鮮明的對比。小女親口許馬，卻只是一番戲言，終於違反自己的意願，遭到懲罰仍和馬皮結婚　變形爲蠶，吐絲衣被人間。而智勇的少女卻完全與之相反，得到的結果自然是兩樣。同是「推原」，它們的意義和所塑造的人物形象竟有這麼的不同。

堯

一

堯爲仁君，一日十瑞[一]。（《述異記》卷上）

堯爲天子，冥莢生於庭，爲帝成曆[二]。（《繹史》卷九引《田俅子》[三]）

蓬甫，瑞草也，堯時生於庖厨，扇暑而涼[四]。（《説文》一下）

堯時有屈佚草生於庭，佞人入朝，則屈而指之。一名指佞草[五]。（《博物志·異草木》）

注釋

[一]『十瑞』：《述異記》於『十瑞』下云：『宮中朱化爲禾，鳳凰止於庭，神龍見於宮沼，歷草生堦，宮禽五色，鳥化白神，木生蓮，蓬甫生厨，景星耀於天，甘露降於地，是爲十瑞。』以其多係無稽妄談，故删略之。

[二]『冥莢』：一種神奇的草，傳説它『夾階而生』，每月初一生一莢，到月半就生十五莢，十六日以

後，每天落一莢，到月底就落完了。若是月小，就剩下一莢掛在那裏，焦而不落。堯就拿它來當日曆使用，故又叫『曆莢』，或叫『瑞草』。

〔三〕『田俅子』：書名，戰國齊田俅撰，凡三篇，已佚，《玉函山房輯佚書》及孫詒讓《墨子閒詁》有輯錄。

〔四〕『蓂莆』：另一種神奇的草，音 sɨɑ̀ pɑ。傳說它生在廚房的門邊，葉大而多，根細如絲，能轉動生風，驅殺蚊蠅，使飲食清涼不腐敗。

〔五〕『屈佚草』：佚一作軼。『佞人』：卑鄙讒諂的人。

解說

堯在傳說中是一個有名的勤勞、節儉、顧念人民的好國君。人們對於堯的賢德，幾乎絕無不同的意見。其實堯在最古的神話中，和其他歷史化而爲人王的天帝一樣，本來也是天帝。《山海經・中次十二經》：『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二女當然是娥皇、女英，作爲天帝解的『帝』（《山海經》凡言『帝』，均指神帝而非人帝），也只能是堯而非他人。從此可略知堯的神性。又按『堯』字的涵義，本來只是高的意思（見《說文》），最高莫過於天，故以『堯』表天而爲天帝的名號。《論語》述孔子贊堯之辭云：『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近於古神話中『堯』的初誼。後來古神話泯滅，『堯』才化爲某一人間帝王的特稱。現在選錄的關於堯

的一些神話，已多人話意味，非古神話之舊。堯的「十瑞」，其他或者都是妄擬，唯冥莢和蓬莆，則漢以前已有此說，亦可算是「由來已古」了。冥莢、蓬莆和屈佚，都反映了古代勞動人民渴望使生活得到方便並且辨別善惡是非，它們雖然是幻想的物事，但已萌露了一些科學的幼芽，因而神話的基調是健康的。

二

當堯之時，夔爲樂正，皐陶爲大理〔一〕。（《說苑〔二〕·君道》）

夔一足。（《韓非子·外儲說》）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三〕。』（《書·舜典》）

夔放山川谿谷之音〔四〕，作樂《大章》，天下大和。（《帝王世紀集校》第二）

皐陶之狀，色如削瓜〔五〕。（《荀子〔六〕·非相》）

皐陶烏喙，是謂至信；決獄明白，察於人情〔七〕。（《白虎通·聖人》）

觟鴸者，一角之羊也，性知有罪〔八〕。皐陶治獄，其罪疑者〔九〕，令羊觸之，有罪則觸，無罪則不觸。故皐陶敬羊，起坐事之。（《論衡·是應篇》）

注釋

〔一〕『樂正』：官名，掌管音樂。『皐陶』：陶，音 yáo。『大理』：官名，掌管刑法。

〔二〕『說苑』：書名，凡二十卷，漢劉向撰，所錄皆軼聞瑣事，體例與作者另撰的《新序》一書相同。

〔三〕『於』：音 yū，歎詞。『拍』：拍，音 fú。

〔四〕『放』：同倣，倣效的意思。『谿』：同溪。

〔五〕楊倞注：『如削皮之瓜，青緑色。』

〔六〕『荀子』：書名，凡二十卷，周荀況撰。

〔七〕『烏喙』：或作烏喙，『至信』：謂其出言必信。『決獄』：斷決刑獄訴訟的事。

〔八〕『觝觸』：音 xiè zhī，即解豸、獬豸、解廌；據說這種神羊，又有點像山牛，吃的是蕪草，所以名廌，『夏處水澤，冬處松柏』（見《說文》）。

〔九〕『罪疑者』：疑而未能定其罪者。

解說

《說苑・君道》云：『當堯之時，舜爲司徒，契爲司馬，禹爲司空，后稷爲田疇，夔爲樂正，倕爲工師，伯夷爲秩宗，皐陶爲大理，益掌殿禽。』真是人才濟濟。究其實際，作爲堯的賢臣如契、禹等，原都是天上的神或神性英雄。有關他們的神話，有的前面講過了，

有的以後還要講，故只把夔和皐陶的神話選錄在這裏講講。

夔，在黃帝的神話中已經出現過一下，他原是東海流波山的一隻形狀像牛的獨足怪獸，黃帝拿他的皮來蒙鼓，「聲聞五百里，以威天下」，因而戰勝了蚩尤。可是在這裏（《說苑・君道》），他又作爲堯的樂官而出現了（《書・舜典》以爲是舜的樂官，其實當先是堯的樂官，後來又作舜的樂官，《呂氏春秋・古樂篇》即如是說。《古樂篇》的「質」便是「夔」，見「舜」章第一節）。獨足怪獸的夔在歷史的記敍中雖然已經人化，但是他的神性卻沒有完全消退，所以才能在充當樂官之際，「擊石拊石，百獸率舞」；也才能「放山川谿谷之音，作樂《大章》，天下大和」。

至於皐陶，經近人考證（楊寬《中國上古史導論》），實即伯夷（非後來傳說的耻食周粟、餓死首陽山的伯夷）。《書・呂刑》與《荀子・尚賢》均有「伯夷降典，折民惟刑」語，可見伯夷原也是執掌刑法的神，與皐陶同。又據《世本》茆泮林輯本：「伯夷作五刑」，張澍粹集補注本則作「皐陶作五刑」，皐陶之即伯夷，尤爲明顯。所不同者，古神話說：伯夷從天上帶下法典，根據法典制定刑法來解決人們中的爭端；而後起的歷史化了的神話卻說：皐陶治獄，全靠他那「性知有罪」的一角神羊。作爲本當具有睿智聰明的神，遂一變而移其神性於獸了。所以皐陶在他法官的職位上，由於「敬羊」而「起坐事之」的情景，未免顯得有些滑稽

可笑，因爲離開神的身份確實是太遠了。

至於獬豸（觟䚢）這傳說中的奇異神羊，則因有此一段神話而大大地著了名。據說漢代法官們戴的冠，即稱爲獬豸冠，就爲其能別曲直，所以人倒反而要去摹仿獸了。

總之，獬豸的神話正如屈佚草的神話一樣，反映了古代人們在生產水平不高、認識事物的能力也較低的情況下，企圖借助於神物來幫助他們迅速提高認識事物的能力，以便於和壞人壞事作鬥爭，達到安定生活，進一步發展生產的目的。

三

堯在位七十年，有秪支之國，獻重明之鳥，一名雙睛，言雙睛在目。狀如雞，鳴似鳳，時解落毛羽，肉翮〔一〕而飛。能搏逐猛獸虎狼，使妖災羣惡〔二〕，不能爲害。貽以瓊膏〔三〕，或一歲數來，或數歲不至。國人莫不掃灑門户，以望重明之集。其未至之時，國人或刻木，或鑄金，爲此鳥之狀，置於門户之間，則魑魅醜類，自然退伏。今人每歲元旦，或刻木鑄金，或圖畫，爲雞於牖〔四〕上，此其遺象也。（《拾遺記》卷一）

注釋

〔一〕「肉翮」：肉翅；翮，音 ㄏㄜˊ。

〔二〕『妖災羣惡』：爲妖爲災的衆惡物。

〔三〕『瓊含』：瓊玉的膏。古人以爲玉可食，故想像中以美玉的膏液爲珍品。

〔四〕「牖」：窗；音 ㄧㄡˇ。

解說

重明鳥的神話始見於《拾遺記》。《拾遺記》雖然舊題晉王嘉撰，但很可能是梁蕭綺的僞作而託之王嘉的。裏面所敍神話，真僞參雜，極難分辨。即或有幾分真實性，被記録者用浮華的文字一誇飾渲染，看來也像是揑造的了。本節所録即是一例。

這段神話，初看的確似乎荒誕無稽，但如果和舜的神話聯繫起來看看，那就不能不説是或者有些古神話的依據。何以知其然呢？由於重明鳥的狀貌和行迹和舜相似之點太多了。重明鳥「雙睛在目」，故叫『重明』；舜目重瞳號曰『重華』，自古相傳，也屢屢見諸載籍。《太平御覽》卷八一引《尸子》説：『昔者舜兩眸子，是謂重明。』『重明』二字全同。狀貌稱號相合，這是一。重明鳥『狀如雞，鳴似鳳』；而舜也是玄鳥即鳳凰的化身。鳳凰雞屬，故《孝子傳》

云：『舜父夜卧，夢見一鳳皇，自名爲雞』，實即舜。又與重明鳥的狀貌相合，這是二。重明鳥堯時由稷支之國獻至，『能搏逐猛獸虎狼』，爲民除害，備受人民歡迎；舜亦由四岳推薦與堯，繼堯執掌國政，相傳亦曾『流四凶族，以禦魑魅』（《左傳》文公十八年），又行其他善政，因而亦極受人民愛戴。行迹相合又是如此，這是三。有此三者，因此我疑心重明鳥的神話倒是較早的堯舜神話的本來面目，否則不至於這麼巧合。若說是作僞者看了舜的神話再揑造重明鳥的神話，他揑造它有什麼用意呢？他何不乾脆從舜身上多造些『神話』而偏要將人化鳥造作出重明鳥的神話來呢？這是說不過去的。故只能說這段神話雖經渲染，看似荒誕，實際上可能有一些古神話的依據。

有關堯的神話，大約就是如上所録的這些了。另有仙人偓佺教堯服食松果的故事（見《列仙傳》），屬於仙話範圍；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逃到箕山潁水邊去洗耳朵的故事（見《高士傳》），屬於傳説範圍：均不録。

丹朱

堯取散宜氏之子[一]，謂之女皇，女皇生丹朱。（《世本》張澍稡集補注本）

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頟頟，罔水行舟，朋淫于家[二]。（《書·益稷》）

（丹朱）驩很媚克，兄弟爲讎。帝悲之，爲制弈棋以閑其情[三]。（《路史·後紀十》）

堯教丹朱棊，以文桑爲局，犀象爲子[四]。（《金樓子》[五]卷一）

后稷放帝朱於丹水[六]。（《山海經·海外南經》郭璞注引《竹書紀年》[七]）

堯與有苗戰於丹水之浦[八]。（《漢學堂叢書》輯《六韜》[九]）堯殺長子[一〇]。（《莊子·盜跖篇》）

昔堯以天下讓舜，三苗[一一]之君非之，帝殺之。有苗之民，叛入南海，爲三

苗國。（《山海經·海外南經》郭璞注）三苗國在赤水東，其爲人相隨〔一〕。（《山海經·海外南經》）

讙兜堯臣，有罪，自投南海而死，帝憐之，使其子居南海而祀之〔二〕。（《山海經·海外南經》郭璞注）讙頭國在其（畢方鳥）南，其爲人人面有翼，方捕魚。或曰讙朱國〔三〕。（《山海經·海外南經》）

柜山，有鳥焉，其狀如鴟而人手，其音如勞，其名曰鵸鵌，其名自號也，見則其縣多放士〔一〕。（《山海經·南次二經》）

注釋

〔一〕『取』：娶。『散宜氏之子』：卽散宜氏之女，古人對於所生男女都稱子。《詩·桃夭》：『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二〕『傲』：倨傲。『慢遊』：卽漫遊，言無目的之遊叫漫遊。『罔』：無。『頠頷』：頠，音ㄨㄟˇ；頠頷，不休息貌。『朋淫』：朋比小人而爲淫亂。大意是說，丹朱天性倨傲，只是喜歡漫遊，漫遊中做狠暴虐待作，晝夜爲惡不肯休息，沒有水也要陸地行舟，夥同一些壞朋友在家裏胡作非爲。

〔三〕『驩兜』：『驩』同『讙』，『兜』同『頭』，『狠』同『很』，『嫉』音ㄐㄧˊ。『嫉妒』：『克』，刻，殘刻。四事都是丹朱的惡德。

『鬩』：弟兄不和，互相爭吵叫鬩；音ㄒㄧˋ。『弈棋』：圍棋；弈，音ㄧˋ。『閑其情』：防閑其邪惡之情。

〔四〕『文桑』：即桑；《格致鏡原》卷六十四引《典術》：「桑木者，箕星之精，神木也，蟲食葉爲文章……」桑稱文桑或以此。『犀象』：指犀角、象牙。意思是說，以文桑這種珍貴木料做棋局，以犀角、象牙這種貴重材料做棋子。

〔五〕『金樓子』：書名，凡六卷，梁蕭繹（元帝）撰。原書久佚，今所存者，係四庫自《永樂大典》錄出，略有殘闕。

〔六〕『丹水』：水名，源出陝西省商縣冢嶺山，東入河南，折西南至湖北入漢水，亦稱丹淵，又名丹河。

〔七〕『竹書紀年』：書名，凡十三篇，晉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得之，叢魏國之史書，已佚，今本僞，近人范祥雍有《古本竹書紀年輯校訂補》。

〔八〕『有苗』：部族名，即下文三苗。

〔九〕『六韜』：書名，亦稱《太公六韜》，約成於漢代，《隋志》著錄，已佚，今本僞。

〔一〇〕『長子』：指丹朱。

〔一一〕『三苗』：部族名，即上文有苗，或稱苗民。《淮南子・修務篇》高誘注謂係渾敦、窮奇、饕餮三族之苗裔，恐不可據。

〔一二〕『其爲人相噬』：『相噬』二字，自來諸家無釋，推想起來，當是三苗兵敗，相噬遠徙之象。詳後『解說』。

〔三〕「灌兜堯臣」：應讀爲「丹朱堯子」才對。詳後「解說」。

〔四〕「灌頭國 或灌朱國」：實均應作「丹朱國」。詳後「解說」。

〔五〕「其音如嬉」：郭璞云：「未詳。」吳任臣云：「《字彙》：痹音脾，鳥名，鷄鶉之雌者。」鷄鶉，即鶉鶉，鷄同鶉。「其名自號」：即自號其名的意思，鶉的鳴聲就是「朱、朱……」的。丹朱本來只名「朱」，因爲放逐到丹水，才叫「丹朱」。「放士」：放逐之士。

解說

關於堯的兒子丹朱的神話，從現有的材料推測，原來可能是相當豐富的。可惜經過歷史化以後，原始的神話材料大都散亡不可見了，只還有一些帶神話性質的傳說片段，零零碎碎地散見在若干古書中。有些片段，表現的形式還相當隱晦，得經過仔細尋繹考核，才能知道確實是有關丹朱的。現在就把這些散碎的材料，略加整理，去其重複與無用，勉强綴集起來，成爲一章，以見丹朱神話的大概。有的材料，本是一種告戒語氣，例如所引《書·益稷》那幾句，開頭有「無若」兩字，末尾有「用殄厥世」四字，都是禹以此告戒舜的，爲了只需保存丹朱的事實，告戒語不能不刪去，結果就成了這樣一種截頭去尾的異狀。在沒有其他材料代替的時候，也只好權且如此了。

丹朱神話大概如下：

丹朱是堯的長子。堯娶散宜氏的姑娘，名叫女皇的，生了丹朱。丹朱爲人驕傲暴虐，喜歡和伙伴們帶了隨從臣僕，到各地去漫遊，稍不順意，就大發脾氣，虐待他的臣下。那時洪水爲害，彌漫天下，丹朱出遊，總是坐船。漸漸習慣於水上的生活，對於人民的痛苦無動於衷，倒是覺得坐着船東逛西蕩很有意思。後來洪水給大禹治理平息了，有些地方水淺，不能通船，任性的丹朱卻還要不分晝夜地叫人替他推着船走，謂之「陸地行舟」。有時他乾脆就和一些壞朋友關起門來，在家裏胡鬧，鬧得真不像話。他的弟弟們見當哥哥的這樣任性胡爲，也都不服他的管教，弟兄們時常內部起鬨，紛爭不休。堯看見丹朱性情太乖張，教育無效，暗中焦急。據說因此製作了圍棋來教給丹朱，希望用棋道潛移默化丹朱的性情，使他終於能够改邪歸正。哪知道丹朱對於圍棋這玩意兒，起初還覺得新鮮有趣，曾專心致志去研究它。一旦玩得厭倦，終於扔開圍棋，仍舊夥同着他的那些壞朋友胡鬧去了。堯拿他也實在無法可想。

後來堯決定要把國君的位置禪讓給舜，怕丹朱不服，便先頒下詔命，把丹朱放逐到南方的丹水去做諸侯，由后稷監督着，剋日動身起程。那時住在中原的一個部族叫「有苗」，又叫「三苗」的，論戚誼是丹朱的近親，和丹朱的關係很好。他們的首領對於堯把天下讓給舜這件事，大不以爲然，羣衆中也議論紛紛。丹朱來到，就像火堆裏添了乾柴，使火勢燃

燒得更猛。很快他們就互相勾結起來，揭起反叛的旗幟，企圖進攻中原，推翻堯的統治，彼此平分天下。大公無私、智量高遠並且勇敢堅毅的堯，早已料到有此一着。他決不因爲三苗和丹朱的反對而改變他的政治主張。於是在得到確實情報之後，不慌不忙，調兵遣將，親自掛帥，開赴南方去消滅亂事。丹朱和三苗不料堯的軍隊來得這麼快，只好匆忙整頓旗鼓，迎住來敵。父子倆的軍隊就在丹水的戰場上一場大鏖兵。人心所向，終於在堯的這面，堯的軍隊一舉而擊潰了丹朱和三苗的聯盟軍。雖然據說聯盟軍都操有用丹水所產丹魚的血來塗足、在水上行走如履平地的邪術，究竟還是挽救不了潰敗的命運。在這場大戰當中，三苗的首領被殺了，丹朱呢，有說是戰死了；有說是畏罪自殺，跳水死了；不管怎樣，反正是他罪有應得。

像冰化雪消樣地，一場聲勢浩大的亂子很快就平息了。剩餘的三苗部衆，便只好攜兒帶女，隨同丹朱的潰軍，遠徙到南海去，在那里建立了一個國家，就叫三苗國。這國的人都生有翅膀，翅膀生在腋下，很小，只能點綴觀瞻而不能飛行。《山海經》說『三苗國……其爲人相隨』，大約古時書上畫的景象就是如此：一個跟隨一個，作搬遷的狀態。丹朱的子孫後代，也在三苗國的附近，建立了一個國家，叫讙頭國，或叫讙朱國，其實應該稱爲丹朱國才對，因爲讙頭、讙朱，都是丹朱的音轉。這國的人，相貌都長得很特別，人的

臉，鳥的嘴壳，常用他們的鳥嘴在海濱捕魚。背上也都生有翅膀，卻不能飛，只能用它來作拐杖扶着走路。

以上是從極零碎的材料中清理出來的關於丹朱神話的大概。就連這一點『大概』，也是神話和歷史傳說雜糅，不完全是神話。在這裏丹朱是被否定的。可是根據另外一些材料，卻也透露出了人們對於丹朱的懷念與同情。《山海經》裏所記的幾處古帝的臺觀墓所，凡涉及丹朱的地方，都稱『帝丹朱』，足見人們對他的尊崇。《南次二經》載：『柜山有鳥焉，其狀如鴟而人手，其名曰鵸，見則其縣多放士。』據說此鳥即丹朱死後的靈魂所變化，牠出現在哪裏，哪裏的『士』（有學問和本領的人）就將被放逐。陶潛《讀山海經》詩云：『鵸鵌（鵸鵌）見城邑，其國多放士。』一種感歎之情，油然表露在紙上，也可以隱約見到丹朱的被『放』恐怕實在是有些無辜。但因古神話的佚亡，詳細情形我們已經不能知道了。

舜

一

舜，姚姓也，目重瞳，故名重華。（《帝王世紀集校》第二）

舜父瞽叟盲，而舜母死，瞽叟更娶妻而生象。象傲，瞽叟愛後妻子，常欲殺舜。（《史記·五帝本紀》）

舜去耕歷山[一]。（《越絶書[二]·吳內傳》）

舜耕歷山，思慕父母，見鳩與母俱飛相哺食[三]，益以感思，因而作歌。（《琴操[四]·思親操》）

舜耕歷山，歷山之人皆讓畔；漁雷澤，雷澤之人皆讓居；陶河濱，河濱器皆不苦窳[五]。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六]。（《史記·五帝本紀》）

注釋

〔一〕「歷山」：傳說中舜的耕地，今山東、山西、江蘇、浙江各省均有之，已不可實指。

〔二〕「越絕書」：書名，凡十五卷，漢袁康撰。

〔三〕「哺」：含物以飼叫哺。

〔四〕「琴操」：書名，凡二卷，漢蔡邕撰。

〔五〕「畔」：田界。「漁雷澤」，陶河濱」：雷澤、河濱均傳說中地名，已不可實指。漁雷澤，在雷澤打魚；陶河濱，在河濱作陶器。「嚚頑」：粗陋；音 gū yú。

〔六〕「聚」：村落。「邑」、「都」：人民聚居的地方，小的叫邑，大的叫都。

解說

有關舜的神話的記載，從《書經》到唐代的變文，從奴隸制社會到封建社會，一直不斷地在演變着和豐富着。隨着封建社會的發展，這一神話的中心內容也就以舜的「行孝」爲主，給打上了階級的烙印。而最早的舜的神話，卻應當以作爲獵人的舜和野象的鬥爭爲主，絕不應當以「行孝」爲主。舜稱「虞舜」，「虞」字的涵義，當是《易·屯》「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的「虞」，是獵夫的意思，而非一般人所謂的朝代名或地名。舜的弟弟象也只是動物象，而非名叫「象」的人。虞舜這個生長在叢莽中的勇敢的獵人，在和野象的鬥爭中，

由於野象的兇悍和狡譎，幾番險遭牠的毒手。後來靠了天女的幫助，才終於戰勝和馴服了野象，使牠開始在農業上爲人類服役。而獵人舜也在人民的擁戴下成了他們的領袖。根據一些舜的神話的片段推想，古神話的本貌或許就是這樣。但當然，也只是推想罷了，要想恢復其原狀還是有很大困難的。由於材料的不足，以下所録各節，雖然盡可能以舜和象的鬥爭做爲故事的中心，但是象已經歷史化而爲人，成爲舜的弟弟象而不是山林裏的野象了。

本節所録，是一些關於舜的家庭情況和舜早年生活情況的文字，多半已經歷史化了，神話的因素很少。只有『舜目重瞳』一小段，略帶神話意味。使我們想到《拾遺記》所記堯時孤支國貢獻的『雙睛在目』的重明鳥，或許和這裏所録有些關係，已見『堯』章『解説』，此不多贅。又『舜耕歷山』事，文字的記述大都比較平實，雖然也有『得玉曆』（《搜神記》）、『夢眉與髮等』（《尚書大傳》）等敍寫，但看得出來，是封建糟粕，不屬於神話範圍。倒是近代坊間所出的《二十四孝圖説》，首繪歷山大舜耕田圖，卻是饒有興趣，很引人注目。因爲耕田使用的牲畜，既不是牛，也不是馬，而是長鼻大耳的巨象。我想這決不是畫家想入非非，肯定是有古代民間傳説的憑依。它使我們對於舜原是獵人、馴服野象的推想又得到一個有力的佐證。感謝這位民間藝術家，在這本宣揚封建道德的小册子上，竟用他樸質的藝術

筆觸的描寫，來彌補了關於舜神話文字記錄的一個重要空白——這才是真正的『舜耕歷山』的景象啊！

二

有虞[一]二妃，帝堯二女也，長娥皇，次女英。（《列女傳[二]·有虞二妃》）

舜年二十，以孝聞；三十，而帝堯問可用者。四嶽[三]咸薦虞舜曰可。於是堯乃以二女妻舜，以觀其內；使九男與處，以觀其外。舜居嬀汭，內行彌謹。堯二女不敢以貴驕，事舜親戚，甚有婦道。堯九男皆益篤[四]。堯乃賜舜絺衣與琴，爲築倉廩，予牛羊[五]。瞽叟尚復欲殺之。（《史記·五帝本紀》）

瞽叟與象謀殺舜，使塗廩[六]。舜告二女。二女曰：『時唯其戕汝，時唯其焚汝[七]。』鵠汝裳，衣烏工往[八]。』舜既治廩，旋捐階，瞽叟焚廩，舜往飛出[九]。復使浚井[一〇]。舜告二女。二女曰：『時亦唯其戕汝，時其掩汝，汝去裳，衣龍工往[一一]。』舜往浚井，格其入出，從掩，舜潛出[一二]。（《楚辭·天問》洪興祖補注引《列女傳》）

瞽叟象喜，以舜爲已死。象曰：『本謀者象[一]。』象與其父母分[二]，於是曰：『舜妻堯二女與琴，象取之；牛羊倉廩予父母。』象乃止舜宮居[三]，鼓其琴。舜往見之，象愕不懌[四]，曰：『我思舜，正鬱陶[五]。』舜曰：『然，爾其庶矣[六]。』舜復事瞽叟，愛弟彌謹[七]。（《史記・五帝本紀》）

瞽叟又速[八]舜飲酒，醉，將殺之。二女乃與舜藥浴汪[九]，遂往，舜終日飲酒不醉。舜之女弟敫手憐之[十]，與二嫂諧。（《列女傳・有虞二妃》）

注釋

〔一〕『有虞』：舊說虞是舜的封地，因號有虞。實際上虞乃是掌山澤之官，舜曾任此官，因以爲號。

〔二〕『列女傳』：書名，凡七卷，撰人未詳，漢劉向校。附續傳一卷，亦不知誰作。

〔三〕『四嶽』：四方諸侯之長。

〔四〕『嫗汭』：嫗水隈曲之處，音 gui ruì。『舜親戚』：正義云：『謂父瞽叟、後母、弟象、妹顒手等也。』『篤』：惇厚。

〔五〕『絺衣』：細葛布衣，絺，音 chī。『倉廩』：藏穀的所在叫倉，藏米的所在叫廩。『予』：通與。

〔六〕『塗廩』：拿泥土去補倉廩的漏洞。

〔七〕『戕』：殺害，音 qiāng。『時』：是『這』的意思，指塗廩事。《書・湯誓》：『時日曷喪。』這兩句大

意是：這就將殺害你，這就將焚燒你。

〔八〕『鵲汝裳』：原作『鵲如汝裳』，《史記・五帝紀》正義引《通史》作『鵲汝衣裳』，鵲去音近，鵲當即去的借字，或當時方俗語。宋曾慥《類說》引《列女傳》此文前作『鵲汝裳衣』，後作『去汝衣裳』，尤明顯可證。如字疑衍，從改。『衣鳥工往』：鳥工未詳，今本《竹書紀年》沈約（？）注作『鳥工衣服』，當即鳥形彩繡或彩畫之衣。二女囑舜去拍舊衣，穿了鳥形彩繡之衣前去。

〔九〕『治』：修繕。『旋捐階』：原作『戕旋階』，義不可通，疑戕字涉上下文而衍，捐字脫；各書記此故事多有捐字，因以意攻。捐階，去其階梯。『舜往飛出』：原作『舜往飛』，出字據今本《列女傳》補。

〔一〇〕『浚井』：淘井；浚，音ㄐㄩㄣˋ。

〔一一〕『時其掩汝』：疑當作『時亦唯其掩汝』。掩，掩閉。『汝去裳』：疑當作『去汝裳』。

〔一二〕『格』：阻。『從掩』：從而掩閉之。

〔一三〕『本謀者象』：本來計謀暗害舜的是我象。

〔一四〕『與其父母分』：分舜的財物。

〔一五〕『宮居』：住室。

〔一六〕『愕』：驚異；音ㄜˋ。『懌』：喜悅；音ㄧˋ。

〔一七〕『鬱陶』：愁悶；陶，音ㄊㄠˊ。

〔一八〕『然，爾其庶矣』：果然這樣，你就像個當弟弟的樣子了。庶，庶幾於，近於。

〔一九〕「事」：侍奉。「彌」：更加。

〔二〇〕「速」：徵召。

〔二一〕「汪」：池。意思是說，二女以藥與舜，令浴於池，以解酒惑。

〔二二〕「舜之女弟敷手憐之」：原作「舜之女弟繁憐之」，王照圓《列女傳補注》云：「舜女弟名「敷手」，俗書傳寫，誤合爲「繫」字，又誤爲「繁」字。」是也，從改。

解　說

舜和象的鬥爭，是舜的神話的中心內容，已如前述。本節所錄，就是各書記載舜象鬥爭故事的最富於神話性的部分。但是這一故事，有的早已經歷史化了，例如《尚書》、《孟子》、《史記》等書的記敘：還未完全歷史化的另一分支，如《列女傳》、《論衡》、《通史》、《金樓子》等書的記敘，也在開始被人竄改，竭力使它走上歷史化的道路。從古今本《列女傳》的差異上，可以明顯地看出這種跡象來——

瞽叟與象謀殺舜，使塗廩。舜歸告二女曰：「父母使我塗廩，我其往。」二女曰：「往哉！」舜既治廩，乃捐階，瞽叟焚廩，舜往飛出。象復與父母謀，使舜浚井。舜乃告二女。二女曰：「俞，往哉！」舜往浚井，格其出入，從掩，舜潛出。

這是經過竄改的今本《列女傳》所記述的井廩故事。再看看本節所錄《楚辭·天問》洪興祖補

注所引的古本《列女傳》，兩相對照，竄改的痕跡就一目瞭然。在竄改後的今本裏，二女叫舜服烏工、龍工衣服以救井廩之難的話都沒有了，自然從說話中表露出的那種焦急和關愛的情緒更是沒有了，只是冷冰冰地叫舜『往哉』，或者還摩仿《尚書》的口吻：『俞，往哉！』翻成現代話就是：好呀，去吧……去送死！舜既然『每事常謀於二女』，二女替舜出的主意，在這裏只因爲有『縉紳先生』們看來不大『雅馴』的地方，就給一筆勾消了。但是竄改者竄改的手法卻是並不怎麼高明的，從後面『舜往飛出』、『舜潛出』的語句看，二女曾經替舜出了神妙的主意，還是教人隱約猜想得到的，不然舜何由而能『飛出』或者『潛出』呢？今本《列女傳》唯一存留下的神話意味的情節，只是『二女與舜藥浴汪，……舜飲酒不惑』這一段，然而『舜之女弟敫手』，也還是譌作了『女弟繫』，兩字合爲一字，晦昧難明。敫手在舜神話中也是重要的一角，今從《漢書·人表》及王照圓《列女傳補注》校改復元，神話的本來面貌才燦然可觀了。

現在就來大略談談敫手。《世本》（張澍稡集補注本）說：『敫首作盡。』敫首《漢書·人表》作敫手，原注云：『舜妹。』《說文》三下云：『敫，研治也，從攴，果聲；舜女弟名敫首。』段注：『首手古同音通用。』從『敫』有『研治』之義這點看來，『敫手』應該是正名，『敫首』倒是同音通假了，《列女傳》誤將『敫手』二字合爲『繫』字，正是根據她的正名，本來是

不錯的。其餘或作顓手（《史記正義》），或作嫘首（《路史》注），都是假借字，非本義。『敷手作畫』，道出了原始社會狩獵時期繪畫起源的真相。丁山《中國古代宗教與神話考》頁四二六說：『……在刀筆尚未發明以前，畫起圖來，當然是徒憑兩隻手。在西班牙阿爾塔美拉洞穴所發現舊石器時代的壁畫之中，曾發現兩隻紅色的手像，可以證明那時繪畫的藝術可能是徒手塗抹成功的。……敷手作畫一語，正反映中國的圖畫在卓昧時代，沒有工具，是使用兩隻手創造出來的。』是的，神話傳說中這個發明繪畫的原始女畫家，和她哥哥獵人舜的工作配合得多麼緊密啊！當舜和其他獵手從山林獵取了野獸回來，洞窟中就再現了由妹妹敷手以其雙手塗泥作成的野牛野馬乃至大象的栩栩如生的壁畫。『敷手作畫』，畫的當然不是翎毛花卉，而是供氏族羣體食用的獸畜。由這一點也可反證舜稱虞舜真個就是獵人舜的意思。這樣，我們就不難理解敷手和舜在心靈上是息息相通的，當舜遭到家人的迫害時，敷手終於會『憐之、與二嫂諧』，完全站在舜的一邊了。

三

（舜）既納于百揆，賓于四門，選于林木，入于大麓〔一〕，堯試之百方，每事常謀于二女。（《列女傳·有虞二妃》）

(舜)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書・舜典》）

舜以聖德入大麓之野，虎狼不犯，蟲蛇不害。（《論衡・亂龍篇》）

舜之踐帝位，載天子旗，往朝父瞽叟，夔夔唯謹〔二〕，如子道。封弟象爲諸侯。（《史記・五帝本紀》）

舜立，命延乃拌瞽叟之所爲瑟〔三〕，益之八絃，以爲二十三絃之瑟。帝舜乃令質修《九招》、《六列》、《六英》，以明帝德〔四〕。（《呂氏春秋・古樂篇》）

帝舜彈五絃之琴，以歌《南風》。其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五〕。』（《繹史》卷十引《尸子》）

注釋

〔一〕『納于百揆』：納，入；百揆，官名，相當於後世的冢宰，揆，音 kuí；堯舉舜，選舜入於此官。『賓于四門』：接待四方來到的賢士於國都的四門。『選于林木，入于大麓』：二句義同，選即入，林木即大麓，即進入山林之意。

〔二〕『夔夔唯謹』：和悅恭敬，小心翼翼。

〔三〕『延』：舜的樂官。『拌』：音 pàn，調和的意思。舊注以爲『分』，恐非，瑟的弦不能愈『分』而愈

多，從五弦一直「分」到二十三弦。

〔四〕『質』：即夔，堯舜時代的樂官（因此文前段還有『堯立，質乃柎石擊石，以致舞百獸』語，可知）。『修』：整理。『九招、六列、六英』：樂曲名，『以明帝德』：用以彰明上帝之德。

〔五〕『薰』：和煦。『愠』：怨、怒，音ㄩㄣˋ。『時』：及時。『阜』：生長。

解說

歷史上說：堯在把天子的位置禪讓給舜以前，『以二女妻舜以觀其內，使九男與處以觀其外』，主要看他的品行如何，考察不可謂不周到了。既後又『納于百揆，賓于四門』，再試試他的才幹，更是周到仔細。最後還要叫他『入于大麓』，讓『烈風雷雨』和『虎狼蟲蛇』來考驗他的勇氣。結果舜逐一通過了這些考試，用事實來證明他是智勇雙全、品德又好的青年，堪以擔當天下的重任。在這種種考試之中，最後一次考試——『入于大麓』——開始具有神話的意味了。這一次考試，把敢於和野象鬥爭的獵人舜的身份真實地表露出來。舜在大森林裏行走，遇見蟲蛇虎狼，竟一無所懼；遇見暴風雷雨，也毫不迷惑：這豈不是勇敢而又深有經驗的獵人的行徑嗎？又從他『每事常謀於二女』，二女經常給他出主意這一點看，舜的身邊可能還佩帶有二女給他的解邪除祟的物事如玉佩之類，所以才能禽蟲不犯，風雨不迷。總之，這次考試之所以能夠順利通過，是既有人的勇敢，又有神的幫助，因之

是具有着神話意味的。

至於說舜作了國君以後，打着天子的旗號，去朝見他的父親瞽叟，和悅恭敬，小心翼翼等，這都是歷史的粉飾，用不着去說它了。獨『封弟象爲諸侯』一句話，裏面又有神話性質的東西值得研究。

封象爲諸侯，封到哪裏去呢？《漢書・武五子昌邑哀王髆傳》說：『舜封象於有鼻。』《後漢書・袁紹傳》也說：『象傲終受有鼻之封。』《三國志・魏書・樂陵王茂傳》也說：『并象之爲虐至甚，而大舜猶侯之有鼻。』《史記・五帝本紀》集解也說：『《孟子》曰：「封之有庳」音鼻。』象封有鼻諸書無異辭。有鼻，是地名，可是恰恰又描寫出了那個作爲動物的象的特徵。不僅此也，《史記・五帝本紀》正義引《括地志》轉引王隱《晉書》還說：『本泉陵縣（故城在今湖南省零陵縣北）北部東五里有鼻墟，象所封也。』《路史・發揮五・辨帝舜冢》羅苹注也說：『始興（故城在今廣東省始興縣西北）有鼻天子冢，鼻天子城，……昔人不明爲何人，乃象冢也。』都把作爲動物象特徵的鼻來作了舜的弟弟象的稱號。因此不能不教人作這樣的揣想：古代神話裏舜的弟弟象，或許就真是一頭兇猛難馴的野象，後來終於經殷民族的始祖——英雄而兼神的舜把牠馴服了。馴服牠之後，安頓牠在一個固定的地方，爲人服役，任人觀覽。從四面八方跑來參觀野象的人們，就以象的特徵給這個地方起了個名字叫『有

鼻」或「鼻墟」。但是神話演變成爲歷史，「有鼻」或「鼻墟」就成了象的封地，舜服野象也一變而爲「舜服厥弟」（《楚辭・天問》）了。

四

舜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一〕。（《史記・五帝本紀》）

蒼梧之野，舜與叔均之所葬也，爰有文貝、離俞、鴟久、鷹賈、委維、熊、羆、象、虎、豹、狼、視肉〔二〕。（《山海經・大荒南經》）

舜葬蒼梧，象爲之耕。（《論衡・偶會篇》）

鼻亭神在營道縣北六十里〔三〕。故老傳云，舜葬九疑〔四〕，象來至此，後人立祠，名爲鼻亭神〔五〕。（《史記・五帝本紀》正義引《括地志》〔六〕）

注釋

〔一〕「崩」：天子死叫崩。「蒼梧之野」：蒼梧　山名，即九疑，在今湖南省寧遠縣東南。舜南巡，崩於此山之野。

〔二〕「叔均」：即商均，舜的長子；叔商一聲之轉。「文貝」：紫貝。「離俞」，即離朱，一種赤色的神

鳥。見「黃帝」章第二節「解說」。『鴟久』：卽鵂鶹，爲鴟鴞的最小種類，鴟同鴟。『麋賁』：郭璞云：「賁亦麋屬。」委維：卽委蛇，一種兩頭怪蛇。『視肉』：一種能生長不已的奇怪的肉，見黃帝」章第二節「解說」。

〔一〕營道縣：古縣名，漢置，故城在今湖南省寧遠縣西。

〔二〕九疑：山名，卽蒼梧，以其山九峯相似，疑莫能辨，故稱九疑。疑又作嶷。

〔三〕名爲鼻亭神：名爲鼻亭神祠。

〔四〕括地志：書名，凡八卷，唐李泰撰，已佚。清黃奭、孫星衍均有輯錄。

解說

本節所錄，又有關於舜的弟弟象的神話。

『舜葬蒼梧，象爲之耕』，這裏的象，當然是作爲動物的象，而不是作爲人的舜的弟弟象，但是卻又這麼湊巧地和舜的神話關聯起來了。而且，後人爲舜的弟弟象立神祠，又把那長鼻大耳的野生象的鼻的特徵舉了出來，更可見人的象和動物的象實在是一而非二。古神話本貌應當是舜服野象，信有徵矣。

其次略談談關於叔均。《大荒南經》郭璞注云：「叔均，商均也；舜巡狩，死於蒼梧而葬之，商均因留死，亦葬焉。墓在九疑之中。」說得這樣清楚明白，想必有所依據，當無可

疑。這個叔均，傳說中又成了幾個：一個是建言於黃帝妥善處置旱魃、後來作了田祖的（見「黃帝與蚩尤之戰」章第一節）；一個是后稷的孫子發明牛耕的（見「后稷」章第一節）；還有一個是后稷的侄子也是發明牛耕並播種百穀的（見「帝俊」章）：其實都是同一個人，只因爲傳聞各異，便成了紛歧。不但此也，叔均又還是那個「始作下民百巧」、「是始爲巧倕」的義鈞（見「帝俊」章）。《路史・後紀十一》說：「女嬃（英）生義鈞，義鈞封于商，是爲商均。」叔均既然是商均，當然也就是義均了。而這個義均，卻是有過許多創造發明的神性英雄人物。《世本》（張澍稡集補注本）說：「倕作鐘。垂作規矩準繩。垂作銚。垂作耒耜。垂作耨」義均之稱「巧倕」，說他作了「下民百巧」，不是沒有緣故的。叔均也好，義均也好，神話上都是大有功於民的人，可是歷史化而爲舜子商均以後，史傳卻多以其「不肖」爲說，而又沒有多少「不肖」的事實根據，未免給人以誣罔的感覺罷？

五

堯之二女，舜之二妃，曰湘夫人。帝崩，二妃啼，以涕揮竹，竹盡斑[一]。

（《博物志・史補》）

大舜之陟方也，二妃從征，溺於湘江，神遊洞庭之淵，出入瀟湘之浦[二]。

（《水經注・湘水》）

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二]。是常遊於江淵——澧、沅之風，交瀟湘之淵，是在九江之間——出入必以飄風暴雨[三]。是多怪神，狀如人而載蛇[四]，左右手操蛇。多怪鳥。（《山海經・中次十二經》）

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五]。（《楚辭・九歌・湘夫人》）

注　釋

[一]「涕」：淚。

[二]「陟方」：古時天子巡其所守土叫陟方；陟，音 ㄓˋ。「洞庭」：湖名，在今湖南省境。「瀟湘」：湖南省境的湘水，在零陵縣西合瀟水，世稱瀟湘。

[三]「洞庭之山」：洞庭湖中的君山，亦名洞庭山。「帝之二女」：帝，指堯，或說指天帝，從神話觀點看，堯本是天帝，二說並不矛盾；帝之二女就是堯的兩個女兒娥皇、女英。

[四]「江淵」：江水（長江）的回曲處。「澧、沅」：二水名，均在今湖南省境；澧，音 ㄌㄧˇ。「九江」：江名，郭璞云：『在潯陽南，江自潯陽而分爲九，皆東會於大江。』潯陽，今江西省九江縣。

[五]「載蛇」：即戴蛇，載戴古字通。

〔六〕「帝子」：指娥皇、女英。「北渚」：湘水北岸的水渚。「眇眇」：憂愁而細視之貌：音miǎo。「愁予」：王逸釋作「愁我」，非是，姜亮夫《屈原賦校注》以爲予爲杼的借字，《說文》云：「杼，憂也。」愁予即憂愁之意，說較洽。「嫋嫋」：同裊裊，長弱貌，音niǎo。「下」：音xià。

解說

《羣芳譜》云：「斑竹即吳地稱湘妃竹者，其斑如淚痕，世傳二妃將沉湘水，望蒼梧而泣，灑淚成斑。」根據這個傳說，二妃的死，似乎又是爲了殉情，有意自殺，而不是溺死。這又是傳說演變進了一步。不管怎樣，揮淚灑竹，竹竟成斑的這種設想，可見古代人們對於二妃的愛重。但是居住在洞庭之山的二妃，據《山海經》所記，似乎又是天帝——堯——的女兒，原就在此山爲神，管轄一方，而不是溺死才去爲神的。死去爲神的觀念，應當是比較後起的。二女的神性，從舜和象的鬥爭，教他服鳥工龍裳以救井廩之患，又教他以藥浴池、以禦酒惑諸事中，已可以看得出來。這樣的人，是不會因風波便危害到生命的安全的。或者古神話正是這麼說：作爲獵人和英雄的舜，在馴服野象的艱巨的鬥爭中，因娶了天帝的女兒，靠了她們的幫助，才終於戰勝種種困難，勝利地完成了他所肩負的使命。這裏給我們留下一段神話的空白，因文獻無徵，也只能作如此推想罷了。

六

舜妻登比氏，生宵明燭光，處河大澤〔一〕，二女之靈能照此所方百里。（《山海經·海內北經》）

舜有子八人，始歌舞。（《路史》後紀一一注引《朝鮮記》〔二〕）

帝舜生戲，戲生搖民。（《山海經·大荒東經》）

戲國在其東〔三〕；其爲人黃，能操弓射蛇。（《山海經·海外南經》）帝舜生無淫，無淫降戲處，是謂巫戲民〔四〕。巫戲民盼姓，食穀，不績不經，服也；不稼不穡，食也〔五〕。爰有歌舞之鳥，鸞鳥自歌，鳳鳥自舞。爰有百獸，相羣爰處。百穀所聚。（《山海經·大荒南經》）

注釋

〔一〕『河大澤』：黃河附近的大澤。澤，郭璞云：河邊溢漫處。

〔二〕『朝鮮記』：書名，撰人及時代均不詳，吳任臣謂即《山海經·大荒經》以下五篇，疑是。

〔三〕戲國在其東：戲，音 hū。在其東，在三苗國東。

〔四〕謂無淫被貴下降，居於巫遠個地方，子孫聚而成國，叫巫載民。

〔五〕「盼姓」：姓盼；盼，音 ban。宋本作盼。巫載民得天獨厚，既不績麻，又不織布，可是一樣有衣穿，既不耕種，又不收穫，可是一樣有飯吃。

解說

也像其他許多人而兼神的古帝一樣，舜也有不少具有神性的子孫。舜的兩個「處河大澤」、其靈「能照此所方百里」（《淮南子・地形篇》作「方千里」）的名叫宵明、燭光的女兒就是一個顯著的例證。但它卻使我們聯想到帝俊的兩個妻子羲和和常羲，她們是日月之神，光照大千世界，和宵明、燭光的能照「百里」或「千里」，範圍大小雖是不同，其性質則是一樣的，二者當出於同一傳說的分化，帝舜之即帝俊，於此又得一證。至於《朝鮮記》所說的「舜有子八人，始歌舞」，那簡直就是《山海經・海內經》所記的「帝俊有子八人，是始爲歌舞」的翻本，舜之爲俊，更無疑義。更推遠一點，帝嚳不是也有鄒屠氏替他生的八個被稱爲「八元」或者「八神」的兒子麼（《拾遺記》）？舜、俊、嚳之爲一人的化身，單這一點，也可明瞭。舜的這八個創制發明歌舞的兒子，當然和古代別的許多創制發明者一樣，是神性的英雄。

舜的子孫見諸記載的，除此而外，還有下方的兩個國族：一是搖民，另一是巫戴民。巫戴民得天獨厚，可以『不績不經，不稼不穡』，換句話說，就是無須依靠勞動，就能穿衣吃飯。這和《列子・湯問篇》所記的終北國的神話有些相彷彿，大約是沒落的小有產者處在階級社會階級的巨變中，誅生無計，發而爲遁世的烏托邦的幻想，然後滲入在神話中的，可以存而不論。現在單說搖民。搖民當即《山海經・海內經》所記的那有着『烏足』的贏民（見吳其昌《卜辭所見殷之先公先王三續考》——《占史辨》第七册下編），實際上恐怕也就是殷民。搖、贏、殷都是一聲之轉。『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殷）』，殷民族傳說本是玄鳥（帝俊、帝嚳和舜都是此鳥的化身）的子孫後代，故搖民即贏民的具有『鳥足』，正無足怪。不但搖民具有鳥足，就是戲，考察起來，即另一傳說中的秦之先祖伯翳（伯益）的五世孫孟戲（《史記・秦本紀》），也是『鳥身人言』的。《山海經・海外西經》所記的『滅蒙鳥』，《海內西經》所記的『孟鳥』，《博物志》所記的『孟舒國』，都是孟戲即戲的演變，後面還要談到，這裏不再多說。

羿與嫦娥

一

東海之外，甘水之間，有羲和之國。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浴日於甘淵。羲和者，帝俊之妻，是生十日〔一〕。（《山海經·大荒南經》）

湯谷上有扶桑〔二〕，十日所浴——在黑齒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三〕。（《山海經·海外東經》）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載于烏〔四〕。（《山海經·大荒東經》）

日出于暘谷，浴于咸池　拂于扶桑〔五〕，是謂晨明；登于扶桑，爰始將行，是謂朏明〔六〕；至于曲阿，是謂旦明〔七〕；至于曾泉，是謂蚤食〔八〕；至于桑野，是謂晏食〔九〕；至于衡陽〔一〇〕，是謂隅中；至于昆吾〔一一〕，是謂正中；至于烏次〔一二〕，是謂小還；至于悲谷，是謂餔時〔一三〕；至于女紀〔一四〕，是謂大還；至于淵虞，是謂

高春〔一七〕，至于連石，是謂下春〔一八〕；至于悲泉，爰止羲和，爰息六螭，是謂縣車〔一九〕；至于虞淵，是謂黃昏；至于蒙谷〔二〇〕，是謂定昏。日入于虞淵之汜，曙于蒙谷之浦〔二一〕，行九州七舍有五億萬七千三百九里〔二二〕。（《淮南子·天文篇》）

東北有地曰之草，西南有春生之草，三足烏數下地食此草〔二三〕。羲和欲馭，以手揜烏目，不聽下也〔二四〕。食草能不老，他烏獸食此草，則美悶不能動矣。（《洞冥記》〔二五〕卷四）

注釋

〔一〕「東海之外」：原作「東南海之外」，南字衍，從王念孫、郝懿行校刪。此文亦當在《大荒東經》，誤簡在此。「浴日」：原作「日浴」，從宋本乙正。「是生十日」：原作「生十日」，從王念孫校增。

〔二〕「湯谷」：即暘谷；以谷中水爲十日所浴，熱如湯，故名。「扶桑」：神木名，兩幹同根，互相依倚而生，故名扶桑。

〔三〕「大木」：指扶桑。「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居下枝的大約是運行天空回來休息的太陽，居上枝的大約是輪到值班剛要出發的太陽。

〔四〕「皆載于烏」：傳說日中有踆烏，即三足烏，爲太陽精魂的化身。皆載于烏，意即太陽爲烏所載而運行于天空。

〔五〕『暘谷』：或又作陽谷，卽湯谷；暘，音 yáng。『拂』：音 fú，掠過的意思。

〔六〕『朏明』：將明；朏，音 fěi。

〔七〕『曲阿』：山名。『旦明』：平旦；天剛亮時。

〔八〕『曾泉』：曾，重，音 céng。曾泉就是重泉。早食在東方多水之地，故叫曾泉。『蚤食』：卽早食；蚤通早。

〔九〕『晏食』：晚食；比早食稍晚的飯食，大約相當於四川所謂的小餉午。

〔一〇〕『衡陽』：傳說中地名，未詳所在。今湖南省有衡陽縣，地望或者近之。

〔一一〕『昆吾』：南方山名。

〔一二〕『烏次』：西南山名，鳥所宿至之處。

〔一三〕『悲谷』：西南方的大壑，因其深峻，登臨其上，令人悲思，故名。『餔時』：申時（卽午後三至五時）進食叫餔，餔時，當餔之時。餔，音 bū。

〔一四〕『女紀』：西北陰地。

〔一五〕『高春』：日至淵度，光尚未冥，民猶雄舂，故曰高舂。

〔一六〕『連石』：西北山名，連，音 lián。『下舂』：日至連石，光將欲冥，民已息舂，故曰下舂。

〔一七〕『爰止羲和，爰息六螭』：二句原作『爰止其女，爰息其馬』，據《楚辭·天問》洪興祖注引改。螭，龍屬，音 chī。『縣車』：同懸車，停車的意思。太陽輪班出巡，母親羲和爲了六龍挽的車子載送她的愛兒，太陽到這裏就進入虞淵，羲和到這裏便駕着空車轉去。

〔一八〕『蒙谷』：北方山名。

〔一九〕『汜、浦』：均水濱的意思；汜，音ㄙˋ。

〔二〇〕自暘谷至蒙谷（按舊注作自暘谷至虞淵，恐非，因僅十五所），凡十六所，計其程途有九州七舍，計其道里有五億萬七千三百九里。『舍』，行旅所休止的地方叫舍。『億』，古以十萬爲億。

〔二一〕『地日草、春生草』：均仙草名，吃了可以長生不老。『三足烏』：卽太陽中的踆烏，又稱陽烏、金烏。

〔二二〕『馭』：同御，使馬叫馭。『揜』：同掩。

〔二三〕『洞冥記』：書名，凡四卷，舊題漢郭憲撰，實當係六朝人僞託。

解說

羿的神話和十個太陽的神話是緊密關聯着的。羿之所以成爲廣大人民愛戴的英雄，主要的就爲他當『十日並（字原作代，據聞一多《楚辭校補》改）出，流金礫石』（《楚辭·招魂》）的傳說中的堯時候，憑着他勇敢的精神和神妙的射技，仰天控弦，一口氣射落九個太陽，只留下一個太陽，替人民解除了嚴重的旱災威脅。然後又去誅妖擒怪，爲民除害。單說『射十日』，這十個太陽的來歷就很不簡單。本節所錄，就是關於十個太陽的神話。

十個太陽，他們都是天帝帝俊的兒子。他們住在東方海外湯谷的扶桑樹上。這扶桑

樹，據說，長有好幾千丈，大有一千多圍，兩幹同根，互相倚靠而生長，故名扶桑（《十洲記》）。十個太陽，九個住在扶桑樹下面的枝條，一個住在上面的枝條，輪流出去值班，運行天空。他們出去值班的時候，他們的媽媽羲和每天總要駕了車子，護送她的愛兒出去巡行，一直送到悲泉，這才停下車來，目送愛兒單獨進入虞淵，然後自己駕着空車回去。在護送的途程中，行經九州七舍，共是十六所，每一個暫停憩息的地方，都有一個表示一天從朝到晚的不同時刻的名目。十個太陽就是這樣在母親的伴送下做完一天的運行工作。

「日中有踆烏」（《淮南子・精神篇》），踆烏卽三足烏，又稱陽烏、金烏，爲太陽精魂的化身。《楚辭・天問》：「羿焉彃日？烏焉解羽？」王逸注：「《淮南》言堯時十日並出，草木焦枯，堯命羿仰射十日，中其九日，日中九烏皆死，墮其羽翼，故留其一日也。」日中有烏的想法，早在屈原時代（或者還要更早）就已經有了。三足烏之稱「踆烏」，並不是偶然，這和帝俊之名「俊」想必是有關的。只是關係究竟怎樣，現在還弄不十分清楚。至於《洞冥記》所記的三足烏在駕着日車，由羲和馭車，做運行天空的工作的時候，好幾番偷着下地去吃地日草和春生草，以致要勞煩羲和用手去遮住牠們的眼睛不讓下去的神話，那又是較後起的。在這裏三足烏已成了駕車的烏，比於普通「鳥獸」，而非復日中神禽了。

二

帝俊賜羿彤弓素矰，以扶下國，羿是始去恤下地之百艱〔一〕。（《山海經·海內經》）

堯之時，十日並出，焦禾稼，殺草木，而民無所食。猰貐、鑿齒、九嬰、大風、封豨、修蛇，皆爲民害〔二〕。堯乃使羿誅鑿齒於疇華之野，殺九嬰於凶水之上，繳大風於青丘之澤，上射十日而下殺猰貐，斷修蛇於洞庭，禽封豨於桑林〔三〕。萬民皆喜，置堯以爲天子。於是天下廣狹、險易、遠近，始有道里〔四〕。（《淮南子·本經篇》）

注釋

〔一〕"彤弓素矰"：紅色的弓，白色的帶繩的箭。彤，音 tóng，矰，音 zēng。"扶"：扶助。"恤"：拯救。"百艱"：指十日之患及猰貐、鑿齒、九嬰、大風、封豨、修蛇諸害。

〔二〕"猰貐"：獸名，即窫窳，其形各說不一：或說如牛而赤身，人面馬足（《山海經·北山經》）；或說蛇身人面（《海內西經》）；或說龍首（《海內經》）；或說類貙虎爪（《爾雅·釋獸》）。原本天神，爲貳負神所殺害，化而爲此怪物。見前"伏羲"章第一節注。"鑿齒"：半人半獸的怪物，齒如鑿，長五六尺，故名。"九嬰"：水火之怪，能噴水也能吐火。"大風"：即大鳳、大鵬，亦即那北溟有魚，

其名爲鯤，化而爲鳥，其名爲鵬」（《莊子・逍遙遊》）的海神而兼風神的禺強。『封豨』：大野豬；豨，音ㄒㄧ。「修蛇」：長蛇，卽吞象的巴蛇。

〔二〕「疇華」：南方澤名。『凶水』：當注：北狄之地有凶水。『繳』：音ㄓㄨㄛˊ，以繩繫矢而射謂之繳。

〔三〕「青丘」：東方澤名。「禽」：通擒。『桑林』：桑山之林，成湯禱雨的地方。

〔四〕大意說，堯命羿誅除害惡之後，萬民都歡喜而感念堯的功德，因而擁戴堯做了天子。於是人民這才各安生業，天下不論廣狹、險易、遠近，才開始互通往來，有了道路里程。

解說

十個太陽一齊出現天空，原因安在？從現有的古神話的片段資料裏還找不到說明。《山海經・海內經》說：「帝俊賜羿彤弓素矰，以扶下國，羿是始去恤下地之百艱。」「百艱」當中首要的當然是十日的爲患，作爲十日父親的天帝帝俊當然也不能既命十日懲罰世人又命天神羿下凡除患，這二者是矛盾的。十日的出現天空，當只是由於神國這幫貴公子驕縱任性，不守輪流值班的規定，暗中商量好，忽然一下子跑出來胡鬧罷了。正由於他們一齊出現在天空，造成了自然界的大災變，以至猰貐、鑿齒、大風、九嬰、封豨、修蛇……種種惡禽猛獸，都紛紛從山林水澤跑出來殘害世間。作爲宇宙統治者的帝俊，見事情鬧得太不像話，無計可施，這才「賜羿彤弓素矰」，派他去「扶下國」、「恤百艱」的。推想起來，大約

如此。

這裏需要說明一點：羿這個人物，的的確確是天神，而不是具有神性的英雄。羿和后羿是兩個人物，不是一個人物，可是在歷史傳說中每每將他們的故事混殽了。高誘注《淮南子》，猶知把他們加以區分。《氾論篇》：「羿除天下之害死而爲宗布。」注云：「此堯時羿，非有窮后羿。」《俶真篇》：「是故雖有羿之知而無所用之。」注云：「是堯時羿，善射，能一日落九烏、繳大風、殺窫窳、斬九嬰、射河伯之智巧也，非有窮后羿也。」可是《漢書・古今人表》卻只載有羿而無后羿，列之於夏代的有扈氏之後，當然是以羿爲后羿了。故顏師古注云：「有窮君也。」其實是弄錯了的。不過二人的行迹，在屈原作《離騷》、《天問》時，已混殽不清。《離騷》云：「羿淫遊以佚畋兮，又好射夫封豨（字原作狐，據聞一多《楚辭校補》改）；固亂流其鮮終兮，浞又貪夫厥家。」《天問》云：「帝降夷羿，革孽夏民，胡射（射）予河伯而妻彼雒嬪？……浞娶純狐，眩妻爰謀，何羿之射（射）革而交吞揆之？」是均以羿爲后羿。在神話和歷史不分、以爲神話卽是歷史的古代，這種混殽，是難於避免的。現在用神話的眼光研究神話，卻實在應該加以區別，斷定堯時「射十日」的羿是天神下凡爲民除害的，而夏代的有窮后羿，則不過是具有神性的英雄，起初還能符合人民的願望，以一方「諸侯」的身份領導人民起來推翻暴君的統治，代夏而有天下，及至自己做了「天子」，漸漸也就忘記過

去，荒淫驕暴起來，終於重蹈覆轍，因此敗亡。兩人的故事基本上是兩回事，不能因爲他們名字的相同和某些情節的類似（如二人俱以善射著名；羿信任逢蒙，逢蒙終於殺羿，后羿信任寒浞，寒浞亦殺后羿等）便混殽起來。

羿射十日和誅妖除怪的故事，先秦典籍中就已經記載有了。《楚辭·天問》：「羿焉彃日？烏焉解羽？」就是記述羿射日故事的。《山海經·海外南經》：「羿與鑿齒戰於壽華之野，羿射殺之。在昆侖虛東。羿持弓矢，鑿齒持盾。一曰持戈。」《大荒南經》：「大荒之中，有山名曰融天，海水南入焉。有人曰鑿齒，羿殺之。」就是記述羿與諸怪之一的鑿齒戰鬥的故事的。《楚辭·離騷》：「羿淫遊以佚畋兮，又好射夫封豨。」《天問》：「馮珧利決，封豨是射，何獻蒸肉之膏而后帝不若？」就是記述羿與諸怪之另一的封豨即大野豬戰鬥的故事的，雖然有點把羿和后羿的傳說混在一起了。至於羿與其他諸怪的鬥爭，雖不直接見於先秦典籍，諸怪之名以及牠們的性行亦常爲這些典籍所稱述。例如修蛇，《山海經·海外南經》作「巴蛇」，說「巴蛇食象，三歲而出其骨，君子服之，無心腹之疾。」《楚辭·天問》也有「一蛇吞象，厥大何如」的記敘。大風，卽《莊子·逍遙遊》所說的鯤化爲鵬的大鵬，亦卽《山海經·海外北經》所記的那個「人面鳥身」的北海海神而兼風神的禺彊。猰貐，《山海經》有多處記敍到牠，原本是天神，爲貳負神所殺，才化爲龍頭虎爪的怪物的。由此可見，本節所錄

《淮南子》記述的這段神話，實有古神話的憑依，非鄉壁虛造。

但是有一點卻不能不使人感到奇怪：羿射十日，諸書無異辭，唯《論衡》各篇記敍的卻有些不同，都一致地說射日者是堯。《感虛篇》云：「儒者傳書」言：堯之時，十日並出，萬物焦枯。堯上射十日，九日去，一日常出。」《說日篇》云：「《淮南書》又言：燭十日。堯時十日並出，萬物焦枯。堯上射十日，以故不並一日見也。」《對作篇》云：「《淮南書》言：堯時十日並出，堯上射九日。」都是以堯爲射者。其所根據則是《淮南書》或「儒者傳書」，所謂「儒者傳書」，恐怕也還是《淮南書》。可是查今本《淮南子》，射十日確又是羿而非堯，是「堯使羿上射十日」而不是「堯上射十日」。或作者憑記憶引此故事，偶然誤記歟？但各篇引述都是如此，就不能不使人疑心作者所見《淮南子》版本，與今不同。但就今本所敍故事的上下文意看，下文既云「萬民皆喜，置堯以爲天子」，則射日和誅妖除害，似乎說成是堯本人直接爲人民建立的功業而不是「堯使羿」更要近情理些。因疑射日除害原有兩種民間傳說，一屬之羿，一屬之堯。而屬之羿的一種更佔優勢，後人因改屬之堯的古本《淮南子》使屬之羿而成今本的狀態。

在羿射日的神話中，又還有這麼一段傳說。《錦繡萬花谷》前集卷五云：

沃焦在碧海之東，有石闊四萬里，厚四萬里，居百川之下，故又名尾閭。《山海經》：堯時十日並

出，堯使羿射九日，落爲沃焦。

原來羿所射的九日，都落在大海裏面，變成沃焦了：指出了九日的下落。沃焦是什麽，這裏雖略有說明，還不詳細，最好參看《玄中記》所說：『天下之强者，東海之沃焦焉，水灌之而不已。沃焦者，山名也，在東海南方三萬里，海水灌之而卽消，故水東南流而不盈也。』（見魯迅《古小說鉤沉》）這又是解釋百川歸海、『東流不溢』（《楚辭·天問》）現象的有以異於歸墟神話的另一推原神話。而所引《山海經》、《莊子·秋水篇》成玄瑛疏亦早引之，云『羿射九日，落爲沃焦』。惟二書所引均不見於今本，疑都係把郭璞注誤作經文，今郭注又脫去之。略述如此，作爲羿射日神話的補充。

三

羿淫遊以佚畋兮，又好射乎封豬〔一〕。（《楚辭·離騷》）

馮珧利決，封豨是射，何獻蒸肉之膏而后帝不若〔二〕？（《楚辭·天問》）

奚祿山壞，天賜玉玦於羿，遂以殘其身，以此爲福而禍〔三〕。（《太平御覽》卷八〇五引《隨巢子》〔三〕）

注釋

〔一〕『佚畋』：佚，逸。畋，獵；音tián。佚畋，就是逸樂於畋獵。『封豬』：大豬。豬原作狐，據聞一多《楚辭校補》改。

〔二〕『馮珧』：馮，挾；音píng。珧，弓名，以蜃飾其兩頭；音yáo。『利決』：決，射箭時用以鉤弦的搬指，以象骨爲之，戴在右手大拇指上；利，未詳。『躲』：同射。『蒸肉之膏』：蒸，冬祭叫蒸，膏，肉醬；以封豨的肉作成肉醬冬祭於天帝。『后帝』：天帝。『若』：順悅。這幾句大意說：羿挾着彤弓，戴着搬指，去射獵大野豬，爲民除害。及至獵到野豬，將野豬肉做成肉膏，獻祭天帝，爲什麼天帝反而不滿意羿的所作所爲呢？

〔三〕『冥祿山』：傳說中的山名，未詳所在。『玉決』：玉搬指。這幾句大意說：天因冥祿山的崩壞而賜美玉於羿，使羿得而以爲搬指，助其射獵，本以福之，不料反因此幾害羿身，成了災禍。

〔四〕『隨巢子』：書名，凡一卷，墨子弟子隨巢子撰，已佚，孫詒讓《墨子閒詁》有輯錄。

解說

關於羿的神話，有些地方已和后羿的傳說混在一起，又有些地方因記錄不全或因古籍散佚留下了空白，要想整理成爲一個完整的故事是比較困難的。

例如本節所錄的三段羿的神話，前二段見諸《離騷》和《天問》，但已和后羿的傳說混在

一起了。第一段末二句說：「固亂流其鮮終兮，浞又貪夫厥家。」第二段末二句說：「浞娶純狐，眩妻爰謀，何羿之躬革而交吞揆之？」都是以羿當作了后羿，敍寫后羿的家臣寒浞如何用計私通了后羿的妻子，又和后羿的妻子同謀暗中聚衆殺害了后羿。在不得已的情況下，我們只得節取了兩段記敍的前半，以爲羿的神話。至於第三段，開頭原有「幽厲之時」四字，又把羿這個人扯到西周時代去了，不知作者是誤記時代還是所記的是另一羿？看那光景，倒是與羿的神話的情節大體相同，想來誤記時代的成分較大，因此也就刪去了前四字，逕作爲羿的神話。

混殽的地方可以區別，倒是空白的地方較難索解。例如本段所録，其實就有大片空白。羿受天帝命下凡射日除害之後，下文如何，古籍的記敍就有些不大明白了。以致當我們遇見「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姮娥竊以奔月」（《淮南子・覽冥篇》）這樣的記敍時，就會感到困惑不解：羿既然是天神下凡，何以又會去向西王母請求不死之藥以解除死的威脅呢？這與作爲天神的羿的身份當然是互相矛盾的，在材料缺乏的情況下，我們只得根據現有的材料試行推度。

例如《離騷》說：「羿淫遊以佚畋兮，又好射夫封豨」，「射封豨」是羿的英雄行迹，那是爲民除害，而不是「淫遊佚畋」。「淫遊佚畋」是把后羿的帳（《左傳・襄公四年》：昔有夏之

方衰也，后羿自鉏遷於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於原獸。」掛在羿的身上了，已申述如前，可不詳論。下面《天問》問：「馮珧利決，封豨是射，何獻蒸肉之膏而后帝不若？」倒有仔細研究的價值。羿是天帝差他下凡爲民除害的，現在諸害並除，最後在桑林生擒活捉了大野豬，將這野豬來作成肉膏，奉獻給天帝，爲什麼天帝反而不高興，不以羿的所行所爲爲然呢？這就是屈原在《天問》中表示懷疑的，也正是神話記敍散佚留下的一段空白。要將這段空白填補起來，首先必須弄清《楚辭》中所謂「后帝」究竟指誰。王逸注《楚辭》這麼說：「后帝，天帝也。」不錯，的確是天帝，但天帝只是泛稱。中國古代有許多天帝，各個民族各有不同的奉祀。羿的神話是以殷民族爲首的東方民族所傳述的神話，故此處天帝確應該是指帝俊而不該是指別的誰。明白了這，問題就好解答了。羿受帝俊旨命下凡爲民除害，何以在大功告成，獻野豬肉膏於帝俊而帝俊反不高興羿之所爲呢？推想起來，或許和羿射日的事有關。十日既然都是帝俊的兒子，羿射日一且而落其九，那就不能不使作父親的帝俊傷心憤怒。帝俊雖然曾經「賜羿彤弓素矰，使扶下國」，這也恐非「使扶下國」之旨。正直的羿把他的使命完成得太徹底了，以至於傷觸到了給他以使命的天帝身上，帝俊不滿意羿的所爲，恐卽因此。至於《隨巢子》所敍的「天賜玉決於羿，遂以殘其身，以此爲福而禍」的神話，恐怕也就是「帝俊賜羿彤弓素矰，使扶下國」，本以

『禍』之，不料給羿用得不當，反闖出『禍』來的神話的異聞。總之，羿既然因射日闖禍，得罪了天帝，此後似乎就被貶謫而爲凡人，住在凡間，乃至才有因逃死而『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的神話流傳。推想起來，或是如此。

四

帝降夷羿，革孽夏民，胡躲夫河伯而妻彼雒嬪〔一〕？（《楚辭·天問》）

雒嬪，水神，謂宓妃也〔二〕。（《楚辭·天問》王逸注）宓妃，伏羲氏之女，溺死洛水，爲神。（《文選·洛神賦》〔三〕李善〔四〕注）其形也，翩若驚鴻，婉若游龍。遠而望之，皎若太陽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淥波〔五〕。（《文選·洛神賦》）

馮夷以八月上庚日渡河溺死，天帝署爲河伯〔六〕。（《楚辭·九歌》注引《抱樸子》〔七〕《釋鬼篇》）河伯化爲白龍，遊于水旁，羿見，躲之，眇其左目〔八〕。河伯上訴天帝，曰：『爲我殺羿！』天帝曰：『爾何故得見躲？』河伯曰：『我時化爲白龍，出遊。』天帝曰：『使汝深守神靈〔九〕，羿何從得犯汝？今爲虫獸，當爲人所躲，固其宜也，羿何罪歟？』（《楚辭·天問》王逸注）

注釋

〔一〕『夷羿』：卽羿，羿而稱『夷』，明係東夷系統民族的神話傳說。『革孽夏民』：革，除；孽，憂；夏民，同下民。『雒嬪』：雒，水名，同洛；雒嬪，卽洛水水神宓妃。大意說：天帝派遣大神羿下凡，本是爲了解除下方人民的憂患，爲什麼他反去射傷河伯而霸佔河伯的妻子雒嬪做妻子呢？

〔二〕『宓妃』：宓，音 fú。

〔三〕『洛神賦』：魏曹植作。

〔四〕『李善』：唐高宗時人，官崇賢館直學士，爲《文選》注，以淵洽稱於時。

〔五〕『翩若驚鴻，婉若游龍』：翩翩如像驚飛的鴻雁，婉轉如像游漾的蛟龍。『皎』：潔白光明。『迫』：近。『灼』：鮮明。『芙蕖』：荷花，亦作芙渠、扶渠。『渌波』：清波；渌，音 lù。

〔六〕『馮夷』：馮，音 píng。『署』：攝官叫署，署爲河伯，謂天帝命其攝河伯之官。

〔七〕『抱樸子』：書名，卽《抱朴子》。所引今本無。

〔八〕『眇其左目』：偏盲叫眇，音 miǎo。眇其左目，使其左目受創而盲。

〔九〕『神靈』：謂神靈的分位。

解說

本段所錄，是寫羿和河伯宓妃（雒嬪）之間關於愛情的糾紛的。看《天問》所問，那語氣，雒嬪卽宓妃，確實應該是河伯的妻子而爲射河伯的羿所佔有了的。有人說雒嬪自是洛

水女神，與河伯無關，羿射河伯、妻雒嬪亦是兩回事，不應拉在一起。我卻以爲不然。若照這樣說，那麼「妻彼雒嬪」的「彼」字究竟指誰就難於索解了。其實很明顯的可以看出：「彼」應指河伯。射河伯、妻雒嬪既然作爲一個問題提出，那就該是一回事而不該是兩回事。妻彼雒嬪者，妻彼河伯之妻雒嬪也。爲民除害的英雄羿，爲什麼竟做出射河伯佔有河伯的妻雒嬪的這種不義的行爲來，這就是《天問》作者所引爲苦惱而發爲疑問的。這裏又給我們留下相當大一段神話的空白，教我們也無從確切地解答這個疑問。

在資料不足的情況下，還是只有出之以推想。先從河伯談起。河伯是怎樣一個人物呢？

河伯是黃河的水神，是中國古代神話中有名的人物。大約黃河水患，自古已然，作爲黃河水神的河伯就成了一位顯赫重要的神，人們對於能够作威作福的他是敬而畏之的，雖然儘管心裏有所不滿，從殷墟卜辭開始，就常見有「賓于河」、「祉于河」的記載，那就是人們對於河伯的祭祀。到周代，人們祭祀河伯仍然不衰，並且還拿人和牲畜沈河來祭祀他。《莊子・人間世》：「牛之白顙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適河，釋文引司馬彪云：「謂沈人於河祭也。」「河伯娶婦」的民間傳說，大約就是由此而來的。《史記・六國表・秦靈公八年》：「初以君主妻河。」索隱：「謂初以此年取他女爲君主，君主，猶公主也，妻河，謂嫁之河伯。」連當時的國君也開始把冒充的公主嫁給河伯，可見河

伯娶婦」傳說的盛行。褚少孫補《史記》，在《滑稽列傳》的後面補了一段西門豹治鄴的故事。戰國魏文侯時，鄴地豪紳利用「河伯娶婦」的傳說做幌子，於每年拿少女沈河，聚斂民財，殘害民命，終於給西門豹來好好地收拾了一頓，革除了這種惡劣的風習。從這段記敍，使我們注意到兩點：一、河伯是淫蕩的，以其淫蕩，才有「娶婦」的傳說產生。關於這，《楚辭・九歌・河伯》已有很好的描寫。那「與女(舊讀汝，謂指河伯，聞一多《楚辭九歌古劇懸解》謂指與河伯同遊的少女，今從之)遊兮九河，衝風起兮橫波；乘水車兮荷蓋，駕兩龍兮驂螭」的河伯，確實是一個風流浪蕩的花花公子的形象。二、河伯又是惡毒的，記敍中引當地俗語說：「即不爲河伯娶婦，水來漂沒，溺其人民。」河伯的報復手段可真是毒辣！除此而外，還有這樣的記敍。《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正義引《括地志》，說濟臺子羽渡河，河伯想劫奪他的千金之璧，使兩蛟夾船，子羽斬蛟登岸，三投其璧於河，河伯三躍而歸之，子羽不受，毀璧而去。可見河伯還有欺軟怕硬的卑怯性格。總之，河伯在古代神話裏，是一個反面角色，人民並不喜歡這樣一個角色。

明白了這一點，可以來討論羿射河伯、妻雒嬪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了。

羿射河伯，《楚辭》的注釋者之一王逸說：河伯化爲白龍出遊，羿不知是河伯而射河伯。但是同一故事，高誘注《淮南子》卻直截了當地這麼說：「河伯溺殺人，羿射中其左

日：「可見河伯『化爲白龍出遊』，原是爲了興波作浪，溺殺無辜。爲什麼要『溺殺人』，恐怕還是和『娶婦』的傳說有關：人民不遂其所求，他就施此毒辣手段以作報復。羿射河伯，原是給橫暴者以打擊，而不是爲了遂佔有河伯的妻子的私慾。

但是據《天問》所問，羿和河伯的妻子雒嬪（宓妃）之間，似乎確也還有一些愛情的關係。這關係究竟怎樣，由於神話資料缺乏（據王逸注，只有這麼一句：『羿又夢與宓妃交接也』），今天我們還不十分了解。不過根據已有的材料推想，羿和宓妃雙方的家庭生活都是有些問題的。河伯既是那麼一個放蕩無行、見異思遷的人，宓妃和他相處，必然深深感到痛苦。而羿和他的妻子嫦娥之間的感情，或者也並不十分諧和，從『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姮（嫦）娥竊以奔月』的記敍上可以窺知。有人說嫦娥奔月，正是爲了對羿和宓妃的愛情的憤恨和妬嫉，或許是的。但是除此而外，可能還有別的原因，由於材料缺乏，只能作某些推想（參看下節「解說」），而無從確切知道了。總之，雙方家庭既然都有些問題，這就造成他們在偶然相遇當中的彼此同情和接近。羿射河伯、妻雒嬪的神話傳說也許就是由於這樣而來的。

五

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姮娥竊以奔月，悵然有喪，無以續之[一]。（《淮南子·

西王母其狀如人，豹尾虎齒而善嘯，蓬髮戴勝，是司天之厲及五殘〔一〕。（《山海經・西次三經》）其南有三青鳥，爲西王母取食。（《山海經・海內北經》）三危之山〔二〕，三青鳥居之。（《山海經・西次三經》）三青鳥赤首黑目，一名曰大鶩，一名少鶩，一名曰青鳥〔三〕。（《山海經・大荒西經》）

嫦娥，羿妻也，竊西王母不死藥服之，奔月。將往，枚占於有黃〔四〕，有黃占之，曰：『吉。翩翩歸妹，獨將西行，逢天晦芒，毋驚毋恐，後且大昌〔五〕。』嫦娥遂託身於月，是爲蟾蜍〔六〕。（《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輯《靈憲》〔七〕）

舊言月中有桂，有蟾蜍。故異書言〔八〕：月桂高五百丈，下有一人，常斫之，樹創隨合。人姓吳名剛，學仙有過，謫令伐樹。（《酉陽雜俎〔九〕・天咫》）

注釋

〔一〕姮娥：即嫦娥，原作恒娥，漢文帝名恒，避諱改恒作姮，或作常、嫦。〔悵然有喪，無以續之〕：喪，失；悵然如有所失，無法再去求得不死之藥。

〔三〕「蓬髮」：亂髮。「勝」：玉勝，古時婦女首飾。「厲」：同癘，疫癘。「五殘」：五刑殘殺之氣。

〔四〕「三危之山」：《史記・五帝本紀》正義引《括地志》云：「三危山有三峯，故曰三危。」其地或云在今甘肅省敦煌縣。

〔四〕「大鵹」：少鵹。「鵹」，音三。

〔五〕「枚占」：枚，筮。枚占，以筮而占。「有黃」：古巫師或史官之名，生平未詳。

〔六〕「歸妹」：卦名，（三三）兌下震上，這里又指將有所歸往而來占卜的嫦娥。

「行」：音 háng。「晦芒」：天晦其光芒，昏暗不見，指月盡之時。「昌」：盛。

〔七〕「蟾蜍」：動物名，亦作蟾蠩、詹諸，一名癩蝦蟆。

〔八〕「靈憲」：書名，張衡著。張衡字平子，善術學，作渾天儀，地動儀，爲我國古代著名天文學家。《靈憲》，爲衡所著有關天文學的專門著述，已佚。清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有輯錄，該書凡七百四十七卷。

〔九〕「異書」：奇異罕見的書

〔一〇〕「酉陽雜俎」：書名，凡二十卷，續集十卷，唐段成式撰，書中多記異不經之談，然唐以前的某些神話傳說，往往賴以保存。

解說

嫦娥這個神話人物是從古到今我國民間最熟悉的人物，只要擡頭望月，就能想起月裏

住着這麼一個嫦娥。「月裏嫦娥」竟成了古時人們形容女性美的最高修辭。「嫦娥奔月」的神話，也爲無數人所豔稱，在遙遠的古代，人們的幻想的翅翼就飛騰於宇宙，翱翔到月宮裏去了，不能不令人衷心讚嘆。

但是很可惜，存留下來的『嫦娥奔月』的神話，卻是『語焉而不詳』，較之其他同樣「語焉而不詳」的古神話似乎還更甚些。因爲見於記載的，最早有《歸藏》（約成書於戰國初年，已佚）裏所記的「昔常娥以西王母不死之藥服之，遂奔月爲月精」（《文選・祭顏光祿文》注引）二語，稍後才有《淮南子・覽冥篇》裏的這麼幾句，如本段所録。至於張衡《靈憲》記敍的嫦娥在奔月以前枚占於有黃一節，可能仍是《歸藏》的舊文，增加的內容不多。自此以後，嫦娥神話就沒有什麼發展了。直到元伊士珍撰《瑯環記》，又才引了《三餘帖》嫦娥故事一條：

> 嫦娥奔月之後，羿晝夜思惟成疾。正月十四夜忽有童子詣宮求見，曰：「臣，夫人之使也。夫人知君懷思，無從得降。明日乃月圓之候，君宜用米粉作丸，團團如月，置室西北方，呼夫人之名，三夕可降耳。」如期果降，復爲夫婦如初。

《三餘帖》已佚，百二十卷本《說郛》輯有之，撰人及時代均不詳，疑是宋人。這段故事，顯然可見是仙話而非神話，是道家方士的任意編造而非流行於民間的民間傳說。其實就以「嫦娥奔月」神話本身而論，「請不死之藥」云云，恐怕也羼入了些仙話的成分在內。因爲記

錄『嫦娥奔月』神話的那個時代(戰國——西漢初年)，正是神仙家言昌盛的時代，於神話中滲入仙話的成分，正無足怪，暫且不用去管它了。現在要討論的是：如何理解這段語焉不詳的神話所留下的大段空白。

至少有這樣兩個問題須要討論：一、嫦娥爲什麼要竊食羿向西王母請求的不死之藥？二、竊藥奔月之後爲什麼又變了形體醜惡的蟾蜍即癩蝦蟆而不復爲人？

要細緻地討論這兩個問題一時還不可能，現在只能籠統地談談。這段神話是階級社會形成已久一直進入到初期封建社會才最後完成的，竊藥奔月的情節可能是爲求長生而不擇手段的統治階級自私心理在神話上的反映，但不能完全歸之於這種心理。從神話的本身而論，竊藥的事說明了羿和嫦娥之間，本來就有矛盾。矛盾之一或者和宓妃的故事有關，但主要的矛盾恐怕還當聯繫到羿射十日的故事上去。羿是天神下凡，作爲羿的妻子的嫦娥必當也是天神下凡。羿得罪天帝不能上天，可能連累到嫦娥也不能上去。嫦娥怨恨羿的魯莽，加上宓妃問題的影響，因而促使她走上竊藥奔月的道路。

奔入月宮之後，據張衡《靈憲》所敘，還有化爲蟾蜍的情節，其實這本是《淮南子》書中原有的。《初學記》卷一引本文，於『姮娥竊之奔月』之下，尚有『託身於月，是爲蟾蜍，而爲月精』十二字，今本並脫去之(其實《歸藏》所說的『爲月精』即已有『爲蟾蜍』的意思)。可

兒嫦娥化爲蟾蜍的傳說，是由來已古的了。蟾蜍卽癩蝦蟆，其形體是相當醜惡的，不但如今的人對於此物沒有好的觀感，就連古人亦然。《詩・新臺》說：「魚網之設，鴻則離（罹）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鴻卽蟾蜍，經聞一多先生研究發明出來以後，現在差不多已經成爲定論了。郭沫若先生譯此詩云：『魚網張來打魚蝦，打到一個臭蝦蟆；心想配上多情哥，配上一個駝背爺。』（《雄雞集・釋「鳧雁醜」》）以蟾蜍形容醜人之醜，非常形象生動，可見古人對於此物的觀感。嫦娥是古今同譽的美人（張衡《靈憲》已云：『翩翩歸妹』），卻化爲這種醜惡的動物，推想起來，必定是有譴責的意思存於其中。初期有關嫦娥的神話大約就是如此。

更進一步，還可見得竊藥遭譴的嫦娥竟與「藥」結了不解緣，就說明着人們對嫦娥譴責更甚了。

如今所存漢代石刻畫像裏，伏羲和女媧手裏所托的日月輪，恆以月輪中的蟾蜍，配日輪中的金烏。月中有蟾蜍的說法，實較月中有玉兔的說法爲早。《楚辭・天問》云：「夜光何德，死則又育？厥利維何，而顧菟在腹？」夜光，自然是指月；顧菟，舊以爲卽兔，經聞氏解釋，又是蟾蜍。晉傅玄詩云：「月中何有？白兔擣藥。」白兔擣藥云者，蓋已經是魏晉時代人們的擬想了。考之漢代石刻畫像，月中擣藥的乃是蟾蜍。常任俠《沙坪壩出土之

石棺畫像研究》（《說文月刊》第二卷第十、十一期）云：『……較小一棺，前額刻一人首蛇身像，一手捧月輪，後刻兩人一蟾，蟾兩足人立，手方持杵而下擣。中立一人，手持枝狀，疑爲傳說中之桂樹。右側一人，兩手捧物而立。……』手捧月輪的人首蛇身像，無疑是女媧；持杵下擣的兩足人立之蟾，推想起來，當即變形以後的嫦娥；所擣者，當是不死藥。至於中立一人所持枝狀之物，常氏以爲是傳說中的桂樹，恐怕不是的，應是不死樹，所以供人立之蟾擣以爲藥者。至於捧物而立的右側一人所捧之物，蓋即以盛不死藥的器皿。這樣解釋，這幅石刻畫像才有其獨立的完整意義，否則就不知所云。以靈蟾擣不死藥的圖像而施於死者之棺，無非表示生者對死者回生的祈望罷了。神話題材被表現爲藝術運用到宗教迷信上，往往類此，並不足異。

現在問題是：何以知道畫像中擣藥的蟾就是變形的嫦娥呢？答道：這也是有所根據的。唐李商隱詩云：「嫦娥擣藥無窮已，玉女投壺未肯休。」陳陶詩云：『孀居應寂寞，擣藥青冥愁。』都逕言嫦娥擣藥；則畫像中擣藥的蟾，自是變形的嫦娥無疑。嫦娥竊不死藥奔月，不僅化身爲蟾蜍，且罰做擣不死藥的苦工，這就是人們進一步對嫦娥所抱的態度。譴責的意思更是相當明顯。但是，這種懲罰施之於一個偶有小錯的婦女，未免是太重了；說明隨着封建社會的鞏固，封建統治者對婦女的壓力也就更重，這當然是不公平的。如果說，

化蟾蜍還有一點來自民間的天真爛漫的幻想，則蟾蜍擣藥就該是封建統治者的惡毒的詛咒了。

所幸這種詛咒並沒有長時期保存下去。大約在六朝以後，嫦娥的地位便又漸漸升高。六朝宋謝莊寫了一篇《月賦》，中有『引玄兔於帝臺，集素娥於后庭』句，嫦娥被位置在天帝的宮庭，雖是一般泛寫，至少足見詩人對她沒有惡感。同樣的情形，也見於宋顏延之《爲織女贈牽牛》詩：『婺女儷經星，姮娥棲飛月，慚無二媛靈，託身侍天闕』。『慚』，足見詩人是把嫦娥看得比織女更高。可惜這也還只是泛寫。到唐代以後，詩人和文人的筆下，才對嫦娥寄予了深厚的同情。如李白《把酒問月》說：『白兔擣藥秋復春，姮娥孤棲與誰鄰？』杜甫《月》說：『斟酌姮娥寒，天寒耐九秋。』等等，都可略見一斑。李商隱《常娥》一詩，雖然對嫦娥略有微辭：『常娥應悔偷靈藥，碧海青天夜夜心。』但是看得出來，也並不純粹是譴責，還是寄有相當的同情。嫦娥這種地位的變化，詩文的描寫和頌歌固然有其原因，但我看主要恐怕還是由於人們對於月的印象。月是美的，可愛的，而嫦娥是住居在美麗可愛的月裏；漸漸，人們就把可愛的月的形象和住居在可愛的月裏的嫦娥的形象聯系起來，合二者而爲一。因而嫦娥化蟾之類的古老傳說便慢慢從記憶裏遺落了去，和可愛的月緊密結合的『月裏嫦娥』的印象便逐漸產生起來。時

間愈久，嫦娥在人們的心目中，愈就有了溫柔、美麗、聰明、善良……種種美的屬性，和天上的月一樣，佔有着一個相當崇高的地位了。這就是嫦娥奔月神話的演變，也就是《淮南子》所記嫦娥「託身於月，是爲蟾蜍，而爲月精」十二個字終於被刊落去和月中白兔擣藥終於代替月中蟾蜍擣藥的緣由。

六

羿逢門〔一〕者，天下之善射者也。（《荀子·正論》）百發〔二〕之中，必有羿逢蒙之巧。（《淮南子·說林篇》）

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爲愈〔三〕己，於是殺羿。（《孟子〔四〕·離婁下》）

羿死於桃棓〔五〕。（《淮南子·詮言篇》）棓，大杖，以桃木爲之，以擊殺羿，由是以來鬼畏桃也。（《淮南子·詮言篇》許慎注〔六〕）

羿除天下之害死而爲宗布〔七〕。（《淮南子·氾論篇》）今人室中所祀宗布也。（《淮南子·氾論篇》高誘注）

注釋

〔一〕「逢門」：即逢蒙；逢，音 páng。

〔二〕『百發』：箭每射一次叫一發，百發，指射藝。

〔三〕「愈」：勝。

〔四〕『孟子』：書名，凡七篇，戰國鄒人孟軻著。

〔五〕「桃棓」：桃木大杖；棓，即棒的本字。

〔六〕『淮南子許慎注』：已佚，尚有少數注文保存於今本《淮南子》中，與高誘注相混，本節所錄，即是其一。

〔七〕『宗布』：本祭典名，即《周禮·黨正》之祭禁，《族師》之祭酺，二祭並釀除災害之祭，羿能除害，故託食於彼，遂爲神名。

解說

羿的神話當中又有羿和逢蒙的故事。這個故事神話的氣味已經很少，只能算是傳說故事罷了。這段傳說故事以逢蒙殺羿的悲劇性的收場結束了英雄羿的一生。但是也和其他有關羿的故事一樣，這段故事也是曾經和后羿的故事混在一起過。朱熹注《孟子》，在這段故事的下面就這麼注釋道：「羿，有窮后羿也，逢蒙，羿之家衆也；羿善射，篡夏自立，後爲家衆所殺。」完全是主觀臆測，毫無根據。《左傳·襄公四年》述后羿故事，有「羿猶不悛，將

歸自田，家衆殺而享(烹)之」這麼幾句，並未指明家衆卽是逢蒙。很明顯，這裏所謂的家衆，是一羣奴隸，不是某個單獨的個人，和《孟子》記敍的學射於羿的逢蒙因嫉妒羿而殺羿的情景大不相類。因此，以爲逢蒙卽家衆而羿卽后羿，是錯誤的。

逢蒙殺羿，是怎麼殺的？《孟子》未寫明。若干年後《淮南子》這部書上又有零星的記敍：「羿死於桃棓」，是有人用桃木大棒擊殺羿的。這人可能是逢蒙，可能又是另一傳說中的另一誰何，弄不清楚了。總之，這死於桃棓的羿，當卽射日的英雄羿，故許愼始有「由是以來鬼畏桃也」這樣的注釋。因爲羿除民害，死亦當爲鬼雄，桃棓殺羿，鬼乃畏桃，正是順理成章的邏輯，自不足異。

羿死於桃棓與死而爲宗布的神話和後世傳說的鍾馗神話也有相當關係。鍾馗，字又寫作鍾葵，其實就是《考工記·玉人》所說的「終葵」。「終葵」是什麼呢？就是「椎」的合音。椎以殺鬼，把這東西人化了，就成了統領萬鬼，誅除惡鬼的鍾馗。同樣，羿死於桃棓，死後也託食於宗布，爲除害之神，與鍾馗義正相應。高誘注以爲卽「今人室中所祀宗布也」，可見宗布已成了當時民間普遍信奉的驅妖除怪的神祇，尤與後代人們崇奉鍾馗的情景相似，故鍾馗神話可能卽羿死桃棓而爲宗布神話的演變。

鯀禹治水

一

洪水滔天。鯀竊帝之息壤〔一〕以堙〔二〕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殺鯀於羽郊〔三〕，鯀復〔四〕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五〕以定九州〔六〕。（《山海經·海內經》）

注釋

〔一〕「鯀」：古天神名，音ㄍㄨㄣˇ。「帝」：天帝。「息壤」：能生長不息的土壤。

〔二〕「堙」：填塞，音ㄧㄣ。

〔三〕「羽郊」：羽山之郊。羽山，傳說中地名，大約在北方荒野的陰黯處。

〔四〕「復」：腹的借字。

〔五〕「布土」：布，分散；土，指息壤。

〔六〕「九州」：見前「女媧」章第三節注。

解說

鯀、禹治水的神話，本節所錄，便是它的提綱。文字雖然簡短，大體上故事的輪廓卻已經具備了，因此把它作爲概述擺在前面。其中有些問題，現在暫不討論，將於以下各節中分別涉及之。

二

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偪人〔一〕。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孟子·滕文公上》）

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爲巢，上者爲營窟〔二〕。（《孟子·滕文公下》）

昔上古龍門〔三〕未開，呂梁未發〔四〕，河出孟門〔五〕大溢逆流〔六〕，無有丘陵、沃衍、平原、高阜、盡皆滅之，名曰鴻水〔七〕。（《呂氏春秋·愛類篇》）

舜之時，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八〕。（《淮南子·本經篇》）

注釋

〔一〕「登」：穀熟叫登。「偪」：同逼。

〔二〕「營窟」：營築其土而爲窟穴。堯時洪水氾濫，龍蛇蟠踞陸地，人民遷徙流離無定，處低地的，便在樹上作巢；處高地的，便累土爲窟，以避龍蛇之害。

〔三〕龍門：山名，在今山西省河津縣西北，陝西省韓城縣東北，分跨黃河兩岸，形如門闕，相傳爲禹治水所鑿。《三秦記》：「江海魚集龍門下，登者化龍，不登者點額暴鰓。」因名。或云即呂梁山。

〔四〕呂梁：山名，在今山西省境內，其脈北起管涔山，蜿蜒南下，行黃河與汾水之間，南與龍門山接，至此龍門、呂梁，遂不復別。龍門未開，呂梁未發，均指二山未鑿時情景。發，與開同義。

〔五〕「河出孟門」：黃河的水越過孟門。孟門，山名，在今山西省吉縣與陝西省宜川縣之間，位於龍門山之北，綿亙於黃河兩岸。

〔六〕「大溢逆流」：河水漫溢出兩岸，逆流而行。

〔七〕「沃衍」：沃野。「滅」：沒。「鴻水」：洪水。

〔八〕「共工」：水神：見前「女媧」章第四節注。「振滔」：振蕩。「薄」：迫。「空桑」：古地名，在今山東曲阜縣南。

解說

本節所錄，是傳說中堯舜時代洪水氾濫的情況，把前節《山海經·海內經》記載的鯀禹

治水神話的『洪水滔天』四個字具體化了。至於洪水是怎樣氾濫起來的，古籍中卻還沒有明確的記載。《淮南子・本經篇》雖然說是由於共工『振滔』起來的，但共工又是受了誰的差遣，仍舊沒有敍明。推想起來，洪水的氾濫，乃至於遍及九州，必定不是僅僅因爲水神共工的一怒，共工還沒有這樣大的包天斗膽，必定還有主使共工幹這件『冒天下之大不韙』的事情者。這人是誰？曰：上帝。只有上帝的忮忿才可以使生靈塗炭，民無噍類。希伯來洪水神話說：耶和華見人在地上罪惡很大，心中憂傷，便使洪水氾濫在地上，毀滅天下有血肉有氣息的活物。中國古代神話中洪水氾濫的緣由，或與此相近。《書・大禹謨》：『帝（舜）曰：「來禹，洚水儆予。」』——舜帝向大禹說：『來啊，禹呀，洪水在向我發出警告了。』——從中可以略窺消息。洪水的氾濫，確實是上天的意旨，施此以警告世人的爲『惡』的。因此我們就可以知道，大神鯀爲什麼只因爲沒有等待天帝的旨命，盜竊了天帝的寶物息壤去平治洪水，就惹得天帝發作了那麼大的怒氣，要叫火神祝融去把鯀殺死在羽山的緣故了。

三

黃帝生駱明，駱明生白馬，白馬是爲鯀。（《山海經・海內經》）

滔滔洪水，無所止極，伯鯀乃以息石息壤，以填洪水。（《山海經・海內經》注引

《開筮》〔二〕）

昔者鯀違帝命，殛之於羽山，化爲黃能，以入於羽淵〔三〕。（《國語·晉語八》）

鯀死三歲不腐，剖之以吳刀〔四〕，化爲黃龍。（《山海經·海內經》注引《開筮》）

大副之吳刀，是用出禹〔五〕。（《初學記》〔六〕卷二二引《歸藏》〔七〕）

鴟龜曳銜，鯀何聽焉〔八〕？順欲成功，帝何刑焉〔九〕？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一〇〕？伯鯀腹禹，夫何以變化〔一一〕？

阻窮西征，巖何越焉？化爲黃熊，巫何活焉〔一二〕？咸播秬黍，莆雚是營，何由并投，而鮌疾修盈〔一三〕？（《楚辭·天問》）

注釋

〔一〕無所止極：無邊無際的意思。『息石』：生長不息的石頭，功能與息壤同。

〔二〕開筮：書名，即《歸藏·啓筮》，漢景帝名啓，以避諱改『啓』爲『開』。餘詳注〔七〕。

〔三〕殛：誅，音jí。黃能：原作黃熊，非，熊不可以入淵。《國語攷異》云：公序本作黃能，作

黃能是也。能，音ㄋㄞˊ，字又作熊，卽三脚鼈，下三點爲其三脚。據改。『羽淵』：羽山之淵。

〔四〕『吳刀』：寶刀名。

〔五〕『大副』：大劈；副，音ㄆㄧˋ，字又作疈，卽以刀劈物的意思。『是用』：於是、因而。

〔六〕『初學記』：書名，凡三十卷，唐徐堅等奉勅撰。

〔七〕『歸藏』：三易之一（所謂三易，卽《連山》、《歸藏》、《周易》，爲古代卜筮之書），漢初已佚，今所存於各書中者疑亦有僞作。

〔八〕『曳衍』：曳，牽引；衍疑當作衎（與《天問》後文『妖夫曳衎』的『衎』同——參看『褒姒』章注〔一〕），自媒求進叫衎。言鴟龜互相牽引衎賣於鯀前，鯀何爲而聽從鴟龜的獻計乎？

〔九〕大意謂鯀依從衆人的心願治水剛要成功，天帝爲何加以刑戮？『欲』，願望。

〔一〇〕『遏』：禁壓；音ㄜˋ。『殛』：壞，音ㄐㄧˊ；原作施，從王逸所見別本改。大意謂天帝將鯀永遠禁壓在羽山，爲何三年他的身體都不壞？卽《啓筮》所謂『鯀死三歲不腐』的意思。

〔一一〕『伯鮌腹禹』：原作伯禹復鮌，從聞一多《楚辭校補》改。『伯鮌腹禹』者，卽《山海經·海內經》所謂『鯀復（腹）生禹』（鮌同鯀）——從鯀的肚子裏孕育、化生出禹來的意思。『夫何以變化』：言鯀的肚子裏孕育着禹，如何使他變化而出？

〔一二〕『窮』：古傳說中山名，在西方軒轅國附近。四句大意謂鯀被誅戮，化爲黃熊，西征前往諸巫師所在的窮山，請求他們將他治活。可是阻於窮山的岡巖，鯀用何術以越過？到了諸巫所在之地，諸巫又怎樣將鯀治活？

〔一三〕「秬黍」：黑黍，即黑小米；秬，音ㄐㄩˋ。「藿菁」：原作莆雚，據王逸注改。藿菁，即莞蒲，一名白蒲，又名荷離，是一種生在水濱的草。「營」：耕。四句大意說，鯀叫大家在莞蒲之地耕作，播種黑小米，以救洪水初退的窮困，但爲什麼許多人又交口謗鯀，把鯀恨得這麼厲害？

解說

鯀禹治水的神話中，鯀盜竊天帝息壤去平治洪水，觸怒了天帝，被殺死在羽山的情節，和希臘神話裏普洛米修斯因把天上火種盜去給人間遂被宙斯鎖禁在奧林帕斯山上叫岩鷹終年啄食他的心肝的情節非常類似，而鯀死三年尸身不腐，又從肚子裏孕育、化生出能秉承他的遺志繼續去做平治洪水工作的禹來的這一點，那博大堅忍的心志，較之普洛米修斯似乎又有所超過。可是普洛米修斯在歐洲各國文學藝術的表現裏，早已成爲光輝燦爛的形象了；而鯀則在我國神話歷史化的特殊情況下，給封建統治者塗改污損得面目全非，背了幾千年的惡名。直到「五四」以後，神話研究的工作興起，又才逐漸恢復其本來面貌。可說是有幸有不幸了。

說到鯀的出身，據《山海經·海內經》「黃帝生駱明，駱明生白馬，白馬是爲鯀」的記敘，白馬並不像是人名，而的的確確是一匹作爲動物的白馬。這使我們想起《大荒北經》的

記錢：「黃帝生……弄明，弄明生白犬，白犬有牝牡，是爲犬戎。肉食，有赤獸，馬狀無首，名曰戎宣王尸。」郭璞注：「犬戎之神名也。」似乎卽同一傳說的分化：駱明就是弄明的音轉，白馬也就是白犬的形變。而那「馬狀無首」的作爲「犬戎之神」的戎宣王尸，分明是遭受刑戮以後的景象，和鯀被殛於羽山的情景也很相似。鯀恐怕就是古時犬戎族神話傳說中的祖宗神；而具有着白馬或白犬的形軀的罷（故事的另一分支，又成了苗瑤民族傳說中的盤瓠，見前「盤瓠」章）？在樸野的上古時代，人們設想神而具有着動物的形軀，是並不足怪的。

就是這匹白馬，他是天帝黃帝的嫡親孫子，只爲他同情受洪水災禍的下方人民的痛苦，用行動來幫助了人民，於是他便遭到了天帝最嚴厲的懲罰。天帝派火神祝融去把他殺死在羽山。羽山是神話傳說中的地名，已不可指實，或云在東裔，那是歷史上的附會，難於遽信。《墨子・尚賢中》：「昔者伯鯀，帝之元子，廢帝之德庸，既乃刑之于羽之郊，乃熱照無有及也。」孫詒讓云：「此似言幽囚之，日月所不照。」正是這樣：「熱照無有及」卽「日照無有及」。而《淮南子・地形篇》云：「燭龍在雁門，北蔽子委羽之山，不見日。」又云：「北方曰積冰，曰委羽。」高誘注：「北方寒冰所積，因以爲名，委羽，山名，在北極之陰，不見日也。」是傳說中鯀遭受刑戮的羽山當卽《淮南子》所記的委羽之山。這地方的附近，有

燭龍，常銜了一枝蠟燭，用來照耀北極的陰暗。又有可怕的幽都，屬於土神后土統治，那裏所有的人和動物全是一片漆黑。我們可以想像羽山是怎樣的荒涼黯慘：那就是大神鯀爲人民攫牲生命的地方。

「鯀死三歲不腐，剖之以吳刀，化爲黃龍。」（《歸藏・開筮》）這是鯀死後化身的一種說法。此外還有化爲黃能（即三足鼈，《國語・晉語》），化爲黃熊（《左傳》昭公七年），化爲玄魚（《拾遺記》）幾種說法。幾種說法中化爲黃龍之說或者更近於古，因爲鯀原是天上的一匹白馬，而天馬化爲龍，乃是古人原有的概念，何況鯀的兒子禹也正是一條虯龍（說見楊寬《中國上古史導論》第十四篇第二節）呢。至於化爲黃能、化爲黃熊、化爲玄魚等說法，或是紛歧的異說，或是有意的誣衊，因傳說久遠，已不可深究了。倒是《楚辭・天問》的一說：鯀化了黃熊，越過窮山的岡巒，到西方去請求諸巫師拿不死之藥將他救活，沿途看見洪水初退，遭了災害無以爲生的人民，還勸大家努力在水濱莞蒲之地耕作，播種黑小米以救窮餓，最爲奇特。但這一說因係以疑問的口氣表現出來，也是語焉而不詳，只能揣測如此，究竟怎樣，還是弄不十分清楚。

《天問》記鯀的神話，不僅化黃熊求醫的事爲奇，就是聽鴟龜獻計平治洪水的事也很奇。但是「鴟龜曳銜，鯀何聽焉？順欲成功，帝何刑焉？」幾句，至今還無確解。注《楚辭》的

壬逸說：『鯀治水績用不成，堯乃放殺之羽山，飛鳥水蟲曳銜而食之，鯀何能復不聽乎？』似乎是說鯀死以後飛鳥水蟲曳食鯀的尸體，鯀只好聽之任之。郭沫若先生於《屈原賦今譯》中則說：『鴟龜曳銜，疑是伯鯀築堤時，禽魚的破壞作用。』我以爲二說均有所未妥。如說飛鳥水蟲曳食鯀的尸體，則與下文言鯀尸變化事牴牾；如說鯀聽任禽魚破壞築堤工程，又與下文言鯀『順欲成功』牴牾。因疑銜字或衔字之譌。『鴟龜曳銜』的『曳銜』即後文所說『妖夫曳衔』的『曳衔』，洪興祖補注云：『曳，牽也，引也；衔，熒絹切，行且賣也，曳衔，言夫婦相引，行賣於市也。』解釋是不錯的。衔，就是衒賣，也有自媒求進的意思，鴟龜曳衔當即鴟龜互相牽引，獻計於鯀，鯀聽從鴟龜的獻計，順了衆人的心願，治水方將成功，忽遭天帝刑戮。這樣解釋，與下文言鯀尸三年不壞，腹中生禹的事就不矛盾了。至於鴟龜所獻計於鯀的，或與竊息壤事有關，因鯀遭受刑戮，主要是爲了這個。當然，具體的內容究竟怎樣，我們也無從知道了。

四

禹始也憂民救水，到大越，上茅山大會計，爵有德，封有功，更名茅山曰會稽〔一〕。（《越絕書·外傳記地》）

昔禹致羣神於會稽山，防風氏後至，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二〕。（《國語·魯語下》）

禹有功，抑下鴻，辟除民害逐共工〔三〕。（《荀子·成相篇》）

禹盡力溝洫，導川夷岳，黃龍曳尾於前，玄龜負青泥於後〔四〕。（《拾遺記》卷二）

洪泉極深，何以寘之〔五〕？地方九則，何以墳之〔六〕？應龍何畫？河海何歷〔七〕？鯀何所營？禹何所成〔八〕？（《楚辭·天問》）

注釋

〔一〕「大越」：即古時越國，相傳夏少康封其庶子於此，有今浙江省杭縣以南東至於海之地，治會稽，即今紹興縣治。「會計」：會合算計。「爵有德，封有功」：賞有德者以爵祿，封有功者以土地。「會稽」：山名，在今浙江省紹興縣東南。稽，計；會稽，與會計同義。

〔二〕「致」：招致。「防風氏」：古神話中的巨人族之一，和夸父、蚩尤等巨人族均相類。「殺而戮之」：既已殺之，而又戮其尸體。「骨節專車」：其骨的一節須用整部車子始能裝載。賀循《會稽記》（魯迅《會稽郡故書雜集》輯）說：「防風氏長三丈，刑者不及，乃築高塘臨之，名曰刑塘。」則又是此一神話的演繹。

〔三〕下鴻：下方的洪水。鴻通洪。「辟除」，揩除，辟通闢。

〔四〕澮：田間水道叫澮　音ㄨㄞˋ。導川夷嶽：疏導河川，平夷山岳。「黃龍曳尾於前」：黃龍，指應龍。《楚辭·天問》：應龍何盡？河海何歷？句下王逸注云：「有神龍以尾畫地，導水所注，當決者因而治之也。」即此。「玄龜負青泥於後」：按後文謂：「玄龜、河精之使者也，禹所穿鑿之處，皆以青泥封記其所，使玄龜印其上，今人聚土爲界，此其遺像也」云云，恐非古神話之舊，青泥當是息壤之屬，使龜負之，以堙洪水，相傳禹治水所以成功，緣疏導與堙塞並施，龍與龜所做的工作，應即是此。

〔五〕「洪泉」：洪水的淵泉。「貪」：同填，填塞。

〔六〕「地方九則」：九州之地。「墳之」：舊注墳爲分，非；墳之，當是使土加高而隆起的意思

〔七〕「應龍何畫？河海何歷」：原作河海應龍，何盡何歷，據一本改。言應龍如何以尾畫地，禹治水如何因應龍之畫而導河海使之經歷諸州？

〔八〕「鯀何所營，禹何所成」：鯀，同鯀；營，經營，籌畫；成，成就。意思是說：鯀是怎樣經營、籌畫的，禹又是怎樣因此而有所成就的？

解說

我國最早的一篇說唱文學——《荀子》的《成相篇》裏就記敍着禹抑洪水、逐共工的神話，禹和水神共工的鬥爭，想必是一場艱鉅的鬥爭。《國語·魯語》記敍的禹會羣神、殺防

風氏，《越絕書・外傳記地》記敍的禹到大越、上茅山大會計的故事，想必和這一場鬥爭也都有關係，否則就用不着這樣興師動衆了。當然，這也只是揣想，一時還無法找出文獻來證明它們之間的必然聯繫。古神話片段猶如碎金散玉，難於將它們組合起來復其本貌，往往類此。

禹戰勝、逐走了共工，下一步的工作就是治理洪水。歷史上禹治洪水是繼於他父親鯀用堙塞卽防堵方法的失敗，而改用了疏導的方法，神話上禹其實是堙塞和疏導二法並用並且似乎還側重於堙塞的。《山海經・海內經》說：「帝卒命禹布土以定九州。」「布土」就是堙塞。《楚辭・天問》說：「洪泉極深，何以實之？」「實（填）」也是堙塞。《詩・長發》說：「洪水茫茫，禹敷下土方。」更顯明可見，用的是堙塞之法。《淮南子・地形篇》說：「禹乃以息土填洪水，以爲名山。」這就說得非常明白，原來禹還是和他的父親鯀一樣，用息壤來堙塞洪水，因而把洪水平治了的。差別的是：鯀因盜竊息壤，遂被天帝所殺；禹取得了天帝的認可，於是治水成功。實際上毋寧說是天帝對鯀禹父子堅決鬥爭的讓步，禹從鯀那裏繼承的息壤，得到了天帝正式然而是被迫的批准使用罷了。

「兵來將擋，水來土掩。」——這諺語流傳在民間大約已經相當古老了。以土掩水在一段長時間中還認爲是治水的妙法，它反映了原始社會時期生活在一小塊一小塊土地上各自

爲政的氏族公社的人們，遇見像洪水這樣的大災難，無計對付，只有出此『下策』的真實情況。共而幻想中的英雄人物如鯀、禹者所持的治水寶物也只是能够生長不已、堆積加多的息石息壤，除此以外，似乎便想不出更好的治水方法了。疏導——這個聰明而有效的治水方法的被發現，恐怕是當歷史的車輪已經進入了階級社會，有了國家的組織，合諸小部族而爲大的國族，人們的地域的視野擴展了，一方面知道水流東注、歸於大海的這個真理，另方面也確實可以採取一些措施來疏導河川使歸於海，因面才發現並肯定了這個方法的。這在較後的神話裏的反映就是：禹在做疏江導河的工作的時候，有條名叫應龍的神龍，拿牠的尾巴畫地，在前面開路，應龍尾巴指引的地方，禹所開鑿的河川道路也就跟着它走。故《楚辭·天問》於『洪泉極深，何以實之』的問語之下，又有『應龍何畫，河海何歷』的一問，禹就是用堙塞與疏導這兩種方法來平治了洪水的。但後者較之前者，根據諸書所記，似乎確實又是次要的了。沒有別的原因可以解釋，不過是主要產生於文化發展低階段的治水神話，只有息石息壤之類才能顯示其重要的作用罷了。

五

禹理水，觀於河。見白面長人魚身出，曰：『吾河精也〔一〕。』授禹河圖〔二〕，

而還於淵中。（《尸子輯本》卷上）

禹鑿龍關之山，亦謂之龍門，至一空巖，深數十里，幽暗不可復行，禹乃負火而進〔一〕。有獸狀如豕，衡夜明之珠，其光如燭。又有青犬，行吠於前〔二〕。禹計可十里，迷於晝夜。既覺漸明，見向來豕犬，變爲人形，皆著玄衣〔三〕。又見一神，蛇身人面。禹因與語，神即示禹八卦之圖，列於金板之上。又有八神侍側。禹曰：『華胥〔四〕生聖子，是汝耶？』答曰：『華胥是九河〔五〕神女，以生余也。』乃探玉簡授禹，長一尺二寸，以合十二時之數，使量度天地〔六〕。禹即執持此簡，以平定水土。蛇身之神，即羲皇〔七〕也。（《拾遺記》卷二）

注釋

〔一〕理水：本作治水，避唐高宗李治諱改。『河』：黃河。『白面長人魚身』：指河伯，河伯的形貌即如此。『河精』：河伯自稱。

〔二〕『河圖』：治水地圖。

〔三〕『龍門』：山名，在今山西省河津縣西北，陝西省韓城縣東北，分跨黃河兩岸，形如門闕，相傳夏禹導河至此，鑿以通流。『負火』：抱着火把。

〔四〕「青犬」：黑犬。「行吠」：且行且吠。按《太平御覽》卷八六九引此數句作：有黑龍長十丈，頭有角，銜夜明之珠，以導於禹。」

〔五〕「向來」：原來。「玄衣」：黑衣。

〔六〕「華胥」：伏羲母名，見「伏羲」章。

〔七〕「九河」：謂徒駭、太史、馬頰、覆鬴、胡蘇、簡、絜、鉤盤、鬲津。其道已不能盡考，大約在今山東省德縣以北至河北省天津河間一帶散布呈地

〔八〕「十二時」：古分一日爲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時　這裏大地」即量度大地，天字是陪襯地字的修辭用語。

〔九〕「羲皇」：伏羲。

解說

禹治洪水除了有息壤填淵，神龍畫地，還有各方神靈，贈以寶物，助其成功。本節所錄，即是河伯與伏羲贈禹河圖與玉簡助其平治水土的事例。當然，這已是較後起的神話了。

關於河伯，已見「羿與嫦娥」章第四節解說。河伯多行不義，爲古代神話傳說中的反面形象，只有這裏所錄贈禹河圖事尚覺可愛，不過這一神話，恐已經過相當大的修飾，最

初不一定就是河伯自動獻圖，或者爲了治水需要，禹以神力索圖，河伯被迫呈獻，也未可知，因爲代表陰暗的水神，不一定就能這麼慷慨的。

至於伏羲贈玉簡的神話，始見於《拾遺記》的記敍。《拾遺記》作於六朝，文尚浮華，其中所記古神話傳說，真僞雜糅。這裏的玉簡云云，或者是作者根據《山海經·海外東經》所記的豎亥把筭，丈量大地的僞擬也有可能。不過因其去古未遠，而古神話中又有伏羲兄妹嘗遭洪水之禍的傳說，則回想創痛，贈禹玉簡以助其治水，亦在情理中，故並錄之以供參攷。

六

禹理水，三至桐柏山，驚風走雷，石號木鳴，土伯擁川，夫老肅兵，功不能興〔一〕。

禹怒，召集百靈，授命夔龍，桐柏等山君長稽首請命〔二〕。禹因囚鴻濛氏、商章氏、兜盧氏、犂婁氏，乃獲淮渦水神名無支祁〔三〕。善應對言語，辨江淮之淺深，原隰之遠近；形若猿猴，縮鼻高額，青軀白首，金目雪牙，頸伸百尺，力踰

九象；搏擊騰踔疾奔，輕利倏忽，聞視不可久〔四〕。

禹授之童律，不能制；授之烏木由，不能制；授之庚辰，能制〔五〕。鵌脾、桓胡、木魅、水靈、山妖、石怪奔號聚遠，以數千載，庚辰以戟逐去〔六〕。頸鎖大索，鼻穿金鈴，徙淮陰之龜山足下，俾淮水永安流注海也〔七〕。（《太平廣記》〔八〕卷四六七，李湯條〔九〕）

注釋

〔一〕「桐柏山」：在河南省桐柏縣西南，與湖北省隨縣、棗陽縣兩縣接界處。「土伯」：后土的侯伯，爲幽都之門的守衛者。「搤」：壓。「天老」：黃帝臣。「肅」：進。本段大意謂：禹治水到桐柏山，遇無支祁作怪，當時大風大雷，滿山木石俱號，土伯天老之類鬼神，亦或壅川，或進兵，助其威虐，使禹不能動工治水。

〔二〕「百靈」：百神。「夔龍」：神名，即夔，《文選·東京賦》薛綜注：「夔，木石之怪，如龍有角，鱗甲光如日月，見則其邑大旱。」因又名夔龍。這幾句大意說：禹召集百神，授以命於夔龍，令其清掃妖孽，桐柏山以及附近諸山的山神恐猶及於己，皆懼而請禹恕罪饒命。

〔三〕「鴻濛氏、商章氏、兜盧氏、犁婁氏」：皆諸山山神之名。「淮渦」：淮水和渦河；渦，音guō。禹不從諸山山神所請，怒而囚之，因獲爲彼等所包庇的淮水和渦河的水神無支祁。無支祁或又作巫支

祈。祁，音qí。

〔四〕『原隰』：土地高者爲原，低者爲隰。隰，音xí。『踰』：過。『騰踔』：跳躍；踔，音zhuō。『輕利倏忽』：輕捷便利，往來迅速；倏，音shū。『閒視不可久』：猴性浮躁之故。

〔五〕『章律、烏木山、庚辰』：皆禹所屬天神名。

〔六〕『鴟脾、桓胡』：未詳；疑是禽獸成精的妖怪。『木魅、水靈、山妖、石怪』：山水木石的妖怪。

〔七〕『戟』：計。『戟』：有枝的兵器。庚辰欲制無支祁，形形色色的妖怪以數千計，均來搗亂，庚辰以戟逐之使去。

『淮陰』：秦置縣名，故城在今江蘇省淮陰縣東南。庚辰逐去諸妖，遂制伏無支祁，於其頸鎖以大索，於其鼻穿以金鈐，遷徙之於淮陰的龜山脚下而鎮壓之，使不能再興妖作怪，讓淮水從此安流注海

〔八〕『太平廣記』：書名，凡五百卷，宋李昉等奉勅撰。所採書達三百四十五種，古來軼聞瑣事，盡在其間，實爲小說家的淵海。

〔九〕按《太平廣記》此條多有譌字，土伯原作五伯，章律原作章律，桓胡原作桓，從《路史餘論》九引改；授命原作搜命，山君長原作千君長，以戟逐去原作以戰逐去，從魯迅《中國小說史略》第九篇引改。

解說

禹擒水怪無支祁的神話僅見於《太平廣記》『李湯』條。這神話是唐李公佐撰的小說裏的

一段。小說大意說：有李湯者，永泰（唐代宗年號）楚州刺史，聞漁人見龜山下水中有大鐵鎖，乃以人牛曳出之。霎時風濤陡作，有一獸形如猿猴，高五丈許，白首長鬚，雪牙金爪，闖然上岸，張目若電，顧視人羣，欲發狂怒。觀者畏而奔走，獸亦徐徐引鎖曳牛入水去，竟不復出。當時李湯與楚州知名之士，皆錯愕不知其由。其後李公佐訪古東吳，泛洞庭，登包山，入靈洞，探仙書，得《古嶽瀆經》第八卷，乃得其故。本段所錄神話即是李公佐所見的所謂「《古嶽瀆經》第八卷」中文字，當然，可以看得出來，這不過是文人的幻設虛構，即胡應麟所謂作意好奇，假小說以寄筆端（《少室山房筆叢》三十六）的就是。但這一虛構的神話，後來竟流被於民間，演爲僧伽或泗州大聖降伏無支祁或水母的神話。以至朱熹《楚辭辨證》嘗斥之爲俚說，羅泌《路史餘論》有「無支祁」條，亦以爲伏無支祁者是禹而非僧伽。其後元吳昌齡《西遊記》雜劇中寫孫行者，有「巫支祁是他姊妹」語，明吳承恩著《西遊記》，更把無支祁的神變奮迅的狀貌移之於孫悟空，於是孫悟空的神話逐漸昌盛起來，而禹服無支祁的神話便慢慢湮昧了。

這段神話雖是文人的虛構，但神話的前半段，關於李湯命人牽引形若猿猴的異獸出水事，亦有古民間傳說的遺蘊。劉義慶《幽明錄》云：

> 巴丘縣白金陵以上二十里，名黃金潭，莫測其深。土名瀨，亦名黃金瀨。古有釣於此潭，獲一金

鑌，引之，遂溺一船。有金牛出，聲貌莽壯，釣人被咳，牛因奮躍而還深，鑌乃將鏁，釣人以刀斫得數尺，潭瀨因此取名。

劉敬叔《異苑》卷二亦載之而文較簡，只云：晉康帝建元中，有漁父垂釣，得一金鎖，引鎖盡，見金牛，急挽出，牛斷，猶得鎖，長二尺。考二劉同時（六朝宋時），或所記即係根據同一民間傳說。李公佐記李湯事，大約也是這一傳說流傳到唐代的演變。其所以或爲牛或爲猴者，或者又該推源上溯到古代有關夔的神話去。夔在《山海經》的記載裏，是牛形的一足怪獸，可是韋昭注《國語》，卻又說：「夔一足，越人謂之山繰（獟），人面猴身能言。」知古夔兼具牛猴二形，故金牛的神話和猴形怪獸無支祁的神話，無非又都是夔的神話的演變，以其並非全無根據，且有影響於民間，故亦録之以供參攷。

七

禹三十未娶，恐時之暮，失其制度〔一〕。乃辭云：『吾娶也，必有應矣〔二〕。』乃有白狐九尾，造〔三〕於禹。禹曰：『白者吾之服也，其九尾者，王者之證〔四〕也。塗山之歌〔五〕曰：「綏綏白狐，九尾龐龐〔六〕。我家嘉夷，來賓爲王〔七〕。成家成室，我造彼昌〔八〕。天人之際，於茲則行〔九〕。」明矣哉！』禹因娶塗山〔十〕，謂之

女嬌。（《吳越春秋》〔二〕・越王無余外傳》）

禹行水，竊見塗山之女〔三〕，禹未之遇，而巡省〔四〕南土。塗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候禹於塗山之陽〔五〕。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六〕！』實始作爲南音〔七〕。（《呂氏春秋・音初篇》）

禹娶塗山氏女，不以私害公，自辛至甲四日〔八〕，復往治水。（《楚辭・天問》洪興祖補注引《呂氏春秋》〔九〕）

禹治鴻水，通轅轅山〔一〇〕，化爲熊。謂塗山氏曰：『欲餉〔一一〕，聞鼓聲乃來。』禹跳石，誤中鼓〔一二〕，塗山氏往，見禹方作熊，慚而去。至嵩高山〔一三〕下，化爲石，方生啓。禹曰：『歸我子！』石破北方而啓生。（《漢書〔一四〕・武帝紀》顏師古注引《淮南子》〔一五〕）

注釋

〔一〕古禮男子三十而娶，禹三十未娶，故云『恐時之暮，失其制度』。

〔二〕『辭』：祝告。『應』：徵兆。

〔一一〕「造」：至，音 zào。

〔一二〕「證」：證驗。

〔一三〕「塗山之歌」：塗山，地名，在今浙江省紹興縣西北，亦氏族名。塗山之歌，塗山民間的歌謠。

〔一四〕「綏綏」：尋求配偶的光景；綏，音 suí。「龐龐」：充實、強盛的光景。

〔一五〕「嘉夷」：未詳；古稱東方之人曰夷，嘉夷，或即後世所謂的好人兒、佳客之類。意思是說，我家的好人兒來做賓客，因而爲王。

〔一六〕「我造彼昌」：我，指白狐；彼，指禹；白狐一至，禹就昌盛。

〔一七〕「天人之際，於茲則行」：天，指白狐出現的徵兆；人，指禹。在此天示祥瑞感應於人的大好時機，就不要猶豫，趕快前去能。行，音 xíng。

〔一八〕「娶塗山」：娶塗山氏之女。

〔一九〕「吳越春秋」：書名，凡十卷，漢趙曄撰。

〔二〇〕「禹行水，窮見塗山之女」：窮原作功，屬上讀，無水字，據許維遹《呂氏春秋集釋》引日人盧田說改。又《文選・南都賦》、《吳都賦》注竝引作禹行水，今兩存之。

〔二一〕「巡省」：巡閱視察。

〔二四〕「妾」：婢女。「塗山之陽」：塗山的南面。

〔二五〕「候人兮猗」：猗，音 yī，語助詞，通兮；此句或引無兮字，大意只是說等候人啊（是多麼長久喲）。

〔六〕南音：南方的音樂。

〔七〕自辛至甲四日：從辛日到甲日，共計四日。古以天干紀日，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凡十日，周而復始，輪環下去。自辛至甲爲辛、壬、癸、甲，故云《書·益稷》：「予（禹自稱）娶于塗山，辛、壬、癸、甲，惟荒度土功。」說本此。後世且以辛、壬、癸、甲四日爲嫁娶吉日。

〔八〕所引今本無。

〔九〕嶓幹山：在今河南省偃師縣東南，登封縣西北。《元和志》云：『道路險阻，凡十二曲，南去復還，故曰嶓幹。』

〔一〇〕餉：送飯食給人叫餉，音xiǎng。

〔一一〕跳石：踏石，他書或引作排石，意跳石當更近於古。《荀子·非相》：『禹跳，湯偏。』高亨曰：『跳、偏皆足跛也。』《廣博物志》卷二十五引《帝王世紀》：『世傳禹病偏枯，步不相過，至今巫稱禹步是也。』就是禹跳的很好說明。此處稱跳石，誤中鼓，或當是化爲熊的禹，猶保留其爲人時的舊疾，因跛而踏石中鼓，故曰誤也。

〔一二〕嵩高山：在河南省登封縣北，又名嵩山，爲五嶽中的中嶽。嵩，音sōng。

〔一三〕漢書：書名，凡百二十卷，東漢班固撰。

〔一四〕今本無。

禹的神話的一部分，隨着他治水的故事深入民間，漸漸演變而爲傳說，作爲天神的禹的身上，逐漸有了更多的人的氣味，但而在若干古籍中，也就有了關於禹的戀愛、婚姻、家庭等故事的記敍。

禹和塗山氏姑娘的戀愛，在屈原的《天問》裏就有所描述了。《天問》云：「禹之力獻功，降省下土〔四〕方，焉得彼塗山女而通之於台桑？閔妃匹合，厥身是繼，胡爲嗜不同味而快朝飽（聞一多說，飽與繼不押韻，當是飼字之誤：朝飼卽朝食、朝飢，均男女情事的隱語）。」郭沫若先生譯作：「夏禹盡力治水，是天叫他來觀看下方的情景，怎麼又找到塗山氏的女子，在台桑和她通淫？相憐相愛而成配偶，是爲生兒育女以延後嗣，爲什麼彼此的嗜好不同，而只圖一時的安逸（見《屈原賦今譯》）？從這幾句詩歌中，我們可以看得出來，關於禹和塗山氏姑娘的戀愛，在受了封建意識洗禮的戰國時代的人們，就開始對它表示不以爲然了，因此屈原才發而爲此疑問。稍後一點，《呂氏春秋·當務篇》更直接說：『禹有淫湎之意。』大約卽是指此而言。其實都不過是把產生於原始社會或奴隸社會的神話傳說律以封建社會的禮法罷了。禹卽使是天神下凡平治洪水，和人間一個女子戀愛結婚，又有什麼可以非議？《呂氏春秋·音初篇》所記敍的塗山氏女命其妾候禹於塗山之陽因而作歌的故事就比較近於傳說的初相。從這個故事可以見到兩人起初是怎樣的彼此傾慕，塗山氏姑娘

候禹不至又是怎樣的情意纏綿。這種感情完全是正常的、健康的，無論如何也說不上「通淫」或「淫湎」。即使是《吳越春秋・越王無余外傳》所記敍的禹因有九尾白狐的瑞應便娶了塗山氏姑娘的故事，也還是表現得正正當當，並不涉及於「淫」之一字，雖說是又打上了一些別的封建思想的烙印。

倒是《天問》所敍這段故事的下半「相憐相愛而成配偶」是值得研究。問語的意思，似乎是說禹和塗山氏姑娘本來志趣不合，只是爲了一時的感情衝動，匆促結合，終于分裂，於禹的擇偶不當，略有微辭。故事的內容究竟怎樣，已不可得而詳了。但是從《淮南子》佚文所載（《隨巢子》亦載之而文較簡，無跳石中鼓事）禹通轘轅山化爲熊、塗山氏見之慚而去、化爲石生啓的故事看，《天問》所說的「嗜不同味」（志趣不同），竟然真是有所依據。化熊化石的故事，表現得這麼樸野，可以肯定是一個古老的神話傳說未經多少修改的，然而兩個人的不協和從這個樸野的故事裏已經透露出一些端倪了。「塗山氏往，見禹方作熊，慚而去」，這個「慚」字就說明了問題的癥結。是「慚」而不是「懼」。按照普通的情況，應該是一見就「懼」才對，但她卻「慚」。那就是說，她早知道禹爲了治水，不惜變化做各種奇形怪狀的動物的模樣，以鑿山通路，疏江導河的，這對於作爲一個「王者」的禹說來，是太失身份了，故爾始而她

『懼』，終於她『慚』。並且可能還『慚』之已屢，因此在禹化熊通轘轅山的這一遭上才不顧一切，拔腿就跑。禹追她到嵩高山的脚下，見她已化爲石，完全不理他了，自己也就情急，喊道一聲『歸我子』（大約就是爲了如《天問》所說的『厥身是繼』吧），於是石人才破開肚子，生出禹的兒子啓來。這情景確實是顯得夫婦倆的感情非常彆扭生硬，以至於到了決裂的程度，和塗山氏作『候人兮猗』歌詞時的感情比較起來，相去天淵了。再從《水經注·淶水》所記『安邑，禹都也，禹娶塗山氏女，思戀本國，築臺以望之，今城南門，臺基猶存』的話看，雖是更後起的傳說，也可略見兩人婚後的關係並不是很融洽的。故《天問》所問『胡爲嗜不同味而快朝飽』，對禹說來雖然略有微辭，卻實在是問得有些道理。

八

共工臣名曰相繇，九首蛇身自環，食于九土〔一〕。其所歍所尼，即爲源澤〔二〕。不辛乃苦，百獸莫能處〔三〕。禹湮洪水，殺相繇，其血腥臭，不可生穀；其地多水，不可居也〔四〕。禹湮之，三仞三沮〔五〕。乃以爲池，羣帝是因以爲臺，在昆侖之北〔六〕。（《山海經·大荒北經》）

注釋

〔一〕「相繇」：繇，音yóu；《海外北經》作相柳。「自環」：蛇身蟠旋之狀。「九土」：九山之土，《藏經》本九土作九山。

〔二〕「所歍所尼」：歍，心有所惡而吐，音xū；尼，止，所歍所尼，言其嘔吐之處。

〔三〕意思是說，相繇所噴吐而成的源澤，其氣酷烈，故「不辛乃苦」，百獸畏之，故「莫能處」。

〔四〕郭璞注：「言其膏血滂流成淵水也。」

〔五〕「仞」：仞，測量深淺叫仞。「沮」，壞，音jǔ。意思是說，禹多次以土湮塞之地，多次都陷壞下去了。

〔六〕意思是說，禹見湮塞不成，索性掘以爲池，池旁積土，衆帝因來在此共作臺。《海內北經》云：「帝堯臺、帝嚳臺、帝丹朱臺、帝舜臺，各二臺，臺四方，在昆侖東北。」即此。

解說

關於禹治洪水的神話，各地都有流傳，見於方志所載者，多不勝紀，大都出於後起，且非常零星片段，不過是因景物以成附會，只可以想見禹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對古神話的研究卻無多大助益，故概摒而不錄。本節所錄禹殺相繇的神話，詳其文意，大約是禹治洪水神話的尾聲了。禹治洪水，起初和水神共工作了一場嚴重的鬬爭，在趕走了共工之

後，然後親身經歷各地，採取或堙塞或疏導的辦法，將洪水平息。洪水雖然大體上平息了，但還有餘患未盡。那就是共工的臣子相繇，那個九首蛇身、食於九山的怪物，曾蹂躪在崑崙山的北邊，繼續作怪。禹又運其神力，把這怪物來殺了，可是怪物尸血所浸潤的地方，五穀不生，噴吐之處，又多水澤。禹又掘而塞之，幾次掘塞，幾次都陷壞下去。禹就乾脆把那裏挖掘成一個大池子，池旁壘土，衆帝就用這些土來建築了好幾座臺，以鎮壓那祟。到這裏禹治水的功業才基本上算是完成了。關於相繇，《海外北經》又略有不同的記敍，錄出之以供參攷。——

共工之臣曰相柳氏，九首，以食于九山。相柳之所抵，厥爲澤谿。禹殺相柳，其血腥，不可以樹五穀種。禹厥之，三仞三沮。乃以爲衆帝之臺，在崑崙之北，柔利之東。相柳者，九首人面，蛇身而青。不敢北射，畏共工之臺。臺在其東，隅有一蛇，虎色，首衝南方。

九

帝命豎亥步自東極至於西極，五億十選九千八百步〔一〕。豎亥右手把筭，左手指青丘北〔二〕。一曰禹令豎亥。一曰五億十萬九千八百步〔三〕。（《山海經·海外東經》）

禹乃使太章〔四〕步自東極至於西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使豎亥步

自北極至於南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凡鴻水淵藪，自三仞以上，二億三萬三千五百五十有九〔五〕。禹乃以息土填洪水，以爲名山〔六〕。（《淮南子・地形篇》）

注釋

〔一〕『帝』：指禹。『豎亥』：天神，禹臣，善走。『選』：萬。

〔二〕『筭』：原作算，從宋本及《藏經》本改。筭是計數所用的籌，長六寸。『青丘』：國名，産九尾狐。禹娶塗山，出的爲塙應的即此狐。此言『豎亥右手把筭，左手指青丘北』者，《山海經》的圖畫如此也。

〔三〕『一曰禹令豎亥……』：校書人所記一本的異文，以知帝即禹，選即萬也。

〔四〕『太章』：天神，亦禹臣，善走。

〔五〕『淵藪』：深淵：藪，音sǒu。『仞』：古以八尺或七尺爲仞。這幾句原文是：『凡鴻水淵藪，自三百仞以上，二億三萬三千五百五十里有九淵。』百字里字淵字俱衍文，從王念孫校刪。

〔六〕『名山』：大山。

解說

禹叫豎亥和太章兩人度量大地的神話，看光景，也還是洪水平息了以後的事。雖然《淮南子・地形篇》還說『凡鴻水淵藪，自三仞以上，二億三萬三千五百五十有九。禹乃以息

土填洪水，以爲名山』的話，想來已不是氾濫的洪水，而是洪水初退還瀦聚在低窪地方的餘水所成的大大小小的湖泊和沼澤。這些所謂『鴻水淵藪』的沼澤，在古人的想像中，數量是相當多的，乃至於有了二億三萬數千餘個，故禹仍不得不用息壤將它們堙塞起來。息壤堆積加高，就成了四方的名山。《詩·信南山》說：『信彼南山，維禹甸之。』《韓奕》說：『奕奕梁山，維禹甸之。』南山和梁山都是禹所『甸』起來的。『甸』就是『敶』，也就是『陳』，即陳列鋪放的意思，可見禹『以息土填洪水，以爲名山』的神話傳說，是由來已古的了。

禹不僅『以息土填洪水，以爲名山』，《地形篇》緊接着還寫他『掘昆侖虛以下地，中有增城九重，其高萬一千里百一十四步二尺六寸，上有木禾，其脩五尋……』等等。那麼昆侖虛竟是禹從天上掘下來安置在地面上的，禹的神力之大，於此可見。爲什麼要『掘昆侖虛以下地』？《地形篇》無說明，推想起來，大約也還是『以息土填洪水，以爲名山』之意：乾脆把天上的神山搬到下方來鎮壓洪水。這也是有關崑崙山神話傳說的異聞之一，以其稍涉枝蔓，因而沒有錄出。

鯀禹治水的神話傳說，主要就是以上選錄的這些。除此而外，關於鯀的神話，尚有一段見於《呂氏春秋·行論篇》——

堯以天下讓舜，鉉爲諸侯。怒於堯曰：『得天之道者爲帝，得地之道者爲三公。今我得地之道，而不以我爲三公。』以堯爲失論。欲得三公，怒甚猛獸，欲以爲亂。比獸之角，能以爲城；舉其尾，能以爲旌。召之不來，仿佯於野，以患帝。舜於是殛之於羽山，副之以吳刀。

殊爲可異。看這段神話（當然是已經歷史化了的）的意思，鯀的被殛於羽山，並不是由於治水無功，而是由於居功爭位。鯀所謂『今我得地之道，而不以我爲三公』，就是自以爲治水有功，悻悻然爭位置的表現。這種居功爭位的性行和不計一身安危，敢於盜竊天帝息壤來平治洪水，以拯民困的性行當然是不相符合的，可以說這是鯀神話初步歷史化以後，鯀的形象從正面到反面的第一次轉化，像這樣歷史化的神話，其有損於古神話本貌，自是毋庸諱言。但如果撥去其歷史的灰塵，從神話中對鯀「怒甚猛獸」等等描寫看，則鯀的反抗性格還是表現得非常鮮明凸出的。所謂「怒甚猛獸」者，其實應當就是在治水問題上和天帝鬬爭，憤怒的鯀變化做了一隻龐然巨獸，這獸並角可以爲城，舉尾可以爲旌，當他徘徊在原野上爲天帝之『息』的時候，甚至連統治宇宙、威權極盛的天帝也拿着這個神國的逆子沒有辦法。——如果推想不錯，那麼這段神話就應當佔有一個適當的地位，作爲鯀、禹神話的可貴的補充。

關於禹的神話，除所選錄的以外，各書所載還有不少，但也極爲駁雜。《墨子·非攻

下》和《隨巢子》佚文謂禹奉上帝之命，親征三苗，有人面鳥身的神（當卽是伯益），爲禹之佐，終於戰勝三苗，而後『神民不違，天下乃靜』。這個神話和黃帝戰蚩尤的神話以及顓頊『絕地天通』的神話都比較相近，似乎就是同出一源。它固然反映了原始社會部族與部族間殘酷的鬬爭，然而秉承天命、攻伐人國的禹和治水的禹，其性行終於是不侔的。《左傳·宣公三年》和《漢書·郊祀志》更記敍禹鑄九鼎，在九鼎上雕畫着各種奇禽怪獸和山林川澤間鬼神的圖像，使人民看了這些圖像，牢牢謹記心中，以免出門旅行碰到邪祟。卽使不幸碰到，也因早作了準備，有禁禦之方，可以消災免害。這類記敍，涉及到古代人民的風俗習慣，有原始的迷信因素存於其中，已不全是神話了。至於《呂氏春秋·知分篇》所記禹南巡狩、『黃龍負舟』的神話，禹已脫卻天神的身份，化而爲一個普通的人王；《吳越春秋·越王無余外傳》所記禹登宛委山、夢元夷蒼水使者指示、發金簡之書、得通治水之理的神話，其形象又很近於一個道流羽客；《列子·湯問篇》所記禹入終北國、見到終北國那些『不耕不稼』、以『神糞』充饑、其樂陶陶的人民的神話，禹又儼然是一個哲學家，在那裏做哲學的考察和研究工作。總之，這些書籍的作者對禹的記敍，無非皆隨其所欲宣傳的事物，在禹身上塗上一些適合他們自己口味的不同的色彩，以期達到宣傳的目的罷了。以其猥雜，有損於古神話中禹的本來面貌，略述如此，文俱不錄。

伯益

帝顓頊之孫，曰女脩，女脩織，玄鳥隕[一]卵，女脩吞之，生子大業。大業取少典之子[二]曰女華，女華生大費。與禹平水土，已成，佐舜調馴[三]鳥獸，鳥獸多馴服。是爲柏翳(伯益)。(《史記·秦本紀》)

伯益知禽獸[四]，(《漢書·地理志》)綜聲於鳥語[五]。(《後漢書[六]·蔡邕傳》)

帝(舜)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七]？』僉[八]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九]。』益拜稽首，讓于朱[一〇]、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諧[一一]。』(《書·舜典》)

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偪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一二]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一三]，禽獸逃匿。禹疏九河[一四]，瀹濟、漯而注諸海，決

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一五]。（《孟子．滕文公上》）

注釋

〔一〕「隕」：墮，音ㄩㄢˇ。

〔二〕「少典之子」：少典氏的姑娘。古子女俱得稱子。

〔三〕「調馴」：調教馴服。

〔四〕「知禽獸」：了解禽獸的性情脾氣。

〔五〕「綜聲於鳥語」：綜，總聚；總聚鳥語之聲，即能鳥語的意思。

〔六〕「後漢書」：書名，凡一百二十卷，南朝宋范曄撰。

〔七〕「疇」：誰。「若」：本義爲順，馴，引申之有管理、主管的意思。「上下」：上謂原，下謂隰。這句大意是說：誰替我去管理原野和沼澤的草木鳥獸？

〔八〕「僉」：皆。

〔九〕「俞」：表示認可之辭，猶今言好、好的。「咨」：嗟歎聲。「虞」：掌山澤禽獸之官。

〔一〇〕「朱」：豹：《漢書人表考》卷二：「江東語豹爲朱。」

〔一一〕「諧」：通偕。大意說，好啦，去罷，你同他們一道去罷。意思是叫朱、虎、熊、羆四臣做益的輔佐，共同去管理原隰的草木鳥獸。

〔一二〕「敷治」：分治；言堯不能一人獨治，故使舜分治之。

〔一六〕「烈」：火焰熊熊的光景。益焚燒山澤，使山澤燃燒起一片大火。

〔一四〕「九河」：見「鯀禹治水」章第五節注〔七〕。

〔一五〕「濬、決、排」：均疏治之意；濬，音yù。濟、漯、汝、漢、淮、泗：均水名。「江」：長江。

解說

在古代有關洪水的神話傳說中，做平治洪水工作的人，除了鯀、禹之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人物，那就是益。

益或又稱伯益、柏翳，據說是秦民族的先祖，而秦民族，本係東方民族而遷居於西土的，牧和東方若干民族一樣，也有玄鳥降生的神話。《史記・秦本紀》說，伯益是「玄鳥隕卵」所生的後代，這已經是開始歷史化了的神話，其實在更古老的神話中，伯益本人就是天上的玄鳥即燕子。益同嗌，嗌籀文作𠯿，描繪的就是一隻張口分尾的燕子的形象。不能認爲只是伯益的名字偶然和燕子相關，更有其他神話的片段來做佐證。《漢書・地理志》說：「伯益知禽獸」，說他了解禽獸的性格；《後漢書・蔡邕傳》更說：伯益「綜聲於鳥語」，並說他能爲百鳥之聲。他有這樣一些特殊的本領，因此才能「佐舜調馴鳥獸」，不僅此也，在《書・舜典》裏，他還是「上下草木鳥獸」之長。而朱、虎、熊、羆四個臣子都是他的輔佐。「上下」二字在《舜典》裏意義固然是「順隰」，朱、虎、熊、羆的確也是舜的四臣之名，但是推想起

來，古神話『上下』必當是指上天下地，而朱、虎、熊、羆四臣也必當是豹、虎、熊、羆四獸（見：帝俊一章解說）。益（燕）和牠們的關係，當不是那麼彬彬有禮地互相謙讓而取得統領的地位，必是豹、虎、熊、羆四獸和益（燕）爭神不勝而只好臣服於益（燕）。從這些神話或歷史化的神話的片段，我們相信伯益在古神話裏，當就是天上的玄鳥卽燕子。後來逐漸歷史化了，才一變而爲勇敢機智的獵手，繼承了舜的事業，以一個虞人的身份和禹一同去平治洪水，擔當着焚燒山澤、驅逐鳥獸的重要任務。

伯益之爲富有經驗的獵手，從有關他『作井』的傳說中也可看得出來。《呂氏春秋・勿躬篇》說：『伯益作井。』《淮南子・本經篇》也說：『伯益作井，而龍登玄雲，神棲昆侖。』舊釋井爲水井，是不對的。聞一多說伯益所作的井，當卽《易・井》『舊井無禽』的井，卽穽，穿地以陷獸者，這解釋才是對了。對於一個『掌山澤之官』的伯益說來，他所發明創制的，正應該是陷穽而不該是水井。

伯益在後世民間或又稱爲『百蟲將軍』。《水經注・洛水》說：『（九山九山廟）又有《百蟲將軍顯靈碑》，《碑》云：「將軍姓伊氏，諱益，字隨叡，帝高陽之第二子伯益者也。」』云云，「將軍」而號『百蟲』，想必就是舜使益作『上下草木鳥獸』之長傳說的演變。從這樸質而親切的稱號，可見他在人民的心目中，是佔着一個相當高的地位的。

可是舊時代的文人士大夫對他卻並不是這樣尊崇，具體表現在關於他和禹的兒子啓鬭爭的議論上。這些人不了解『堯舜傳賢，禹獨傳子』是標誌着社會制度的改變，而以爲只是伯益和啓兩人之間的明爭暗鬭。更由於啓是大名鼎鼎的禹的兒子，又是繼承禹而爲國君者，故多偏袒啓而貶毀伯益。最突出的，是《竹書紀年》（古本）的說法：『益干啓位，啓殺之。』彷彿伯益是一個野心家，想去篡奪別人的位置，力不能勝，自己觸了霉頭，終於丟掉性命；而啓把他殺掉，倒是理直氣壯似的。《孟子》於此說得比較委婉一些，《萬章上》說：『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吾君之子也。」』人民的懷思，都在禹的身上，以至都去擁戴禹的兒子啓，而把相形見絀的伯益冷冷清清地擱在一旁不理。顯然看得出來：這是儒家之徒爲了要證成其『天命』之說的文飾。戰國時期別有一種異說，值得我們注意。《戰國策·燕策》說：『禹授益而以啓爲吏，及老，而以啓爲不足任天下，傳之益也；啓與支黨攻益而奪之天下。』根據這種說法，禹還是傳賢，而並不是傳子，符合禹的那種治水『居外十三年』（《史記·夏本紀》）、『三過其門而不入』（《孟子·滕文公上》）的大公無私的精神。此其一。『啓與支黨攻益而奪之天下』，橫暴恣睢的是啓不是益，也符合到天上做賓客、『竊《辯》與《九歌》以國於下』（《歸藏·啓筮》）、終於因爲『淫溢

康樂』、『天用弗式』(《墨子・非樂上》)的啓的荒唐性格。此其二。故這種說法，大體上是接近於古傳說的本來面貌的。屈原《天問》也說：『啓代益作后，卒然離孽，何啓惟憂而能拘是達？皆歸射鞫，無害厥躬，何后益作革而禹播降？』(郭沫若譯：夏啓代替伯益做了國王，而終於殺死了伯益，從失意的情況中，啓爲什麼又能轉入得意？未行征誅，同受禪讓，爲何伯益失敗，夏禹繁昌？)也是以啓爲不直而寄同情於伯益的。但總之，伯益在文人士大夫們紛紜的議論中，聲望確實有些下降，不如自古以來民間相傳的高，卻是可以斷言的。

殊方景物

一

禹東至搏木之地[一]，日出九津、青羌之野，攢樹之所，搖天之山，鳥谷[二]、青丘之鄉[三]，黑齒之國[四]；南至交阯、孫樸、纖繭之國，丹粟、漆樹、沸水漂漂、九陽之山[五]，羽人[六]、裸民之處[七]，不死之鄉[八]；西至三危之國[九]，巫山之下[一〇]，飲露吸氣之民[一一]，積金之山[一二]，其肱、一臂三面之鄉[一三]；北至令正之國[一四]，夏晦之窮[一五]，衡山之上[一六]，犬戎之國[一七]，夸父之野，禺彊之所，積水、積石之山[一八]：不有懈墮，憂其黔首[一九]，顏色黎黑，竅藏[二〇]不通，步不相過[二一]。（《呂氏春秋·求人篇》）

注釋

[一]搏木：即扶木、扶桑；搏，音fú。

〔二〕『九津、青羌、攢樹、搏天、鳥谷』：均傳說中東方地名。搏，音ㄅㄛˊ，捫撫的意思。

〔三〕『青丘』：傳說中國名，詳本章第五節『解說』。

〔四〕『黑齒』：傳說中國名，詳本章第五節『解說』。

〔五〕『係樸、續楠、丹粟、漆樹、沸水漂漂、九陽』：均傳說中南方地名。

〔六〕『羽人』：即羽民，傳說中國名，詳本章第二節『解說』。

〔七〕『裸民』：傳說中國名，即裸國；《呂氏春秋・貴因篇》說，禹到裸國，解衣而入，著衣而出，爲的是尊重其國的風俗習慣。

〔八〕『不死』：傳說中國名，即不死民，詳本章第二節『解說』。

〔九〕『三危』：傳說中國名，亦山名，在今甘肅省敦煌縣，相傳是爲西王母取食的三青鳥所居之地。參看羿與嫦娥』章第五節。

〔一〇〕『巫山』：山名，大約即今四川省巫山縣東南的巫山；或係傳說中西方山名，未詳。

〔一一〕『飲露吸氣之民』：不食五穀，只喝露水、吸空氣以爲生，蓋亦南方的不死民之類。

〔一二〕『積金』：傳說中西方山名。

〔一三〕『其肱、一臂三面』：均傳說中西方國名。其肱即奇肱，詳本章第三節『解說』；一臂三面，即三面一臂，顓頊之裔，見『顓頊』章第二節『解說』。

〔一四〕『令正』：北方國名，原作人正，據《淮南子・時則篇》改。莊逵吉云：《太平御覽》令正作令丑，注云，令止、丁令，北海胡地。』

〔一五〕『夏晦之窮』：原作夏海之窮，晦字據《淮南子・時則篇》改。注云：「夏，大也；晦，暝也。」夏晦就是大暝的意思。窮，極；夏晦之窮，就是大暝之極；泛指北方幽暗少日之地。

〔一六〕『衡山』：舊注，北極之山。

〔一七〕『犬戎』：傳說中古國名，即犬封國，詳本章第六節『解說』。

〔一八〕『積水、積石』：傳說中北方山名。

〔一九〕『黔首』：黎民。古者民以黑巾裹首，故稱黔首。

〔二〇〕『竅藏』：竅，眼、耳、口、鼻等孔竅；藏，同臟，心、肝、脾、肺、腎等臟腑。

〔二一〕『步不相過』：相傳禹焉治水辛勞，患半身不遂之症，跛於行，後步不跨前步。過，音ㄍㄨㄛ。

解說

禹焉平治洪水，曾經遊歷了九州土地，見過不少奇人、奇事、奇物，據說，他和他的助手伯益因此寫了一部《山海經》，留傳給後世。這當然是並不可靠的附會之談。但是在保存神話資料最豐富的《山海經》上，確有相當大一部分篇幅是記敘奇人、奇事、奇物的，這表現了古代人們幼稚的世界觀：把根據口耳傳聞的不經之談，加以幻想，誇張地描寫記錄下來，於是本來意圖當作地理教科書的，實際上只好算是神話了。其中一部分又和原來的神話相結合（如貫胸國傳說是防風氏的後代，讙頭國傳說是讙兜即丹朱的後代），更是成了

新神話。這些神話雖然把殊方異域的人們都設想爲奇形怪狀或具有特殊稟賦，但看來卻只是表明古代人們對於廣大世界的一種迫切的求知慾望，而並不存有民族歧視的偏見：證據之一就是這些異形異稟的人往往據說都是我們的老祖宗——某個古帝傳下來的子孫。這就和後世民族歧視的讕言應當是有區別的。就從《山海經》質樸的敍寫文字中我們也只能得出這麼一種印象而不能得出其他。故這一部分基本上是健康有趣的神話，自然應當歸入於我們總的神話的寶庫。因而假定禹治洪水確曾遊歷了這些地方，把它們擇其要者，錄爲一章，以供參攷。

本節所錄，大意說禹爲了『憂其黔首』、『欲盡地利』，乃周歷四方，求賢人以爲輔佐，結果得到了陶(皐陶)、化益(伯益)、真窺、橫革、之交五個大賢。禹遊殊方異域正式見於古籍的記敍者僅此，然而卻說是爲了求賢。據我們看來，求賢恐怕只是次要的目的，平治洪水才是主要的，禹不會於平治洪水以後又到遠遠的各地去訪求賢人的，定是一面平治洪水，一面隨時留心訪賢。『竪藏不通，步不相過』，就是禹因治水得下的症候，其他古書也有記載。可是記錄者在將這段民間傳說寫入著作時，爲了符合他的論證，卻將次要的求賢方面强調了而將主要的治水方面略去了。這是古代哲學家或文學家的慣技，他們在記錄保存古代神話傳說的時候，往往有意無意地修改塗飾了古代神話傳說的面貌，以適合他們本

身的需要，並不足怪。現在則去其次要的求賢之說，復其因治洪水而遊歷遠方遐域的本貌，冠於開端，以爲本章的緣起。

二

結匈國在其西南，其爲人結匈。比翼鳥在其東，其爲鳥青赤，兩鳥比翼[一]。羽民國在其東南，其爲人長頭，身生羽。一曰其爲人長頰[二]。

讙頭國在其南，其爲人人面、有翼、鳥喙，方捕魚。或曰讙朱國。

厭火國在其南，其爲人獸身、黑色，火出其口中[三]。

三苗國在赤水東，其爲人相隨[四]。一曰三毛國。

臷國在其東，其爲人黃，能操弓射蛇[五]。

貫匈國在其東，其爲人匈有竅[六]。

交脛國在其東，其爲人交脛[七]。

不死民在其東，其爲人黑色，壽，不死。

反舌國在其東，其爲人反舌。一曰支舌國在不死民東〔一〕。

三首國在其東，其爲人一身三首。

周饒國在其東，其爲人短小，冠帶〔二〕。一曰焦饒國在三首東。

長臂國在其東，捕魚水中，兩手各操一魚。一曰捕魚海中。（《山海經·海外南經》）

注釋

〔一〕「結匈」：匈同胸，結匈，就是胸部前面的骨頭凸出一塊，好像人的喉結。按其形狀，當即我們所謂的雞胸。「青赤」：青中帶赤。

〔二〕「頰」：頰面的兩旁叫頰，音ㄐㄧㄚˊ。

〔三〕「厭火國在其南」：原作厭火國在其國南，國字衍，據王念孫校刪。厭，音義同饜，飽足的意思。「其爲人獸身、黑色」：原只作獸身、黑色，其爲人三字據王念孫校增。「火出其口中」：原作生火出其口中，於義不順，生字據王念孫、郝懿行校刪。

〔四〕「赤水」：傳說源出昆侖山東南隅、西南流注於南海的一條神水。「相隨」：見前「丹朱」章注及「解說」。

〔五〕「載國」：載，音ㄗㄞˇ。「爲人黃」：謂其膚色黃。

〔六〕「竅」：孔。

〔七〕「交脛」：脚脛彎曲相交。

〔八〕「反舌國在其東，其爲人反舌。一曰支舌」：原只作『岐舌國在其東，一曰在不死民東』，從郝懿行校改。反舌，就是舌根生在前面，舌端倒向咽喉。支舌，就是岐舌、枝舌，舌頭分叉的意思。《淮南子・地形篇》海外三十六國自西南至東南方有反舌民。《呂氏春秋・功名篇》高誘注云：『一說南方有反舌國。』據此，則以作反舌爲是。

〔九〕「周饒」：即焦僥、侏儒的聲轉。「短小，冠帶」：謂其人形軀短小，穿衣戴帽，彬彬有禮。

解說

本節及以下三節所錄，悉以《山海經》海外各經所記爲主，其缺略者，始以海內各經及《荒經》的記敍補充於最後一節。凡是不見於《山海經》而見於他書的，則雖饒有興趣，也一概摒而不錄，沒有別的原因，不過是毋流於濫罷了。

南方的國家，從西南到東南，頭一個國家是結胸國；結胸國已如正文及注釋所述，沒有再可補充的。倒是此國附近的比翼鳥，可以補充說說。《山海經・西次三經》說：「崇吾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鳧，而一翼一目，相得乃飛，名曰蠻蠻，見則天下大水。」蠻蠻就是比翼鳥的異名。或名鶼鶼，見《周書・王會篇》孔晁注。《博物志・異鳥》說：「蛮（蠻）乘之壽千歲，那麼這鳥更是龐然大鳥，也可算是異聞了。

東南是羽民國。郭璞說：「能飛不能遠，卵生，畫似仙人也。」又引《（歸藏）啓筮》說：

『羽民之狀，烏喙赤目而白首。』此國人的異禀和異形便大略可見了。《文選·鵩鳥賦》注引同書說：『金水之子，其名羽蒙，是生百烏。』當就是羽民；民蒙聲相轉。《博物志·外國》也記有羽民國，說此國『多鸞鳥，民食其卵，去九疑四萬三千里』：竟把它推到海外老遠的地方去了。

往南是讙頭國。讙頭國是丹朱的後裔聚居於此而成國的，已見『丹朱』章解說。再南是厭火國。吳任臣《山海經廣注》引《本草集解》說：『南方有厭火之民，食火之獸。』又引《集解》注說：『國近黑崑崙，人能食火炭。食火獸名禍斗。』厭火國人的情況大概就是這樣。現在要特別提出來說說的，是名叫『禍斗』的這種食火怪獸。

明鄭鄤《赤雅》卷下說：『禍斗，似犬而食犬糞，噴火作殃，不祥甚矣。』牠在唐皇甫氏的《原化記》裏已有記述。《原化記》寫了一段白螺天女的故事。大略說，吳堪少孤，得一白螺歸。白螺變爲美女，助其炊爨。豚宰欲圖其妻，先索蝦蟆毛及鬼臂二物。後乃索禍斗，妻牽一獸形如犬者以致之。獸食火而糞火，『宰身及一家，皆爲煨燼，乃失吳堪及妻』。禍斗幹的事真是痛快，嚴懲了苛虐的貪官，看得出來，確實是古代優秀的民間傳說。不過到馮夢龍《情史》轉載此一故事時，『禍斗』卻成了『蝸牛』，兩字俱誤了。

東去是三苗國。三苗國已見『丹朱』章，不用多說。再東是載國，又叫載民國，或叫巫

載民，據說是舜傳下來的後代，已見『舜』章第六節，亦不多說。

再東就是貫胸國。貫胸國的來歷，相傳有一段神話故事。《博物志・外國》說：『穿胸國。昔禹平天下，會諸侯會稽之野，防風氏後到，殺之。夏德之盛，二龍降之。禹使范成光御之，行域外，既周而還。至南海，經防風。防風氏之二臣，以塗山之戮，見禹〔使〕，怒而射之。迅風雷雨，二龍昇去。二臣恐，自貫其心而死。禹哀之，乃拔其刃，療以不死之草，是爲穿胸民。』《淮南子・地形篇》海外三十六國有穿胸國，即貫匈國。元周致中《異域志》說：『穿胷國，在盛海東，胷有竅，尊者去衣，令卑者以竹木實貫匈撞之。』清李汝珍《鏡花緣》就是這麼描寫的。

再東去是交脛國。郭璞注云：『言脚脛曲戾相交。』止此而已。《地形篇》有交股民，即交脛國。《太平御覽》卷七百九十引《外國圖》說：『交股民長四尺。』

東去是不死民。郭璞注云：『有員丘山，上有不死樹，食之乃壽；亦有赤泉，飲之不老。』《大荒南經》說：『有不死之國，阿姓，甘木是食。』郭璞注：『甘木即不死樹，食之不老。』《海內經》說：『流沙之東，黑水之間，有山名不死之山。』郭璞注：『即員丘也。』看來郭璞對這些好像是很熟悉的。但甘木是否不死樹，不死山是否員丘，卻未可知。那麼郭璞注員丘、赤泉二爲不死民飲食之所，也不知何所依據。郝懿行說：『魏晉間人祖尚清虛，舊

有成語，郭氏述之云爾，可能就是這樣。

再東去是反舌國。《呂氏春秋・功名篇》「蠻夷反舌」高誘注說：「一說南方有反舌國，舌本在前，末倒向喉，故曰反舌。」又注《淮南子・地形篇》「反舌民」說：「語不可知而自相曉。」前一條注有些意思，後一條卻是白說。因爲每個國家或民族對於別的國家或民族說來，都是「語不可知而自相曉」啊。

再東去是三首國。《淮南子・地形篇》有三頭民，即此國；《海內西經》有「三頭人伺琅玕樹」，亦此之類。

東去是周饒國。周饒國又叫焦僥國，《國語・魯語》說：「僬僥氏長三尺，短之至也。」就是此國。其實周饒、焦僥，當都是侏儒的音轉。侏儒，短小人的意思；那麼周饒國、焦僥國，就是所謂小人國了。《史記・大宛列傳》正義引《括地志》說：「小人國在大秦南，人纔三尺，短之至也。其耕稼之時，懼鸛所食，大秦衛助之。即焦僥國，其人穴居也。」就說得非常明白。《法苑珠林》卷八引《外國圖》說：「僬僥國人長尺六寸，迎風則偃，背風則伏，眉目具足，但野宿。」更把此國人的狼狽情況描摹盡致，其身量也縮短了將近一半。這都是神話傳說發展演變自然的結果。《大荒東經》說：「有小人國，名靖人。」《大荒南經》說：「有小人，名菌人。」靖人、菌人，也就是這裏所說的周饒國、焦僥國。《神異經》有鵠國，男女

長七寸，《洞冥記》有勒畢國，人長三寸：都是所謂的小人國，只是人的身體愈來愈小了。

再東是長臂國，長臂國是南方海外最後一個國家。郭璞注：「舊說云，其人手下垂至地。」已經是够長的了。而高誘注《淮南子・地形篇》「修臂民」卻說：「一國民皆長臂，臂長於身。」比郭璞所說的還要長。郭璞注又引了一段《三國志・魏志・東夷傳》記敘的民間傳說，說有人曾在沃沮國（朝鮮地方所屬古國之一）海邊水中「得一布褐，身如中人衣，兩袖長三丈」：這才真可算是「長臂」。可惜一個在東北，一個在東南，地望稍不侔。《穆天子傳》卷二說：「天子乃封長肱於黑水之西河。」郭璞注：「即長臂人也，見《山海經》。」那麼傳說中西方也有此異形人，東北海外出現長臂人衣，就不足怪了。《大荒南經》說：「有人名曰張弘，在海上捕魚。海中有張弘之國，食魚，使四鳥。」張弘就是長肱，也就是這裏所說的長臂國。從「使四鳥」的記敘看，它很可能還是某個古帝（帝俊、帝嚳或舜）傳下的後代聚居於此而成國的。

三

三身國在夏后啓[一]北，一首而三身。

一臂國在其北，一臂一目一鼻孔。有黃馬，虎文，一目而一手[二]。

奇肱之國在其北，其人一臂三目，有陰有陽；乘文馬〔三〕。有鳥焉，兩頭，赤黃色，在其旁。

丈夫國在維鳥〔四〕北，其爲人衣冠帶劍。

巫咸國在女丑北，右手操青蛇，左手操赤蛇。在登葆山，羣巫所從上下也〔五〕。並封在巫咸東，其狀如龜，前後皆有首，黑。

女子國在巫咸北，兩女子居，水周之〔六〕。一曰居一門中。

軒轅之國在窮山之際〔七〕，其不壽者八百歲。在女子國北。人面蛇身，尾交首上。

諸沃之野，沃民是處，鸞鳥自歌，鳳鳥自舞。鳳皇卵，民食之；甘露，民飲之：所欲自從也〔八〕。百獸相與羣居。在四蛇〔九〕北。其人兩手操卵食之，兩鳥居前導之。

白民之國在龍魚〔一〇〕北，白身被髮。有乘黃〔一一〕，其狀如狐，其背上有角，乘之壽二千歲。

肅愼之國在白民北，有樹名曰雒棠，聖人代立，于此取衣〔一〕。
長股之國在雒棠北〔二〕，被髮。一曰長脚。（《山海經・海外西經》）

注釋

〔一〕『夏后啓』：卽啓，禹的兒子；見後『啓』章。

〔二〕『手』：指馬的前脚。

〔三〕『奇肱』：音 jī gōng；奇，單數叫奇，肱，臂，奇肱，就是獨臂的意思。『有陰有陽』：謂其三目有陰有陽。郭璞注：『陰在上，陽在下。』以意度之，或當是額中別有一目，常閉，所謂陰也；餘兩目常開，所謂陽也。『文馬』：卽吉良；詳後『解說』。

〔四〕『雒鳥』：鳥名，又名鴽鳥、鵁鳥，似鳧，其色青黃，所經國亡。

〔五〕『女丑』：卽女丑之尸，十日所炙殺者。『上下』：指上下於天。

〔六〕『周』：繞。

〔七〕『軒轅之國在窮山之際』：原作軒轅之國在此窮山之際，此字王念孫、郝懿行均校衍，從刪。

〔八〕『諸沃之野』：原作此諸天之野，此字郝懿行校衍，從刪。天乃沃的缺損，《大荒西經》作沃之野，《博物志》作渚沃，《淮南子・地形篇》有沃民，字均作沃，是諸天之野卽諸沃之野，據改。『沃民是處』：四字據《大荒西經》經文補入，以完足語意。『所欲自從』：言凡是人類所想望嘗到的滋味，盡都在甘露和鳳凰蛋中。

〔九〕『四蛇』：指環繞軒轅之丘的四蛇。

〔一〇〕『龍魚』：魚名，又叫龍鯉，似鯉，一角，陸居，曾有神聖乘此以行九域之野。

〔一一〕『乘黃』：異獸名，卽飛黃，又卽螈黃。《漢書・禮樂志》應劭注云：『螈黃一名乘黃，龍翼而馬身，黃帝乘之而仙。』與此小異。

〔一二〕『有樹名曰雒棠』：雒棠原作雄常，從郝懿行校改。《淮南子・地形篇》云：『雒棠、武人在西北陬。』與此方位正相應。又雄常的雄字，郭璞注：『或作雒。』以知雄常當爲雒棠。『聖人代立，于此取衣』：原作『先人伐帝，于此取之』，義不可通，從王念孫、孫星衍校改。郭璞注云：『其俗無衣服，中國有聖帝代立者，則此木生皮可衣也。』正謂此。

〔一三〕『在雒棠北』：雒棠原亦作雄常，據前校改。

解說

西方的國家，從西南到西北，頭一個國家，是三身國。《大荒南經》說：『帝俊妻娥皇，生此三身之國，姚姓，黍食，使四鳥。』《海內經》說：『三身生義均，義均是始爲巧倕，是始作下民百巧。』就是這個國家的來龍去脈。

往北是一臂國。一臂國不是奇肱國（獨臂國），它是『一臂、一目、一鼻孔』。這是怎麼回事呢？《爾雅・釋地》說：『北方有比肩民焉，迭食而迭望。』郭璞注：『此卽半體之人，各有一目、一鼻孔、一臂、一脚。』看得出來，是本此經爲說。那麼此經的一臂國，就是《爾

雅》所說的比肩民，也就是郭璞所說的半體人了。不但人是半體人，連這奇怪的虎文黃馬，「一目而一手」，也是半體馬。

再往北是奇肱國。奇肱國就是獨臂國。郭璞注：『其人善爲機巧，以取百禽；能作飛車，從風遠行。湯時得之於豫州界中，即壞之不以示人。後十年東（東原作西，譌，從《博物志》改）風至，復作遣之。』這個神話故事使我們發生極大興趣，卻又不能不感到十分懷疑：「三目」對於『爲機巧』、『作飛車』自然是有用的，可是「一臂」又怎麼能够担負這些重任呢？查一查《淮南子》，《地形篇》有奇股民而無奇肱國。高誘注：『奇，隻也；股，脚也。』那麼奇股就是獨脚了。較之獨臂，似乎獨脚於義爲長。正唯獨脚，痛感行路之難，翱翔雲天之想或許更容易產生，故『奇肱』不如從《淮南子》作『奇股』更恰當些。至於這國的人所乘的「文馬」，卻是古時一種極名貴的寶馬，牠的名稱很多，郭璞注云：『文馬即吉良也。』這只是文馬的衆多的名稱之一，除此而外，還有吉量、吉黃、吉皇、雞斯之乘、騰黃、吉光等，都是這文馬的異名。《海內北經》說：『犬戎國有文馬，縞身朱鬣，目若黃金，名曰吉量，乘之壽千歲。』即此。牠又曾經在殷、周之交，被散宜生尋求了去解免了文王羑里之難，詳後，周文王一章。

再往北就是丈夫國。郭璞注：『殷帝太戊使王孟採藥，從西王母至此，絕糧，不能進，

食木實，衣木皮。終身無妻而生二子，從形中出，其父即死。是爲丈夫民。』傳爲郭璞所作的《玄中記》也記了這段神話而略有異文：「王孟」作「王英」，「從形中出」作「從背脇間出」，末又多「去玉門二萬里」語。

往北是巫咸國。巫咸國是一羣巫師所組織的國家。《大荒西經》說：『大荒之中，有靈山。巫咸、巫即、巫盼、巫彭、巫姑、巫真、巫禮、巫抵、巫謝、巫羅十巫，從此升降，百藥爰在。』當即指此。所說『十巫』，就是這裏所謂的『羣巫』；『升降』，就是這裏所說的『上下』，實當就是『上下于天』的意思：均見『伏羲』章第二節『解說』。又巫咸，也是中國古代神話傳說中一個有名的人物。《太平御覽》卷七九引《歸藏》說：『昔黃神與炎神爭鬬涿鹿之野，將戰，筮於巫咸，曰：「果哉而有咎。」』巫咸是黃帝時人。張澍粹集補注本《世本》說：「巫咸作筮。」——宋衷注：巫咸，不知何時人。」《路史·後紀三》乃謂神農使巫咸主筮，那麼巫咸該是神農時人。而《太平御覽》卷七二一引《世本》宋注說：「巫咸，堯臣也，以鴻術爲帝堯醫。」巫咸又該是堯時的人。同書卷七九〇引《外國圖》說：『昔殷帝太戊使巫咸禱於山河。』王逸注《楚辭·離騷》也說：『巫咸，古神巫也，當殷中宗之世。』殷中宗就是殷帝太戊，那麼這巫咸又該是殷時人了。巫咸究竟是何時人，終莫可究詰。從神話觀點論，說爲黃帝時人要比較洽當些。

巫咸國東邊的這種「狀若巍、前後皆有首」的怪獸并封，《大荒西經》和《周書・王會篇》也都有記載：《大荒西經》說：「有獸，左右有首，名曰屏蓬。」《王會篇》說：「區陽以鼈封；鼈封者，若巍，前後皆有首。」看得出來，并封、屏蓬、鼈封，都是一聲之轉，實在就是一種物事。聞一多《伏羲考》說，并封、屏蓬本字當作「并逢」，「并」與「逢」皆有合義，乃獸牝牡相合之象。其說甚是。推而言之，蛇之兩頭，鳥之二首者，也都是并封、屏蓬之類，神話化就成了異形之物了。《漢唐地理書鈔》輯《盛弘之荊州記》說：「武陵郡酉有陽山，山有兩頭獸如鹿，前後有頭，常以一頭食一頭行，山人時有見之者。」豈不是極生動的并封、屏蓬的狀寫麼？

再往北就是女子國。郭璞注：「有黃池，婦人入浴，即懷妊矣。若生男子，三歲輒死。」這就是女子國存在並傳續下去的原因。本來是神話傳說，不料後來史書也有記敘。《三國志・魏志・東夷傳》說：「有一國亦在海中，純女無男。」《後漢書・東夷傳》說：「或傳其國有神井，窺之即生子。」無非都是女子國神話的翻板，連史書也把傳說當作事實了。

再往北是軒轅國。軒轅是黃帝的稱號，國名軒轅，當即黃帝的子孫聚居於此而成國的。古天神多人面蛇身，這國的人亦作此態，知爲神的苗裔。《大荒西經》說：「有軒轅之國，江山之南棲爲吉。不壽者乃八百歲。」就是前面所錄《海外西經》記敘的異文。只是「江

山之南棲爲吉」一語則殊不可解，疑是巫師的咒詛詞滲入其中的（還有《大荒南經》所說的南極果，北不成，去痤果二也是一樣）。魯迅說《山海經》是「古之巫書」（見《中國小說史略》第二篇），從這些地方也看得出一些跡象來。

往北是沃民部族所居的沃野。《大荒西經》說：『有西王母之山、玄山、海山。有沃之國，沃民是處；沃之野，鳳皇卵是食，甘露是飲。凡其所欲，其味盡存。爰有甘華、甘柤、白柳、視肉、三騅、璇瑰、瑤碧、白木、琅玕、白丹、青丹。多銀鐵。鸞鳥自歌，鳳鳥自舞，是謂沃之野（此引文是經過校改的）。』把沃民、沃野的景象敍寫得更是如火如荼，熱鬧非常，看來簡直像是人間的樂園。《淮南子·地形篇》有沃民，又說「西方曰沃野」，就是此經的沃民、沃野。

再往北就是白民國。這是西方的白民國。東方也有白民國。《大荒東經》說：『有白民之國。帝俊生帝鴻，帝鴻生白民。白民銷姓，黍食，使四鳥：虎、豹、熊、羆。』東方的白民國，看來和西方的白民國情景不大一樣。首先是方位迥異。其次役使的動物，東方的是「虎、豹、熊、羆」，西方的則只是「乘黃」。再說狀貌，東方的只是說是『銷姓，黍食』，普普通通；西方的則是「白身被髮」，怪模怪樣。故說兩個同名稱的白民國可能不是一國。但傳說演變情況複雜，究竟怎樣，仍當闕疑。倒是此國出產的異獸乘黃，卻是很有名氣，可

以大略說說。乘黃早見於《周書・王會篇》。《王會篇》說：『白民乘黃。乘黃者，似騏，背有兩角。』與此經略異。不過根據郭璞注引《周書》：『乘黃似狐，背上有兩角。』仍與此經同。《初學記》卷二十九引《周書・王會》亦同郭注，唯『兩角』作『肉角』，是其異。乘黃即飛黃。《淮南子・覽冥篇》說：『青龍進駕，飛黃伏阜。』高誘注：『飛黃，乘黃也。』又即訾黃。《漢書・禮樂志》說：『訾黃何不俛下？』應劭注：『訾黃，一名乘黃，龍翼而馬身，黃帝乘之而仙。』形貌又有新的變化；今本《周書・王會篇》『乘黃似騏（駿馬）』之說大約就是由此而來。

往北就是肅慎國。肅慎本是古代中國北方的一個實有的國家，周初已經和中國有文化上的交流往來，這裏卻也雜在神話傳說的國家之中了。所謂『有樹名雒棠，聖人代立，於此取衣』，自然是不足取的『神話』。郭璞注《大荒北經》『有肅慎氏之國』說：『今肅慎國去遼東三千餘里，穴居無衣，衣豬皮，冬以膏塗體，厚數分，用卻風寒。其人皆工射，弓長四尺，勁弦，箭以楛爲之，長尺五寸，青石爲鏑：此春秋時隼集陳侯之庭所得矢也。』敘寫他們的生活和英雄氣概，生動、翔實，較之經文所記，倒多可取，雖然它是根據《三國志・魏志・東夷傳》。

再往北，就到西方海外最後一個國家：長股國。長股國就是長脚國。《大荒西經》說：『西北海之外，赤水之北，有長脛之國。』即此國。《淮南子・地形篇》有修股民，亦此。郭

璞注：「長股國，云：一國在赤水東也。長臂人身如中人而臂長三丈，以類推之，則此人脚過三丈矣。」黃帝時至，或曰，長脚人常負長臂人入海捕魚也。」真是美妙的設想！郭注：「黃帝時至者，《路史・後紀五》注引《尸子》云：四夷之民有貫胸者，深目者，長股者，黃帝之德皆致之。」二說當本此。

四

無啓之國在長股東，爲人無啓[一]。

一目國在其東，一目中其面而居[二]。一曰有手足[三]。

柔利國在一目東，爲人一手一足，反踵，曲足居上[四]。一云留利之國，人足反折。

深目國在其東，爲人深目，舉一手[五]。

無腸之國在深目東，其爲人長而無腸。

聶耳之國在無腸國東，使兩文虎，爲人兩手聶其耳[六]。縣居海水中，及水所出入奇物[七]。兩虎在其東。

夸父國[六]在聶耳東，其爲人大，右手操青蛇，左手操黃蛇。鄧林[七]在其東，二樹木。一曰博父。

拘癭之國在其東，一手把癭。尋木長千里，在拘癭南，生河上西北[八]。

跂踵國在拘癭東，其爲人兩足皆支。一曰反踵[九]。（《山海經·海外北經》）

注釋

〔一〕「無啓」：啓原作脅，從畢沅校改。無啓，即無繼，沒有後嗣的意思。

〔二〕「一目中其面而居」：謂一目生於其面之中。

〔三〕「一曰有手足」：郝懿行云，有手足三字疑有譌。

〔四〕「柔利國」：即《大荒北經》的牛黎國，牛黎、柔利聲相近。「緛」，同膝。

〔五〕「爲人深目，舉一手」：原作爲人舉一手一目，郭璞於「目」字下注云：「一作曰。」則一曰應屬下讀，故刪去一目二字。但爲人舉一手，仍不成文義，疑「舉一手」上，當脫去「深目」二字，「爲人深目」是其形貌（與本經「無啓之國，爲人無啓」、《海外南經》「交脛國爲人交脛」等同例），「舉一手」，說其圖象——這樣就暢通無礙了，因以意補。

〔六〕「聶」：通攝，持也。

〔七〕「縣居海水中，及水所出入奇物」：縣，同懸，《初學記》卷六引此經正作懸，言此國孤懸而居於海

永中，水所出入奇物，亦盡在此中。《初學記》引海水作赤水，義尤洽。因爲這個處在西北方的聶耳國，說它居於昆侖以北的赤水中，更適當些。

〔八〕「夸父國」：原作博父國，因後文有「一曰博父」，係校書人所校別本異文，那麼這裏就不應當再作博父。而《淮南子·地形篇》有「夸父耽耳在其北方」語，此處文字又緊接於夸父逐日文字下，後復記有夸父棄杖所化的鄧林，知原文的博父國實應作夸父國，始無抵牾，因據改。

〔九〕「鄧林」：畢沅云：「鄧林即桃林也，鄧桃音相近，蓋即《中山經》所云夸父之山北有桃林矣。」是也。「二樹木」：郝懿行云：「謂鄧林二樹而成林，言其大也。」

〔一〇〕諸暵字原均作緩，據郭璞注「或曰緩宜作癉」改。緩正宜作癉，癉，癉也，而緩則冠緩也，《海經》所記諸國非異禀卽異形，無爲手持冠緩而列爲一國之理，故作癉是也。「等木」：長木。「河」：黃河。

〔一一〕「其爲人兩足皆支。一曰反踵」：原作其爲人大，兩足亦大，一曰大踵，義不可通。《太平御覽》卷三七二引作其爲兩足皆大，卷七九〇引作其人兩足皆大，「其爲」、「其人」，各脫一字，文字近之矣，然而以足大釋跂踵，猶有扞格，疑大字當是支字之譌，則兩足皆支正所以爲跂踵也，因以意改。至於後文「一曰大踵」，則畢沅已云：「大踵疑當爲反踵之字誤。」郝懿行亦云：「大踵疑當爲支踵或反踵，竝字形之譌。」然支踵與上文跂踵義同，則作反踵是也，亦猶支舌國或又作反舌國也；支反形近，易致混殽，因亦改之。

解說

北方的國家，從西北到東北，頭一個是無啓國。『無啓』經文原作『無脅』，脅就是小腿肚，說這國的人沒有小腿肚，那是錯的。《廣雅》引作『無啓』，無啓就是無繼，沒有後嗣的意思。《淮南子・地形篇》有無繼民，即此。沒有後嗣爲什麼又居然能成國呢？郭璞注云：『其人穴居，食土，無男女，死即薶(埋)之，其心不朽，百二十歲乃復更生。』原來這些人都是活了又死、死了又活、實際上是長生不死的奇人，所以國家能存在下去。《大荒北經》說：『有無繼民。無繼民(一無繼原均作繼無，從王念孫、郝懿行校乙)任姓，無骨子，食氣魚。』這國人原都是無骨人的後裔。所謂無骨人，就是後面要講到的柔利國人。『食氣魚』者，郝懿行說：『言此人食氣兼食魚也。《大戴禮・易本命篇》云：「食氣者神明而壽。」』這個解釋是不錯的：那麼這個國家的人對食物營養和身體鍛鍊都很重視啊。

往東是一目國。《大荒北經》說：『有人一目，當面中生，一曰是威姓，少昊之子，食黍。』即此國。《海內北經》說：『鬼國在貳負之尸北，爲物人面而一目。』疑亦此國，因鬼、威聲相近。《論衡・訂鬼篇》引《山海經》(今本無)說：『北方有鬼國，說蟜者謂之龍物也。』何謂『龍物』，則因其『語焉而不詳』，實在弄不清楚，只好『闕疑』了。

再東是柔利國。這國的人，觀其形狀，一手一足，有點像西方海外一臂國即半體人的形狀。不過半體人只有一目、一鼻孔，此則頭面五官和軀體是齊全的。《大荒北經》說：「有牛黎之國。有人無骨，儋耳之子。」即柔利國；牛黎、柔利音皆相近。柔利國人反卻(膝)，曲足居上」的圖像，確實是「無骨」的光景。儋耳，即聶耳，後面便要講到。

再往東是深目國。《大荒北經》說：「有人方食魚，名曰深目之國，盼姓，食魚。」《尸子》說這國的人黃帝時候就曾來過中國(見前節「解說」)，可見其傳說淵源之古。

往東是無腸國。郭璞注：「爲人長大，腹內無腸，所食之物直通過。」郝懿行說：「《神異經》云：『有人知往，有腹無五藏，直而不旋，食物徑過。』疑即斯人也。」《淮南子・地形篇》有無腸民，即此國。《大荒北經》說：「又有無腸之國，是任姓，無繼子，食魚。」說它是無繼國即無啓國的後裔。既「無繼」矣，無腸國卻又是它的「繼」，這真如郭璞注《海外東經》「十日所浴」所說：「搜(揆)之常情，則無理矣。」然而神話傳說，確又是如此記敘的，這裏只好套用一句舊來注家的慣語：「所未詳也。」

再東是聶耳國。《大荒北經》說：「有儋耳之國，任姓，禺號子，食穀。」即此國。禺號，是東海的海神；《大荒東經》說：「黃帝生禺貕，禺貕處東海，是爲海神。」郭璞注：「一本作禺號。」就是這個禺號。《淮南子・地形篇》無聶耳國，卻說：「夸父、耽耳在其北方。」耽耳就

是儋耳，也就是此經的聶耳。郭璞注云：『言耳長，行則以手聶持之也。』這就是『聶耳國』之所由得名。而唐李冗《獨異志》卻說：『《山海經》有大耳國，其人寢，常以一耳爲席，一耳爲衾。』則傳說演變，夸張愈甚了。

再往東是夸父國。夸父國又叫博父國，郝懿行說：『博父，大人也。』可說就是大人國。它是追日的夸父的後代子孫聚居於此而成國的，所以經文下有『鄧林在其東，二樹木』的記敍，鄧林，畢沅說就是桃林，是夸父臨死，『棄其杖』化而爲此林的。

往東是拘癭國。拘癭國特徵就是一國的人頸上都生有癭瘤，須把持其癭而行。《淮南子·地形篇》有句嬰民，高誘注云：『句嬰讀爲九嬰，北方之國。』當即此國。但是此讀爲『九嬰』的『句嬰』，不應和《淮南子·本經篇》所記羿『殺九嬰於凶水之上』的『水火之怪』（高誘注語）的九嬰相混。

再往東就到北方海外最後一個國家：跂踵國。郭璞注：『其人行，脚跟不著地也。』《淮南子·地形篇》有跂踵民，高誘注：『跂踵民，踵不至地，以五指行也。』即此國。但《文選·王元長〈曲水詩序〉》引高注卻云：『反踵，國名，其人南行，跡北向也。』與此異義。大約跂踵本作支踵，支反形近易譌，所以經文有『一曰反踵』語。究竟是『支（跂）踵』還是『反踵』，反正不過是神話傳說，也不必去深究了。

五

大人國在其北，爲人大，坐而削船[一]。

君子國在其北，衣冠帶劍，食獸，使二文虎，在旁。其人好讓不爭。有薰華草，朝生夕死[二]。

青丘國在其北，其狐四足九尾。

黑齒國在其北，爲人黑齒。食稻啖蛇，一赤一青，在其旁[三]。一曰爲人黑首，食稻使蛇，其一蛇赤。

雨師妾[四]在其北，其爲人黑，兩手各操一蛇，左耳有青蛇，右耳有赤蛇。一曰爲人黑身人面，各操一龜。

玄股之國在其北，其爲人股黑，衣魚食驅，兩鳥夾之[五]。

毛民之國在其北，爲人身生毛。

勞民國在其北，其爲人黑。或曰教民[六]。一曰爲人面目手足盡黑。（《山海經·

海外東經》）

注釋

〔一〕『削船』：郝懿行云：『削當讀若梢，削船謂操舟也。』

〔二〕『使二文虎』：文虎原作大虎，據王念孫、郝懿行校改。『薰華草』：即木槿，又叫木芙蓉，一名舜華，《詩·有女同車》：『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即此。

〔三〕『爲人黑齒』：原作爲人黑，齒字據王念孫、郝懿行校增。『啖蛇』：食蛇，啖音淡。

〔四〕『雨師妾』：郭璞云：『雨師，謂屏翳也。』只釋雨師，未釋妾字，這是文不對題。郝懿行云：『雨師妾蓋是國名，即如《王會篇》有姑妹國矣。』觀其『爲人黑，操龜操蛇』等語，確當是國名。

〔五〕『共爲人股黑』：原無股黑二字，據高誘注《淮南子·地形篇》引此經補。『衣魚』：以魚皮爲衣。『騙』：水鳥，司鷹。『兩鳥夾之』：原作使兩鳥夾之，使字據高誘注《淮南子·地形篇》引此經刪。

〔六〕『教民』：郝懿行云：『教、勞聲相近。』

解說

東方海外的國家，從東南到東北，頭一個是大人國。大人國《山海經》多有記載。《大荒東經》說：『東海之外，有波谷山者，有大人之國。有大人之市，名曰大人之堂。有一大人踆其上，張其兩臂（臂原作耳，從王念孫、郝懿行校改）。』所謂『大人之市』、『大人之

堂」，據郭璞注說：「亦山名，形狀如常室耳；大人時集會共上作市肆也。」或者郭璞所見的古《山海經》圖像就是如此的。《海內北經》（應移在《海內東經》）說：「大人之市在海中。」當就是此經所記東海波谷山的大人之市。而《大荒北經》又另記有一個大人國：「有人名曰大人。有大人之國，釐姓，黍食。有大青蛇，黃頭，食麈。」北方荒野的這個大人國，情景看來和東方海外的大人國有些不同，不得混而爲一。大人國除《山海經》所記而外，《博物志・外國》也說：「大人國，其人孕三十六年，生白頭；其兒則長大，能乘雲雨而不能走，蓋龍類。去會稽四萬六千里。」「龍類」之說，大約是本於龍伯國大人神話而來：「孕三十六年，生白頭」，又有點像神話中老子誕生的情景：大約是一個混血兒式的產品。《博物志・異人》又引《河圖玉版》說：「龍伯國人，長三十丈；生萬八千歲而死；大秦國人，長十丈；中秦國人，長一丈；臨洮人，長三丈五尺。」把各個大人國人的身量長短，都調查出來，展示在這裏了。

往北是君子國。《大荒東經》說：「有東口之山，有君子之國，其人衣冠帶劍。」即此國。「衣冠帶劍」，自然是彬彬有禮的光景，所以此經說「其人好讓不爭」。可是李汝珍《鏡花緣》裏寫的君子國，卻是「讓」得過分了些，竟使買賣的雙方都「因讓而爭」了起來，仍然不可開交。再有一個壽夭的問題。《說文》四說：「東夷从大，大，人也；夷俗仁，仁者壽，有君

子，不死之國。』可是《博物志・外國》卻說：『君子國……去千里，多薰華之草。民多疾風氣，故人不蕃息。』所說恰又與之相反。大抵或因傳聞不同，或因想象誇張，對同是一個君子國便有了不同的敍寫。

再往北就是青丘國。郭璞注：「其人食五穀，衣絲帛。」這條注很有點像是經文誤作郭注的光景，姑且存疑。《大荒東經》說：『有青丘之國，有狐九尾。』幾乎和此經所記一個樣，沒有減少，也沒有增加。青丘國的情況就是這麼平平常常，它賴以知名於世的，是所出產的九尾狐。《南山經》說：「有青丘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狐而九尾，其音如嬰兒，能食人，食者不蠱。」「九尾狐的本來面貌——『食人』——原來是這樣的。可是郭璞注《大荒東經》：「有九尾狐』卻說：「太平則出而爲瑞。」此物又成爲禎祥之物了。在『鯀禹治水』章第七節我們已經見到《吳越春秋》記敍的『有九尾白狐，造於禹，……禹因娶塗山』的故事，大約就是郭注所謂的『爲瑞』之意。《吳越春秋》漢代趙曄作，採取的可能就是當時流行的民間傳說。考漢代石刻畫像及壁畫中，常見有九尾狐和白兎、蟾蜍、三足烏之屬並列於西王母座旁以示禎祥，九尾狐則象徵子孫繁息（《白虎通・封禪篇》），也就是「禹娶塗山」的取義。九尾狐從「食人」到「爲瑞」，足見神話傳說每每由野蠻演變到文明，就像西王母從凶神漸變爲吉神，即其另一例一樣。

再往北是黑齒國。《大荒東經》說：『有黑齒之國。帝俊生黑齒，姜姓，黍食，使四鳥。』黑齒國原來是神的苗裔。然而它又見於史籍的記載。《周書・王會篇》說：『黑齒白鹿白馬。』周成王時代它已到過中國來了。《三國志・魏志・東夷傳》說：『去女王(國)四千餘里，又有裸國、黑齒國，復在其東南。』大約古時我國東南海外確有這樣一個文化較低的民族，後來被神話化了，說它是帝俊之裔，這也還是平等對待的意思。

往北是雨師妾國。關於這國的解說，已見注〔四〕，別無可說。

再往北是玄股國。郭璞注：『脾已下盡黑，故云。』大約是見了古經圖像作的注釋，那麼此國的人兩條腿全是黑的了，譯爲今語可稱爲『黑腿國』。《大荒東經》說：『有招搖山，融水出焉。有國曰玄股，黍食，使四鳥。』即此國。看光景也像是帝俊的子孫。

再往北是毛民國。《淮南子・地形篇》有毛民，高誘注云：『其人半體生毛，若矢鏃。』即此國。《大荒北經》說：『有毛民之國，依姓，食黍，使四鳥。禹生均國，均國生役采，役采生修鞈，修鞈殺綽人，帝念之，潛爲之國，是此毛民。』這是關於毛民立國的神話歷史。郝懿行說：『毛民依姓，禹之裔也。』按《國語・晉語四》載，黃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其中就有依姓。那麼毛民當是黃帝裔，非禹裔。但禹也是黃帝族人，毛民雖非他的直接裔屬，也是同族子孫。所以當禹的曾孫修鞈把綽人殺死以後，禹哀念綽人，潛密用

其子孫以爲國，就成了這毛民國。

再往北就到了東方海外最後一個國家：勞民國。郭璞注：『食果草實也。有一鳥兩頭。』這也可能是經文誤作郭注的。《淮南子・地形篇》有勞民，高誘注云：『勞民，正理躁擾不定。』說他們慌慌張張，精神不安。李汝珍《鏡花緣》第十四回寫勞民國，卻說：『海外傳說，「勞民永壽，智佳（國名）短年。」』以勞民的『勞』爲勞動的『勞』，正確理解了勞動對健康的關係：這可算是一百五六十年前進步文學家解釋神話煥發出來的新思想。

六

梟陽國在北朐之西，其爲人人面長脣，黑身有毛，反踵，見人則笑，左手操管〔一〕。（《山海經・海內南經》）

有蜮山者，有蜮民之國，桑姓，食黍，射蜮〔二〕是食。有人方扜弓〔三〕射黃蛇，名曰蜮人。（《山海經・大荒南經》）

有壽麻之國。南嶽〔四〕娶州山女，名曰女虔，女虔生季格，季格生壽麻。壽麻正立無景〔五〕，疾呼無響。爰有大暑，不可以往。（《山海經・大荒西經》）

犬封國曰犬戎國，狀如犬。有一女子，方跪進柸食[六]。有文馬，縞身[七]朱鬣，目若黃金，名曰吉量，乘之壽千歲。（《山海經·海內北經》）

列姑射在海河州中。姑射國在海中，屬列姑射，西南，山環之[八]。大蟹，在海中。陵魚，人面、手足、魚身，在海中[九]。……蓬萊山在海中[一〇]。（《山海經·海內北經》）

注釋

〔一〕「北朐」：國名，朐，音qú。郝懿行云：『疑卽北户也。』近是。按北户，又叫北户孫，見「炎帝」章第一節注〔四〕。『見人則笑』：原作見人笑亦笑，據王念孫、郝懿行校改。「管」：竹筒。

〔二〕『蜮』：蟲名，音yù，一名射工，一名射影，長三四寸，似鼈，三足，居水旁，口中有物如角弩，能以氣射人，中之者則瘡病，甚者至死。

〔三〕「扜弓」：挽弓；扜，音yù。

〔四〕『南嶽』：神名，餘未詳。據吳任臣《山海經廣注》引《冠編》云：「黃帝鴻初爲南嶽之官，故名南嶽。」蓋麻神話或者和黃帝神話有些關係，詳後『解說』。

〔五〕『景』：同影。

〔六〕『柸食』：柸，同杯，盛酒之具；柸食，酒食。

〔七〕『縞身』：言其身色白如縞；縞，白色生絹。

〔八〕『列姑射』：山名，即《東次二經》所說的姑射之山、北姑射之山、南姑射之山。『列姑射』的『列』（衆），取義就在於此。此經這段文字，據吳承志說，本當在《海內東經》而錯簡在此的。若如所說，方位就完全相合了。『姑射國』：仙人之國。原作射姑國，據《藏經》本及吳寬本改。射均音弋。『海河州』：州，島；海河州，即海河中的小島。

〔九〕『大蟹』：郭璞云：蓋千里之蟹也。『陵魚』：一作鯪魚，即人魚。

〔一〇〕『蓬萊山』：神話傳說中的五神山或三神山之一；見『女媧』章第五節注〔七〕。

解說

以上各節所錄的《山海經·海外經》所記敍的殊方景物，是主要的部分；本節所錄，則是散見於其他各經的擇其要者。現在就所錄的幾個國家，大略補充、介紹情況如後。

首先是南方荒野的梟陽國。《海內經》說：『南方有贛巨人，人面長脣，黑身有毛，反踵，見人則笑，脣蔽其目，因可逃也（內數字與今本略異，從王念孫、郝懿行諸家校改）。』贛巨人就是此經的梟陽國人。梟陽又作梟羊。《文選·吳都賦》劉逵注引《異物志》說：『梟羊善食人，大口，其初得人，喜笑，則脣上覆額（額），移時而後食之。人因爲筒貫於臂上，待執人，人即拙手從筒中出，鑿其脣於額（額）而得擒之。』這就把所謂『贛巨人』的『贛

(蘷)一清楚地敍寫出來了。所謂梟羊或梟陽，無非都是狒狒的神話化。《周書・王會篇》稱之爲費費。《王會篇》說：『州靡費費，其形人身反踵，自笑，笑則上脣翕其目。食人。北方謂之吐嘍。』除了沒有『操管』的敍寫，其餘就和《山海經》所記梟陽國、贛巨人的情景完全一樣。郭璞《圖讚》說：『狒狒怪獸，被髮操竹；獲人則笑，脣蔽其目；終亦號咷，反爲我戮。』可謂善於概括。

其次是蜮民國。蜮民國之所以得名，就因爲此國的人『射蜮是食』。蜮是一種可怕的毒蟲，郭璞注云：『蜮，短狐也，含沙射人，中之則病死。』《詩・何人斯》說：『爲鬼爲蜮，則不可得。』《楚辭・大招》也說：『魂乎無南，蜮傷躬只。』蜮之爲害，可以想見。《說文》十三說：『蜮，短狐也，似鼈，三足，以氣(射)害人。』解釋得更是清楚。不過短狐《漢書》作短弧，《五行志》說：『蜮在水旁，能射人，射人有處，甚者至死，南方謂之短弧。』顏師古注云：『即射工也，亦呼水弩。』既名『射工』、『水弩』，看來作短弧是對的，弧當是弧的借字。《博物志・異蟲》說：『江南山谿中，水射工蟲，甲類也，長一、二寸，口中有弩形，氣射人影，隨所著處發瘡，不治則殺人。』其餘說蜮的大同小異，多難悉舉，真是可怕。惟《古小說鉤沈》輯《玄中記》說：『蜮長三四寸，蟾蜍、鷺鷥、鴛鴦悉食之。』幸而還是見制於物。而蜮民乃『射蜮是食』，也可算是除害的異人了。

其次是西方荒野的壽麻國。《呂氏春秋・任數篇》說：『西服壽靡，北懷閻耳。』高誘注：『靡一作麻。』當然就是這裏所說的壽麻。至於壽麻的先祖南嶽呢，吳任臣注引《冠編》說：『黃帝鴻初爲南岳之官，故名南岳。』又引《路史（後紀六）》說：『帝鴻生白民及嚭，嚭生季格，季格生帝魁。』又引羅苹注說：『嚭共南岳也。』吳所引《冠編》、《路史》雖然都是晚出的書，未足爲據，但在古神話傳說中，南嶽想必是黃帝系的人物。觀於壽麻『正立無景，疾呼無響；爰有大暑，不可以往』的情景，很有點和黃帝女魃的情景相像，因疑壽麻神話可能就是黃帝女魃神話的分化。

還有北方的犬封國即犬戎國也可以補充說說。郭璞注：『昔盤瓠殺戎王，高辛以美女妻之，不可以訓，乃浮之會稽東南海中，得三百里地封之，生男爲狗，女爲美人，是爲狗封之國也。』郭璞此注意在說明本節所錄這段神話乃是盤瓠神話最早的雛型，這是對的，因爲古經圖書上盡有『狀如犬』的犬戎國人，有『方跪進柸食』的『女子』，這就說明它是盤瓠神話的雛型了。至於《大荒北經》說：『有人名曰犬戎。黃帝生苗龍，苗龍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白犬有牝牡，是爲犬戎。』白犬自相牝牡而成國，則是此一神話的異聞。但盤瓠神話流布在東南，此經（《海內北經》）及《大荒北經》方位都在北，《伊尹四方令》（見《周書・王會篇》）說：『正西昆侖、狗國。』《淮南子・地形篇》說：『狗國在其（建木）西。』方

位都在西。從這裏可以知道有關盤瓠神話傳說是先由西北漸及東南的。至於犬戎國人所乘的文馬古量，奇肱國人亦乘之，已見本章第三節「解說」。

最後還講講東海中列姑射島上的姑射國。關於此國，《莊子・逍遙遊篇》有一段美麗的神話寓言：「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說的就是此國。郭璞注本節所錄「列姑射在海河州中」句也說：「山有神人，《莊子》所謂藐姑射之山也。」可見是一個共同的神話，《莊子》又加上了一些哲理的玄想。那麼所謂的姑射國，就該是仙人國了。此國的附近，有大蟹、陵魚種種奇物。關於大蟹，傳說很多，姑舉其一。《古小說鉤沈》輯《玄中記》說：「天下之大物，北海之蟹，舉一螯能加於山。」其大可知。陵魚，就是人魚，神話傳說也多。其中一個這麼說：「南海之外有鮫人，水居如魚，不廢織績；其眼泣，則能出珠。」（見《搜神記》卷十二）設想也很美麗。何況蓬萊仙山，也在此國的附近。說姑射國就是仙人所居之國，當無多大疑問。

啓

西南海之外，赤水之南，流沙之西，有人珥兩青蛇，乘兩龍，名曰夏后開〔一〕。開上三嬪于天，得《九辯》與《九歌》以下〔二〕。此大穆之野，高二千仞，開焉得始歌《九招》〔三〕。（《山海經·大荒西經》）

啓《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四〕，不顧難以圖後兮〔五〕，五子用夫家巷〔六〕。（《楚辭·離騷》）

啓乃淫溢〔七〕康樂，野于飲食〔八〕，將將鎗鎗，筦磬以方〔九〕，湛濁〔一〇〕于酒，渝食于野〔一一〕，萬舞翼翼〔一二〕，章聞于天，天用弗式〔一三〕。（《墨子·非樂上》）

夏后啓之臣曰孟涂，是司神于巴〔一四〕。巴人訟于孟涂之所〔一五〕，其衣有血者執之〔一六〕，是請生〔一七〕。居山上，在丹山西〔一八〕。（《山海經·海內南經》）

注釋

〔一〕『流沙』：地名，在古弱水附近，弱水據說即今內蒙古自治區額爾濟納旗境內的黑河。『夏后開』：即夏后啓，漢景帝名啓，漢人避諱改啓爲開。

〔二〕『三嬪于天』：三、次到天帝處作客；嬪通賓。『九辯、九歌』：皆天帝樂名；所謂得《九辯》、《九歌》，實在就是竊《九辯》、《九歌》；《歸藏·啓筮》：『不得竊《辯》與《九歌》以國於下。』即指此。

〔三〕『大穆之野』：原作『天穆之野』，大字從王念孫、畢沅校改。《海外西經》作『大樂之野』，又作『大遺之野』，樂、遺、穆聲皆相近。『九招』：樂曲名，藏經本作九韶，想當是啓摹仿《九辯》、《九歌》而製成的新曲。

〔四〕『夏康娛以自縱』：舊以夏康爲人名，即啓的兒子太康，非也。夏同下，康娛當連讀，康娛自縱，乃指啓竊得天樂《九辯》、《九歌》，下地而以之康娛自縱，即《墨子·非樂》上所謂『啓乃淫溢康樂』是也。

〔五〕『不顧難以圖後』：不顧眼前的艱難，也不圖謀後世的安康。

〔六〕『五子用失乎家巷』：原作『五子用失乎家巷』，失字衍，乎當作夫，從聞一多校刪改。五子用夫家巷者，五子謂啓的五個兒子；巷，王引之說當讀爲閧，家巷即內訌，謂五子因而內訌也。

〔七〕『溢』：同泆，放恣的意思。

〔八〕『野于飲食』：即飲食于野。

〔九〕『將將鏗鏗，莞磬以方』：原作『將將銘，莧磬以力』，從孫詒讓《墨子閒詁》校改。將將鏗鏗，樂聲

也；筵同管；方，併也；筵磬以方，謂管磬之聲併作也。

〔一〇〕『湛湎』：沈湎。

〔一一〕『渝食于野』：孫詒讓云：『渝當讀爲偷，……偷，苟且也，謂苟且飲食於野外燕游之所。』

〔一二〕『萬舞翼翼』：萬舞，樂舞名，爲祀高祺之舞，頗涉邪淫；翼翼，萬舞盛大之貌。

〔一三〕『章聞于天』：原作『章聞于大』，從孫詒讓《墨子閒詁》校改。章，顯；謂萬舞之盛，顯聞於天。

〔一四〕『天用弗式』：用，因；式，用；謂天因而遂棄之弗用。

〔一五〕『司神于巴』：巴，地名，在今四川省巴縣（重慶）一帶。司神于巴，爲巴地的神主。

〔一六〕『巴人訟于孟涂之所』：原作『人請訟于孟涂之所』，巴字脫，請字衍，據《水經注·江水》引經文增刪。

〔一七〕『其衣有血者執之』：郭璞注：『不直者則血見於衣。』

〔一八〕『是請生』：郭璞注：『言好生也。』意思是說孟涂斷獄明察公平，有好生之德。

〔一九〕『居山上，在丹山西』：丹山，在湖北省巴東縣西。居山上，山指巫山；酈道元《水經注·江水》云：『巫山在丹山西。』

解說

啓在神話裏是天神禹和人間的女兒女嬌生的兒子，並且還有『石破北方而生』（見《繹史》卷十二引《隨巢子》）的特異記載，他雖然不能算是神，身上卻具有充分的神性。最顯明

的例證就是傳說他好幾次到天帝那裏去作賓客，把天樂《九辯》《九歌》偷竊下來，根據這兩隻樂曲製成新曲《九招》，叫他的歌童舞女在高二千仞的大穆之野歌舞起來。關於這，《海外西經》有更具體的描寫——

> 大運山高三百仞，在滅蒙鳥北。大樂之野，夏后啓於此儛《九代》，乘兩龍，雲蓋三層。左手操翳，右手操環，佩玉璜。在大運山北。一曰大遺之野。

地名雖然小有異同，事情卻是一回：就是啓曾把天樂偷竊下來加以改製，在人間歌舞自娛。我們看他那狀貌：耳朵上掛着兩條青蛇，駕着兩條龍，三層雲蓋簇擁着他；他的左手拿了一把羽傘，右手握着一個玉環，還有一隻玉璜佩在身上，正在雲烟山樹的縹緲間觀看歌舞，這光景是多麼神氣！想必他還會不知不覺地拿握在手裏的玉環，敲着佩在身上的玉璜，用以代替樂曲的節拍呢。但正因爲他這樣不恤國事，只是「康娛自縱」（《離騷》），他死之後，他的五個兒子馬上就內訌起來，以至爲后羿所乘，終於失國。這也就是《天問》所說的「啓棘（急）賓商（帝），《九辯》《九歌》，何勤子屠母，死分竟（境）地」：這個剖母胥而生的荒淫的啓，剛一閉上眼睛，他的國家的境地馬上就爲之分剖。《墨子·非樂上》更明明說他「淫湓康樂，野于飲食」，「湛濁于酒，渝食于野」，還兼以「萬舞翼翼」。萬舞，大約是摹仿蝎形的獨足跳舞，多用之於祭祀高禖，其內容是表現男女歡愛情狀的。啓只知道徵逐酒食

聲色，宜其過惡，聞於天，天用弗式』。

關於啓的淫縱，諸書所記，並無異辭，足見確有古傳說的憑依。惟獨《孟子》的說法有些特殊。《孟子・萬章篇》說，『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故能『繼世以有天下』。《史記》因《孟子》之文，也在《夏本紀》中說：『禹子啓賢，天下屬意焉。』這兩部書在中國的影響是相當大的，因而『啓賢』之說遂取得了統治地位而幾乎成爲定論。乃至有人（惠棟、江聲）據此以懷疑《墨子・非樂》所說的『啓乃淫溢康樂』，認爲『啓乃』當作『啓子』，『啓是賢王，何至淫溢』？其實都是受了正統派儒家任憑己意修改古代傳說的欺騙的。

啓雖然因淫佚而敗德，未足稱賢，卻傳說他有賢臣孟涂，司神于巴，巴人來訟於孟涂之所的，只要血見於衣，立刻就會被執定罪。正爲孟涂斷案略施小術，曲直立辨，不至於枉屈無辜，故說他有好生之德。實際上這種傳說，也不過就是如像皐陶神羊之類，表明在生產水平低下、認識事物能力也較低的古代人們，渴望辨別善惡是非；現實生活中既然難於辦到，只好寄幻想於神蹟，而統治者也正好利用人們的這種宗教心理以遂其統治。然而斷案要憑血見於衣、或神羊的抵觸以定罪疑，它的反面也就說明着在古代社會，無辜被冤的人實在是較爲普遍了。

孔甲

一

夏后氏孔甲，田於東陽萯山，天大風晦盲，孔甲迷惑，入於民室[一]。主人方乳[二]。或曰：『后來，是良日也，之子是必大吉[三]。』或曰：『不勝也，之子是必有殃[四]。』后乃取其子以歸，曰：『以爲余子，誰敢殃之？』子長成人，幕動，坼橑[五]，斧斫斬其足，遂爲守門者。孔甲曰：『嗚呼有疾，命矣乎[六]！』乃作爲《破斧之歌》，實始爲東音[七]。（《呂氏春秋·音初篇》）

注釋

[一]『夏后氏』：禹受禪爲天子，國號夏，亦稱夏后氏，其後子孫遂以爲氏族之名。『孔甲』：夏王，不降的兒子，啟的九世孫。『田』：獵。『東陽萯山』：即東首陽山，其地在今河南省孟津縣界，爲吉神泰逢之所司，見《山海經·中次三經》。郭璞云：萯音 bǎo。『晦盲』：晦冥。

[二]『乳』：産子。

〔三〕「后」：國君。「之子」：此子。

〔四〕「不勝」：命不勝福。勝，音 shèng。「殃」：災禍。

〔五〕「幕動，垀樑」：帷幕牽動，屋樑崩塌。垀，裂；音 chā，樑，樑。

〔六〕大意說，唉唉，原本是好好的，偏偏卻出了毛病，看來真是命中注定了。

〔七〕「東音」：東方的樂音。

解說

見後。

二

帝孔甲立，好方鬼神事〔一〕，淫亂。夏后氏德衰，諸侯畔〔二〕之。天降龍二，有雌雄，孔甲不能食〔三〕，未得豢龍氏〔四〕。陶唐〔五〕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六〕於豢龍氏，以事孔甲。孔甲賜之姓曰御龍氏〔七〕，受豕韋之後〔八〕。龍一雌死，以食夏后，夏后使求，懼而遷去〔九〕。（《史記・夏本紀》）

師門者，嘯父〔一〇〕弟子也，食桃李花〔一一〕，亦能使火〔一二〕，爲夏孔甲龍師〔一三〕。

孔甲不能順其意〔四〕，殺而埋之外野。一旦，風雨迎之，訖〔五〕，則山木皆焚。孔甲祠而禱之〔六〕，還而逆死。（《列仙傳》卷上）

注釋

〔一〕「方」：通做，倣效的意思。

〔二〕「畔」：通叛，背叛。

〔三〕「食」：飼養叫食，以食與人也叫食，見下文「以食夏后」；音ㄙˋ。

〔四〕「豢龍氏」：豢，養，音ㄏㄨㄢˋ。傳說帝舜時有董父好龍，以豢龍服事帝舜，帝舜使任豢龍之官，其後子孫遂以爲氏族之名。

〔五〕「陶唐」：堯的稱號。

〔六〕「擾龍」：馴龍。

〔七〕「御龍氏」：御，也是養的意思。

〔八〕「受豕韋之後」：《史記》集解引賈逵云：「祝融之後，封於豕韋，殷武丁滅之，以劉累之後代之。」按豕韋，古國名，春秋時爲衞地，在今河南省滑縣東南。

〔九〕「以食夏后」：見前注〔三〕。「夏后使求，懼而遷去」：《史記》集解引賈逵云：「夏后既饗，而又使求致龍，劉累不能得而懼也，《傳》曰：『遷于魯縣。』」按魯縣，即今河南省魯山縣，《傳》，即《左傳》。

〔一〇〕「嘯父」：古仙人，在曲周市上補履，數十年人不識。弟子奚母得其作火法，臨上三亮山，與梁母

別，列數十火而昇。見《列仙傳》。

〔二〕「食桃李花」：據說吃了桃李花有使人長生不老的功效。

〔三〕「使火」：又稱「作火」、「行火」，即人火自燒，是古仙人由凡登仙的重要手段之一，參見「炎帝諸女」章第三節「解說」。

〔三〕「龍師」：馴龍的官的稱號。

〔四〕「孔甲不能順其意」：不能順適師門馴龍的心意。大約在馴龍問題上，孔甲自有一套主張，與師門意見不合。

〔五〕「訖」：完畢，音ㄏㄜˋ。

〔六〕「祠、禱」：祭祀，祈禱。

解說

孔甲是啓的九世孫，是夏王朝快要結束時的一個昏暴的國君，關於他，有一些神話傳說。最著名的，是作《破斧之歌》和畜龍。作《破斧之歌》，僅見於《呂氏春秋・音初篇》。但《音初篇》所記有關音樂創始的傳說，如簡狄燕卵，塗山候人之類，均可以和先秦古籍所記的傳說互相印證，則作《破斧之歌》的傳說，亦必本於先秦古籍，自無可疑。這一段傳說，牽連着一段有關古神泰逵的神話。《山海經・中次三經》云：

和山，其上無草木而多瑤碧，實爲河之九都。是山也五曲，九水出焉，合而北流，注于河，其中多

蒼玉。吉神泰逄司之，其狀如人而虎尾（郭璞注：或作雀尾），是好居於荂山之陽，出入有光。泰逄神動天地氣也（郭璞注：言其有靈爽能興雲雨也。夏后孔甲田於荂山之下，天大風晦冥，孔甲迷惑，入於民室，見《呂氏春秋》也）。

原來孔甲在荂山打獵所遇到的大風，就是能興雲雨的吉神泰逄所鼓起來的。吉神本來是賜福於人的（例如《太平廣記》卷二九一引《汲冢瑣語》記敍晉平公在澮水上遇見貍身而狐尾的首陽山神，卽吉神泰逄，師曠就向他賀喜），但在特殊的情況下，卻也能予人以禍殃。荂山的大風就是吉神給孔甲的淫遊的一次嚴重警告。孔甲不自儆省，反而以國君之尊，大言不慚地要作他人命運的支配者。最後少年的足被斧子斬斷，不能擔任其他重要職務，還是只能做一個看門人。孔甲這才理會到國君的威權不是萬能，到底支配不了人的命運，因此才在作《破斧之歌》之前感慨地發出『嗚呼有疾，命矣乎』的歎聲。孔甲所說的『以爲余子，誰敢殃之』的少年的終於受到禍殃，這禍殃大約也正是吉神泰逄所施爲的，其目的就是要打擊暴君的驕橫。

關於孔甲畜龍，有劉累和師門兩段傳說。劉累的傳說始見於《左傳》昭公二十九年，就是本節所錄《史記》的記敍所本。《史記》說『天降龍二』，《左傳》且說：『孔甲擾於有帝，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各有雌雄。』『擾』是順的意思，『有帝』，舊於此無釋，我看還是應該釋

爲上帝。意思是說，孔甲敬順上帝，上帝賜以乘龍，黃河、天漢各有二頭，二頭中又有雌雄之分。這大約就是《史記》所說孔甲『好方鬼神事』的結果。上帝賜乘龍於像孔甲這樣的淫昏之君，足見上帝也還是昏闇不明。孔甲得到龍而不能馴養，沒落的貴家公子劉累爲孔甲馴養龍，馴養不久就死掉一頭雌的，其手段的不高明由此可知。但是他居然異想天開，『潛臨以食夏后』（《左傳》），把死掉的雌龍暗中做成肉醬給孔甲奉獻上去，冀圖投其口腹之好，邀功取賞。哪知孔甲吃了雌龍的肉，忽然想起雌龍，叫人向劉累索取，劉累無計可施，只得舉家搬遷，逃走了事。這是孔甲畜龍的一種情況。另一種情況，就是關於師門替孔甲畜龍的傳說。這傳說雖然比較後起，但和劉累的傳說比照起來，也不失爲有其意義。傳說描述了一個有骨氣的古仙人，用他死後的精魂來抗擊了暴君的專橫。師門爲孔甲馴龍，孔甲不能順其意，那就是說，孔甲自有一套馴龍的辦法，不能順適師門的心意；反過來說，正直的師門更是順適不了孔甲的心意，因此他才被『殺而埋之外野』。神話的奇蹟在這時候發生了：『一旦，風雨迎之，訖，則山木皆焚』。固然可以解釋爲師門死後的冤魂作怪，但也可解釋爲古仙人雖然身遭殺害，也用法術採取了自焚自燒的重要步驟以由凡登仙。至於孔甲『祠而禱之，還而道死』的遭遇，與其說是由於仙人的報復，毋寧說是由於暴君自己的驚恐。報復也罷，驚恐也罷，就無煩我們仔細去查究了。

王　亥

胲作服牛〔一〕。（《世本》張澍稡集補注本）

有困民國，勾姓而食〔二〕。有人曰王亥，兩手操鳥，方食其頭。王亥託于有易、河伯僕牛〔三〕。有易殺王亥，取僕牛。河伯念有易，有易潛出，爲國于獸，方食之，名曰搖民〔四〕。帝舜生戲，戲生搖民。（《山海經·大荒東經》）

殷王子亥賓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縣臣〔五〕殺而放之〔六〕，是故殷上甲微〔七〕假師于河伯以伐有易，滅之，遂殺其君縣臣也。（《山海經·大荒東經》郭璞注引古本《竹書紀年》）

王子夜之尸，兩手、兩股、囫、首，皆斷異處〔八〕。（《山海經·海內北經》）

該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終弊于有扈，牧夫牛羊〔九〕？

千協時舞，何以懷之？平脅曼膚，何以肥之[一〇]？
有扈牧豎，云何而逢？擊床先出，其命何從[一一]？
恆秉季德，焉得夫朴牛？何往營班祿，不但還來[一二]？
昏微遵跡，有狄不寧，何繁鳥萃棘，負子肆情[一三]？
眩弟並淫，危害厥兄，何變化以作詐，而後嗣逢長[一四]？（《楚辭・天問》）

注釋

〔一〕該：音gāi，即王亥。「服牛」：馴牛。

〔二〕「困民國」：困民的困字，吳其昌《卜辭所見殷之先公先王三續考》謂當是因字之誤。因民，即後文所謂的搖民，疑是「勾姓而食」。郝懿行云：「勾姓下，而食上，當有闕脫。」這句話的確語意不完。但我疑心「而」或是「黍」字的缺損，黍，篆書作𥝱，缺其禾字的上半，即與而形近易譌。「勾姓黍食」，意義就很明顯了。

〔三〕言王亥以所馴服的牛（自然也包括羊）寄託於有易族人與河伯。此處的「僕牛」，即《世本》所說的「服牛」，亦即《楚辭・天問》所說的「朴牛」。僕、服、朴音皆相近。有易，古氏族名，其居地在今河北省易縣一帶。

〔四〕「河伯念有易」：原作「河念有易」，伯字從王念孫校增。言河伯哀念有易族人，使之潛化而出，爲

國於荒野禽獸之中，方食此禽獸，名曰搖氏。

〔五〕『緜臣』：緜，同綿，宋本作綿。

〔六〕『殺而放之』：既殺戮而又放逐之。之，指王亥統率的一羣人，其中包括王亥的弟弟王恆，大約王亥被殺之後，王恆乃被放逐。

〔七〕『殷上甲微』：原作『殷主甲微』，上字從宋本改。

〔八〕『王子夜』：疑卽王子亥，『夜』『亥』形近易譌；王亥史稱『殷王子亥』，又慘遭殺戮，與此尸象相合。『兩手、兩股、匈、首，皆斷異處』：原作兩手、兩股、匈、首、齒皆斷異處，江紹原《殷王亥慘死及后君王恆上甲微復仇之傳說》（見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華北日報》副刊『中國古占卜術研究』）謂齒字與首字形近而衍，是也，從刪。如此則王亥慘遭殺戮，係尸分爲八（胸首各二，加上兩手、兩股凡八），合於『亥有二首六身』（《左傳·襄公三十年》）的古代民間傳說。

〔九〕『該』：卽王亥。『季』：卽王亥之父冥。《國語·魯語》：『冥勤其官而水死。』韋昭注云：『冥，契後六世孫根圉之子，爲夏水官，勤於其職而死於水。』卽此。『臧』：善。『弊』：敗。『有扈』：卽有易。四句郭沫若譯：王亥承受着季的基業，學習着他父親的善良，爲什麼終於死在有易，遺失掉了僕夫與牛羊？

〔一〇〕四句大意說，王亥初到有易，有易國君以曼妙歌舞，懷來遠人；出豐盛飲食，接待貴賓，以至王亥兄弟到後不久，卽身體肥澤，脅爲之平，脅理爲之輕細。曼膚的曼，就是輕細的意思。

〔一一〕『牧豎』：牧童。四句大意說，有易的牧童，在什麼地方發現王亥和綿臣妻子的奸情？發現之後，

在床上殺死了王亥，當先跑出，這又是出於誰的指使、命令？

〔三〕「焉」：於是。「秣牛」：服牛，馴牛。四句郭沫若譯：王恆也承受着季的基業，於是乎得到了牧牛；爲什麼還要到有易去請求恩情，不想替兄報仇？近是。「往營班祿」四字不甚可解，當即是到有易去請求恩情，惟「不但還來」，疑是說王恆在有易有所留戀，不即回來：自然，這當中也就有「不想替兄報仇」之意了。

〔四〕「昏微遵跡」：昏微，即上甲微，昏同昏。史傳以爲上甲微爲王亥之子，惟據卜辭，王亥與上甲微之間，尚有王恆一世，又據《天問》詩意，上甲微實當爲王恆之子，不當爲王亥之子。則所謂昏微遵跡者，乃遵王恆之跡，向有易求索牛羊也。「有狄不寧」：有狄，即有易；上甲微既興問罪之師，有易因而爲之不得安寧。「繁鳥萃棘」：繁鳥，衆鳥；萃，止：衆鳥止於荒野的荊棘，是有易已慘遭屠戮的景象。「負子肆情」：負，讀爲婦，即婦；負子肆情，謂上甲微肆情於有易族的婦子，言其任意屠戮也。

〔五〕「眩弟」：眩，當是胲字之譌，胲弟，即亥弟，指王恆，「而後嗣逢長」：原作後嗣而逢長，從王逸注引一本改。逢長，繁昌。四句大意說，王恆與兄同爲淫亂之行，因而危害到其兄的生命，爲什麼像這樣善於拿變化來從事欺詐的人，他的後代子孫反而會繁昌，據此詩意，上甲微說成是王恆的兒子當更可信。

解說

當夏民族逐漸走向衰弱道路的時候，東方的殷民族開始强大興盛起來。殷民族的興盛，是以王亥被有易族人殺害、上甲微興師復仇、滅了有易的傳說故事爲其標誌的。這一傳說故事，含有相當濃厚的神話因素。惜乎因爲年代久遠，材料不足，所可憑依的僅有《山海經》、古本《竹書紀年》、《楚辭·天問》等書的幾段記敍，或者語焉而不詳，或者文字有缺奪譌衍，要想據此以勾畫出它的本來面貌，是困難的。現在根據學者們研究的成果，和本人的粗淺理解，略述故事的情節如次：——

在東方草原上過着遊牧生活的殷民族，從玄鳥降生的祖先契開始，傳了六七代，傳到王亥手上，由於王亥對於馴養牛羊特有研究，使畜牧事業進一步發展起來，牛羊成羣，鋪山蓋野。王亥和他的弟弟王恆，決定親自率領牧夫們，趕一大羣牛羊到北方有易族高爽的地方去畜牧，並且和那裏的人進行些交易。有易族大約是殷民族的一個旁支，和殷民族有着親屬的關係，兩族人一向往來密切。他們中間隔着一條黃河，黃河的水神河伯和兩族人都很友善，時常給他們以濟渡的方便。這一回王亥趕了牛羊到有易去畜牧並做生意，也是靠了河伯的幫忙，才平安地渡過了波濤洶湧的驚險的黃河。

有易的國君綿臣，聽說貴賓趕了牛羊到來，萬分高興，熱情地接待着他們，又是曼妙的歌舞，又是豐盛的飲食。弟兄倆在有易一住就是好幾個月，異國的舒適生活，使他們都

長養得肥胖胖的，連胸脯兩邊的肋骨都隱沒在肥肉當中，看不見了。

健壯的王亥更是一個大食客。他常兩手捧着一隻煮得半熟的碩大的野鳥，津津有味地喫着牠的頭，可見他的食慾是多麼旺盛。

王恆雖然也還是喜歡喫，可是他更喜歡美貌的女人。有易國君綿臣的妻子年輕貌美，王恆來到不久就把她當做追求的對象，後來終於追求到手。綿臣的妻因對綿臣的年老不滿，王恆來到之前她已和綿臣手下一個青年衛士有些曖昧關係，現在和王恆交往還不上算，又對穩重的王亥發生了興趣。由於她主動向王亥表示好感，王亥就做了愛情的俘虜，卻不知道弟弟已經比他佔先了。

這一來關係更複雜了：王恆憤恨哥哥搶奪他的所愛，敢怒而不敢言；青年衛士憤恨兩個異國王爺的淫縱無禮，更是怒火中燒；但是由於王恆的失意，青年衛士和王恆之間，暫時又以利害關係互相勾結。

終於有一次，王亥去赴綿臣妻的幽會，王恆覷着了個實在，便暗中把這消息告訴了青年衛士。青年衛士正找機會要殺人報仇，得到這消息，馬上懷着鋒利的斧子跟踪前去。這時，酒醉的王亥正在酣眠，綿臣的妻卻已應綿臣之召先去了。正是下手的好機會，青年衛士不顧一切，舉斧便砍。可憐的王亥便毫無知覺地被殺死在床上了。殺他之後，爲了洩憤，

還將尸身分解爲八：兩手、兩腿、加上腦袋和胸脯各橫斷爲二——共是八塊。後世民間傳說的「亥有二首六身」，大約指的就是這回事。

青年衛士殺死王亥，氣勢洶洶，當先跑出，卻不知道業已被人發覺，因此一出來便被捉住。人們把他押送到老王綿臣那裏，一問情由，真相大白。老王大怒，登時發下命令，除了將死者王亥帶來的牧夫和牛羊全部沒收，還把王恆驅逐出境。至於衛士擅自殺人和王后所犯的過錯，則由於種種原因，終於被寬恕了。

王恆狼狽不堪地回到東方草原，把王亥被殺經過作了歪曲報導，草原上的人們憤恨有易族人殘暴無禮，當卽擁戴王恆做了新王，急忙興師整旅，圖謀報仇。

王恆怕問罪之師一興，自己的馬脚難免就要暴露，便自告奮勇前去有易索還牛羊。

王恆到了有易，有易族人知道殷民族的實力雄厚，王恆又新登大位，未可小視，只得仍照先前的禮數款待迎接他。當他一開口，先前沒收的牧夫和牛羊就馬上發還給了他。但是浪蕩子的王恆這回在有易終於墜歡重拾，有所留戀，卻遲遲不想回國了。這樣一住就是好些時間，有易君臣拿着這個老無賴委實也沒有辦法。

東方草原上的人們，見王恆久去不回，以爲又有什麼變故，便又擁立王恆的兒子上甲微做了新王。上甲微雖然年輕，卻是個賢王，見有易族人殺害了伯父，現在又把父親扣留

起來，實在太驕橫無禮，決心統領軍隊，去和有易族人見個高下。

大軍浩浩蕩蕩到了黃河邊上。上甲微找水神河伯商量，請求把他的軍隊渡過黃河。河伯對於這項請求，真也感到爲難，因爲他和有易族人也是好朋友，怎忍心讓好朋友去吃苦頭呢？但是託他幫忙的這邊也是好朋友，受了這麼大的委屈，又這麼義正辭嚴，最後還是只得勉勉强强把上甲微統領的大軍平安地渡過了黃河。

有易王聽說上甲微帶領軍隊殺來，心裏着慌，想是爲了王恆久留不歸，趕緊派遣使臣去說明事實的真相，上甲微聽了，半信半疑。但是箭已離弦，勢難收住，於是仍舊指揮大軍，繼續向有易前進。

可憐年老的有易王，對於戰爭，素無準備，敵人來了，只好匆忙應戰。雜湊的軍馬，怎能當草原上驃悍的鐵騎，不消幾仗，就殺得有易族的軍隊瓦解土崩，最後小小的一座王城也被攻破，老王綿臣則被殺死在城破後的一場混戰中。大軍一進城，上甲微就趕緊差人去尋覓父親王恆，可是遍尋無着，想來這個老浪子，也是在混亂中給憤恨的有易族人殺死了。上甲微在悲痛和怒惱之下，更相信父親被扣留是真，於是縱容軍隊，在城裏城外，大肆屠殺、姦淫、擄掠。只殺得小小一個國家，幾乎連人煙都快斷絕了。到處只見一些怪模怪樣的野鳥，站在樹梢或荒野的荆棘叢中，望着地面上的死人，張開翅膀，啞啞地叫。

夏桀

桀之力制觥伸鉤，索鐵歙金，椎移大犧，水殺黿鼉，陸捕熊羆[一]。（《淮南子·主術篇》）

夏王率遏衆力[二]，率割夏邑[三]，有衆率怠弗協[四]，曰：『時日曷喪？予及女皆亡[五]！』（《書·湯誓》）

桀既棄禮義，淫於婦人，求美女，積之於後宮，收倡優、侏儒、狎徒能爲奇偉戲者，聚之於旁[六]。造爛漫之樂，日夜與末喜及宮女飲酒[七]，無有休時。爲酒池，可以運舟，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犓[八]其頭而飲之於酒池，醉而溺死者，末喜笑之以爲樂。（《列女傳·夏桀末喜》）

后桀命扁伐岷山，岷山女於桀二人，曰琬，曰琰[九]。后愛二女，斲其名於苕華之玉[一〇]，而棄其元妃於洛，曰妹喜氏。以與伊尹交，遂以夏亡[一一]。（《繹史》

夏桀宮中有女子化爲龍，不可近；俄而復爲婦人，甚麗，而食人。桀命爲蛟妾，告桀吉凶。（《述異記》卷上）

夏桀之時，爲長夜宮於深谷之中，男女雜處，十旬不出聽政，天乃大風揚沙，一夕填此宮谷。（《博物志·異聞》）

夏桀之時，費昌之河上，見二日，在東者爛爛將起，在西者沈沈將滅，若疾雷之聲〔二〕。昌問於馮夷〔三〕曰：『何者爲殷？何者爲夏？』馮夷曰：『西夏東殷。』於是費昌徙族歸殷。（《博物志·異聞》）

注釋

〔一〕『制觡』：觡，角；音 gé，這裏指帶角的野獸；制觡，言力足以制服帶角之獸。『索鐵』：絞鐵。『斂金』：斂金，斂，音 sǎn。『椎移大犧』：義未詳。大犧或作大戲，許慎注：戲，大旗也，則椎移大犧或即推移大旗之意。然《晏子春秋·內篇諫上》云：『昔夏之衰也，有推侈大戲，……足走千

里，手裂兕虎。』又以爲是人名，疑終莫明。『黿鼉』：黿，大鼈；音 yuán。鼉，一名鼉龍，又名豬婆龍；音 tuó。

〔二〕『夏王率遏衆力』：夏王，指桀。率，音 lǜ，語辭，無意義；以下二率字同。遏，通竭，盡的意思。夏王用繁重的徭役來竭盡了人民的力量。

〔三〕『率割夏邑』：割，宰割。夏邑，夏都。又用嚴刑峻法來宰割夏都的人民。

〔四〕『有衆率怠弗協』：有衆，羣衆；怠，懈怠；協，和。羣衆都仇視其君，怠於勞作，與桀離心離德，不一條心。

〔五〕『時日曷喪？予及女皆亡』：時日，是日，猶言你這個太陽；曷，何不；予，我們；女，同汝，指夏桀；皆亡，俱亡。大意說：你這個可惡的太陽，爲什麼還不滅亡？如果你滅亡，我們都願意和你一同滅亡。羣衆作此誓言，蓋夏桀嘗云：『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也，日有亡乎？日亡，吾亦亡。』（《新序·刺奢》）『皆亡』云云，可見羣衆憎恨他之深。

〔六〕『倡優』：倡，樂人；優，俊伶。『侏儒』：矮人。『狎徒』：親暱而至於可以狎玩的人。『奇偉戲』：奇妙而壯觀的各種玩樂遊戲。

〔七〕『爛漫之樂』：放浪的音樂。『末喜』：即妹喜，亦作妹嬉。

〔八〕『斡』：音 wò，同龌，絡的意思。

〔九〕『扁』：人名，桀臣。『岷山』：即岷山氏，以居於岷山，遂以爲氏族之名。岷山在今四川省松潘縣北。『女於桀』：進女於桀。

〔10〕『斲』：雕刻；音zhuó。『若華之玉』：美玉。

〔11〕『遂以夏亡』：遂以此而亡夏。《御覽》一三五引此作遂以間夏，謂以此離間夏國君臣，使之終至於敗亡也。

〔12〕『費昌』：人名，桀臣，爲桀的宗族。『之河上』：到黃河岸上。『爛爛』：日初出光華閃動貌。『若疾雷之聲』：在二日的一出一入之間，又聞空中有霹靂之聲。

〔13〕『馮夷』：水神河伯之名，又作冰夷；馮，音píng。

解說

夏桀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荒淫暴虐的國君，由於淫虐和剝削、壓迫人民，引起人民羣衆的仇視和反抗，終於自己作了自己王朝的掘墓人，爲一個比較弱小的東方的殷民族所乘，而顛覆於殷民族之手。在夏代和殷代的交替之間，有一些關於夏桀、伊尹和成湯的神話傳說，來描繪這個變動的歷史時代。這些神話傳說，在古書的記載裏，往往也就成了歷史的組成部分，和歷史交織、糅混在一起，乃至於難於分辨了。

關於夏桀，《書·湯誓》首先記敍了那個有名的『時日曷喪？予及女皆亡』的人民的詛咒，於以見他壓榨人民之酷和人民對他的嫉恨之深，至於具體敍寫到他的淫行暴政的種種，那就書傳紫紫，舉不勝舉；這裏所錄《列女傳》的敍寫，只不過是畧見他荒淫殘暴的一

斑駁了。

《列女傳》所寫的末喜，卽妹喜，正如夏桀之爲中國歷史上第一個荒淫的暴君一樣，她也被當作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敗國亡家的「女寵」，因此列之於「孽嬖」之首，以爲鑑戒。但這只不過是封建社會文人士大夫的偏見，其實是不公正的。姑且不論別的，單是撰諸他書所記的同類傳說，妹喜也還是和一般處於奴隸地位的女人一樣，由於玩弄她們的男性的喜新厭舊，而有着由得寵到失寵的不幸遭遇，並不是一直得寵。可是妹喜的性格是剛强的，受了非人的虐待，她會報復。《楚辭・天問》：「桀伐蒙山，何所得焉？妹嬉何肆，湯何殛焉？」記的就是這回事。伐蒙山，就是伐岷山；所得，得到的就是岷山氏的名叫琬、琰的兩個美貌姑娘；妹嬉何肆，就是遭到拋棄，肆志於報復；湯何殛，就是湯使伊尹與妹喜交，得到妹喜的幫助，終於滅亡夏國。證以本節所錄《竹書紀年》的記敍，意思是很明白的。王逸釋爲「夏桀征伐蒙山之國而得妹喜」云云，那是錯誤。如此說來，則妹喜的「敗國亡家」，不是由於得寵，而是由於失寵；並且也不是敗自己的國，亡自己的家，而是敗征服者的國，亡征服者的家；因爲妹喜也像琬、琰一樣，原是被征服國國君的女兒，是作爲戰利品而被虜掠去的。《國語・晉語一》說：「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妹喜女焉。」就是證明。《列女傳》說妹喜「女子行，丈夫心」，從她的不堪一再受辱，決計用行動來報仇雪恥的果毅

來說，倒是十分恰當的，然而已經應當是褒辭，不應當是誅語了。

至於《述異記》所記的蛟妾和《博物志》所記的長夜宮等神話，當然是較後起的神話，無非說明桀的荒淫以及上天對這淫昏之君所施的『以示儆戒』的薄懲而已，意義並不很大；並且它們是否真正出自民間也還是值得懷疑，因此這裏從闕錄供參攷，不仔細討論了。

倒是《博物志》所記的費昌見二日並出的神話有些意思。《路史》後紀十三注引《論衡》（今本無）云：『（夏桀）時兩日並出，東者焰，西者沈，費昌問馮夷，答云：「東若（者）爲商，西爲夏。」』乃徙族之商。」如果所引無誤，那麼此說至少在東漢以前就已經流傳而爲《博物志》所本了。這段神話之所以還有些意思者，緣桀嘗以日之不亡喻其天下之鞏固，而此則西日將沈，東日方升，從這裏也表現出了與『時日曷喪』性質相同的人民的怨毒，此其一；水神河伯原和殷人是舊交，其答費昌的問詢，雖然不過是解釋天象，而右殷左夏之意也可以從中看出，足見它和『王亥託於有易河伯僕牛』的古神話是一脈貫通的，此其二；費昌原是夏的宗族，聽了河伯的解說，就趕緊『徙族歸殷』，後來且爲湯御以伐夏（《史記·秦本紀》），可見暴君的末日，直弄得衆叛親離，此其三。有此三者，故仍錄出以供研究。

伊尹

成湯東巡，有莘愛極[一]，何乞彼小臣，而吉妃是得[二]？水濱之木，得此小子[三]，夫何惡之，媵有莘之婦[四]？（《楚辭·天問》）

有侁氏女子採桑，得嬰兒於空桑之中，獻之其君，其君令炊人養之[五]。察其所以然[六]，曰：其母居伊水之上，孕，夢有神告之曰：『臼出水而東走，毋顧。』明日，視臼出水，告其鄰，東走十里，而顧其邑，盡爲水，身因化爲空桑。故命之曰伊尹。（《呂氏春秋·本味篇》）

伊尹黑而短，蓬頭而髯，豐上兌下，僂身而下聲[七]。（《晏子春秋[八]·內篇諫上》）

伊尹爲莘氏女師僕，使爲庖人[九]。（《墨子·尚賢下》）

湯思賢，夢見有人負鼎抗俎[一〇]對己而笑。寤[一一]而占曰：『鼎爲和味，俎者割截天下，豈有人爲吾宰[一二]者哉？』初，力牧之後曰伊摯，耕於有莘之野，湯聞，

以幣聘〔三〕，有莘之君留而不進。湯乃求婚於有莘之君，有莘之君遂嫁女於湯，以摯爲媵臣，至亳，乃負鼎抱俎見湯也〔四〕。（《太平御覽》卷三九七引《帝王世紀》）

湯得伊尹，祓之於廟，薰以萑葦〔五〕，燔以爝火，爨以鑊鼎〔六〕，明日設朝而見之，說湯以至味。（《呂氏春秋·本味篇》）

注釋

〔一〕「有莘爰極」：有莘，東方國名，亦氏族名，即《呂氏春秋》所謂有侁氏；爰，於是；極，到：於是到了有莘國。

〔二〕『小臣』：謂伊尹。『吉妃』：謂有莘氏女。王逸云：『言成湯東巡狩，從有莘氏乞勾（丐）伊尹，因得吉妾之妃以爲內輔也。』

〔三〕「小子」：亦謂伊尹；傳說伊尹生於空桑，故云。

〔四〕「媵」：送女適人叫媵，音ㄩㄥˋ，即陪嫁；言有莘氏何所惡於伊尹，而使伊尹爲陪嫁之臣陪嫁其女於湯。

〔五〕『有侁氏』：即有莘氏；侁、莘音同。『烇人』：庖人；烇，音ㄑㄩㄢˊ。

〔六〕『察其所以然』：考察襄兒所以生於空桑之故。

〔七〕「蓬頭而髯」：原作蓬而髯，於義不順，頭字據孫星衍校補。髯，頰毛。『豐上兌下』：豐，廣，

兌，通銳；言其頭上廣下銳。「僂身而下聲」：僂身，曲背；下聲，語聲低沈。

〔八〕「晏子春秋」：書名，凡八篇，舊題晏嬰撰，實後人掇集嬰遺事而成。

〔九〕「師僕」：師而兼僕，當即擔任教師職務的宮廷奴隸。「庖人」：廚師。

〔一〇〕「鼎、俎」：鼎，古烹飪之具，三足兩耳。俎，切肉之薦，今稱砧板。

〔一一〕「鼏」：音ㄇㄧˋ。

〔一二〕「宰」：輔弼之臣。

〔一三〕「力牧」：人名，相傳爲黃帝臣。「伊摯」：伊尹名摯，故亦稱伊摯。「以幣聘」：幣，玉、馬、皮、丰、璧、帛，古皆稱幣，言湯以幣爲禮，聘伊尹於有莘。

〔一四〕「亳」：音ㄅㄛˊ，成湯所都之地，一作薄，在今河南省偃師縣西。「負鼎抱俎見湯」：緣伊尹本爲庖人，今爲媵臣送女，乃仍操其舊業，故負鼎抱俎見湯，非如他書所云，伊尹欲干湯而無由，乃以割烹要之也。

〔一五〕「祓」：音ㄈㄨˊ，一種除災求福的祭典。「廟」：太廟，祭祀祖宗的地方。「薰以萑葦」：四字原無，從畢沅校增。薰，灼；萑葦，荻草，萑，音ㄏㄨㄢˊ。

〔一六〕「爝以爐火」：爝，音ㄐㄩㄝˊ，燭照的意思；爐火，爐，音ㄌㄨˊ，祭祀時所舉火叫爐火。「釁以犧牷」：釁，音ㄒㄧㄣˋ，殺牲取血以塗器物的罅隙叫釁。犧牷，宗廟祭祀所用的牲畜叫犧，牛壯大有力叫牷，牷，音ㄑㄧㄢˊ。

解說

《楚辭・天問》：『帝乃降觀，下逢伊摯，何條放致罰而黎服大說？』郭沫若譯：上帝走到人間觀察下情，碰到那位小臣伊尹，把夏室滅了，把夏桀逐了，老百姓爲什麼高興？（《屈原賦今譯》）這段神話的具體內容究竟怎樣，現在已經不可得而知了，但是在夏代和殷代的交替之間，伊尹是關係着歷史車輪運轉的重要人物，卻是沒有疑問的。因之，也和歷史上有些著名人物一樣，有關於他的不平凡的降生的神話傳說。《天問》所說『水濱之木，得彼小子』，記敍的就是伊尹生於空桑的這事。這當然也還是感生神話的變體，它之不同於感生神話者，是神話裏又加入了新的成分，使故事的情節更曲折了，看來也不像是感生了，實際上還是感洪水而生的。這段神話，《天問》王逸注所述的和《呂氏春秋》又稍微有些不同：作爲洪水徵兆的，《呂氏春秋》是『臼出水』，王逸注所述的是『臼竈生黿』。黿就是蛙的本字。蛙是水族動物，臼和竈都生了蛙，當然也就預兆着洪水快要到來。除此而外，其餘大體上都是相同的。

關於伊尹的狀貌，也有些傳聞的歧異。《晏子春秋》作『蓬頭而髯』，《荀子・非相》卻作『面無鬚麋（眉）』，『無鬚眉』和『髯』當然是正相反的，不過《古文瑣語》亦作『赤色而髯』，三占從二，則『髯』之說或者更近於古貌。

非獨此也，就連伊尹和成湯的關係，也有不同的說法。《楚辭・天問》說：『成湯東巡，

有莘爰極，何乞彼小臣，而吉妃是得？」是成湯因求賢而得吉善之妃。《呂氏春秋・本味篇》和《帝王世紀》均同此說。而《史記・殷本紀》卻說：「阿衡（伊尹）欲干湯而無由，乃爲有莘氏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是伊尹因欲干湯而自請爲有莘氏媵臣。兩種不同的說法，當然也是有些互相矛盾的。考較起來，成湯求賢之說，或者更近於古。這和殷武丁訪求傅說，周文王訪求呂尚都是同一類型的傳說。至於伊尹干湯的說法，則或者是受了戰國時代遊說博辯風氣影響而產生的。它始於《孟子・萬章篇》，《萬章篇》說：『伊尹以割烹要湯』，蓋是戰國時有爲此說而孟子力辯其無的。而《韓非子・難言篇》乃繼之說，伊尹說湯『七十說而不受，身執鼎俎爲庖宰，昵近習親，而湯乃僅知其賢而用之』，把『割烹要湯』之說似乎竟證實了。《淮南子・泰族篇》則比以上所說更進一步：「伊尹憂天下之不治，調和五味，負鼎俎而行，五就桀，五就湯。」完全把伊尹描寫做一個遊說之士的模樣，顯然是以今度古的臆說，是不足爲據的。故本篇所錄，仍取求賢之說。至於《帝王世紀》說伊尹『負鼎抱俎見湯』，則固是其庖人的本色，非有意爲之，並不足異。只是前面所說「耕於有莘之野」云云，恐不足信。此說當是本諸《孟子・萬章篇》，而《萬章篇》所說，或者也是信口開河的臆說，因爲作奴隸（宮廷奴隸）的伊尹，是不會像《萬章篇》所描寫的那麼瀟灑自由的。

本節最後所錄的一段『湯得伊尹、祓之於廟……』的傳說，很有意思。它說明奴隸的進身是多麼艱難：即使是號稱爲『賢王』的成湯，在把奴隸伊尹提拔到一個生活的新的梯級（那怕是微小的梯級）的時候，也要鄭重其事，採取種種麻煩的手段，像『薰以萑葦、爝以爟火、釁以犧牷』等，來祓除他身上的不祥。而初『見』成湯的伊尹呢，也不敢侈口便論天下事，而是以『至味』說湯，仍不離他庖人的本行，然後才在說『至味』中寓其勸說成湯進取天下的意思。這段傳說既不同於『割烹要湯』之說，也不同於『耕於有莘之野』之說，倒頗反映了一些歷史的真實，所以說它很有意思。

成湯

一

湯晳而長，頤以髯，兌上豐下，倨身而揚聲〔一〕。（《晏子春秋·內篇諫上》）

夏桀無道，皋〔二〕諫者，湯使人哭之。（《帝王世紀集校》第三）桀怒湯，以諛臣趙梁計，召而囚之均臺，寘之種泉，嫌於死〔三〕。湯乃行賂，桀遂釋之。（《繹史》卷一四引《太公金匱》〔四〕）

桀爲無道，湯乃惕懼，憂天下之不寧，欲令伊尹往視曠夏〔五〕。恐其不信，湯由〔六〕親自射伊尹。伊尹奔夏，三年，反報于亳，曰：「桀迷惑於末嬉，好彼琬、琰，不恤其衆，衆志不堪，上下相疾，民心積怨〔七〕。皆曰：『上天弗恤，夏命其卒〔八〕。』」湯謂伊尹曰：『若告我曠夏盡如詩〔九〕。』湯與伊尹盟，以示必滅夏。伊尹又復往視曠夏，聽於末嬉。（《呂氏春秋·慎大篇》）

湯乃興師，率諸侯，伊尹從湯，湯自把鉞〔一〇〕，以伐昆吾〔一一〕，遂伐桀。（《史記・殷本紀》）

注釋

〔一〕『晳』：人色白叫晳，音ㄒㄧˊ。『頤』：面頰。『倨身』：倨，傲；倨身，言其身常仰，作倨傲不遜狀。

〔二〕『臯』：即罪的本字。

〔三〕均臺：即鈞臺，亦曰夏臺，夏代獄名，在今河南省禹縣南。『寘』：同置。『羑里』：《楚辭・天問》作『重泉』，王逸注：『地名也。』疑即鈞臺內設置的地下水牢。『嫌』：近的意思。

〔四〕『太公金匱』：書名，凡二卷，撰人及時代均不詳（《隋書經籍志》已著錄，成書當在隋以前），已佚，清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及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均有輯錄。

〔五〕『矌夏』：義未詳。盧文弨云：『矌夏似言刖夏。』疑是。意思就是叫伊尹去夏作間諜。

〔六〕『由』：於是。

〔七〕『恤』：顧。『疾』：憎惡。

〔八〕『命』：年命。

〔九〕『若』：汝。『謀』：志，心中所豫想的。這句話大意說，你告訴我爲間於夏的情形，和我所豫料的完全符合。

〔一〇〕『鉞』：大斧，音yuè。

〔二〕『昆吾』：古國名，夏伯昆吾封於此，地在今河北省濮陽縣東。

解說

見後。

二

緣鵠飾玉，后帝是饗，何承謀夏，桀終以滅喪〔一〕？（《楚辭・天問》）

有人無首，操戈盾立，名曰夏耕之尸。故成湯伐夏桀于章山〔二〕，克之，斬耕厥〔三〕前。耕既立，無首，走厥咎〔四〕，乃降于巫山〔五〕。（《山海經・大荒西經》）

遝〔六〕至乎夏王桀，天有賚命〔七〕，日月不時，寒暑雜至〔八〕，五穀焦死，鬼呼於國〔九〕，鸛〔一〇〕鳴十夕餘。天乃命湯於鑊宮〔一一〕，用受夏之大命。湯焉敢奉率其衆，是以鄉有夏之境〔一二〕。帝乃使陰暴毀有夏之城〔一三〕。少少〔一四〕，有神來告曰：『夏德大亂，往攻之，予必使汝大堪〔一五〕之。予既受命於天，天命融隆〔一六〕火于夏城之閒西北之隅。』湯奉桀衆，以克有夏〔一七〕，屬諸侯於薄〔一八〕。（《墨子・非攻下》）

湯受命而伐之，戰於鳴條〔一九〕；桀師不戰，湯遂放桀，（桀）與末喜嬖妾同舟流於海，死於南巢之山〔二〇〕。（《列女傳·夏桀末喜》）

注釋

〔一〕這四句意義雖明，王逸釋爲伊尹負鼎俎以滋味說湯，湯承用伊尹之謀以伐夏，桀終以滅亡，恐非。『后帝』實當是上帝，不當是湯。郭沫若譯：『夏桀用鴻鵠的羹，玉鉉的鼎，來饗祀上帝，他承受着夏代的基業，爲什麼終於滅亡？』近之，應從此釋。

〔二〕『章山』：傳說中地名，未詳何在。

〔三〕『厥』：其，指韋山。

〔四〕『走厥咎』：逃避其罪；咎，罪過。

〔五〕『降于巫山』：郭璞云：『自竄於巫山。』

〔六〕『遷』：及；音 tiǎn。

〔七〕『皓命』：孫詒讓云：『皓疑當爲酷，謂嚴命也。』

〔八〕『寒暑雜至』：雜至，亂至；言寒暑錯亂而至，失其常節。

〔九〕『鬼呼於國』：原作鬼呼國，於字從孫詒讓《墨子閒詁》校增。

〔一〇〕『鵠』：同鶴。

〔一一〕『鑐宮』：傳說中地名，未詳所在；鑐，音 gāo。

〔一三〕『焉』：於是。『衆』：人民。『鄉』：同向。

〔一四〕『帝』：上帝；言上帝乃使祝融暗中暴毀有夏之城。

〔一五〕『少少』：少時。

〔一六〕『堪』：畢沅云：『堪，《藝文類聚》、《文選》注引作戡。』按作戡是也；戡有勝、克的意思，見《爾雅・釋詁》。

〔一七〕『融』：祝融。『隆』：降。

〔一七〕『以克有夏』：原作『以克有』，蘇時學云：『有下脫夏字』，是也，從補。

〔一八〕『屬』：聚。『薄』：同亳，湯都。

〔一九〕『鳴條』：古地名，在今山西省安邑縣北。

〔二〇〕『南巢』：古地名，在今安徽省巢縣東北。

解說

比較起伊尹來，有關成湯的神話傳說倒是相當一致，沒有那麼些分歧。大家都公認他是一個賢王。首先表現在他的網開三面，德及禽獸的故事上。《呂氏春秋・異用篇》說：『湯見祝網者置四面，……湯收其三面，置其一面，更教祝曰：「昔蛛蝥作網罟，今之人學紓，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漢南之國聞之，曰：「湯之德及禽獸矣！」四十國歸之。』從《呂氏春秋》記敍了這個故事以後，《新書・諭誠》、《新序・雜

事》等都紛紛記敘之，可見人們對它的興趣。除此而外，還有『湯獻牛荊之伯』（《越絶書·吳內傳》）、『葛伯仇餉』（《孟子·滕文公下》）等故事，在一再美化着他的『仁德』。這些故事的見諸記述，雖然可能有一些民間傳說的依據，但無疑也有許多誇大增飾的成分。作爲一個新興奴隸主的成湯能够領導羣衆起來推翻舊的奴隸主的統治而建立新的統治，除了所謂『仁德』，更多的當是計謀，才能使其目的得以實現。《呂氏春秋·慎大篇》所記敘的成湯叫伊尹到夏王朝去做諜報工作，爲了取信於敵方，還扮演了一齣『親自射伊尹』的苦肉計，這就是成湯的計謀。當伊尹從夏王朝帶了情報回來報告成湯時，成湯還說：『你告訴我的和我心中所豫想的完全符合。』更足見他的老於謀算。《管子·輕重篇》也說：『女華者，桀之所愛也，湯事之以千金；曲逆者，桀之所善也，湯事之以千金：內則有女華之陰，外則有曲逆之陽，陰陽之議合，而得成其天子，此湯之陰謀也。』因而所謂『仁德』的成湯其實是計謀的成湯。

《山海經·大荒西經》所記的成湯伐夏桀於章山斬夏耕的神話是很奇特的，看光景，頗有點近似於刑天斷首的神話。故郭璞於其下注云：『亦刑天尸之類。』是不錯的。所不同者，一個是鬥志昂揚，雖遭殺身而猶不懈的英雄，一個卻是『走厥咎』——逃避罪過的膿包貨。這段神話的詳細內容已不可得而知了，不過從成湯所斬的能够以無首而逃罪的夏耕看，成湯身上所具有的神異本領卻是可以想見的。如果和刑天的神話相比，成湯幾乎就居於天神的地位了。

更從《墨子・非攻下》所記的火神祝融助殷滅夏的神話看，成湯的天神性更是明顯：成湯伐夏，是親受上帝之命於鑊宮的。《詩・玄鳥》說：『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也是說成湯征取疆域於四方，曾親受上帝之命。這些地方，顯然就帶有奴隸主階級的天命思想，雖然也是神話，已經要算是神話的末流了。

成湯伐夏取得勝利，統有天下之後，又有大旱七年（或說五年）、桑林禱雨的傳說。這個傳說是很著名的，許多古籍都有記敘。例如《文選・思玄賦》李善注引《淮南子》（今本無）說：『湯時，大旱七年，卜，用人祀天。湯曰：「我本卜祭爲民，豈乎自當之（此處文字疑有脫誤）。」乃使人積薪，剪髮及爪，自潔，居柴上，將自焚以祭天。火將然，卽降大雨。』從這個傳說，我們可以看出上古時代民智未開，確有以人祭天、將人放在柴堆上活活燒死的野蠻風習，而成湯的『以身爲犧牲、用祈福於上帝』（《呂氏春秋・順民篇》）的行爲，揆諸實際，與其說是出於主動，毋寧說是出於被動倒更近情理些。正如鄭振鐸在《湯禱篇》裏說：『湯之將他自己當作犧牲，這乃是他的義務，這乃是他被逼着不能不去而爲犧牲的。他是君，他是該負起這個祈雨的嚴重的責任的！除了他，別人也不該去。他卻不去不成！』至於去了以後而果降大雨，當然也只能說是偶然的幸遇，並不是什麼『至誠格天』。像這類和宗教迷信關係較密的『神話』，我們就只好『割愛』，不再選錄了。

傅說

傅說之狀，身如植鰭〔一〕。（《荀子・非相》）

傅說居北海之洲，圜土之上，衣褐帶索，庸築於傅巖之城，武丁得而舉之，立爲三公〔二〕。（《墨子・尚賢下》）

武丁夜夢得聖人，名曰說，以夢所見，視羣臣百吏，皆非也。於是乃使百工營求之野，得說於傅險中〔三〕。是時說爲胥靡〔四〕，築於傅險，見於武丁。武丁曰：『是也。』得而與之語，果聖人，舉以爲相，殷國大治。（《史記・殷本紀》）

傅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五〕。（《莊子・大宗師》）

注釋

〔一〕『傅說』：說，音ㄩㄝˋ。『植鰭』：梁啓雄《荀子柬釋》引郝懿行云：『鰭在魚之背，立而上見，駝背人似之，然則傅說亦背僂歟？』其說是也。鰭，音ㄑㄧˊ。

〔二〕『圜土』：獄城；獄形圜，故叫圜土；疑當是地窖、土牢之類，故云『圜土之上』。『衣褐帶索』：

褐，粗布衣；索，繩；以粗布衣爲衣，以繩爲帶，是賤者的服飾。「庸」：通傭，被僱於人叫庸。「築」：築土。「傅巖」：地名，亦稱傅險，在北海之洲的獄城附近，傅說的得姓以此。「武丁」：殷王，即高宗，成湯的十世孫。「三公」：官名；周以太師、太傅、太保爲三公，此云三公，蓋是以後世官制擬前古也。

〔三〕「百工」：百官。「營求」：謀求。「傅險」：即傅巖。

〔四〕「胥靡」：胥，相；靡，隨；把犯人拘縛起來，使他們相隨而服役，謂之胥靡，蓋是輕罪服刑的囚徒之稱。

〔五〕「傅說得之」：之，指道。「奄」：覆。「東維」：維，隅；謂箕宿和斗宿之間，天漢津的東隅。「箕」、「尾」：二星宿名，箕謂箕星，尾謂尾星，均二十八宿中東方的星宿。「列星」：星之有列位者稱列星，按即恒星，就是古人所說的二十八宿。

解說

人化爲星的神話，在我國，是不多的。前有高辛氏的兩個兒子閼伯、實沈，因兄弟鬩牆，被化爲參商二星，東出西沒，永不相見；後有這裏所說的傅說，卻是因爲賢能，死後其精神「乘東維，騎箕尾」，在箕星和尾星之間，化做了一顆小小的星宿，就叫傅說星。箕尾，或作辰星，《楚辭・遠遊》：「奇傅說之託辰星兮，羨韓衆之得一。」或作龍尾，《莊子・大宗師》陸德明音義引崔譔說：「傅說死，其精神乘東維，託龍尾，……今尾上有傅說星。」

辰星，就是房星；龍尾，就是尾星：都是屬於二十八宿中東方的星宿。大約相傳傅說死後化作東方天邊的一顆小星，或在房星、或在箕星和尾星之間，故記述略有參差不一。陸德明音義又說，崔本此下更有『其生無父母，死，登假三年而形遯……』等二十二字。無父母，那麼就是作爲一個遺腹子而母親也死於產育的可憐的孤兒；登假三年而形遯，是說他死後三年就消遯了他的形骸，化身爲天上的星宿。總之，傅說化星的傳說已帶有一些仙話的氣味，故《楚辭·遠遊》才以之比於赤松子、韓衆等仙人的行跡，這當然已是較後起的傳說了。其初大約只是如像成湯得伊尹於陵臣，文王得呂尚於屠釣，是一個求賢得賢的故事，後來才有了化星神話的傅會。然而就連這較後起的化星神話，由於古書的記敘簡略，其內容究竟如何，如今也不可得而詳了。

關於傅說版築於傅巖的傳說，諸書所記，亦小有異同。一說傅說是以胥靡卽囚徒的身份而築於傅巖（《呂氏春秋·求人篇》、《史記·殷本紀》），一說是庸築卽受僱而築於傅巖（《墨子·尚賢下》、《拾遺記》卷二）。《晉·說命》孔安國傳云：『傅氏之巖，在虞虢之界，通道所經，有澗水壞道，常使胥靡刑人築護此道。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之，以供食也。』更把後一說的情景敍寫得極其清楚明白。但是揆諸實際，恐怕仍當以胥靡之說爲是，而代胥靡之說則不免因其賢而有所諱飾，失其本真了。

紂

帝紂資辨[一]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手格[二]猛獸，知[三]足以距諫，言足以飾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四]，以爲皆出己之下。好酒、淫樂，嬖於婦人[五]，愛妲己[六]，妲己之言是從。於是使師涓[七]作新淫聲，北里[八]之舞，靡靡[九]之樂。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而盈鉅橋之粟[一〇]。益收狗馬奇物，充仞[一一]宮室，益廣沙丘[一二]苑臺，多取野獸蜚鳥[一三]置其中。慢於鬼神[一四]，大最[一五]樂戲於沙丘，以酒爲池，縣肉爲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間[一六]，爲長夜之飲。百姓怨望，而諸侯有畔[一七]者。（《史記·殷本紀》）

紂乃爲炮格[一八]之法，膏銅柱[一九]，加之炭，令有罪者行其上，輒墮炭中，妲己乃笑。（《列女傳·殷紂妲己》）

洪水出朝歌城西北，東南流[二〇]。老人晨將渡水而沈吟難濟，紂問其故。左

右曰：『老者髓不實，故畏寒也〔二〕。』紂乃於此斮脛〔三〕而視髓也。（《水經注・洪水》）

（比干）迺强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剖比干觀其心〔四〕。（《史記・殷本紀》）

九侯有好女，入之紂。九侯女不意淫，紂怒，殺之，而醢九侯〔五〕。鄂侯爭之彊，辨之疾，並脯鄂侯〔六〕。西伯昌〔七〕聞之，竊歎。崇侯虎〔八〕知之，以告紂，紂囚西伯羑里〔九〕。（《史記・殷本紀》）

注釋

〔一〕『資辨』：資，資質；辨，辨別，指辨別事物的能力。

〔二〕『格』：擊。

〔三〕『知』：通智。

〔四〕以自己的才能來矜誇於羣臣百官，以自己的聲譽來顯耀於天下諸侯。

〔五〕『好酒淫樂』：好，愛好；言愛好酒與淫樂之事。『嬖』：寵愛；音ㄅㄧˋ。

〔六〕『妲己』：有蘇氏美女，紂伐有蘇，有蘇氏以妲己進於紂，有寵。

〔七〕『師涓』：紂時樂師名叫涓的。

〔八〕『北里』：地名，未詳。孫棨《北里志》云：『平康里入北門，東回三曲，即諸妓所居之聚也。』後世

遂留娼妓所居之處爲北里。

〔九〕『靡靡』：淫靡。

〔一〇〕『鹿臺』：臺名，在紂都朝歌城中，其大三里，高千尺。『鉅橋』：倉名。

〔一一〕『充仞』：充滿。

〔一二〕『沙丘』：地名，在今河北省平鄉縣東北，紂作宮苑於此。

〔一三〕『蜚鳥』：蜚同飛。

〔一四〕『慢於鬼神』：怠慢於敬事鬼神。

〔一五〕『最』：聚，音ㄗㄨㄟˋ。

〔一六〕『縣』：懸的本字。『倮』：同裸，裸體。

〔一七〕『畔』：通叛，背叛。

〔一八〕『炮格』：原作炮烙，格字據王照圓《列女傳補注》改。炮格之刑乃是：膏銅柱，加之炭，令有罪者行其上』，明係橫放如格，非直豎如柱，後人不明古義改格爲烙，炮烙之刑就成了傳說地獄中抱銅柱的情景（《封神演義》第六回便是如此描寫的），當然是錯的。《漢書·谷永傳》：『榜箠膹於炮格』，字正作格。

〔一九〕『膏銅柱』：以油塗銅柱。

〔二〇〕『淇水』：水名，亦名淇河，在今河南省境。『朝歌』：紂都，故城在今河南省淇縣北。

〔二一〕『故畏寒也』：原作故晨寒也，畏字據楊守敬《水經注疏》校改。

〔三三〕「斬」：斬，音ㄓㄢˇ。

〔三四〕「比干」：殷王子，紂的叔父。「遒」：同乃。

〔三四〕「九侯」：紂時諸侯，一作鬼侯。「醢」：古喜字。「醢」：肉醬，音ㄏㄞˇ，此處作動詞用，卽以人作肉將的意思。

〔三五〕「鄂侯」：紂時諸侯。「彊」：同強。「脯」：乾肉，音ㄈㄨˇ，此處作動詞用，卽以人作乾肉的意思。

〔三六〕「西伯昌」：卽周文王。周文王名昌，爲西伯，故稱西伯昌。

〔三七〕「崇侯虎」：紂之佞臣。

〔三八〕「羑里」：殷獄名，一作牖里，今河南省湯陰縣有牖城，卽其地。聞一多《周易義證類纂》云：「古獄整地爲窖，故牖在室上，如今之天窗然，書傳稱殷獄曰牖里，或以此歟？」其說可供參攷。

解說

《論語・子張》載：『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這幾句話比較真實地道出了關於紂的傳說的底蘊。作爲一個暴君，紂確實是最典型的。有人曾經統計古籍所載紂所爲的荒淫暴虐諸事，爲數乃至於七十（見顧頡剛《紂惡七十事的發生次第》——《古史討論集》），可謂是洋洋大觀了。這當中一部分固然是有着古代民間傳說的依據，而大部分則必然是出於臆想，將暴君可能發生的罪惡全部推在紂的

身上。不惟如是，就連桀紂的傳說看來也有互相模倣、展轉鈔襲的地方。《路史・發揮六・關龍逢》說：『大抵書傳所記桀紂之事，多出模倣。如《世紀》等倒曳九牛，撫梁易柱，引鉤伸索，握鐵流湯，傾宮瑤室，與夫瑇臺三里，金柱三千，車行酒、騎行炙，酒池糟丘，脯林肉圃，宮中九市，牛飲三千，丘鳴鬼哭，山走石泣，兩日並出，以人食獸，六月獵西山，以百二十日爲夜等事，紂爲如是，而謂桀亦如是，豈其俱然哉？』羅泌以歷史的眼光看待神話，議論常多迂執，惟獨這段議論，卻有獨到之處，雖然也還未達於一間。桀紂傳說看來之所以有互相模倣的地方者，只因爲二人同爲暴君，同是被誅伐的箭垛式的人物，每枝誅伐的箭可以射在這個箭垛上，也可以射在那個箭垛上，不必一定真個互相模倣，自然就會形成彼此的類同。自然，這當中因爲紂畢竟去古未遠，人們對他壞的印象保存猶新，兼以戰勝民族誇大宣傳他的罪惡，所以他身上被射的箭也就最多，《論語》所記子貢的那番慨歎，實際的情況就是如此。

在有關紂的傳說中，倒是妲己的傳說值得探討。《書・牧誓》說：『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楚辭・天問》也說：『殷有惑婦何所譏？』又說：『彼王紂之躬，孰使亂惑？』其中有人，呼之欲出，注解者以爲卽是妲己，照史傳的記敍看，恐怕應該是的。妲己之名始見於《國語・晉語一》：『殷辛伐有蘇，有蘇氏以妲己女焉，妲己有寵，於是乎與膠鬲比而亡殷。』

妲己原來也和妹喜一樣，是被大國所戰敗的小國國君的女兒，被當作女奴隸進奉去贖罪而爲紂所看中因而『有寵』的。但據《周書・克殷篇》，紂似乎以後又別有新歡，妲己也曾由『有寵』到「失寵」。《周書・克殷篇》說：『武王乃適二女之所，既縊。』孔晁注：「二女，妲己及嬖妾。」這注多半是出於臆想，靠不大住。《克殷篇》所說『既縊』的『二女』，應當只是紂的不包括妲己在內的『嬖妾二女』，如傳說中桀所嬖幸的琬、琰然。《史記・周本紀》正作：『（武王）已而至紂之嬖妾二女，二女皆經，自殺。武王又射，三發，擊以劍，斬以玄鉞，縣其頭小白之旗。』未言妲己，明妲己不是殉情自殺而與二女同列。妲己的下落，見於《殷本紀》。《殷本紀》說：『周武王遂斬紂頭，縣之白旗，殺妲己。』妲己的死乃是被殺。《列女傳・殷紂妲己》乃謂『武王遂致天之罰，斬妲己，頭縣於小白旗，以爲亡紂者是女也。』是把二女事移之於妲己。孔晁注的附會也可能是由此而來。據以上所說，那麼曾經『有寵』的妲己後來也還是不得不像妹喜那樣失寵而讓位於紂所另外嬖幸的二女了（桀紂傳說很多類同，在這一點上竟也這麼相似，真是教人詫異）。奴隸有奴隸的怨恨，於是正像妹喜的『與伊尹比而亡夏』一樣，妲己也『與膠鬲比而亡殷』（《晉語一》）。膠鬲，韋昭注：『殷賢臣也，自殷適周，佐武王以亡殷也。』賢臣不見容於昏君，也只好是『棄暗投明』。但所謂『比而亡』云云，恐怕真是有計畫地朋比勾結、裏應外合以達到最後覆亡殷國的目的，非僅如韋氏注所說『其功

用周「而比功」的意思。至於達到目的、有功於周而仍被武王所殺者，這當中自然有傳說的紛歧牴牾，主要恐怕還是由於後來封建統治者對於女性的偏見，所以雖有功而仍舊傳說她是被殺了。紂的滅亡，首先應當是荒淫暴虐的紂的自取滅亡，其次才是作爲女奴隸而一再受辱的妲己的怨恨報復，因而促使了紂的加速滅亡，而不是如像《書・牧誓》說的什麼「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等等鬼話爲其滅亡原因的。

周文王

（文王）黯然而黑，幾然而長，眼如望羊，心如王四國〔一〕。（《史記・孔子世家》）

紂既囚文王，文王長子曰伯邑考，質於殷，爲紂御〔二〕，紂烹以爲羹，賜文王。曰：『聖人當不食其子羹。』文王得而食之。紂曰：『誰謂西伯聖者？食其子羹，尚不知也。』（《帝王世紀集校》第五）

文王囚於羑里，太顛、閎夭、南宮括、散宜生之屬，往見文王〔三〕。文王爲瞽右目者，言紂之好色；栝楊其腹者，言欲得其寶也；蹀躞其足者，使迅疾也。於是周流求之以獻紂〔四〕。（《繹史》卷一九引《古今樂録》〔五〕）

散宜生乃以千金求天下之珍怪，得騶虞〔六〕、雞斯之乘〔七〕，玄玉百工〔八〕，大貝百朋〔九〕，玄豹黄羆，青豻〔一〇〕白虎，文皮千合〔一一〕，以獻於紂。（《淮南子・道應篇》）

閎夭之徒患之，乃求有莘氏美女〔三〕，驪戎之文馬〔四〕，有熊九駟〔五〕，他奇怪物，因殷嬖臣費仲而獻之紂。紂大說，曰：『此一物〔六〕足以釋西伯，況其多乎？』乃赦西伯。（《史記・周本紀》）

注釋

〔一〕『黯』：黑貌。『幾』：長貌；通頎。『望羊』：近視的意思。《史記》集解引王肅曰：『望羊，望羊視。』按望羊即罔象，罔象，模糊不清的光景；望羊視，謂視物模糊不清，即近視也。『心如王四國』：王，音ㄨㄤˊ，君臨的意思。四國，四方之國。言其心志廣大，有如君臨四方之國。

〔二〕『質於殷』：爲人質於殷。『御』：駕車。

〔三〕『太顛、閎夭、南宮括、散宜生』：四人俱文王賢臣，號稱文王四友。

〔四〕『瞋』：通瞝，瞪眉叫瞝，眉瞪目必動，謂向其眯眼示意。『柎桴其腹』：柎，弓把，音ㄈㄨˋ，桴，擊鼓杖，音ㄈㄨˊ；這裏用作動詞，就是敲打的意思。文王拿弓把敲打自己的肚子。『蹀躞』：小步貌，音ㄉㄧㄝˊ ㄒㄧㄝˋ。『周流』：周游。

〔五〕『古今樂錄』：書名，六朝陳釋智匠撰，已佚，《說郛正續合刊》有輯錄。

〔六〕『騶虞』：傳說中的義獸，白虎黑文，尾長於身，不食生物，不履生草，應信而至。《山海經・海內北經》：『林氏國有珍獸，大若虎，五采畢具，尾長於身，名曰騶吾。』即騶虞也。

〔七〕『雞斯之乘』：夫戎文馬名，一名吉量，一名古黃，赤鬣白身，目若黃金，項若雞尾，乘之壽

千歲。

〔八〕『工』：三玉爲一工。

〔九〕『朋』：五貝爲一朋。

〔一〇〕『豜』：胡地野犬，音 jiān。

〔一一〕『文皮』：美皮。『合』：義未詳，疑當是兩張皮合爲一雙的意思。《古史考》：伏羲制嫁娶以儷皮爲禮。『儷皮』或即所謂『合』也。

〔一二〕『有莘氏』：氏族名，如姓，夏禹之後，即成湯求婚娶婦因得賢臣伊尹之族。

〔一三〕『驪戎之文馬』：驪戎，犬戎；文馬，即雒斯之乘。

〔一四〕『有熊九駟』：有熊，氏族名；四馬爲駟，九駟，即三十六匹馬。

〔一五〕『此一物』：指有莘氏美女。

解說

和傳說中的成湯一樣，文王也是一個以『仁德』著稱的君王。關於稱述他『仁德』的故事，有什麼斷虞芮獄（《詩·緜》毛萇注）呀、夢許槁骨（《新書·諭誠》）呀等等，以其多半出於美飾增益，文俱不錄。文王的『仁德』不但有類成湯，就連他的處境也和成湯相似：成湯被桀囚於鈞臺，由於行賂，才被釋放；文王被紂囚於羑里，也是多虧他的臣子太顛、閎夭之徒周游四海去求得美女珍寶來獻之於紂，才獲得同樣的結果。文王和成湯的傳說似乎就

是同一傳說的分化，而前者的某些地方(行賂被釋)，倒有鈔襲後者的可能；因爲後者具體，各書均有大同小異的記敍；前者抽象，僅見於晚出的《太公金匱》，使人不能不作這麼想。

關於文王被囚的羑里，唐封演《封氏見聞記》卷八有較詳細的記敍：『相州湯陰縣北有羑里城，周廻可三百步，其中平，實高於城外地丈餘；北開一門，相傳文王演《易》之所。曹子建《詰紂文》云：『崇侯何功？乃用爲輔；西伯何辜？囚之囹圄。囹圄既成，負土既盈。興立炮烙，賊害忠貞。』觀此意，見文王見囚之地，紂使負土，實成此城也。未詳子建所據。』按所據或者就是當時的民間傳說，這也是紂囚文王的一段異聞，是可以補充史傳記敍的闕佚的。

文王囚羑里的傳說，很富於戲劇意味。《帝王世紀》說他的大兒子伯邑考在殷做人質，替紂駕車子，暴虐的紂無憑白故殺了伯邑考，烹以爲羹，賜給拘囚中的文王。文王不知就裏吃了兒子的肉羹，惹得紂心花怒放，說：『誰說西伯是聖人，吃了兒子的肉羹居然還不知道！』因而放鬆了對於文王的警戒，就富於戲劇意味。這傳說以後又有所發展。一說『文王食子羹，佯不知，非甘也』(《抱朴子》外篇佚文——《意林》引)，是替紂對文王是『聖者』的懷疑作了辨解性的詮釋。另一說更謂文王佯不知而食其子肉，逃出羑里城之後，『下馬用手探之，物吐在地，其肉盡化爲菟兒，至今有吐子塚，在蕩陰四里地』(《武王伐紂平話》卷

中），是把這一段傳說神話化了；《封神演義》第二十二回「西伯侯吐子成兔」就是本此爲說。

至於《古今樂録》所記太顛、閎夭等入去羑里見到文王，文王向他們使眼色，拿弓把敲肚子等等，那戲劇性就更是明顯。這段故事實本於蔡邕《琴操·拘幽操》，連文字也大同小異，爲其所敍放在此處較順適，故選録了它。大約文王被囚、行賂獲釋的傳説，確爲秦漢民間所豔稱，以至後來增飾漸多，因而才有如《琴操》等書所描寫的情狀。司馬遷著《史記》，亦將行賂獲釋的傳説採入書中，非僅「好奇」，實緣古代歷史，大部分都是傳説；又兼古籍喪亡，文獻難徵，有不得已而爲之的苦衷。而歸有光乃譏評之云：「文王所以得免，當不在以美女文馬，此史公之陋也。」實際上倒並非「史公」的「陋」，而是後世俗儒拘於一偏未識其全的陋。因爲神話傳説也可以反映歷史，流傳於民間口頭的傳説，常使古代歷史栩栩如生地再現出來，事實雖不一定完全符合，而其精神卻是能够與本來面貌一致的。這就是司馬遷採傳説入歷史以恢復歷史舊觀的巨眼卓識，而《史記》一書多保存古代民間傳説，也是它可貴的一端。

姜太公

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一]。其先祖嘗爲四嶽[二]，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際，封於呂，從其封姓，故曰呂尚[三]。（《史記・齊太公世家》）

太公望齊之逐夫，朝歌之廢屠，子良之逐臣，棘津之雠不庸[四]。（《戰國策[五]・秦策》）

呂望嘗屠牛於朝歌，賣飯於孟津[六]。（《古史考》輯本）

呂望年七十，釣於渭渚[七]，三日三夜，魚無食者，望即忿脫其衣冠。上有農人者，古之異人也，謂望曰：『子姑復釣，必細其綸，芳其餌，徐徐而投，無令魚駭[八]。』望如其言，初下得鮒，次得鯉，刺魚腹得書，書文曰：『呂望封於齊。』望知其異。（《史記・齊太公世家》正義引《說苑》[九]）

文王夢天帝服玄穰以立於令狐之津，帝曰：『昌，賜汝望[一〇]。』文王再拜稽首，太公於後亦再拜稽首。（《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輯《周志》[一一]）

文王將田，史編布卜[一二]，曰：『田於渭陽，將大得焉，非龍非彲，非虎非羆，兆得公侯，天遺汝師[一三]。』文王乃乘田車，駕田馬，田於渭陽，卒見太公，坐茅以漁[一四]。（《六韜》[一五]）

周西伯獵，果遇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説[一六]。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子真是邪[一七]？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爲師。（《史記·齊太公世家》）

文王以太公望爲灌壇令，期年，風不鳴條[一八]。文王夢一婦人，甚麗，當道而哭。問其故，曰：『吾泰山之女，嫁爲東海婦[一九]，欲歸，今爲灌壇令當道，有德，廢我行。我行必有大風疾雨，是毀其德也[二〇]。』文王覺，召太公問之。是日，果有疾風暴雨，從太公邑外而過[二一]。文王乃拜太公爲大司馬[二二]。（《搜神記》卷四）

注釋

〔一〕『呂尚』：卽姜太公，有各種不同的異名：又叫呂望，又叫師望，又叫太公望，又叫師尚父，又叫姜牙或姜子牙，又叫太公涓，等等。『東海上人』：呂尚齊人，地近東海，故云。

〔二〕『四嶽』：官名，主管四時及四方諸侯之事。

〔三〕『虞、夏』：虞舜、夏禹。『呂』：地名，在今河南省南陽縣西。

〔四〕『齊之逐夫』：呂尚因家貧爲妻所逐，故云逐夫。『朝歌之廢屠』：朝歌，紂都；呂尚嘗賣肉於此，肉臭不售，故云廢屠。『子良之逐臣』：子良，人名，事迹未詳；意似謂呂尚嘗臣於子良，後爲所逐，故云逐臣。『棘津之雝不庸』：棘津，古水名，又名南津，或名濟津，在今河南省延津縣東北，已湮。雝，通仇，憎惡的意思。庸，通傭，受雇於人的意思。大意說呂尚爲棘津的人所憎惡，雖自售而不見雇於人。

〔五〕『戰國策』：書名，凡三十三卷，漢劉向集先秦諸國所記戰國時事而成。

〔六〕『孟津』：地名，在河南省孟縣南十八里。周武王伐紂，與諸侯盟於此，亦稱盟津。

〔七〕『渭渚』：渭，渭水；渚，水中小洲。

〔八〕『古之異人也』：也字原無，從《羣書拾補》輯《說苑逸篇》補。『綸』：釣魚綫。

〔九〕今本《說苑》無。

〔一〇〕『穢』：或作襘，衣屬，音未詳。『令狐之津』：傳說中地名，未詳所在。『昌』：文王名。

〔一一〕『周志』：書名，大約是戰國時人撰，已佚。

〔一三〕『田』：田獵。『史編』：名叫編的太史。『布卜』：布，陳；卜，灼龜。陳龜而灼龜之，視龜兆的縱橫以定吉凶，叫布卜。

〔一四〕『渭陽』：渭水的北岸；水北叫『陽』，和山南叫陽恰相反。『彪』：螭的或字，音ㄔㄨ，龍子的無角者。『兆』：灼龜以卜，觀其坼裂之文，以驗吉凶，叫做兆。

〔一四〕『田車、田馬』：田獵的車、田獵的馬。『茅』：草名，有白茅、青茅之別。

〔一五〕『六韜』：書名，凡六篇，舊題太公撰，其實撰人及時代均不詳（或係漢人），已佚。今本《六韜》又係後人纂輯改造，非復舊觀。此處所錄即今本《六韜》。

〔一六〕『說』：同悅。

〔一七〕『先君太公』：去世之父稱先君，父稱太公；此處先君太公連稱，即文王自稱其去世的父親。『適』：至。『子』：爾、汝；今言你。

〔一八〕『灊壇』：傳說中地名，未詳所在。『期年』：周年；期，音ㄐㄧ。『風不鳴條』：條，枝條；無使枝條鳴動的風，意即和風。這一句又常和雨不破塊對文連用，謂太公之德，常使風調雨順。

〔一九〕『泰山、東海』：泰山山神，東海海神。

〔二〇〕意思是說，太公之德，常使風調雨順，而我則非大風疾雨不能成行。若大風疾雨而行，則有損太公之德；如其不忍，則又廢行；處兩難之間，故哭。

〔二一〕泰山女乘文王召問太公的間隙，驅疾風暴雨從太公邑外經過，表明不敢廢太公之德的意思。

〔二二〕『大司馬』：周時官名，六卿之一，掌軍政。

了這種因素」這一故事，又大同小異地見於晉荀朗所著的《荀子》，《荀子》說：

太公涓釣隱溪，五十六年矣，不得一魚。季連往見之。太公涓踞石隱崖，不餌而釣，仰詠俯吟，暮則釋竿，其膝所處，石皆成臼，其跗觸石若路。季連曰：「釣本在魚，無魚何釣？」公曰：「不見殷王父之釣乎，涉蓬萊，釣巨海，投綸五百年矣，未嘗得一魚，方吾猶一朝耳。」果得大鯉，有兵鈐在其中。

——《繹史》卷一九引

把這位太公描寫得神韻飄逸而爲後來《水經注》的記敍所本。「不餌而釣」，傳到後來就成了姜太公釣魚用直鈎，《封神演義》第二十三回的敍寫就是如此，說是「寧在直中取，不向曲中求，不爲錦鱗設，只釣王與侯」。「只釣王與侯」云云，大約就是「刺魚腹得書」、「有兵鈐在其中」的演化了。

至於《搜神記》所載（亦見於《博物志》而文較簡）文王夢泰山女的故事更是把姜太公寫得近於神奇：憧憧爲了他的「有德」，連山神的女兒也得迴避而不敢觸犯他。究其實際，「有德」恐怕只不過是他一個次要的方面，更重要的，是他原本是具有神性的人物，故《太公金匱》既記述他有畫丁侯圖形射之使病又拔之使癒的本領，又記述他有當七神雪天遠來助周滅殷時設計探知其名而使諸神驚歎拱服的智謀（詳下章「解說」）。「姜太公在此，百無禁

忌。』——這句民間流傳的諺語也正說明了作爲具有驅神役鬼能力的他的特殊身份。因而如《封神演義》所寫的關於他的種種道法和神力，雖經渲染，亦有所本，並不足異了。

武王伐紂

一

武王伐紂，都洛邑，未成〔一〕。陰寒雨雪十餘日，深丈餘。甲子平旦〔二〕，不知何五大夫乘車馬從兩騎止王門外，欲謁武王〔三〕。武王將不出見，尚父〔四〕曰：『不可，雪深丈餘，而車騎無跡，恐是聖人。』太師尚父乃使人持一器粥出，開門而進五車兩騎，曰：『王在內未有出意，時天寒，故進熱粥以禦寒，未知長幼從何起？』

兩騎曰：『先進南海君，次東海君，次西海君，次北海君，次河伯、雨師、風伯〔五〕。』

粥既畢，使者具告尚父。

尚父謂武王曰：『客可見矣。五車兩騎，四海之神與河伯、雨師、風伯耳〔六〕。

南海之神曰祝融，東海之神曰句芒，北海之神曰玄冥，西海之神曰蓐收，河伯名馮夷，雨師名詠，風伯名姨，請使謁者〔一〕各以其名召之。』

武王乃於殿上，謁者於殿下門外引祝融進，五神皆驚，相視而歎。祝融拜。武王曰：『天陰遠來，何以教之？』皆曰：『天伐殷立周，謹來受命，願勑〔二〕風伯雨師，各使奉其職。』（《北堂書鈔》〔一九〕卷一四四引《太公金匱》）

周武王東伐紂，夜濟河，時雲明如晝，八百之族〔一〕，皆齊而歌。有大蜂狀如丹烏，飛集王舟。因以烏畫其旗，翌日而梟紂〔二〕，名其船曰蜂舟。（《拾遺記》卷二）

注釋

〔一〕洛邑，古地名，即今河南省洛陽市。『未成』：欲築王都於洛邑，一時尚未成就。此二字原無，從嚴可均《全上古、秦漢三國文·全上古三代文》輯《太公金匱》補。

〔二〕甲子平旦：古以干支紀日，甲子，即甲子日；平旦，雞鳴以後，天將明時。

〔一〕雨騎：騎，音ㄐㄧˋ，馬軍叫騎　不知何五大夫：大夫，古官名，位在卿之下，士之上；不知何

五大夫、不知來自何許的五個大夫。『謁』：請見叫謁。

〔五〕『尚父』：姜太公的尊稱，亦即後文的太師尚父。

〔五〕兩騎先介紹了乘車馬的五個大夫：南海君、東海君、西海君、北海君、河伯，然後自我介紹：雨師、風伯。

〔六〕『風伯』二字原無，從《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輯《太公金匱》補。

〔七〕『謁者』：官名，掌賓贊受事。

〔八〕『勑』：本作敕，告誡的意思。

〔九〕『北堂書鈔』：書名，凡一百六十卷，唐虞世南撰。

〔一〇〕『八百之族』：相傳武王伐紂，諸侯不期而會於孟津者，凡八百；此云八百之族，卽八百諸侯之族。

〔一一〕『翌日』：明日；翌，音ㄧˋ。『梟紂』：梟紂首的意思；梟首，古極刑名，殺人斬其首而懸於木上，叫梟首。

解說

武王伐紂的故事，大概說來，可以分爲神話和傳說兩個部分。神話的部分，記敍諸神助周滅殷的事蹟，而姜太公則表現爲一個具有神通和法力的人物。傳說的部分，主要是敍寫武王和姜太公在異常艱困的自然條件下，排除萬難，統率大軍向紂都朝歌奮勇前進，終

於取得最後勝利。其中姜太公尤其表現得剛毅果斷，有不信天命、不畏災變、不怕鬼神的精神。就其思想內容和給人的教育啓發而論，後者較之前者，更是高出許多。

武王伐紂，諸神助周滅殷的神話，始見於《墨子・非攻下》。《非攻下》說：「武王踐功(阼)，夢見三神曰：『予既沈漬殷紂于酒德矣，往攻之，予必使汝大堪之。』武王乃攻狂夫，反商之罔，天賜武王黃鳥之旗：『本來《書・武成》也有『惟爾有神，尚克相予，庶濟兆民，無作神羞』的話，是武王統率大軍會師牧野之前向神的祝辭(大意說：請求神賜予我以幫助，使我能濟渡廣大人民出於危難，而不至於給神帶來羞辱)，或當是諸神助周滅殷神話的所本。但一般以爲《武成》晚出，恐不足據。可據的還是如上所引《墨子・非攻下》的記敍。正如同篇所記夏殷之交有火神祝融助殷滅夏一樣，殷周之交也有不知名的「三神」助周滅殷。神的佑助一方面懲罰另一方，並非是「天意」如此，實際上乃是體現着人心的嚮往——人民對於暴君的憎恨，乃至設想有神來幫助正義的「王師」打倒他。

記敍諸神助周滅殷和姜太公的神通智謀的神話，有《太公金匱》和《六韜》。二書不詳成於何代，亦不詳撰人，惟《隋志》已有著錄，則成書當在隋前。惜均亡佚（今本《六韜》僞），僅可於各書的徵引中，略見一斑。

《太公金匱》所記敍的七神雪天遠來助周滅殷、太公使人持粥預先偵知其名、因而使諸

神歎服、甘心勤力王事的神話（這段神話又見於盧文弨輯錄的《尚書大傳續補遺》，只是文字較簡，大約就是《太公金匱》所本，足見秦末漢初它已經開始流傳了），不僅充分表現着太公的智謀，更重要的，還傳達出了這樣一個主題思想：人比神聰明，可以驅馭神，使神供人役使。神話因爲有了這個進步的主題思想而顯得生動有趣和精神煥發了。可是同書和《六韜》所記的另一神話卻具有着不同的情調——

武王伐殷，丁侯不朝，尚父乃盡丁侯射之。丁侯病，遣使請臣。尚父乃以甲乙日拔其頭箭，丙丁日拔目箭，戊己日拔腹箭，庚辛日拔股箭，壬癸日拔足箭。丁侯病乃愈。四夷聞之乃懼，越裳氏獻白雉。

——《藝文類聚》卷五九引《太公金匱》

是太公用巫術來制勝桀傲不馴的諸侯使之馴服，同舉弔民伐罪的義旗。在這裏，太公固然被表現爲一個具有神通和法術的神性人物，但也正如魯迅先生在《中國小說史略》裏評《三國志演義》寫諸葛亮說：『狀諸葛之多智而近妖』，《太公金匱》等書寫太公的神通和法術，實在也就有點妖氣。其後《封神演義》本此而又加以渲染，那妖氣就更是顯然。《論衡·恢國篇》云：「書傳或稱武王伐紂，太公陰謀，食小兒以丹，令身純赤長大，教言殷亡。殷民見兒身赤，以爲天神。及言殷亡，皆謂商滅。』也是『狀諸葛之多智而近妖』之類的。以其封建性的糟粕較多，文俱不錄。

至於《拾遺記》所記的武王伐紂，有丹鳥飛集王舟，因以此鳥畫其旗的神話，大約是本於《墨子・非攻下》所記的『天賜武王黃鳥之旗』的神話而又加以擴充的結果，就無需多說了。

二

周武王伐紂，卜筮之，逆，占曰：『大凶』〔一〕。太公推蓍蹈龜〔二〕而曰：『枯骨死草，何知吉凶！』（《論衡・卜筮篇》）

武王伐紂，雨甚雷疾，武王之乘〔三〕雷震而死。周公曰：『天不祐周矣！』太公曰：『君秉德而受之，不可如何也〔四〕。』（《太平御覽》一三引《六韜》）

武王伐殷，乘舟濟河，兵車出，壞船於河中。太公曰：『太子爲父報仇，今死無生〔五〕。』所過津梁〔六〕，皆悉燒之。（《太平御覽》四八二引《六韜》）

武王伐紂，渡於孟津，陽侯之波〔七〕，逆流而擊，疾風晦冥，人馬不相見。於是武王左操黃鉞，右秉白旄〔八〕，瞑目而撝之〔九〕，曰：『余任天下，誰敢害吾意者〔一〇〕？』於是風濟而波罷〔一一〕。（《淮南子・覽冥篇》）

武王伐紂，到于邢丘，楯折爲三，大雨三日不休〔一三〕。武王心懼，召太公而問曰：『意者紂未可伐乎？』太公對曰：『不然。楯折爲三者，軍當分爲三也；大雨三日不休，欲灑吾兵也〔一四〕。』武王曰：『然何若矣〔一五〕？』太公曰：『愛其人及屋上烏；惡其人者，憎其胥餘〔一六〕。咸劉厥敵，靡使有餘〔一七〕！』（《韓詩外傳》〔一八〕卷三）

甲子昧爽〔一八〕，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一九〕。誓已，諸侯兵會者車四千乘〔二〇〕，陳師牧野。帝紂聞武王來，亦發兵七十萬人距〔二一〕武王。（《史記·周本紀》）

紂將與武王戰，紂陳其卒，左臨右臨，鼓之不進，皆還其刃，顧以嚮紂也〔二二〕。（《新書》〔二三〕·《連語》）

武王左操黃鉞，右執白旄以麾〔二四〕之，（紂軍）則瓦解而走，遂土崩而下。（《淮南子·泰族篇》）

紂走，反入登子鹿臺之上，蒙衣其珠玉，自燔于火而死〔二五〕。武王持大白旗以麾諸侯，遂入，至紂死所。武王自射之，三發而後下車。以輕劍〔二六〕擊之，以

黃鉞斬紂頭，縣大白之旗。已而至紂之嬖妾二女，二女皆經[三七]，自殺。武王又射，三發，擊以劍，斬以玄鉞[三八]，縣其頭小白之旗。（《史記・周本紀》）

注釋

〔一〕『卜筮』：灼龜取兆叫卜，用蓍草占卦叫筮，古人往往兩者並用之。『逆』：不順，言龜兆和卦象俱不順。『占』：視龜兆卦象以定吉凶叫占。

〔二〕『蓍』：植物名，多年生草本，高二三尺，古人取其莖爲占筮之用。音ㄕ。『蹈』：踏。

〔三〕『乘』：御者。

〔四〕『秉』：持。『受』：取。大意說，只要你秉持其德去取伐紂的勝利成果，則雖天亦對你無可如何。

〔五〕『今死無生』：如今大家只有去和敵人拚死奮戰，不可存僥倖生還之意。今原作令，令就是武王所令，意思不佳，從《玉函山房輯佚書》輯《六韜》改。

〔六〕『津梁』：津，渡口；梁，橋梁；架橋於渡口以濟渡，故稱津梁。

〔七〕『陽侯之波』：陽侯，古之諸侯，有罪，自投於江，作了大波之神，陽侯之波，就是大波的意思。

〔八〕『黃鉞』：銅斧。『白旄』：旄，音ㄇㄠˊ。懸犛牛尾於竿頭，軍中持以指揮的。

〔九〕『頓』：張目；頓，音ㄉㄨㄣˋ。『撝』：同揮。

〔一〇〕大意說，我如今擔當着天下的重任，誰敢違犯我的意旨。

〔一一〕『風濟波罷』：風過波息。

〔一三〕『邘丘』：古地名，在今河南省溫縣東。『盾』：通盾。

〔一四〕『灑』：同洗。『兵』：甲兵，指甲仗軍器等。

〔一四〕『然何若矣』：那麼又怎樣呢？

〔一五〕『胥餘』：里落中的屋璧。

〔一六〕成劉厥敵，靡使有餘』：成、劉，均訓殺。成字在金甲文中作斧砍相連之形，故可訓殺。二句意爲全部殺光敵人，不要剩下一個。

〔一七〕『韓詩外傳』：書名，凡十卷，漢韓嬰撰。

〔一八〕『甲子昧爽』：甲子，甲子日；昧爽，義同平旦，即雞鳴以後，天將明時。

〔一九〕『朝』：朝晨。『牧野』：古地名，在今河南省淇縣南。『誓』：誓師。

〔二〇〕『乘』：音 shèng，一車四馬謂之一乘。

〔二一〕『距』：抵禦。

〔二二〕『左膺右膺』：膺，翼的借字，左膺右膺，謂紂軍的左翼右翼。『嚮』：同向。

〔二三〕『新書』：書名，凡十卷，舊題漢賈誼撰，實當是原本散佚，後人割裂《漢書》誼本傳之文而成。

〔二四〕『麾』：音義同揮。

〔二五〕『蒙衣其珠玉』：意謂以珠玉聯綴爲衣而衣之。『燔』：焚燒；音 fán。

〔二六〕『輕劍』：《周書·克殷篇》作輕呂，注云，輕呂，劍名，則此輕劍當即輕呂之劍。

〔二七〕『經』：縊，今謂之上吊。

〔二八〕「玄鉞」：鐵斧。

解說

在關於武王伐紂的傳說中，姜太公和武王都表現爲明決果斷的人，其中姜太公的這種性格尤其鮮明、突出，好些古籍都大同小異地記敘着它。在迷信神權的古代，卜筮曰凶，姜太公卻敢于推蓍蹈龜，罵道「枯骨死草，何知吉凶」，這是何等的膽識！武王的御者在大雷大雨中受震死了，連周公都害了怕，太公卻說『只要你一心去奪取勝利，天也把你無可如何』，又是何等的堅毅！武王乘舟渡河，兵車剛上岸，太公卽命人將船毀壞於河中，並焚毀所過的橋梁，說「太子爲父報仇，今死無生」，又是何等的剛勇！至於《韓詩外傳》所記敍的武王兵到邢丘，遇見大雨，太公解釋說這是天洗兵，又說什麼『咸劉厥敵，靡使有餘』等等的話，更是活寫出了一個勇敢堅定的人物形象。

傳說中『弔民伐罪』的武王的形象也很可愛，和姜太公相像，他也是極果敢堅毅的，本節所録武王師渡孟津遇風波事卽其一例。此外如《說苑·權謀篇》所記武王伐紂，遇大風折旆，大雨平地，武王均釋以『天落兵』、『天灑兵』等辭；《淮南子·兵略篇》所記武王伐紂遇諸艱厄，卒以果敢精神勝之而終於成功等，都可說明古代人們對武王的崇愛。然而武王也

有表現軟弱的時候，本節所錄那丘遇雨「心懼」，卽是一例。此外還有類似的傳說，見於他書的記載，而太公則無之，是武王實在又不及太公了。

至於武王伐紂，會師牧野，紂軍不戰而潰，前徒倒戈（奴隸起義），則諸書無異辭，本節所錄《新書・連語》記敍的「紂陳其卒，左瞻右瞻，鼓之不進，皆還其刃，顧以嚮紂」的情景，就正是如此。

成問題的是關於紂的死。《楚辭・天問》說：「伯林雉經，維其何故？何感天抑墜（地），夫誰畏懼？」郭沫若先生譯作「紂王和他的妃嬪爲何吊死，以衣蒙面，怕見天地？」有注云：

> 原作伯林雉經，舊注均以晉太子申生事爲解，殊不適。《史記・周本紀》：「紂走反入，登于鹿臺之上，蒙衣，其珠玉自燔於火，而死。……嬖妾二女皆經自殺。」細讀此文，紂王係自焚其珠玉，蒙衣而死，後人誤讀，故有「紂赴火死」之說。紂之死，當亦如二女之自經，故「武王親昨（鋸）紂頭，手污於血」（見《尸子》）。如係焚死，便無從再見血。鹿臺所在必爲林園，疑「伯林」本作柏林，園中多松柏也。
>
> ——《屈原賦今譯》，頁七九

郭沫若先生以「伯林」本作柏林而以紂王曾於此林上吊身死，頗有創見。《墨子・明鬼下》云：「武王逐奔入宮，萬年梓株，折紂而繫之赤環。」舊於「萬年梓株」無釋，今據此注，則「萬年梓株」實松柏之類，武王之所以「折紂（折絕紂首）而繫之赤環（朱輪）」者，當是紂於此

自縊而死遺下的尸身也，與郭說適可以印證。但是紂王上吊身死之說卽使成立，也不過是關於紂死的傳說中的一種，不能因此而便否認了更流行的『紂赴火死』之說。『紂赴火死』之說，實見於《周書・克殷篇》：『商辛奔內，登於鹿臺之上，屏遮而自燔于火。』又見於《世俘篇》：『甲子夕，商王紂取天智玄璜，蘧身厚以自焚。』《史記・殷本紀》亦云：『甲子日，紂兵敗，紂走入登鹿臺，衣其寶玉衣，赴火而死。』可見《周本紀》的『(紂)蒙衣其珠玉，自燔于火而死』的記敍，實在本當如此讀，並非『後人誤讀』而致誤。

關於紂死的傳說，除上所舉自縊、赴火二說之外，還有被殺之一說。《荀子・仲尼篇》注引《尸子》說：『武王親射惡來之口，親斫殷紂之頸，手污於血，不溫(盥)而食，當此之時，猶猛獸者也。』郭沫若先生據此以否定赴火說，謂：『如係焚死，便無從再見血』，亦未爲是。蓋兩種傳說，本各不相謀，殊不必將它們混爲一談。被殺之說，不僅《尸子》載之，亦見於他書。《淮南子・本經篇》說：『武王甲卒三千，破紂牧野，殺之於宣室。』高誘注云：『宣室，紂宮名；一曰，宣室，獄也。』《氾論篇》：『湯武有放弒之事。』高誘注更明白地說：『周武弒紂宣室。』惟《史記》褚先生《補龜策列傳》說：『紂不勝，敗而還走，圍之象郎；自殺宣室，身死不葬；頭懸車軫，四馬曳行。』所敍雖略有不同，而其結局則一。

除此而外，還有門死之一說。《新書・連語》說：『紂走，還於寢廟之上，身門而死，左

右弗肯助也。紂之官位與紂之軀，棄之玉門之外，民之觀者皆進蹴之，蹈其腹，蹷其腎，踐其肺，履其肝。周武王乃使人帷而守之，民之觀者，擁帷而入，提石之者，猶未當止。」雖然也可見到暴君結局的悲慘和人民對暴君怨憤的深切，但卻未免誇張形容，過甚其辭，關係到對歷史人物的正確評價問題。所以本書選録，還是只選赴火死之説。事實上這一説既有《史記》記載於前，又有《封神演義》宣揚於後，二書在各階層羣衆中均有較大的影響，因此其他諸説自然湮而不彰了。

伯夷叔齊

伯夷叔齊，孤竹君[一]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

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盍[二]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三]，號爲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四]而諫曰：『父死不葬，爰[五]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弒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六]。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七]，采薇[八]而食之。（《史記·伯夷列傳》）

伯夷叔齊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野有婦人謂之曰：『子義不食周粟，此亦周之草木也。』於是餓死。（《古史考》輯本）

武王伐紂，夷齊不從，隱於首陽山，採薇而食。王摩子[九]入山，難之曰：

『君不食周粟，而隱周山，食周薇，柰何？』二人遂不食薇。經七日，天遣白鹿乳之。二人私念：此鹿食之必美。鹿知其意，不復來，二子遂餓而死。（《繹史》卷二〇引《列士傳》）

注釋

〔一〕『孤竹』：殷時國名，其地大約在今河北省盧龍縣至遼寧省朝陽縣一帶。

〔二〕『盍』：何不。

〔三〕『木主』：木頭做的神主牌位。

〔四〕『叩馬』：手挽其馬，使之停止。

〔五〕『爰』：於是。

〔六〕『兵之』：以兵器擊之。

〔七〕首陽山：傳說中地名，其說不一，未詳所在。

〔八〕『薇』：羊齒科植物，即大巢菜，莖葉皆似小豆，蔓生，可作羹，亦可生食。

〔九〕王摩子：傳說中人名，事蹟不詳。

〔十〕《列士傳》：書名，凡二卷，漢劉向撰，已佚。

解說

在殷王朝覆亡，周武王領導的人民解放戰爭取得了勝利，代殷而統有天下的新舊交替的大變革時代，又有伯夷叔齊恥食周粟，餓死首陽山的傳說，作爲這部長篇史詩的一支小小插曲而收場。它自然帶着一些悲劇的性質，但悲劇當中也有着喜劇的意味，因爲兩個老人的此舉，本來就是不懂得歷史發展動向卽所謂「不識時務」而偏要逆流行事自以爲清高的。《論語》和《孟子》這兩部儒家經典著作裏，屢屢稱引伯夷叔齊的行事，孔子說伯夷叔齊是「古之賢人也」（《論語・述而》），《孟子》也說：「伯夷，聖之清者也」（《孟子・萬章下》）用奴隸主或封建領主的道德尺度來衡量他們，給以讚揚。然而卽使是這樣，孟子也還是不得不說：「伯夷隘」。隘就是狹隘，不具有開曠的胸襟，不能高瞻遠矚，從黑暗中看出光明，只是一味逃避現實而終於做了無情現實的犧牲，這就是狹隘，也就是迂闊。這種人在變動的大時代中注定是會八方碰壁、沒有出路的。毛主席斥他們爲「對自己國家的人民不負責任，開小差逃跑，又反對武王領導的當時的人民解放戰爭，頗有些『民主個人主義』思想」（《毛澤東選集》第四卷《別了，司徒雷登》），指出了伯夷叔齊的病根，可以作爲今天某些知識分子的儆省。

關於他們的傳說並不多，《史記・伯夷列傳》的記敍可說是已經勾畫出了一個故事的輪廓，《古史考》和《列士傳》的記敍不過是這一輪廓的補充，然而這寥寥幾筆的補充，卻使故事猶如頰上加三毫，變得異常精采而生動了。隱居首陽山、採薇而食的伯夷叔齊，對於山野婦女和士大夫如王摩子之流的異口同聲的詰難，的確無辭以對，只好是走向餓死之途。然而最妙的卻是在這存亡俄頃之際，又有傳說中的「天遣神鹿」來向他們獻奶，吃着鹿奶的他們又想着要吃鹿肉，以至「鹿知其意，不復來」，兩人終於餓死。《楚辭・天問》說：「驚女采薇鹿何祐」，記的就是這回事情。舊注以爲「昔有女子采薇菜，有所驚而走，因獲得鹿，其家遂昌熾，乃天祐之。」這是望文生義的臆說，是不對的。聞一多《楚辭校補》說，「驚女」二字當互易，驚讀爲警，警就是戒的意思，言女戒之勿採薇也，鹿何祐卽天遣白鹿乳之，這才是說對了。《天問》此問正是二書所記傳說的初貌，從此也可見這一傳說在民間流傳的古老。野女或士大夫的詰難，固然是人民對於狹隘迂闊的二老的諷刺，卽使是白鹿獻乳的記敍，何嘗又非人民對於他們的嘲謔呢？證明縱然「清高」如夷齊，也有不斷上昇的物質慾望，吃了鹿奶想鹿肉，是不能靠吸風飲露以求生的，那麼所謂「恥食周粟」而又不得不「食周薇」的「清高」，也就有些成問題，未免近於矯揉造作了。

周穆王

夸父之山，其北有林焉，名曰桃林[一]，是廣員三百里，其中多馬。（《山海經·中次六經》）造父取驥之乘匹[二]，與桃林盜驪、驊騮、綠耳[三]，獻之繆王[四]，繆王使造父御，西巡狩。（《史記·趙世家》）

穆王巡行天下，馭八龍之駿[五]：一名絶地，足不踐土；二名翻羽，行越飛禽；三名奔宵，夜行萬里；四名超影，逐日而行；五名踰輝，毛色炳耀；六名超光，一行十影；七名騰霧，乘雲而奔；八名挾翼，身有肉翅[六]。（《拾遺記》卷二）

戊寅，天子西征，騶行至于陽紆之山，河伯無夷之所都居[七]。（《穆天子傳》[八]卷一）

吉日辛酉，天子升于昆侖之丘，以觀黄帝之宫[九]，而封·鬯·隆之葬[一〇]。……甲申，至于黑水，……天子乃封長肱于黑水之西河[一一]。……癸亥，至于西王母

之邦。（同前書卷二）

吉日甲子，天子賓于西王母，乃執白圭玄璧以見西王母，好獻錦組百純，□組三百純，西王母再拜受之〔一〕。

□乙丑，天子觴西王母于瑶池之上〔二〕。西王母爲天子謡〔三〕曰：『白雲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悠遠，山川間之。將子無死，尚能復來〔四〕。』天子答之曰：『予歸東土，和治諸夏。萬民平均，吾顧見汝。比及三年，將復而野〔五〕。』西王母又爲天子吟曰：『徂彼西土，爰居其野。虎豹爲羣，於鵲與處。嘉命不遷，我惟帝女。彼何世民，又將去子。吹笙鼓簧，中心翔翔。世民之子，唯天之望〔六〕。』

天子遂驅升于弇山，乃紀名迹于弇山之石而樹之槐，眉曰西王母之山〔七〕。（同前書卷三）

周穆王西巡狩，越崑崙，下至弇山，反還，未及中國，道有獻工人名偃師，穆王薦〔八〕之。問曰：『若〔九〕有何能？』偃師曰：『臣惟命所試；然臣已有所造，願

王先觀之。』穆王曰：『日以俱來[二七]，吾與汝俱觀之。』

翌日，偃師謁見王，王薦之，曰：『若與偕來者何人邪？』對曰：『臣之所造能倡者[二八]。』穆王驚視之，趣步俯仰，信人也[二九]。巧夫！鎮其頤則歌合律，捧其手則舞應節[三〇]，千變萬化，惟意所適。王以爲實人也，與盛姬[三一]內御並觀之。

技將終，倡者瞬其目而招王之左右侍妾，王大怒，立欲誅偃師。偃師大懾，立剖散倡者以示王，皆傅會革、木、膠、漆、黑、白、丹、青之所爲[三二]。王諦料之：內則肝、膽、心、肺、脾、胃、腸，外則筋骨、支節、皮毛、齒髮，皆假物也，而無不畢具者[三三]。合會復如初見。

王試廢其心，則口不能言；廢其肝，則目不能視；廢其腎，則足不能步[三四]。穆王始悅而歎曰：『人之巧乃可與造化者[三五]同功乎！』詔貳車[三六]載之以歸。（《列子·湯問篇》）

徐偃王作亂，造父爲繆王御，長驅歸周，一日千里以救亂[三七]。（《史記·秦本紀》）

徐偃王反，繆王日馳千里馬，攻徐偃王，大破之。（《史記・趙世家》）

周穆王南征，一軍盡化，君子爲猨〔三〕爲鶴，小人爲蟲爲沙。（《太平御覽》卷九一六引《抱朴子》〔三〕）

注釋

〔一〕『夸父之山』：山名，郝懿行云：『一名秦山，與太華相連，在今河南靈寶縣東南。』『桃林』：古地名，稱爲桃林塞，其中多野馬，今河南省閿鄉縣以西，至陝西省潼關縣以東皆其地。

〔二〕『造父』：人名，古之善馭者。『驥』：千里馬。『乘匹』：配偶，乘，音 shèng。言造父取千里馬之可以爲配偶者。舊釋乘匹爲並四日乘，兩馬匹，非；乘匹連文，當即『止巢乘匹』的乘匹之意，即互爲配偶也。

〔三〕『盜驪、驊騮、緑耳』：周穆王所乘八駿中的三駿。

〔四〕『繆王』：繆，同穆，繆王，即周穆王。周穆王名滿，是周昭王的兄子。

〔五〕『八龍之駿』：號稱八龍的駿馬，《周禮・夏官・廋人》：馬八尺以上爲龍。

〔六〕所記八駿之名，皆與《穆天子傳》及《列子・周穆王篇》八駿之名不合，或者是傳聞異辭而又加上文人渲染的結果。

〔七〕『戊寅』：戊寅日。『鵝行』：馳行，鵝，音 xié。『陽紆之山』：山名，亦澤藪名，亦名陽紆澤，或陽華藪，在陝西省華陰縣東，南至潼關皆其地。『河伯無夷』：無夷，河伯名，又作馮夷、氷夷。

〔八〕『穆天子傳』：書名，凡六卷。晉太康二年，汲縣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得此書。所敘爲周穆王西遊見西王母故事，大約是戰國時人撰，含有相當神話成分，詳後『解說』。

〔九〕《山海經・西次三經》云：『昆侖之丘，實惟帝之下都。』『帝』即黃帝。故此處乃云：『天子升于昆侖之丘，以觀黃帝之宮。』二書記敍，可以互相印證。

〔一〇〕『而封豐隆之葬』：原作而封□隆之葬，豐字據《山海經・西次三經》郭璞注及《水經注・河水》引補。豐隆，或以爲雲師（《楚辭・九歌》王逸注），或以爲雷公（《水經注・河水》）。封豐隆之葬，謂增高其墳墓的土以標顯之。或說此處豐隆即指黃帝，因黃帝曾爲雲師而雲名（《左傳・昭公十七年》），又說他是『主雷雨之神』（《北堂書鈔》卷一五〇引《楊泉物理論》）。其說近是。

〔一一〕『長脅』：傳說中的種族名，即《山海經・海外南經》所記的長臂國。『黑水西河』：傳說中的水名，已不可詳知其所在，或謂大約在今甘肅省西北敦煌附近，久已堙涸。

〔一二〕『圭、璧』：圭，瑞玉，上圓下方，音guī。璧，圓形瑞玉，孔與邊各均三寸。『好獻』：獻之以結恩好。『錦組』：組，綬之屬，織絲成條，用來繫帷幕、結印環的；錦組，即彩色絲條。『純』：匹端名，凡絲帛布帛等一段叫一純。『□組』：組字上文有闕脫，以□標誌之，□或代表一字，或代表數字不等，下同此。

〔一三〕『觴』：音shāng，酒器的總名；此用作動詞，即進酒勸飲的意思。『瑤池』：仙池，據說本在崑崙山，這裏似乎又在穴山即崦嵫山的附近，大約也是傳聞不同而各異其辭。

〔一四〕『謠』：徒歌而無樂器伴奏叫謠。

【一五】「陘」：古陵字。「閒」：阻隔；同間。「將」：願望。「尚」：庶幾。大意說：白雲在天，大地上自然形成山陵，風物是這樣美好。只因道里長遠，山川阻隔，我倆雖然互相傾慕已久，會晤卻有困難。願望你身體健康，長生不死，庶幾今後還有再度重來的機會。

【一六】「和治諸夏」：和治，平治；諸夏，謂中國；古稱中國曰夏，又冠之以諸者，因奴隸制時代及封建時代國於此者非一也。「顧」：還。「比」：與及同義；音ㄅㄧˇ。「而」：爾，汝。大意說：我回到東方的土地去，定把中國治理得好好的，使天下萬民都能得到平均，然後再回來見你。只消待上三年，準就能回到你所統轄的疆土。

【一七】「徂」：往。「於鵲」：於，音ㄨ，於鵲即烏鵲。「嘉命不遷」：嘉命，善命，謂我秉此善命，守我之土，而不遷移。「帝」：天帝。「世民」：未詳，疑即指奴隸制時代有世爵祿位的「百姓」。「吹篪鼓簧」：篪是笙中薄葉，吹笙則簧鼓動，故云。「翔翔」：翱翔。「望」：矚望。大意說：自從我到了西方的土地，就在這裏的原野安居下來，老虎和豹子和我結伴，烏鴉和喜鵲與我共處。只因我是天帝之女，故爾我才秉着我父的善命，謹守此土，而不遷移。可惜我的那些善良的人民呀，他們現在又要離開你了。樂師們吹笙鼓簧，婉揚的樂音使我不安的心神翱翔於天空。「世民之子」（此四字不其可解）呀，只有你是上天所矚望的。

【一八】「驂升」：驂車而升。「弇山」：弇，音ㄧㄢˇ，即崦嵫山，傳說是太陽所入的地方。「紀名迹」：爲銘以紀實於西王母的事蹟；名，同銘。「眉」：題額於石的意思。

【一九】「薦」：同進。

〔三〇〕『若』：汝，你。

〔三一〕『日以俱來』：日，另日；以，以所造作的物事；俱來，同來。改日帶上你所製作的東西和你同來。

〔三二〕『能倡者』：能作俳優之戲的。

〔三三〕『趨』：同趨。『步』：行。『信』：誠。

〔三四〕『巧夫』：夫，音ㄈㄨ，歎辭。『頷頤』：頷，音ㄏㄢˋ，低頭叫頷；頤頤，曲頤。『律』：律吕。『節』：節拍。

〔三五〕『盛姬』：周穆王的寵姬。

〔三六〕『懾』：恐懼。『傅會』：同附會，即黏附會合的意思。『革』：皮革。

〔三七〕『諸』：『之』。『支節』：支同肢，肢節，肢體關節。『畢具』：盡具。

〔三八〕原注：『此皆以機關相使，去其機關之主，則不能相制御。』所謂機關之主，即心、肝、腎等，去之則機關不能相制御，即不能視聽言行了。

〔三九〕『造化者』：謂大自然。

〔四〇〕『武車』：天子所屬的車稱武車，或稱副車。

〔四一〕『徐偃王』：古徐國國君，事蹟詳後章。

〔四二〕『猨』：同猿。

〔四三〕按今本《抱朴子・釋滯篇》作『三軍之衆，一朝盡化，君子爲鶴，小人成沙。』

解說

周穆王西巡狩見西王母的故事，是西周時代的一大傳說故事，出於汲冢的《穆天子傳》，即是記載這一傳說故事的最早的文獻。它並非周穆王西征的實錄，而是根據傳說加以渲染的結果，故其中頗含神話的因素。有人以爲是實錄，且逐一考證彼時穆王西征的山川地理，求與今之山川地理相吻合，那就未免牽强附會，近於膠柱鼓瑟了。

《穆傳》含有神話的因素，可從下舉數事見之。

一、《傳》稱穆王「驩行至于陽紆之山」，見到「河伯無夷」的子孫「河宗柏夭」。考河伯無夷，即《山海經・海內北經》所說的「氷夷」。《海內北經》說：「從極之淵，深三百仞，維氷夷恒都焉。氷夷人面，乘兩龍。一曰中極之淵。陽紆之山，河出其中。凌門之山，河出其中。」很明顯，這裏的人面、乘兩龍、住在深三百仞的從極之淵裏的氷夷，是神而非人，那麼穆王至陽紆之山所見到的河宗柏夭，乃是河神氷夷的子孫後代。

二、《傳》稱穆王「升于昆侖之丘」以觀黃帝之宮」。而《山海經・西次三經》卻說：「昆侖之丘，實維帝之下都」。「帝」既然是指天帝，則穆王所「觀」的「黃帝之宮」，實在就是天帝宮闕之在下方者。

三、《傳》又稱穆王「封長肱於黑水之西河」。考長肱卽《山海經・海外南經》所記的長臂國。《海外南經》說：「長臂國在其(僬僥國)東，捕魚水中，兩手各操一魚。」郭璞注：「舊說云，其人于下垂至地。」又云：「(有人)嘗在海中得一布褌，身如中人衣，兩袖長三丈，此卽長臂人衣也。」顯然是神話傳說中人的形象，世間安得有此異形的人呢？

四、《傳》又稱穆王「乃釣于河，以觀姑繇之木」。而《山海經・海外北經》說：「尋木長千里，在拘纓南，生河上西北。」此「姑繇之木」，實卽「在拘纓南」的尋木，姑繇、拘(讀鉤)纓，音皆相近，而又同生河上，是二者屬於同一物事。

五、《晉書・束晳傳》說：「《穆天子傳》五篇，言周穆王遊行四海，見帝臺、西王母。」是晉時束晳所見《穆天子傳》，除有穆王見西王母事外，尚有見帝臺事(今本無)。考帝臺亦是《山海經》所記的一個神人。《中次七經》說：「苦山之首，曰休與之山，其上有石焉，名曰帝臺之棋，五色而文，其狀如鴟卵，帝臺之石，所以禦百神者也，服之不蠱。……東三百里，曰鼓鍾之山，帝臺之所以觴百神也。」《中次十一經》說：「高前之山，其上有水焉，甚寒而清，帝臺之漿也，飲之者不心痛。」穆王能與神人的帝臺會晤，則《穆傳》非實錄可知。

六、《穆傳》最含神話因素的，當然無過於傳中所敍穆王「賓於西王母」，和西王母賦詩交歡的事。考西王母在《山海經》中，本是西方一個著名的神人。《西次三經》說：「西王母其

狀如人，豹尾虎齒，善嘯，蓬髮戴勝，是司天之厲及五殘。」《海內北經》說：「西王母梯几而戴勝（杖），其南有三青鳥，爲西王母取食。」三青鳥也不是什麼嬌小玲瓏的依人小鳥，而是居住在三危之山的「赤首黑目」、多力善飛（《西次三經》、《大荒西經》）的猛禽，和牠們主人的形貌正相適應。從這類記敍看，西王母的性別是男是女，實在還難於斷定。《穆傳》所寫的西王母，已經經過一番演化，自然是文雅多了。首先從西王母的自述：「我帷帝（天帝）女」，道出了她原來是天帝之女，這以後見於諸書的西王母的性別才算是確定了。又從她和穆王賦詩交歡的敍寫看，也是雍雅和平，大有「王者」的氣象。但從詩裏所說的「虎豹爲羣，於（烏）鵲與處」的話看，卻無形流露出了先前那一個「豹尾虎齒」、穴居野處的怪神西王母的本質，說明着還有演化的痕跡蛻而未盡。

從上舉諸事，可見《穆傳》確非實錄而只能算是含有神話因素的小說，舊列於史部的起居注或別史、雜史類，都不穩妥，清紀昀總《四庫全書》，始以之逕入於子部小說類，才算是比較恰當了。

有關穆王的神話傳說，除《穆天子傳》所記敍的而外，主要就是本章所錄《列子·湯問篇》的偃師故事和本章所未錄《列子·周穆王篇》的化人故事。《列子》僞書，其所記敍的中國古代神話傳說，有的可能有所憑依，有的卻也不可盡信。例如這兩個故事，就應當分別

對待。其中偃師故事，有古神話傳說憑依的成分，就比較大些。因爲傳說中的巧倕、公輸班即魯班、墨翟……等，都是中國古代有名的巧人，能用他們的聰明智慧製造出各種靈巧的機械，乃至到了「巧奪天工」的驚人程度。人民喜愛這些匠師，故往往有關於他們的傳說在民間廣泛流傳，偃師故事雖不見於先秦古籍，但就其性質而論則是巧倕、魯班之比，故說有古神話傳說憑依的成分，要比較大些。至於化人故事，則故事中所敍寫的化人那種能「入水火、貫金石、反山川、移城邑」、神變無方的幻化手段，實非中國古代所經見，多半是受了佛經故事的影響而造作出來的。又今本「西極之國有化人來」，《北堂書鈔》一二九、《太平御覽》一七二、六二六並引「西極」作「西域」，則僞造的痕跡更是明顯。以係僞造，又意義不大，文俱不録。

穆王的神話傳說，其零星點滴，尚見於先秦史乘和魏晉六朝小說。《十洲記》說：「周穆王時，西胡獻昆吾割玉刀及夜光常滿杯。刀長一尺，杯受三升。刀切玉如切泥，杯是白玉之精，光明夜照。冥夕出杯於中庭以向天，比明而水汁已滿於杯中也。汁甘而香美，斯實靈人之器。」大約是本之《孔叢子・陳士義》的「周穆王大征西戎，西戎獻錕鋙之劍，火浣之布」，不過易火浣布爲夜光杯罷了。但是所寫的這兩件寶物，的確是寫得細緻生動，讀之不禁令人神往。《述異記》上說：「東海島龍川，穆天子養八駿處也，島中有草，名龍芻，馬

食之，一日千里。古語云：一株龍芻，化爲龍駒。』把八駿的牧養處作了交代，並且讓我們知道，八駿之所以日行千里，原來是吃了名叫『龍芻』的這種神異的草。《述異記》上又說：『周穆王時，天下連雨三月，穆王乃吹笛，其雨遂止。』原來穆王還有吹笛止雨的本領，可謂是近乎神了。穆王的神性，不僅於此見之，且見於先秦史乘。《文選》江淹《恨賦》注引古本《竹書紀年》：『周穆王三十七年，伐越，大起九師，東至於九江，叱黿鼉以爲梁。』居然能够役使魚鼈爲之架橋以渡軍旅。又《國語·周語上》說：『昔昭王娶於房，曰房后，實有爽德，協於丹朱，丹朱憑身以儀之，生穆王焉。』穆王原來是那『漫遊是好』的丹朱之神的兒子，這或許就是他具有某些神性的緣故吧。

徐偃王

徐偃王之狀，目可瞻焉[一]。（《荀子·非相》）

徐偃王有筋而無骨。

徐偃王好怪，没深水而得怪魚，人深山而得怪獸者，多列於庭。（《尸子輯本》卷下）

徐君宫人娠而生卵[二]，以爲不祥，棄之水濱。獨孤母[三]有犬名鵠蒼，獵於水濱，得所棄卵，銜以東歸。獨孤母以爲異，覆煖之，遂蜕成兒[四]。生時正偃[五]，故以爲名。徐君宫中聞之，乃更録取[六]。長而仁智，襲[七]君徐國。

偃王既襲其國，仁義著聞。欲舟行上國，乃通溝陳、蔡之間，得朱弓矢[八]。以己得天瑞[九]，遂因名爲號[一〇]，自稱徐偃王。江淮諸侯皆伏從[一一]，伏從者三

十六國。周王聞，遣使乘駟，一日至楚，使伐之[二]。偃王仁，不忍鬥害其民[三]，爲楚所敗，逃走彭城武原縣東山下，百姓隨之者以萬數。後遂名其山爲徐山[四]。山上立石室，有神靈，民人祈禱，今皆見存[五]。（《博物志·異聞》）

注釋

〔一〕『目可瞻焉』：原作目可瞻焉，焉字據梁啓雄《荀子柬釋》改；云：焉借爲顏，顏，額也。徐偃王目能視額，就是荀子所謂的『非相』——非比尋常的異相。

〔二〕『徐君』：徐國的國君，生平未詳；徐國的故城在今安徽省泗縣北。『娠』：孕；音 shēn。

〔三〕『獨孤母』：既喪夫又喪子的孤獨無依的老母。

〔四〕『覆煖之』：以物覆而使之温暖；煖同暖。『鰛』：此字字書不載，疑是鰛的借字。

〔五〕『偃』：仰。

〔六〕『宮中』：宮中的人。『録取』：收取。

〔七〕『襲』：繼承。

〔八〕『上國』：指周天子之國。『通溝』：開運河。『陳、蔡』：古國名，陳國的故城在今河南省淮陽縣，蔡國的故城在今河南省上蔡縣。大意說，偃王以諸侯的身份而對天子之國有所圖謀，藉行舟爲名，在陳國和蔡國之間開通運河，以爲他日進兵之用。

〔九〕「天瑞」：天賜的祥瑞。

〔一〇〕「遂因名爲號」：號原作弓，據《指海》本《博物志》卷八改。意思是說：徐偃王本名叫『偃』，因開運河得到了朱弓朱矢，自以爲得到了天賜的祥瑞，於是便自號『偃王』。

〔一一〕「伏從」：同服從。

〔一二〕「周王」：周穆王。『遣使乘騶』：派遣使者坐了四匹馬拉的車子。『使伐之』：使楚伐徐。

〔一三〕「不忍鬥害其民」：不忍因爲戰爭的緣故使人民受到傷害。

〔一四〕「彭城」：古地名，故城在今江蘇省銅山縣。『武原縣』：漢置縣，故城在今江蘇省邳縣西北。『徐山』：山名，在江蘇省邳縣西南。

〔一五〕「民人」：人民。『見存』：現存，見同現。

解說

徐偃王的名字，不見於先秦史乘，始見於《尸子》和《荀子・非相》，大概是一個傳說中的人物，故《史記》以他和周穆王同時，而《韓非子》卻以他和楚文王同時。《五蠹篇》說：「徐偃王處漢東，地方五百里，行仁義，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國，荊文王恐其害己也，舉兵伐徐，遂滅之。」荊文王卽楚文王，《史記・秦本紀》正義說：「按《年表》，穆王元年去楚文王元年，三百一十八年。」徐偃王假如沒有彭祖的壽數，當然不能同時生於這兩個不同的時

代，則其爲傳說中的人物可知。

單就《尸子》和《荀子·非相》所記敍的他的『非相而論』『徐偃王有筋而無骨』、『目可瞻焉（顏）』（眼睛能够看見自己的額頭），就已經具有着神話的意味了；這個怪人又兼『好怪』，常叫人鑽進深水裏去捉些怪魚，進入深山去捕些怪獸，用來『列之於庭』，以供賞覽，更見得戰國末年流傳的有關他的傳說的神話意味相當充足。然而可惜都是片段零星的。

徐偃王的傳說，直到晉代以後才有比較完整的記敍出現，就是本章所錄《博物志》所記的這一段。這一段從它的內容看，可以肯定是有古民間傳說的根據而非鄉壁虛造的。單從徐偃王是卵生這一點就可以作爲證明。徐本嬴姓，據說卽是那佐禹治水有功的伯益的子孫後代，是中國古代東夷民族的一分支。在古代中國東方民族中普遍流傳的，是關於鳥和鳥卵生人的神話，故《左傳》昭公十七年記敍有少昊氏『以鳥名官』的神話，《詩·玄鳥》記敍有『天命玄鳥，降而生商』的神話，《史記·秦本紀》也記敍有『女脩織，玄鳥隕卵，女脩吞之』，生子後遂爲『秦之先』的神話，《論衡·吉驗篇》、《後漢書·扶餘傳》等也均記敍有扶餘王東明卵生的神話，等等。這裏徐偃王的神話也說他是由於神犬銜徐君宮人所生棄卵回家，遂覆煖成兒，足見確實是有古神話傳說的根據的。不過從後面『鵠蒼臨死，生角而九尾，蹇黃龍也』（未錄入）的敍寫看，大約是又加上了些後世民間的訛傳或者甚而是文人筆下故神

其辭的渲染，可以看得出來，就很含着些封建迷信的糟粕了。

徐偃王傳說之所以爲人稱道，大約因爲在春秋戰國時代，當大大小小的奴隸主和封建領主各俱野心勃勃、爭王圖霸、不惜殘害人民、以遂他們的私慾的時候，傳說中的偃王還能够「行仁義著聞」，這就有以別於殘暴貪慾的大小奴隸主和封建領主，而爲民間所樂道了。

至於遨遊在外，樂而忘返的周穆王，據說當他一聽到徐偃王「作亂」，就趕緊坐了造父替他駕的八匹駿馬拉的車子，「長驅歸周，一日千里以救亂」（《史記·秦本紀》），說明着周穆王並不是只知道玩樂的昏庸等閒之輩，而也是一個雄心和魄力兼而有之的幹練的君主，故能一回來就擊敗有幾十國歸附的强大敵人。這裏《史記》說是穆王自伐偃王，《博物志》卻說是穆王遣使至楚，使楚伐偃王，大約也是傳聞異辭，故記敍略有不同。或者後一說竟是把《史記》的記敍和《韓非子》的記敍（楚文王伐徐，滅之）綜合而成的也未可知。

褒姒

妖夫曳衍，何號于市〔一〕？周幽誰誅，焉得乎褒姒〔二〕？（《楚辭·天問》）

褒姒者，童妾〔三〕之女，周幽王之后也。初，夏之衰也，褒〔四〕人之神，化爲二龍，同〔五〕於王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后卜殺之與去之，莫吉〔六〕，卜請其漦〔七〕藏之而吉。乃布幣焉，龍忽不見，而藏漦櫝中〔八〕。乃置之郊〔九〕，至周，莫之敢發也。及周厲王〔一〇〕之末，發而觀之，漦流於庭，不可除也。王使婦人裸而譟之〔一一〕，化爲玄蜥〔一二〕，入後宮。宮之童妾未毀而遭之，既笄而孕〔一三〕。當宣王之時，産，無夫而乳〔一四〕，懼而棄之。

先是，有童謡曰：『檿弧箕服〔一五〕，實亡周國。』宣王聞之，後有人夫妻賣檿弧箕服之器者，王使執而戮之〔一六〕。夫妻夜逃，聞童妾女遺棄而夜號〔一七〕，哀而取之，遂竄於褒。長而美好，褒人姁〔一八〕有獄，獻之以贖。幽王受而嬖之，遂釋褒姁；故

號曰褒姒。

既生子伯服，幽王乃廢后申侯[一九]之女而立褒姒爲后，廢太子宜咎而立伯服爲太子。幽王惑於褒姒，出入與之同乘，不卹國事，驅馳弋獵不時，以適褒姒之意[二〇]。飲酒流湎，倡優在前，以夜繼晝[二一]。褒姒不笑，幽王乃欲其笑，萬端[二二]，故不笑。幽王爲烽燧大鼓[二三]，有寇至則舉；諸侯悉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幽王欲悅之，數爲舉烽火，其後不信，諸侯不至。忠諫者誅，唯褒姒言是從，上下相諛[二四]，百姓乖離。申侯乃與繒、西夷、犬戎[二五]共攻幽王，幽王舉烽燧徵兵，莫至，遂殺幽王於驪山[二六]之下，虜褒姒，盡取周賂[二七]而去。（《列女傳・周幽褒姒》）

注釋

〔一〕『妖夫』：指在周都部京市上叫賣山桑弓和其草箭袋的怪人夫婦。『曳衍』：《楚辭・天問》洪興祖補注說：『曳，牽也，引也；衍，行且賣也；言夫婦相引，行賣於市也。』這解釋是不錯的。兩句所問的大意就是：販賣山桑弓和其草箭袋的怪人夫婦，在部京市上是怎樣號呼的？

〔二〕大意說，周幽王想要誅戮的是誰？爲何因此而得到褒姒？按史傳：褒人妁有罪，幽王欲誅之，妁獻褒姒以贖罪，因得釋。

〔三〕『童妾』：年幼的女奴。

〔四〕『褒』：古國名，在今陝西省褒城縣東南。

〔五〕『同』：通，意指通淫。說見聞一多《伏羲考》。

〔六〕『夏后卜殺之與去之，莫吉』：言夏王占卜，或殺之，或驅逐之，均不吉。按此句『與去之』下原無之字，不成句讀，據《國語·鄭語》補，因以下大段全襲《鄭語》文也。

〔七〕『漦』：音 cí，舊釋爲龍所吐沫，似非，當是龍的精液。

〔八〕『布幣』：布，陳；幣，玉帛之屬：陳其玉帛，用以享神。『櫝』：櫃；音 dú。

〔九〕『乃置之郊』：古者立禖宮於郊，稱郊禖，亦稱高禖（參見『女媧』章第二節注解）；乃置之郊，卽置藏漦之櫃於郊禖卽高禖之宮。

〔一〇〕『周厲王』：名胡，宣王之父，幽王之祖，以暴虐好利，爲國人所逐，死於國外。

〔一一〕『譟而譁之』：譟，羣呼亂叫，音 zào；婦人裸體而羣呼亂叫，有厭禳妖異之意，是古代采用的巫術行爲的一種。

〔一二〕玄蚖：玄，黑；蚖，蜥蜴，似蛇而有足。

〔一三〕『未毀』：未盡毀齒：按鄭語作未既齔。注云：『既，盡也，毀齒曰齔，未既齔，毀未畢也。女七歲而毀齒，遭』：遇。『既笄』：笄，簪；音 jī。古者女年十五而笄，既笄，則十五六歲時也。

〔一四〕『產』：生子。『乳』：義同產。

〔一五〕『檿弧箕服』：檿，山桑；音 yǎn。弧，弓。箕，應從《漢書·五行志》引《史記》作萁，萁，萁草。

服、箭袋。檿弧其服，即山桑弓其草箭袋。

〔一六〕「王使執而戮之」：戮，通繆，繚繞纏結的意思；言宣王叫人捉住怪人夫婦，把他們細細聯繫起來，役使他們在大路上做苦工。戮，大約就是古時的胥靡之刑，不能訓殺。《國語・鄭語》說：「昌弧服名，方戮在路」，即服此刑於路的意思，因而「方戮在路」的怪人夫婦才得以乘機「夜逃」，如訓殺則義不可通了。

〔一七〕「聞童妾女遭棄而夜號」：原作聞竜妾遭棄而夜號，義不可通，以意補女字，因遭棄者實童妾女而非童妾自身也。《史記・周本紀》云：「諸入童妾所棄女子者於王以贖罪。」正有女字。

〔一八〕「褒人姒」：褒國的國君名叫姒的；姒，音ㄙˋ。

〔一九〕「申侯」：申，古國名，傳說周封伯夷之後於申，故城在今河南省南陽縣北。申侯，申國的國君。

〔二〇〕「卹」：憂；音ㄒㄩˋ。「弋獵」：以繩繫矢而射叫弋，逐取禽獸叫獵；弋獵，就是田獵的意思。

〔二一〕「流湎」：沈溺於酒的意思。「倡優」：倡，樂人；優，諧戲者。

〔二二〕「萬端」：萬方，各種各樣的方法。

〔二三〕「烽燧大鼓」：烽，烽火；燧，狼烟。以狼糞燒烟，烟雖遇風，猶直升如故。晝則舉燧，夜則舉烽。烽燧大鼓，都是當敵寇入侵時用以告警的。

〔二四〕「上下相諛」：在上位的和在下位的彼此說好話，互相蒙騙。

〔二五〕「繒」：西夷、犬戎之「繒」，亦作鄫，古國名，傳說夏少康之後封於此，故城在今山東省嶧縣東。西夷、犬戎，均種族名。

〔六〕驪山：山名，在陝西省臨潼縣東南。古時驪戎居於此山，因名。

〔七〕賂：財貨。

解說

《詩・正月》說：「赫赫宗周，褒姒滅(滅)之。」《瞻卬》也說：「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懿厥哲婦，爲梟爲鴟，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匪教匪誨，時維婦寺。」釋之者均以爲是指褒姒事，看來大概是的。《正月》的詩作者罵褒姒滅亡了焬赫的宗周（指周都部京），《瞻卬》的詩作者更詛數褒姒的罪過。在我國長期奴隸制社會和封建社會的歷程中，歷史家和文人士大夫總容易用非歷史的眼光和歧視婦女的偏見看問題，把改朝易姓時亡國一方的亡國責任輕輕推到婦女的頭上，因而夏有妹喜，殷有妲己，周有褒姒，三個女人傾覆了三個王朝，滅亡了三個國家，傳爲千古奇談。《詩・正月》和《瞻卬》的作者（都是士大夫）之詆毀褒姒，正無足怪。不但詩作者的詩作是如此，連史傳裏經過改造的神話傳說也有這種現象。本章所錄《列女傳》記敍的褒姒故事就是如此。其實這一故事早已見於《國語・鄭語》和《史記・周本紀》，不過《列女傳》更有條貫些。

我們來看看褒姒的身世罷。褒姒，她本是「不夫而育」的王宮裏童妾的棄子，被在鄗京

市上販賣山桑弓和萁草箭袋的鄉下夫婦倆收養起來，因無辜被捕逃奔褒國，一家人做了褒君的奴隸，後來褒君因犯罪被幽王所囚，這才把長大成人而美好的她奉獻給幽王用以贖罪。這樣看來，褒姒的身世，自始至終就是一個奴隸的身世。母親是奴隸，養父養母是奴隸，本人也是奴隸——奴隸又兼孤女。『不好笑』的原因，可能是她悲慘的奴隸身世，也可能是有關愛情或者別的，那就很難說了。總之，『不好笑』是表徵着鬱鬱寡歡而不表徵着歡樂多喜，卻是可以肯定的。然而她這與衆不同的神情，從一個淫昏君主的眼光中看來，卻是更加富於魅力，因此才有周幽王烽火戲諸侯，把國家大事當作兒戲，以博美人一笑，終至於弄到亡國喪身。亡國喪身的悲劇的演出，不但非常愚蠢，也是咎由自取。人們不去着重責難身任編導而兼主角的周幽王，反輕易把亡國的責任推到一個作奴隸的可憐的孤女身上，目之爲『妖』，這實在是不公道的。一切有關褒姒的神話傳說，都帶着這樣的階級偏見，打着階級社會統治階級思想的烙印，故既錄了《列女傳》的文章，又略加辨釋如上，以供讀者參攷。

干將・莫邪・眉間尺

一

干將者，吳人也，與歐冶子〔一〕同師，俱能爲劍。越前來獻三枚〔二〕，闔閭〔三〕得而寶之。以故使劍匠〔四〕作爲二枚，一曰干將，二曰莫邪——莫邪，干將之妻也。

干將作劍，采五山之鐵精，六合之金英，候天伺地，陰陽同光，百神臨觀，天氣下降，而金鐵之精不銷淪流，於是干將不知其由〔五〕。莫邪曰：『子以善爲劍聞於王，使子作劍，三月不成，其有意乎〔六〕？』干將曰：『吾不知其理也。』莫邪曰：『夫神物之化，須人而成〔七〕，今夫子〔八〕作劍，得無〔九〕得其人而後成乎？』干將曰：『昔吾師作冶，金鐵之類不銷，夫妻俱入冶爐中，然後成物〔一〇〕。至今後世即山作冶，麻絰蓑服〔一一〕，然後敢鑄金於山。今吾作劍不變化者，其若斯耶〔一二〕？』

莫邪曰：『師知爍身以成物〔三〕，吾何難哉！』妻乃斷髮、剪爪，投於爐中〔四〕，使童女童男三百人鼓橐裝炭，金鐵刀濡，遂以成劍〔五〕：陽曰干將，陰曰莫邪；陽作龜文，陰作漫理〔六〕。干將匿其陽，出其陰而獻之。闔閭甚重。（《吳越春秋・闔閭內傳》）

注釋

〔一〕『歐冶子』：古時越國有名的劍工，或說卽干將之師，詳後『解說』。

〔二〕『越』：國名，與吳爲鄰邦，在今浙江省杭縣以南東至於海之地。『枚』：箇，凡物一箇叫一枚；古刀劍均稱枚，今則稱口、把。

〔三〕『闔閭』：亦作闔廬，春秋時吳王。

〔四〕『劍匠』：劍工，指干將。

〔五〕『六合』：天地四方叫六合。『不知其由』：由，從，不知怎麼辦。大意說，干將作劍，先去四方各大名山採取鐵的精華，然後選擇天時地利，待陰陽調和，百神都來觀看的時候，才開爐鼓劍，不料這時氣溫突然下降，爐膛凝結，鐵汁流不出來，干將對此也不知怎麼辦才好。

〔六〕『其有意乎』：意，料，像這種情況的出現，也曾估計、預料到嗎。

〔七〕『神物之化，須人而成』：神物，指寶劍，謂寶劍從頑鐵變成精金，須要以人爲犧牲而後成。

〔八〕「夫子」：古時學生對先生、妻子對丈夫的尊稱。

〔九〕「得無」：推想其或然之辭，今言「是否將」。

〔一〇〕「冶爐」：熔鐵爐。「成物」：謂成劍。

〔一一〕「即山作冶」：冶，鑄；就近採礦之山鍊鐵鑄劍。「麻絰蓑服」：古時喪服；穿了喪服從事冶鑄，用以表示爲工作不怕犧牲的決心。

〔一二〕「其若斯耶」：其，豈；也就是豈不的急言；豈不就像這樣嗎？意謂劍不變化，正因還沒有做到像老師那樣勇於犧牲。

〔一三〕「爍身以成物」：爍，通鑠，銷也；意謂自毀其身以成劍。

〔一四〕「斷髮剪爪，投於爐中」：表示以爪髮代替自身。「爍身以成物」的意思。

〔一五〕「橐」：囊，音ㄊㄨㄛˊ，冶鑄者用以吹火使炎熾的，猶今風箱之類。「濡」：潤濕；音ㄖㄨˊ。

〔一六〕「漫理」：散文；與整形的龜文相異。

解說

這段神話故事敘寫了干將和莫邪共同鑄劍的經過。在生產水平低下的古代，像冶鑄這類技術性強、危險性也大的工作從事起來就很艱困了。因而神話傳說中常有用人作犧牲來祭爐神這樣的情節，而且作犧牲的往往便是劍工本人或劍工的妻子。本節所錄干將之師「夫妻俱入冶爐中，然後成物」的行爲，就是一例。這是何等壯烈！莫邪聞風而起，也「斷

髮、剪爪，投於爐中」，『遂以成劍』。斷髮、剪爪，是以自身的部分代替全體，也是以身爲犧牲的意思，不過不是直接犧牲，而是成了宗教儀式的一種表現。雖是宗教儀式的表現，但髮、爪在古代都被認爲是人身的精華，損傷它們，對自身是大不利的，因而這種象徵性質的「犧牲」，還是極其悲壯嚴肅的。

在唐陸廣微的《吳地記》（《漢唐地理書鈔》輯録）裏，記同一干將鑄劍的傳說，莫邪卻仍被寫做是直接犧牲——

……干將曰：『先師欧冶鑄劍之類，不銷，飛鑠耳。以□□成物□□，可女人聘爐神，當得之。』莫邪聞語，□入爐中，鐵汁遂出，成二劍，雄號干將，作龜文；雌號莫邪，�unk文；餘鑄得三千，竝號□□文劍。干將進雄劍於吳王而藏其雌劍，時時悲鳴憶其雄也。

文字頗有闕脫，大意卻還是看得明白的。《吳越春秋》所記和此書所記畧有些差異。這裏干將說『先師欧冶』云云，那麼干將是欧冶子的學生，而《吳越春秋》卻說干將『與欧冶子同師』，即與欧冶子是同學。此其一。《吳越春秋》說鑄成了號稱干將和莫邪的兩把寶劍，這裏卻說除此二劍而外，還將餘鐵鑄成寶劍三千，這樣更近情理，可見是大規模的鑄造，是用作兵器而不僅僅是用作玩賞品的。此其二。寶劍進一藏一二書情節均同，唯《吳越春秋》是進雌藏雄，這裏卻是進雄藏雌，末後還寫雌劍『時時悲鳴憶其雄也』，既寫了干將、莫邪的夫妻

感情，也寫了干將鑄劍、進劍的英雄胆識。此其三。以上三點可說是二書小小的差異，從差異中可以見到這個故事的發展演變基本上是健康的。

二書差異最大的是莫邪的祭聘爐神。《吳越春秋》是『斷髮剪爪，投於爐中』，這裏則是『莫邪聞語，□入爐中』。匡郭內的闕文是很容易猜想到的，不外是跳、躍等字。假定是『躍入爐中』，這是說她直接犧牲了。較之『斷髮剪爪』，其精神的果毅壯烈當然是過之無不及。這是很合乎古代關於鑄劍傳說中『燬身成物』精神的。可惜陸《記》記敘過於簡畧，又多闕文，所以雖然有許多優長，還是采用了《吳越春秋》的文字。

一劍的鑄造成功，往往是用生命和鮮血換來，所以在古代，對於寶劍的犀利和價值，常有熱情洋溢的描寫。例如《戰國策・趙策三》說：『夫吳干(將)之劍，肉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截盤匜，薄之柱而擊之，則折爲三，質之石上而擊之，則碎爲百。』這是說它的犀利。《越絶書・外傳記寶劍》記薛燭論純鈞(寶劍名)的價值說：『今赤堇之山已合，若耶深而不測，羣神不下，歐冶子卽死，雖復傾城量金，珠玉竭河，猶不能得此一物，有市之鄉二，駿馬千疋，千户之都二，何足言哉！』它的價值就是如此之高。至於對寶劍的神采、奇蹟等描寫，那就更多，不可縷述了。

殘暴的國君爲了壟斷寶劍的利益和擡高寶劍的價值，往往不惜殺害劍工，使之不致流

亡他國，再去爲他國（尤其是仇讎的鄰國）的國君造劍；這就爲獻劍、藏劍和兒子持所藏劍爲父報仇的神話傳說提供了現實生活的依據。

二

楚干將、莫邪爲楚王作劍，三年乃成，王怒，欲殺之。劍有雌雄，其妻重身，當産〔一〕。夫語〔二〕妻曰：『吾爲王作劍，三年乃成，王怒，往必殺我。汝若生子是男，大，告之曰：「出户望南山，松生石上，劍在其背〔三〕。」』於是即將雌劍往見楚王。王大怒，使相之〔四〕。劍有二：一雄一雌，雌來雄不來〔五〕。王怒，即殺之。

莫邪子名赤比〔六〕，後壯，乃問其母曰：『吾父所在〔七〕？』母曰：「汝父爲楚王作劍，三年乃成，王怒殺之。去時囑我：「語汝子，出户望南山，松生石上，劍在其背。」」於是子出户南望，但覩堂前松柱下，石厦〔八〕之上，即以斧破其背，得劍。日夜思欲報楚王。

王夢見一兒，眉間廣尺，言欲報仇。王即購〔九〕之千金。兒聞之，亡去，入山行歌。客有逢者，謂曰：「子年少，何哭之甚悲耶？」曰：「吾干將、莫邪子也，楚王

殺吾父，吾欲報之。」客曰：「聞王購子頭千金，將子頭與劍來，爲子報之。」兒曰：「幸甚。」即自刎，兩手捧頭及劍奉之，立僵〔一〕。客曰：「不負子也。」於是屍乃仆。

客持頭往見楚王，王大喜。客曰：「此乃勇士頭也，當於湯鑊〔二〕煮之。」王如其言，煮頭三日三夕不爛。頭踔出湯中，躓目大怒〔三〕。客曰：「此兒頭不爛，願王自往臨視之，是必爛也。」王即臨之。客以劍擬王〔四〕，王頭隨墮湯中；客亦自擬己頭，頭復墮湯中。三首俱爛，不可識別。乃分其湯肉葬之，故通名三王墓。今在汝南北宜春縣界〔五〕。（《搜神記》卷十一）

注釋

〔一〕「重身」：懷孕的意思，謂其身中有身。重，讀爲重複的重。

〔二〕「鑊」：音 huò，烹飪。

〔三〕這三句是干將藏劍的隱語，意即指下文所說「堂前松柱下、石底之上」的松柱。

〔四〕「使相之」：使人相之。相，視，音 xiàng。

〔五〕這三句當是隱括相者的話而作敘述語寫的。

〔六〕「赤比」：一作赤鼻，見《古小說鉤沈》輯《列異傳》；《廣博物志》卷三二引同書云：「眉間赤名赤鼻，

父子將，母莫邪。』照故事所說的情節看，『王夢見一兒，眉間廣尺』，干將子的本名應該是尺比，尺比者，比於尺也，其外號則當是眉間尺（《太平御覽》卷三六四引《吳越春秋》正作眉間尺）；其餘赤比、赤鼻、眉間赤等，都是由於音譌而致誤。

〔七〕『所在』：所居之處叫所在，非問語口氣；此乃以陳述語爲疑問語，卽何在之意。

〔八〕『石厝』：石礎；厝，音 cuò，原作低，以意改；因『厂』旁寫作『亻』，便成低字，義不可通。

〔九〕『購』：懸賞徵求。

〔一〇〕『立僵』：站在那裏身體就僵硬了。

〔一一〕『湯鑊』：湯，熱水叫湯；鑊，鼎大而無足叫鑊，音 huò；古酷刑有鑊烹之法。

〔一二〕『踔』：跳；音 chuō。『躓目』：或瞋目字之誤；瞋目，張目，瞋，音 chēn。

〔一三〕『擬王』：擬王頭；對準王頭。

〔一四〕『汝南北宜春縣界』：汝南，漢置郡名，清時河南省汝寧、陳州二府及安徽省潁州府等境皆其地；晉時治懸瓠城，卽今河南省汝南縣治。宜春漢置爲侯國，後漢時叫北宜春，晉時也叫北宜春，故城在今河南省汝南縣西南六十里。界，境。

解說

本節所錄眉間尺故事始見於《太平御覽》卷三六四引《吳越春秋》（今本無），後又見於傳爲魏曹丕所著的《列異傳》（原書已佚，魯迅《古小說鉤沈》有輯錄），內容大概相同而敍寫均

較簡畧，沒有本文這樣細緻，大約《搜神記》的作者在搜集整理這段故事時又作了些藝術性的加工，故這裏仍選録了較後一點的本文。

前節寫干將夫妻爲吳王闔閭鑄劍的故事，干將是吳國的人；本節寫眉間尺故事，干將又成了楚國人『爲楚王作劍』了：可見傳説的無定。干將可能只是衆多技藝高强而遭遇悲慘的劍工的共名，或者先是寶劍的名字（『莫邪』更像是寶劍的名字），後來才變爲人的名字，總之他是一個傳説人物。至於干將、莫邪的兒子眉間尺，觀其命名及行事，已灼然可見更是一個神話傳説人物。

少年攜帶了父所藏劍，出門遠行去替父報仇，這個擔子在身上是很不輕的。所以當他聽説他被楚王懸賞千金購求的時候，也不免有些驚惶，『亡去，入山，行歌』：滿腔悲慨，卻又無計可施。這時卻突然出現了一個似乎是偶然相逢的『客』，在幾句問答話語完了之後，就馬上決定了『客』代報仇的大計。少年也毫不遲疑，勇毅果決，獻頭獻劍。

客何來哉？客何人耶？文裏沒有交待明白，因而在故事後半段扮演主角的『客』也就更加富於神秘的色彩。魯迅先生在《故事新編·鑄劍》裏，寫黑色人（『客』）在取得眉間尺的頭和劍以後，唱的古怪的歌中有這麼兩句：『一夫爰青劍兮鳴呼不孤，頭換頭兮兩個仇人自屠。』兩句歌詞給了我們很大啓示，使我們找到了解決問題的綫索。言『一夫』，言『兩個仇人』，

明「兩個仇人」是「一夫」的「兩個仇人」。言「頭換頭」，不是說「兩個仇人」的頭彼此互換，而是說拿他們「自屠」的頭去換「一夫」的頭。這樣我們就可以明白了：對「一夫」說來，他們是「兩個仇人」，而對「兩個仇人」自身說來，他們卻是處於同等階級地位的親人啊！推想起來，文中故布疑陣所寫的這個「道逢客」（《廣博物志》引《列異傳》語），很可能就是和干將處境、遭遇相同的某一不知名劍工，不過是在一種偶然的情況下，幸運地逃脫了魔掌罷了。所以他兩人能一見如故，幾句問答之後，一個沈毅從容，擔當了代報仇的重任；另一個也竟然深信不疑，馬上以頭顱、寶劍相委：如果不是同仇共恨，心心相連，能做到這樣嗎？魯迅先生謂之爲「兩個仇人」者，以此也。

湯鑊中展開了「兩仇」共「一夫」的戰鬥場面。《鑄劍》中有精彩的描寫，這描寫是有古代傳說的依據的。可惜本文和《列異傳》文都沒有敍寫，一九五六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魯迅全集》第二卷中也沒有注明。它依據的是《太平御覽》卷三六四所引《吳越春秋》的逸文，今將此段移錄如下——

……（楚）王大賞之，卽以鑊煮其頭，七日七夜不爛。客曰：「此頭不爛者，王親臨之。」王卽看之。客於後以劍斬王頭入鑊中，二頭相齧，客恐尺不勝，自以劍擬頭入鑊中，三頭相咬。七日後，一時俱爛。乃分葬汝南宜春縣，并三冢。

『兩仇』、『一夫』，『三頭相咬』，一場尖銳激烈的階級鬥爭，通過神話傳說的想像和誇張，形象地反映了出來。鬥爭的結果雖然是『三首俱爛，不可識別』，但勝利終歸還是在於被壓迫階級。『乃分其湯肉葬之，故通名三王墓。』——這就是對人民鬥爭勝利熱情的頌歌，也是對暴君殘酷專橫深刻的諷刺；在魯迅先生的不朽名篇《鑄劍》中，把這種頌歌和諷刺都完美地再現出來了。

韓憑

宋康王舍人韓憑[一]，娶妻何氏，美，康王奪之。憑怨，王囚之，論爲城旦[二]。

妻密遺憑書，繆其辭[三]曰：『其雨淫淫[四]，河大水深，日出當心。』既而王得其書，以示左右，左右莫解其意。臣蘇賀對曰：『其雨淫淫，言愁且思也；河大水深，言不得往來也；日出當心，心有死志也[五]。』俄而憑乃自殺。

其妻乃陰腐其衣，王與之登臺，妻遂自投臺，左右攬之，衣不中手而死[六]。遺書於帶，曰：『王利其生，妾利其死；願以屍骨賜憑合葬。』王怒，弗聽，使里人[七]埋之，冢相望也。

王曰：『爾夫婦相愛不已，若能使冢合，則吾弗阻也。』宿昔[八]之間，便有大梓木，生於二冢之端，旬日而大盈抱，屈體相就，根交於下，枝錯於上。又有鴛

鴛，雌雄各一，恆棲樹上，晨夕不去，交頸悲鳴，音聲感人。宋人哀之，遂號其木曰相思樹——『相思』之名，起於此也。南人謂：此禽即韓憑夫婦之精魂。今睢陽有韓憑城〔九〕，其歌謠至今猶存。（《搜神記》卷十一）

韓憑，戰國時爲宋康王舍人，妻何氏美，王欲之，捕舍人築青陵臺。何氏作《烏鵲歌》以見志，遂自縊死。『南山有烏，北山張羅；烏自高飛，羅當奈何！烏鵲雙飛，不樂鳳凰；妾是庶民，不樂宋王。』（《天中記》〔一〇〕卷十八引《九國志》〔一一〕）

注釋

〔一〕『韓憑』：亦作韓朋，見唐劉恂《嶺表錄異》；《敦煌變文集》（王重民等編）有《韓朋賦》一卷。

〔二〕『城旦』：秦、漢時刑名；《史記·秦始皇本紀》集解云：『城旦者，晝日伺寇虜，夜督築長城也。』此處或是借用，古有宋王令韓憑築青陵臺之說，當指此。

〔三〕『繆其辭』：繆，音ㄇㄧㄠˋ，迷惑的意思。不敢明說，故爲迷惑之辭，就是古之所謂隱辭、隱語，今之所謂謎語。

〔四〕『淫淫』：霖雨不止貌。

〔五〕「日出當心，心有死志」：日出當心，大約是向對方表明「耿耿此心，有如皎日」的意思，故解謎的人說他「心有死志」。

〔六〕「衣不中手」：中，合；音ㄓㄨㄥˋ。言其衣窳，不合手澤。

〔七〕「里人」：鄰里的人。

〔八〕「宿昔」：早晚。

〔九〕「睢陽」：春秋時宋地，故城在今河南省商邱縣南。

〔十〕「天中記」：書名，凡六十卷，明陳耀文撰。

〔十一〕「九國志」：書名，凡十二卷，宋路振撰；所引今本無，或是佚文。

解說

韓憑故事大約以《搜神記》的記述爲最早，其格局望而可知是一個民間傳說，所以有相思樹、鴛鴦鳥之類的敍寫。見於記載比這更早的，還有《玉臺新詠》所收的《古詩爲焦仲卿妻作》（又名《孔雀東南飛》）一首長篇敍事詩，寫漢代末年廬江府一個小官吏焦仲卿和他的妻子劉蘭芝在當時封建制度的壓迫下，雙雙殉情自殺的事。詩的末尾有「兩家求合葬，合葬華山傍，東西植松柏，左右種梧桐，中有雙飛鳥，自名爲鴛鴦。仰頭相向鳴，夜夜達五更。」這樣的話，彷彿就是韓憑故事結末的複寫。後乎此者，又有梁山伯、祝英臺化蝶之說。《情

史》卷十一祝英臺」條按語云：『吳中有花蝴蝶，橘蠹所化。婦孺呼黃色者爲梁山伯，黑色者爲祝英臺。俗傳祝死後，其家就梁塚焚衣，衣於火中化成蝴蝶。蓋好事者爲之。』按語所說『蓋好事者爲之』者，正說明了民間的同情和希望。韓憑夫妻和焦仲卿夫妻的化爲鴛鴦的傳說，自然也正是民間的希望和同情之所寄。

韓憑故事在這幾個同類型的民間故事中又自有它獨特的內容和風貌。故事主人公遭受的更是封建勢力的直接迫害。給予他們以迫害的，是國家最高權力的代表——國王。然而他們是那樣鎮靜從容，果敢堅毅，同心協力地用生命來捍衛了作爲『人』的免受陵踐的尊嚴。故事中表現得尤其鮮明突出的，是韓憑的妻子何氏（《韓朋賦》說是名叫貞夫）所作的那首『以見志』的《烏鵲歌》。

這首歌不管是否也是屬於後來『好事者爲之』這一類，但卻使人深切地感到：它和故事中何氏的性行是完全吻合的，它是發自這個人物內心深處的聲音。『南山有烏，北山張羅；烏自高飛，羅當奈何！』好一個『自』字！更是好一個『高』字！有了這種精神的翅膀，就可以高高地飛翔，遠離任何網羅從精神上的迫害，任何企圖從精神上來迫害、摧殘人的網羅對之，也只好是徒喚『奈何』。『烏鵲雙飛，不樂鸞鳳；妾是庶民，不樂宋王！』這簡直是以憎惡和輕蔑的口氣來直斥壓迫者了。壓迫者可以在特定的某個時期有權力奪去被壓迫者的

生命，踐踏甚至消滅他們的肉體，但卻永遠也無法屈服被壓迫者反抗壓迫的精神。韓憑夫妻就是以這種精神，用各自的犧牲來抗擊了暴君的專橫。他們的鬥志是世世代代在封建專制淫威下生活的廣大人民羣衆所嚮往的和得到鼓舞的。所以記錄故事者還沒有忘記最後寫下這麼一句：『至今歌謠存焉。』

杜宇・開明・李冰

一

蜀王之先名蠶叢，後代名曰柏濩〔一〕，後者名曰魚鳧，此三代各數百歲，皆神化不死，其民亦頗隨王化去〔二〕。

魚鳧田于瀕山〔三〕，得仙，今廟祀之于瀕。

時蜀民稀少，後有一男子名曰杜宇，從天墮止朱提〔四〕，有一女子名利，從江源〔五〕井中出，爲杜宇妻，乃自立爲蜀王，號曰望帝，治汶山〔六〕下邑曰郫〔七〕，化民〔八〕往往復出。

望帝積百餘歲〔九〕，荆〔一〇〕有一人名鼈靈，其尸亡去，荆人求之不得，鼈靈尸隨江水〔一一〕上至郫，遂活，與望帝相見。望帝以鼈靈爲相。時玉山〔一二〕出水，若堯之洪水，望帝不能治，使鼈靈決〔一三〕玉山，民得安處。鼈靈治水去後，望帝與其

妻通，慚愧，自以德薄，不如鼈靈，乃委國授之而去，如堯之禪〔一四〕舜。鼈靈即位，號曰開明帝；帝生盧保，亦號開明〔一五〕。

望帝去時，子鵑〔一六〕鳴，故蜀人悲子鵑鳴而思望帝：望帝，杜宇也。（《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輯《蜀王本紀》〔一七〕）

注釋

〔一〕「柏濩」：濩，音 fù。

〔二〕「化去」：謂神化而去。

〔三〕「瀔山」：山名，《漢書・地理志》云：「玉壘山，瀔水所出。」瀔山當即玉壘山，在今四川省灌縣西。

〔四〕「朱提」：山名，在四川省宜賓縣西南。

〔五〕「江源」：古地名，在今四川省崇慶縣東。

〔六〕「汶山」：即岷山，在四川省松潘縣北。其脈一支南下，爲灌縣的青城山。此處所說的汶山，當即指青城山。

〔七〕「郫」：古地名。今四川省郫縣北，有古郫城，相傳即望帝杜宇所都之地。

〔八〕「化民」：指鱉靈、柏濩、魚鳧三代隨王神化而去的不死之民。

〔九〕「望帝積百餘歲」：謂望帝居位百有餘歲。

〔一〇〕「荊」：古國名，楚的本號，大約有今湖北及湖南兩省之地。

〔一一〕「江水」：水名，即長江。

〔一二〕「玉山」：即玉壘山。

〔一三〕決：疏導。

〔一四〕「禪」：音 shàn，禪讓：天子讓位於賢者，叫禪讓。

〔一五〕從鼈靈即位稱帝，號開明以後，鼈靈的後代子孫登帝位的都號開明。

〔一六〕「子規」：即子規，杜鵑也，鵑，音 juān。杜鵑又叫杜宇，據說就是望帝杜宇死後的魂靈所變化的。

〔一七〕『蜀王本紀』：書名，漢楊雄撰，已佚。

解說

在中國古代神話傳說的總匯裏，古蜀國或蜀郡的神話傳說是匯入總匯的一股重要的泉源。它具有着獨特的風貌，它所傳述的人物如杜宇、開明、李冰等，都多少和治水有些關係。

杜宇是古蜀國第一個治水的英雄，至今四川民間還流傳着關於他的一些神話傳說。其中一個大概的情節是這樣的——

許多許多年前，岷江上游住了一條惡龍，每到夏天，當平原上穀子快黃熟的時候，便要

發下洪水來趕跑人民，吃掉他們的牛羊和莊稼，然後跑回深山去睡覺。

惡龍有個妹妹，秉性正直善良，看見人民無辜受害，非常同情。有一年趁哥哥睡覺未醒的時候，偷跑到岷江下游的嘉定去，運用神力，把那裏本來是封鎖的羣山打開一道缺口。惡龍一覺醒來，又發洪水危害人民，可是洪水卻順着缺口溜跑了。惡龍無法與波作浪，見食充饑，眼見平原上的人民歡慶豐收，自己卻餓火中燒，十分氣惱。

後來終於查明原來是自己妹妹幹的好事，惡龍在一怒之下，便把妹妹弄到五虎山去關進一座鐵籠裏，派遣五隻大老虎看守着。然後去把妹妹打開的缺口堵塞起來，繼續發下洪水傷人害人。

惡龍住所附近的某座山上，有一個青年獵人，名叫杜宇，看見受洪水災害的人民，成羣結隊，逃上山來，他們一個個衣裳襤褸，形容憔悴，杜宇心裏大爲不忍，打定主意，要爲人民平治洪水。

他收拾了簡單的行李，背在身上，從家裏出發，到遠方去，尋師問道，探求治理洪水的方法。他穿林渡水，越嶺翻山，經歷了不知多少辛苦，問過了不知多少各色各樣的人物，可是卻並沒有得到治水的良策。

一天，他在山上走得疲倦極了，走呀走的，不覺一頭昏倒在地。……猛然醒來，卻見

一個鬚髮皓白的老翁，手裏拄了一條竹杖，笑迷迷地站在他的眼前。老翁於是告訴他：要治洪水須先除惡龍，除了惡龍還要到五虎山上去救下龍妹，才有辦法。說完把手裏的竹杖贈送給他，忽然不見。

杜宇得到仙人的指點和幫助，萬分高興，勇氣百倍，便帶着竹杖到惡龍灘去，準備和惡龍大戰一場。

惡龍早已知道有人來算計他，於是張牙舞爪，前來對敵。杜宇也不懼怕，手拿竹杖，向着惡龍迎頭便打。惡龍張開血盆大口，往裏一吸，便把杜宇吸進肚內。杜宇在惡龍肚內施展武藝，拿仙人竹杖奮身一路打去，只打得惡龍告饒求命。杜宇等惡龍昏死過去，不動彈了，才小心謹慎地仍從惡龍口裏爬出來。

杜宇扔下奄奄一息的惡龍，又去五虎山解救被囚禁的龍妹。靠了仙人竹杖的幫助和杜宇過人的勇敢，又將五虎山上的五隻老虎一齊打死，然後打開鐵籠，放出龍妹。

龍妹感謝杜宇使她獲得自由，對杜宇平治洪水、拯救人民的志願非常欽佩，願意幫助他去做這件工作。於是兩人一道來到嘉定，把被惡龍堵塞的山間缺口設法鑿開，使洪水順着缺口退去，解救了平原上人民的危難。

人民因爲杜宇治水有功，便擁戴杜宇做了國君；龍妹和杜宇在治水的工作中也建立了

感情，兩人於是結婚成爲夫婦。

杜宇做國君以後，親自帶領着人民開墾荒地，教導人民怎樣做莊稼。惡龍吃了苦頭，也暫時不敢再來爲惡。因此平原上年年豐收，人民生活過得一天比一天好。

杜宇手下有個臣子，原是他先前打獵時的伴當，看見杜宇既當國君，又娶了個這麼個美麗的夫人，妬羨得很，常想篡奪王位，把龍妹據爲己有。一天這個壞傢伙上山打獵，碰上了在山間養傷的惡龍，兩人一見，談起杜宇和龍妹的事，竟是情投意合，非常親切。於是定下計謀，以請客爲名，將杜宇騙上山去禁閉起來，以遂他倆的私慾。

壞傢伙回來，便向杜宇說惡龍已經痛悔前非，願意和杜宇夫婦和解，請他倆一道上山去玩，當面向他們認罪。龍妹機警，認爲哥哥心眼最壞，萬不能去上他的當；杜宇忠厚，認爲既是如此，還是應該去一下，雙方講和，將來如果遇上天旱，還有用得着龍兄幫忙的地方。於是不顧龍妹的勸阻，竟單獨一人去了。

不幸的事終於發生了：杜宇一到山上，便被惡龍關進鐵籠，從此失去自由。杜宇痛憤惡龍的狡猾殘暴，悔恨自己不聽龍妹的忠言，懷想人民，思念愛妻，竟悒悒悶悶地死在鐵籠裏了。死後他的魂魄化作一隻小鳥，從鐵籠裏飛出來，在空中悲悽地啼叫着，直向他的故國飛去。

杜宇飛回故國，壞傢伙已趁他被囚在山上時篡奪了他的王位，並且企圖霸佔龍妹爲妻。龍妹抵死不從，也把龍妹在深宮幽囚起來。龍妹正愁緒滿懷、思念丈夫的時候，忽見有小鳥飛來，繞着她悲啼：『歸汶陽！歸汶陽！』她想我們這裏正是汶水的南面，小鳥啼叫『歸汶陽！歸汶陽』，莫非是丈夫已死，魂靈化做鳥飛回來了罷？想着就忍不住說：『小鳥，你要是我的丈夫，就請飛到我的頭上來。』小鳥果然順從地飛到了龍妹的頭上。龍妹斷定決然是丈夫無疑，於是傷心地痛哭，哭得淚如泉湧；小鳥也飛繞啼叫，叫得口出鮮血……

最後，龍妹因爲痛傷過度，也死去了，她的魂靈也化做一隻小鳥，和原來的那隻小鳥雙雙飛去。

從此以後，每年到了春天農忙季節，就見有這種小鳥飛來田間一聲聲地鳴叫，人們一見這種小鳥，就知道是他們的國君杜宇來催促他們趕快耕種了，於是互相勉勵：『是時候了，快撒種吧！』或者說：『是時候了，快插秧吧！』由於這種小鳥是杜宇的魂靈變化的，便叫它做杜宇，或者叫杜鵑，或者又叫催耕鳥、催工鳥。

以上就是在民間口頭流傳的杜宇神話之一的大概。比起古書所記敍的，它似乎更要清新、剛健得多。然而猶有遺憾的，就是好人如杜宇、龍妹都身遭不幸，相繼死去了，而惡龍和壞蛋的結果如何，卻未有明確交代，使人擔心他們會不會從此得意猖狂，一直爲非作

歹下去。這是不很合於民間傳說的結構規律的，或者還是受了一些古書記敍的影響也未可知。

本節所錄《蜀王本紀》的記敍，是杜宇神話見諸載籍最早的，它裏面包含了一個離奇古怪而又情節曖昧的故事。說它離奇古怪，是當洪水爲災，望帝正愁着不能治的時候，卻從長江下游逆流浮上來了一具名叫鼈靈的失足落水者的尸首，到郫邑地方居然復活了，起來和望帝相見，望帝馬上任他做宰相，叫他去治理洪水。這裏說是「玉山出水，……鼈靈決玉山，民得安處」，玉山卽玉壘山，在今灌縣城西，光景還是小規模的治水；但是根據別的文獻所記，卻是「巫山龍門，壅江不流，鼈靈乃鑿巫山，水人得陸居」（《禽經》引李膺《蜀志》），規模可就大了，其影響乃及於巴蜀二地，幾乎是如今四川省全境。死而復活的怪人鼈靈而又具有如此治水的本領，可謂古怪離奇。說它情節曖昧，杜宇是天降賢王，本來和一個「從江源井中出」的名叫利的女子，結成了一對天造地設的好夫妻，如今卻因「鼈靈治水去後」，「與其妻通」，然後又「慚愧，自以德薄，不如鼈靈，乃委國授之而去」。若果真是這樣，杜宇既無治水的良謀，又且要乘人前去治水的機會，淫人之妻，那就確實是有些「德薄」，卽使死後化鳥，也值不得寄與同情了。然而整個神話的中心內容卻是教人寄予同情的。本節所錄《蜀王本紀》亦云：「望帝去時，子鵑鳴，故蜀人悲子鵑鳴而思望帝。」蜀人

爲什麼要因爲子規卽杜鵑鳥的鳴叫而與悲、而懷思望帝呢，這當中必然還有一段隱情未曾揭露出來，所以說它是情節曖昧。

唐代詩人詠杜鵑，多疑其有寃。李商隱的名句『望帝春心託杜鵑』，已透露出這一點意思。至於如杜牧詩：『杜宇寃何寃，年年叫蜀門』；顧況詩：『杜宇寃亡積有時，年年啼血動人悲』；羅隱詩：『一種有寃猶可報，不如銜石塡滄溟』；吳融詩：『年年春恨化寃魂，血染枝紅壓壘繁』……等，則已明言其有寃而無可申，故爲恨也深。那麼所謂杜宇和鼈靈妻私通的說法，其中當包括一場嚴重的政治鬥爭，或者竟是他的政敵們造作出來，故意貶低他，以使繼承他的鼈靈的開明氏王朝得到肯定的罷。《說郛合刊》卷六十輯闕名《寰宇記》說：『望帝自逃之後，欲復位不得，死化爲鵑。』這才是杜宇真正的寃恨。「逃」，當然是出於被逼；『欲復位不得』，是政治鬥爭徹底失敗。既失敗了，還被蒙上莫須有的誣辭，此其所以爲「寃」，爲偵得令人同情。

如今郫縣西南一里多路，還可見到望叢祠的遺跡。有望帝陵和叢帝陵，兩陵相對，像兩座小山丘。以前人們在這裏祭祀望帝(杜宇)和叢帝(鼈靈)，祀典極爲隆崇。人們對二帝爲什麼這樣尊重呢？推想起來，杜宇與鼈靈，或者都是古時蜀地的部落首領，以蜀地多水患，都擅長治水。後來鼈靈部落以治水發展其勢力，從東到西，便取杜宇而代之。人民對

二帝都崇敬，而杜宇所屬的民衆對杜宇的被逐，尤其不能不有故君之思。因而通過愛情的綫索，產生了化鳥的離奇神話以寄其哀思。經舊時文人在記錄時有意無意塗飾修改，就更增加其迷離惝怳了。近代民間所傳雖甚明快，當亦非古神話本貌，則是可想而知的。

二

開明帝〔一〕時，蜀有五丁力士，能移山，舉萬鈞〔二〕，每王薨，輒立大石，長三丈，重千鈞，爲墓志，今石筍是也，號曰筍里〔三〕。

周顯王之世，蜀王有褒漢之地〔四〕。因獵谷中〔五〕，與秦惠王〔六〕遇，惠王以金一笥〔七〕遺蜀王。王報〔八〕珍玩之物，物化爲土，惠王怒。羣臣賀曰：『天承〔九〕我矣，王將得蜀土地。』惠王喜。

乃作石牛五頭，朝瀉金其後，曰：『牛便金〔一〇〕。』有養卒〔一一〕百人。蜀人〔一二〕悅之，使使〔一三〕請石牛，惠王許之。乃遣五丁迎石牛，既不便金，怒，遣還之。乃嘲秦人曰：『東方牧犢兒〔一四〕！』秦人笑之，曰：『吾雖牧犢，當得蜀也。』

武都〔一五〕有一丈夫，化爲女子，美而艷，蓋山精也。蜀王納爲妃，不習水土，

欲去。王必留之，乃爲《東平之歌》以樂之。無幾，物故[一六]，蜀王哀之。乃遣五丁之武都，擘土爲妃作冢，蓋地數畝，高七丈，上有石鏡；今成都北角武擔是也[一七]。

惠王知蜀王好色，許嫁五女於蜀，蜀遣五丁迎之。還到梓潼[一八]，見一大蛇，入穴中。一人攬其尾，掣之，不禁。至五人相助，大呼拽蛇[一九]。山崩時，壓殺五人，及秦五女並將從[二〇]，而山分爲五嶺，直[二一]頂上有平石。蜀王痛傷，乃登之，因命曰五婦冢山。川平石上，爲望婦堠[二二]，作思妻臺。今其山或名五丁冢。

周慎王五年，秋，秦大夫張儀、司馬錯、都尉墨等，從石牛道伐蜀[二三]，蜀王自於葭萌拒之，敗績[二四]。王遁走至武陽[二五]，爲秦軍所害，開明氏遂亡。凡王[二六]蜀十二世。（《華陽國志[二七]·蜀志》）

注釋

〔一〕『開明帝』：指開明帝九世。

〔二〕『五丁力士』：力士弟兄凡五人，總稱五丁力士。『鈎』：古以三十斤爲一鈎。

〔三〕『薨』：古天子死叫崩，諸侯死叫薨，薨，音 hōng。『輒』：每。『墓志』：墳墓的表志，即今墓碑。『筍里』：成都古地名，在內城西，有巨石二株，相對若門闕，俗名石筍，相傳即五丁所立墓志，因號其地曰筍里。如今成都市西門外，還有一條街，叫石筍街，就是古時的筍里。

〔四〕『周顯王』：周安王的兒子，名扁，在位四十八年。『蜀王』：此蜀王指開明帝十二世。『褒、漢』：褒，即褒斜谷，是陝西省終南山的谷，南口叫褒，在褒城縣北，北口叫斜，在郿縣西南，古皆爲川陝交通要道；漢，即漢中郡，秦置，有今陝西省南部及湖北省西北部之地。

〔五〕『谷中』：指褒斜谷中。

〔六〕『秦惠王』：即秦惠文君，秦孝公的兒子，名駟，在位二十七年。

〔七〕『笥』：古時盛飯或盛衣的方形竹器；音 sì。

〔八〕『報』：答謝。

〔九〕『承』：送；音 zèng。

〔一〇〕『朝』：音 zhāo，每晨。『便』：大小便的便；此作動詞用。

〔一一〕『養卒』：專門護養石牛的士卒。

〔一二〕『蜀人』：謂蜀王和蜀王左右的貴戚近臣。

〔一三〕『使使』：派遣使者；上一使字作使令、差遣解，下一使字作奉使命的人解，二使字均音 shǐ。

〔一四〕『東方牧犢兒』：犢，音 dú，小牛，牧犢兒，牧牛兒。秦本東夷游牧民族遷居西土者，故蜀人嘲之爲東方牧犢兒。

【一五】『武都』：山名，在四川省縣竹縣北。

【一六】『無幾』：未幾，沒有多少時候。『物故』：死亡。物同歿，《說文》：歿，終也，故謂死亡爲物故。

【一七】『武擔』：小土山名，在成都西北角，相傳是五丁力士去武都山擔土爲蜀王妃壘成的墳墓，故稱武擔，今已平夷。

【一八】『梓潼』：古地名，即今四川省梓潼縣。

【一九】『擧』：本作擧，擔持的意思。『擧』：牽引；音 ɡɑ̌o。『不禁』：禁，力所勝叫禁，不禁，力有所不勝。『拽』：牽引；音 yè。

【二〇】『將從』：隨從；將，音 jiɑ̀nɡ。意謂山崩之時，不但壓殺了五丁力士，並且連秦五女及其隨從人等都一齊壓殺了。

【二一】『貞』：疑是其的譌字。

【二二】『川平石上』：川，穿鑿；謂鑿平山石以建堠。『望婦堠』：堠，音 hòu，記里的土堡，古者五里一堠，十里雙堠；蜀王所爲的望婦堠，想來恐怕也不過是壘土爲堡以誌哀，其形似堠，因名爲堠罷了。

【二三】『周慎王』：周顯王的兒子，名定，在位六年。『張儀』：戰國魏人，爲秦惠王相，主連橫事秦，遊說六國，使背蘇秦合縱之約。後去秦爲魏相，卒於魏。『司馬錯』：戰國秦將，秦惠王從錯言伐蜀，滅之，因以錯爲蜀郡守。『都尉墨』：都尉，複姓，因官爲氏，墨是其名，戰國秦將，生平未詳。『石牛道』：即五丁迎石牛所開闢的道路，亦稱金牛道。

【二四】『葭萌』：舊縣名，故城在今四川省昭化縣南；葭，音 jiā。『敗績』：大敗叫敗績。

〔三五〕『遜走』：逃走；遜，音 ɑ̀n。『武陽』：舊縣名，故城在今四川省彭山縣東。

〔三六〕『王』：音 wɑ́ng，君臨的意思。

〔三七〕『華陽國志』：書名，凡十二卷，附錄一卷，晉常璩撰，其書記敘巴蜀史事，始於開闢，終於晉永和三年（公元三四七年），頗有一些古代蜀地的神話傳說資料存於其中。

解說

如果說當初開明氏王朝的第一個帝王鼈靈真對治水還有些功績，因而人民也就原諒了他很可能是用不正當的手段取得王位的話，那麼人民對於開明氏王朝的末一個帝王——即本節所錄《華陽國志》所稱的蜀王——既貪婪而又好色、既庸愚而又妄自尊大、終於由他親手把整個國家葬送的種種可鄙可哂的行爲就決不能够原諒了。於是人民就在他們的傳說裏，通過想像和誇張，塑造了蜀王這麼一個反面形象；與之對比襯映，又造了五丁力士這麼一羣來自民間的英雄羣像，有了五丁和蜀王作比照，故事的思想內容就鮮明突出了：人民所鄙棄的正是荒淫自私的蜀王，而歌頌讚美的則是見義勇爲、奮不顧身的五丁弟兄。

五丁力士無疑是民間五個石工的神話化。丁者釘也，正是石工用以鑿石的工具。就其所操的業務而言，謂之爲『丁』；就其孔武多力而言，又美之爲『力士』。他們可能是弟兄五個，也可能是石工中特別選拔出來的五名能手：總之都是被徵調去給窮奢極慾、大興土木

之工、或以養生、或以送死的帝王老爺們服役的。秉性樸實的他們，在頭腦被統治階級思想所牢籠的情況下，自然也會忠實地爲國君服役，雖辛勞而無所怨尤。因此人們只看見他們扛木頭修殿堂呀，搬石塊造陵墓呀，淨幹些粗重的活兒。後來蜀王貪利，要派人到秦國去運『金牛』，他們又奉命到險巇的山間去給『金牛』開闢一條『金牛道』。金牛道開成了，『金牛』也運回來了，才發覺上了秦國人的當。可是蜀王並不因此而有所悔悟，又準備着再去上秦國贈送五名美女的當。五名美女雖然都是真正的美女，然而這陰謀卻比『金牛』的陰謀更爲毒辣。蜀王色迷心竅，不顧利害，又派他們去迎迓秦國的五名美女。這就爲後來秦國滅蜀再次開闢了道路。而神話傳說在這裏也到了一個藝術的高潮。說是在回來的路上，出了一個意外的岔子：遇見大蛇鑽洞。五丁力士之一便奮勇直前，上去雙手攫住大蛇的尾巴，一個勁兒往外拖，企圖拖了出來將牠殺死。一個人的力量不足，其餘四個人又全都投入進去。五個勇士一壁用力拖蛇，一壁大聲吶喊，聲震山谷。這真是一幅豪壯動人的圖畫，五個勇士爲民除害，全然忘記了自身的安危。果然妖蛇作怪，地陷山崩，勇士們都犧牲了，同時也葬送了蜀王所望眼欲穿的秦國的五名美女。石牛是『五』，秦國的美女是『五』，五丁也是『五』，從這類偶然相合的數字，也可以見到這的確是一個帶有神話意味的民間傳說。有意思的是傳說蜀王聽到五名美女壓死的消息，忽然感到『痛傷』了，在出事的地方作

了什麼『望婦堠』，建了什麼『思妻臺』，而且還要把那裏的山都命名爲『五婦塚山』，真是萬分的醜態！『今其山或名五丁塚』，好在在文人的記敍中，還沒有漏掉這重要的一筆。『或名』者，當然不是貴族老爺們的命名，而是人民名之也。從這簡單的命名，也可以見到人民的愛憎。

五丁神話，後來又續有所傳。《太平寰宇記》卷八四說：『隱劍泉在（梓潼）縣北十二里，五丁力士廟西十一步。古老相傳云，五丁開劍，路迎秦女，拔蛇山摧，五丁與秦女俱斃於此。餘劍隱在路旁，忽生一泉。又云，此劍庚申日見。』《蜀中名勝記》卷九說：『武都山有玉妃溪。《成都耆舊傳》載：妃與五丁同生，父母棄之溪，後聞呱呱聲，就視，乃一女五男，女卽蜀妃，男卽五丁。《華陽國志》云，武都山精化爲美女也。』雖都是較後起的傳說，卻見得民間敬愛和同情，都在五丁身上。

三

秦昭王遣李冰爲蜀郡太守，開成都兩江，溉田萬頃〔一〕。江水有神，歲取童女二人爲婦〔二〕，不然，爲水災。主者白，出錢百萬以行聘〔三〕。冰曰：『不須，吾自有女。』到時，裝飾其女，當以沈江。冰〔四〕徑至神祠，上神坐，舉酒酹曰〔五〕：

『今得傅九族〔六〕，江君大神，當見尊顏，相敬酒。』冰先投杯，但澹淡不耗〔七〕。冰厲聲〔八〕曰：『江君相輕，當相伐耳〔九〕！』拔劍，忽然不見。良久，有兩蒼牛鬬於岸旁〔一〇〕。有閒，冰還，流汗謂官屬曰：『吾鬬大極，當相助也；若欲知我，南向腰中正白者，我綬也〔一一〕。』主簿乃刺殺北面者，江神遂死。蜀人慕其氣決，凡壯健者，因名冰兒〔一二〕。（《羣書治補》〔一三〕轉《風俗通逸文》）

李冰爲蜀郡守，有蛟歲暴，漂墊相望〔一四〕。冰乃入水戮蛟，己爲牛形，江神龍躍〔一五〕，冰不勝。及出，選卒之勇者數百，持彊〔一六〕弓大箭，約曰：『吾前者爲牛，今江神亦必爲牛矣，我以大白練自束以辨，汝當殺其無記者。』遂吼呼而入。須臾，風雷大起，天地一色。稍定，有二牛鬥於上。公練甚長白，武士乃齊射其神，遂斃。從此蜀人不復爲水所病。（《太平廣記》卷二九一引《成都記》〔一七〕）

江水又歷都安縣〔一八〕，縣有桃關、漢武帝祠。李冰作大堰於此，壅江作堋〔一九〕，

堋有左右口，謂之湔堋，江入郫江、檢江以行舟〔二〇〕。《益州記》〔二一〕曰：『江至都安，堰其右，檢其左，其正流遂東，郫江之右也〔二二〕。因山藪水，坐致竹木以溉諸郡〔二三〕。』又穿羊摩江、灌江〔二四〕。西於玉女房下白沙郵〔二五〕作三石人，立水中，刻要江神〔二六〕：水竭不至足，盛不没肩。是以蜀人旱則藉以爲溉，雨則不遏其流〔二七〕。故《記》〔二八〕曰：『水旱從人，不知饑饉〔二九〕，沃野千里，世號陸海，謂之天府』也。

（《水經注・江水》）

注　釋

〔一〕『秦昭王』：即秦昭襄王，秦武王弟，秦惠王子，名則，在位五十六年。『太守』：官名，即秦時郡守，漢景帝中元二年，更名太守，此以後人記古事，故不免署有錯亂。『成都兩江』：指四川省境西部平原的郫江和檢江；參見注〔一〇〕。『溉』：灌溉。

〔二〕『江水』：指長江上游源出四川省松潘縣南、流經灌縣的岷江，亦稱汶水、汶江。『取童女』：取，娶；童女，未婚的少女。

〔三〕『主者白，出錢百萬以行聘』：此處疑有脱文，疑當作『主者白冰：當出錢百萬以行聘』。主者，主爲江神娶婦事者。

〔四〕『當以沈江。冰……』：原作當以沈江水，冰字作水，屬上讀，下無主詞，義不可通，據《太平御

覽』卷八八二引『冰徑上神坐』改。

〔五〕『徑』：直。『酹』：以酒祭神叫酹，音 lei。

〔六〕『傅九族』：傅同附，傅九族，李冰自謂其女既嫁江神，從此以後，就有了得以攀附江神九族的榮幸。九族，上自高祖，下至玄孫，凡九族。

〔七〕『冰先投杯，但澹淡不耗』：大意說李冰飲畢，先放下自己的酒杯，而江神神座前設置的酒杯裏的酒，卻仍舊微微動蕩着，一點也沒有消耗。澹淡同澹澹，水動蕩貌。

〔八〕『厲聲』：惡聲。

〔九〕『江君相輕』：江神的酒『但澹淡不耗』，故李冰以爲『相輕』。『伐』：攻伐。

〔一〇〕『有兩蒼牛鬬於岸旁』：兩蒼牛卽是李冰和江神所化。

〔一一〕『有閒』：有頃，閒，音 jiān，字今作間。『大極』：極，因病疲困叫極；大極，卽非常疲乏之意。

『若』：若曹，你們。『綬』：綬帶，繫在腰間用來承受印環的。

〔一三〕『主簿』：官名，古時凡是官府都有主簿一官，職掌簿書公文，蓋曹椽之流。『氣決』：精神果敢。

〔一五〕『羣書拾補』：書名，清盧文弨撰，凡輯補校正經、史、子、集各書三十七種，有裨考證。

〔一四〕『歲暴』：每年都爲暴虐之行。『漂墊相望』：漂，漂流；墊，沈溺；漂墊相望，謂漂流的，沈溺的，可以彼此相望：極言受洪水災害的人民之多。

〔一七〕『江神龍躍』：言江神化爲龍形而騰躍。

〔一八〕『彊』：通强。

〔一七〕「成都記」：書名，撰人及時代不詳，《漢唐地理書鈔》有盧求《成都記》，有目無文，未審是否即此。

〔一八〕「江水」：謂長江上游的岷江，古以爲即長江發源的正流。「都安縣」：古縣名，三國蜀置，故治在今四川省灌縣東二十里。

〔一九〕「大堋」：築土壅水叫堋；大堋，如今叫都江堰，或叫都江大堰。「壅江作堋」：堋，音 péng，就是分水堰；壅江作堋，就是拿泥土分開江流於其上作堰。

〔二〇〕「郫江、捵江」：四川省境西部平原的兩條江。自灌縣西湔堰（都江堰）分岷江東流，經郫縣至成都，與錦江會合的，叫郫江，又叫內江；自灌縣西湔堰，分沱江東流，經崇寧、彭縣、新繁、新都、至廣漢縣東南會合於沱江的叫湔江，又叫青白江，古稱捵江。

〔二一〕「益州記」：書名，任豫撰，已佚，《說郛》正續合刊有輯錄。

〔二二〕「江」：岷江。「堰」：謂李冰所作大堰，即上文所說的湔堋，如今叫湔堰，又叫都江堰。「捵」：即上文所說的捵江，如今叫湔江。「郫江之右」：謂岷江正流居於郫江之右，郫江與捵江（湔江）同在岷江之左，而捵江又更左一些；郫江與岷江合流而入於長江，湔江則會合沱江然後入於長江。

〔二三〕「頹」：順。大意說，岷江經李冰在此作堰疏導，於是因山順水，坐得竹木之利，並且還灌溉了下游各郡縣的田地。

〔二四〕「羊摩江、灌江」：二水名；灌江未詳，羊摩江疑即今之羊馬河，在四川省崇慶縣東，亦名龍安河。

〔二五〕「玉女房」：古地名，在今四川省灌縣城西。《寰宇記》云：其房盤山爲穴，深數十丈，中有廊廡堂

窒，屬曲，今毀。『白沙郵』：古地名：在今四川省灌縣城西。白沙，江名，在灌縣城西十里。

【二六】『刻要江神』：要，音 yāo；約，謂刻文辭於石人之身而與江神相約。

【二七】『藉』：憑依。『遏』：阻塞。

【二八】『記』：《益州記》。

【二九】『水旱從人』：從人，從人之意：謂李冰治水所造成的灌溉系統，『蜀人旱則藉以爲溉，雨則不遏其流』，故稱水旱從人。『饑饉』：穀不熟叫饑，菜不熟叫饉；統言歲荒，則稱饑饉。

解說

和杜宇、鱉靈等人一樣，李冰也是介乎歷史上的真人和傳說人物之間的一個人物，根據一些材料推論，後者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李冰之名始見於《史記・河渠書》。《河渠書》說：『蜀守冰鑿離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僅僅有冰的名而無姓。《漢書・溝洫志》與此大略相同，惟首句作『蜀守李冰鑿離堆』，才知道李冰原來姓李。其後應劭撰《風俗通義》，常璩撰《華陽國志》，更記敍了有關李冰治水的神話傳說，而李冰之名始顯；宋以後再加上李冰的兒子二郎與之共治洪水，於是李冰父子就成了四川古代極煊赫的治水英雄了。從以上所說李冰故事的發展情形，李冰之爲傳說人物實在是有可能的。

李冰治水、和江神戰鬥的神話，充分表現了人和大自然鬥爭、人定勝天的那種勇往直前的大無畏精神，而江神的『歲取童女二人爲婦』的傳說，則無疑又是河伯娶婦傳說的演變。故事傳到後代，它的內容就隨着時間的進展而更豐富了。例如《風俗通義》所記敍的還只是二牛相鬥，主簿刺殺北面無記識的牛，但到《成都記》的記敍，則於二牛相鬥之前，增加了『己爲牛形，江神龍躍』一段，足見江神本來是龍，因李冰在戰鬥的中途退出戰鬥，上岸求計，江神怕李冰暗算他，才變成和李冰同樣的牛重新投入戰鬥的。而李冰於江神的這一手卻早有預計，故『以大白練自束以辨』，終於教武士們用『彊弓大箭』射殺了江神。這不但增加了故事的曲折性，也使李冰的智勇更充分地得到了表現。

李冰鬥蛟的神話發展到宋以後，又成了二郎鎖孽龍的神話。《朱子語録》說：『蜀中灌口二郎廟，當是因李冰開離堆有功立廟，今來現許多靈怪，乃是他第二兒子……』知二郎神早在宋時已爲民間所崇奉，則有關他的神話，亦當興起於這時，或者還要更早。《風俗通義》說：『江神歲取童女二人爲婦』，二郎的神話可能就從『童女二人』演化出來。起初是李冰『裝飾其女』，假說『當以沈江』而從中取計。後來人們也許覺得這樣做未免太冒險，於是設想是李冰的兒子二郎（『二郎』，初義或者就是『兩位郎君』）假扮了美女，就婚於神，然後父子同心協力和江神相鬥，終於制伏了江神。《都江堰功小傳》的記敍就是如此。《小傳》說：

『二郎爲李冰仲子，……又假飾美女，就婚璧鱉，以入祠勸酒。』又《灌志文徵・李公父子治水記》說：『二郎喜馳獵之事，奉父命而斬蛟，其友七人實助之，世傳梅山七聖。』則於二郎之外又增加了七個得力的助手，故事的情節，就更加熱鬧而有趣了。

但灌口二郎或又以爲是趙昱。宋人王銍僞作的柳宗元《龍城録》說：『趙昱，隋末拜爲嘉州太守。時犍爲潭中有老蛟爲害，昱乃持刀没水，頃江水盡赤，昱左手持蛟首，右手持刀，奮波而出。州人頂戴，事爲神明，廟食灌江口。』或又以爲是楊戩。《西遊記》第六回《小聖施威降大聖》，寫孫悟空大鬧天宮，玉帝遣灌口顯聖二郎真君前去捉拿他，孫悟空笑向二郎說：「我記得當年玉帝妹子思凡下界，配合楊君，生一男子，曾使斧劈桃山的，是你麽？」出身及事跡已大略如後之民間傳說，惟尚未揭載其名。《封神演義》寫了楊戩助周滅殷並降梅山七怪等事，卻未稱其爲灌口二郎。至清末唱本鼓詞如《新出二郎劈山救母全段》等出，始以二郎與楊戩連稱，於是劈山救母的二郎楊戩便成了灌口的水神。

二郎鎮壓龍的神話，現在四川灌縣還有流傳，其中一個大畧這麽說——

若干年前，秦國滅了蜀國，秦王聽說四川地方連年鬧水災，怕影響稅收，便派李冰到四川治水。他的兒子二郎也和他一道前來。二郎長得又高又大，渾身是勁，老虎見了也害

怕，卻又很有心計。父子倆到了成都，二郎想知道水災是怎樣鬧起來的，便徵得父親同意，背上簡單行李，帶了防身弓箭，出門尋找洪水的根源。

那時洪水剛退，遍地泥濘，道路阻塞，人煙稀少。二郎從秋到冬，從冬到春，走了一村又一村，過了一河又一河，竟沒尋出個結果。

一天，二郎在山林裏迷了路，正想找人問路。忽然看見一隻斑爛大老虎從林裏奔出，二郎拈弓搭箭，射死老虎。又見七個獵人，隨後趕到，問：『老虎哪裏去了？』二郎猛地雙手舉起死虎，說：『看，牠在這裏撒賴呢！』七個人見了，都大吃一驚，忙問二郎的來歷。二郎說出情由，七個人都願伴隨二郎同去探尋洪水的根源。

他們一同來到灌縣城附近一條小河邊，聽見河邊茅屋裏有哭泣的聲音。進去一問，原來是一對年老夫婦在悲泣他們的幼孫，因爲不久便要送他去祭祀江神。

這江神，原來是一條孽龍，住在灌縣城西鳳棲窩的深潭底，每年都要發下洪水來危害人民。人們懼怕他的威勢，便在江岸替他修了一座江神廟，年年拿童男童女祭祀他，稍不遂意，仍要遭災。——這就是洪水的根源，要徹底平治洪水，就得先除孽龍。

了解到這種情況，二郎馬上和他的朋友們同回成都，把事情原委告訴父親李冰。李冰當即和二郎等人定下計謀，大家一齊趕到灌縣去。

到了祭江神的那天，江神廟裏燈火輝煌，神座前早已準備好了童男童女，迎接江神。二郎手拿三尖兩刃刀，躲在神座背後，七個朋友也都各執兵器，埋伏在神殿兩旁。

隨着一陣風雨，孽龍進了廟堂，張牙舞爪，直朝駭得發抖的童男童女撲去。二郎和七個朋友齊從躲藏的地方跳出，併力殺向孽龍。孽龍抵禦不住，逃奔出廟。四山鑼鼓喧天，人們喊聲如潮。孽龍驚惶，跳進江中，二郎和七個朋友也都紛紛跳了下去。孽龍敵鬥不過，又跳上岸，二郎和朋友們也都上岸。孽龍且戰且逃，逃了幾十里，最後力竭不支，終於被二郎擒獲。

久戰之後，二郎和七個朋友也都感到疲累了，便在王婆崖下暫時休息，把受傷的孽龍放在崖下河裏。河裏有個龍洞，直通崇慶州河，孽龍乘二郎不備，悄悄鑽進龍洞逃跑了。二郎見河裏久無動靜，起了疑心，忙將三尖兩刃刀搭在河上，耳朵挨近刀柄一聽，驚叫道：「不好了！孽龍逃跑了！」登時又和朋友們動身前去尋找孽龍。找來找去，最後才在新津縣童子堰將孽龍找到擒回。走到孽龍逃跑的王婆崖，恰遇前回在茅屋裏悲泣幼孫的老婦，正拿一條鐵鍊迎面走來，她因聽說二郎擒獲了孽龍，特拿此鍊來謝贈二郎。二郎一見大喜，馬上用鐵鍊來鎖住孽龍，將牠拴在伏龍觀石柱下面的深潭中。從此四川就再也不遭洪水的災害了。

我們如果去灌縣二王廟，現在還可以在進山門不遠的一座小戲臺（據說是未燬於火的明代建築物保存下來的）的臺簷，見到一幅狹長的木刻綫雕塗金人物圖像的橫幅，雕刻的就是二郎和他七個獵友前去幫助李冰擒水怪的情景。橫幅右角是一個有鬚中年漢子，大約就是李冰，正以武松打虎式的英姿，和一頭弩目突鼻、身有鱗甲、其形似犀的水怪搏鬥。橫幅中部是武士八人，或挾弓矢，或持刀戟；居中一個戴冠著戰袍的少年，腰懸寶劍，倒持三尖兩刃刀，前後都有獵犬跟從，自屬二郎無疑；其餘七個武士，亦均各著戰袍，前三後四，簇擁着居中少年，走向門犀漢子，當就是所謂的『梅山七聖』。八個武士一個個神態昂揚，衣褶飛舞，爭先恐後，前去助戰。橫幅左角則是三四個文官模樣的人物，戴冠著袍，口講手畫，大概就是所謂的『主簿』之流，也像是前去助戰的光景。雕刻圖畫將古代和近代李冰父子神話熔於一爐，結構謹嚴，氣韻生動，可稱佳作。站在廟後山頭，縱觀壯麗的都江堰江景，以及綠油油的豐饒的川西平原，自然會給我們以鄉邦祖國可愛之感。前人業蹟，播爲神話，又讓無名藝術家將它栩栩如生地再現出來，景物和藝術相溶，使人產生無窮的聯想。它鼓舞着人們：去戰鬥！去建設！

引用書目（正文部分全錄，注釋解說部分擇要附後。）

盤古

藝文類聚（唐歐陽詢等）
三五曆紀（三國吳徐整・佚）
繹史（清馬驌）
五運歷年記（三國吳徐整・佚）
述異記（六朝梁任昉？）
遁甲開山圖（漢・佚）
嶺表紀蠻（劉錫蕃）
沙坪壩出土之石棺畫像研究（常任俠）
開闢衍繹（明周游）
爾雅（戰國——漢初）
廣博物志（明董斯張）
漢魏叢書本搜神記（唐？）
魏畧（三國魏魚豢・佚）
三才圖會（明王圻）
錄異記（五代蜀杜光庭）

女媧

說文（漢許愼）
楚辭（戰國楚屈原等）
淮南子（漢劉安）
太平御覽（宋李昉等）
風俗通義（漢應劭）
路史（宋羅泌）
補史記三皇本紀（唐司馬貞）

列子（晉張湛？）
世本（秦漢・佚）
山海經（戰國——漢初）
高唐神女傳說之分析（聞一多）
神異經（六朝）
癸巳存稿（清俞正燮）
楚辭校補（聞一多）
魯迅書信集（魯迅）
文學論文選（高爾基）
列子集釋（楊伯峻）
四部正譌（明胡應麟）
山海經廣注（清吳任臣）
山海經校本（清畢沅）
山海經箋疏（清郝懿行）
中華古今注（五代唐馬縞）

女媧伏羲

與馬異結交（唐盧仝）
文選（六朝梁蕭統）
武梁祠畫像考釋（容庚）
獨異志（唐李冗）
全唐詩（清）
稗海（明商濬）
洪水淹天的傳說（壯族民間故事資料第二集）

伏羲

詩含神霧（漢・佚）
呂氏春秋（秦呂不韋）
墨子（戰國宋墨翟）

易(周)
古史考(三國蜀譙周・佚)
抱朴子(晉葛洪)
山海經地理今釋(吳承志)
玉函山房輯佚書(清馬國翰)
伏羲考(聞一多)
商君書(戰國秦商鞅)
花的故事(盛森)
中國民間故事選第一集(賈芝等)
玉燭寶典(隋杜臺卿)
蜀中名勝記(明曹學佺)

廩君

晉書(唐房喬等)

創造發明者

拾遺記(六朝梁蕭綺)
漢學堂叢書(清黃奭)
春秋元命苞(漢・佚)
列仙傳(漢劉向?)
河圖挺輔佐(漢・佚)
管子(周管仲?)

炎帝

帝王世紀(晉皇甫謐・佚)
水經注(北魏酈道元)
周書(周)
搜神記(晉干寶?)
白虎通義(漢班固)

說郛（明陶宗儀）
方言（漢揚雄）
元和郡縣志（唐李吉甫）
元豐九域志（宋王存等）
芸窗私志（元陳芬）

炎帝諸女

襄陽耆舊傳（晉習鑿齒・佚）
渚宮舊事（唐余知古）
讀山海經（晉陶潛）
補筆談（宋沈括）
薊漢閒話（章炳麟）
罐城集仙録（五代蜀杜光庭）
廣異記（唐戴孚・佚）

黃帝

尸子（戰國楚尸佼・佚）
蔣子萬機論（三國魏蔣濟・佚）
論衡（漢王充）
雲笈七籤（宋張君房）
軒轅本紀（唐王璡）
莊子（戰國宋莊周）
蜀檮杌（宋張唐英）
玄中記（晉郭璞・佚）
十洲記（六朝）
蜀典（清張澍）
上山海經表（漢劉秀）
瑚玉集（唐・殘）
四庫未收書目提要（清阮元）

黃帝與蚩尤之戰

韓非子(戰國韓韓非)
廣成子傳(佚)
通典(唐杜佑)
志林(晉虞喜・佚)
龍魚河圖(漢・佚)
黃帝玄女戰法(佚)
夢溪筆談(宋沈括)
皇覽(三國魏王象等・佚)
蘇氏演義(唐蘇鶚)

刑　天

宋書(六朝梁沈約)

夸　父

郡國志(唐・佚)
安定圖經(佚)
荆州記(六朝宋盛弘之・佚)
朝野僉載(唐張鷟)

愚　公

中國神話研究ABC(玄珠)

羿　禹

神話雜論(沈雁冰)
原化傳拾遺(佚)

牛郎織女

月令廣義（明馮應京）
小說（六朝梁殷芸・佚）
爾雅翼（宋羅願）
續齊諧記（六朝梁吳均）
博物志（晉張華？）
古詩十九首（漢——晉）
歲華紀麗（唐韓鄂）
佩文韻府（清）
荆楚歲時記（六朝梁宗懍）
日緯書（佚）
歲時廣記（宋陳元靚）

少昊

左傳（周左丘明）
國語（周左丘明）

顓頊

書（周）
呂氏春秋集釋（許維遹）
歲時記（佚）
獨斷（漢蔡邕）

彭祖・老子

神仙傳（晉葛洪）
古小說鉤沈（魯迅）
列異傳（三國魏曹丕？佚）

蜀本紀（三國蜀譙周・佚）
蜀中名勝記（明曹學佺）
古今集記（佚？）
真誥（六朝梁陶弘景）

帝俊

漢書人表考（清梁玉繩）

帝嚳

史記（漢司馬遷）
大戴禮（漢戴德）

后稷

山海經補注（明楊慎）
本草綱目（明李時珍）

契

詩（周）

盤瓠

畲民調查記（沈作乾）
畲民的圖騰崇拜（何聯奎）
蠻書（唐樊綽）

堯

田俅子（戰國齊田俅・佚）
說苑（漢劉向）
荀子（戰國趙荀況）
論語（周）
中國上古史導論（楊寬）

孝子傳(漢劉向？佚)
高士傳(晉皇甫謐・佚)

丹朱

金樓子(六朝梁蕭繹)
竹書紀年(戰國魏・佚)
六韜(漢・佚)
格致鏡原(清陳元龍)

羿

越絶書(漢袁康)
琴操(漢蔡邕)
列女傳(漢劉向)
括地志(唐李泰・佚)
尚書大傳(漢伏勝・佚)
二十四孝圖說(清)
通史(晉皇甫謐・佚)
列女傳補注(清王照圓)
中國古代宗教與神話考(丁山)
屈原賦校注(姜亮夫)
卜辭所見殷之先公先王三續考(吳其昌)

羿與嫦娥

洞冥記(六朝)
隨巢子(戰國・佚)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清嚴可均)
靈憲(漢張衡・佚)
酉陽雜俎(唐段成式)
孟子(戰國鄒孟軻)
錦繡萬花谷(宋)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傳說

荀子東釋(梁啓雄)

紂

北里志(唐孫棨)

水經注疏(清楊守敬)

周易義證類纂(聞一多)

紂惡七十事的發生次第(顧頡剛)

周文王

古今樂録(六朝陳釋智匠)

封氏見聞記(唐封演)

意林(唐馬總)

武王伐紂平話(宋元)

封神演義(明許仲琳)

姜太公

戰國策(漢劉向)

周志(戰國・佚)

苻子(晉苻朗・佚)

武王伐紂

北堂書鈔(唐虞世南)

韓詩外傳(漢韓嬰)

新書(漢賈誼?)

尚書大傳續補遺(清盧文弨)

伯夷叔齊

列士傳(漢劉向?)

周穆王

穆天子傳(戰國)

孔叢子(秦孔鮒?)

干將・莫邪・眉間尺

吳地記(唐陸廣微)

故事新編(魯迅)

韓憑

天中記(明陳耀文)

九國志(宋路振)

嶺表録異(唐劉恂)

敦煌變文集(王重民等)

玉臺新詠(六朝陳徐陵)

杜宇・開明・李冰

蜀王本紀(漢揚雄・佚)

華陽國志(晉常璩)

羣書拾補(清盧文弨)

成都記(唐盧求?佚)

禽經(宋?)

闕名寰宇記(佚)

太平寰宇記(宋樂史)

朱子語録(宋朱熹)

都江堰功小傳(錢茂)

灌志文徵(羅駿聲)

龍城録(宋王銍)